

獨孤紅著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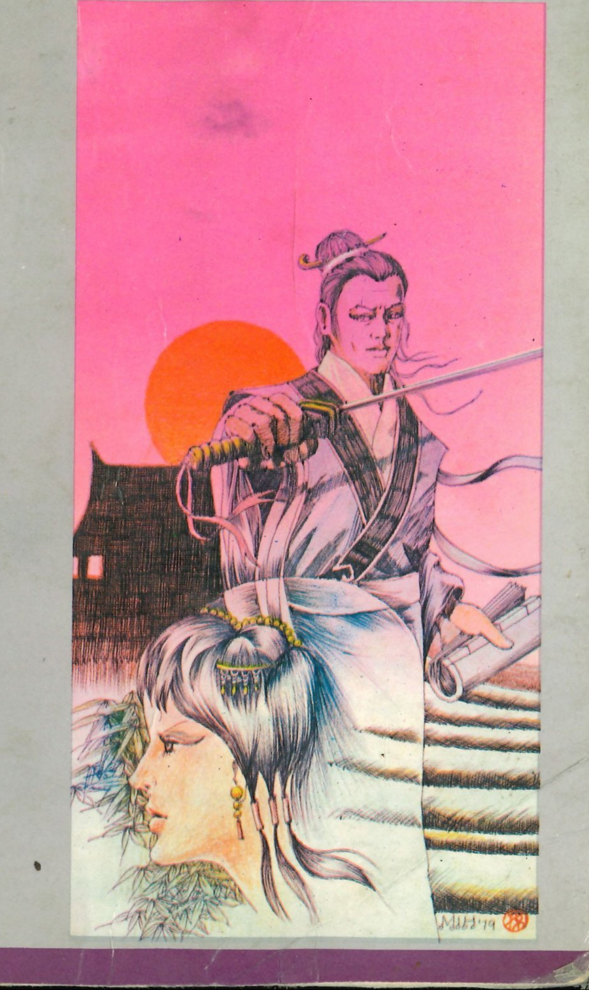
紫鳳釵

下冊

獨孤紅著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下冊
獨孤紅著
漢麟
印行

漢麟系列
獨孤紅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下冊
漢麟出版社　印行
封面設計／孫密德
封面題字／胡昌熾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下冊

胡昌熾





第十五章　風吹芳心起漣漪

聶小倩那無限美好的身影，剛剛消失在那片濃密樹林之中。

她適才站立之處，突然又出現了兩個人影。

這兩個人不知由何處飄落，身法之輕捷恍如幽靈，甫一現身，立刻爲這月色昏暗的崖頭帶來了一片陰森鬼氣，神秘詭譎已極。

這兩個人一個身材頎長、身着青袍、面覆黑紗；另一個體形瘦小，身着黑袍，長髮披肩，面色慘白，陰森怕人。

仔細一看——

那青袍幪面人，赫然竟是千毒門門主雷驚龍，他目光森寒，凝注聶小倩身形消失處，不言不動。

那黑袍怪人，則是雷驚龍座下二燈使之一的陰煌，雙目狠毒光芒閃爍，向林中望了一眼，轉對雷驚龍陰聲說道：「門主，至今你該相信我並沒有看錯吧！」

雷驚龍雙目冷芒暴射，隨又斂去，頭也未回，冷然答話：「陰煌，你是向我邀功？」

黑袍怪人嘿嘿一笑，答得很狡猾：「屬下怎敢？旣爲門主麾下，就應忠心耿耿，不能坐視門人反叛而隱之不言。」

雷驚龍仍然沒有看他，語氣也仍是那麼冷：「看來你果然是我的心腹人，我決定記你一功。」

「多謝門主恩典。」黑袍怪人躬身說道：「其實，這原是屬下份內事。」

站直身子，目中凶芒閃射，飛快向林中投了一瞥，狠聲又道：「門主，這賤婢該當何罪？」

雷驚龍淡淡說道：「那要看是從那方面說了，或許與你一樣，我還應該記她一功。」

黑袍怪人一怔，訝然凝注雷驚龍：「屬下愚昧，不知門主此言何意？」

雷驚龍斜瞥了他一眼，道：「這不難懂，因她助夏夢卿療傷，使夏夢卿得以早日康復，要不然我豈不要多等一些時日？」

黑袍怪人呆了一呆，隨即詭笑說道：「門主不愧是英雄，屬下無限敬佩。……」

面色一寒，陰陰又接道：「不過，門主莫忘了當初手創千毒門時所訂的規條，聶小倩無意中助門主早遂心願固然有功，但她生心叛變却仍……」

雷驚龍突然一笑，笑得好不陰森：「這不用你操心。我賞罰分明絕不徇私，聶小倩促成我早遂心願，論功必須行賞，她心生叛逆，也難免身受修羅穿心之罪。……」

話聲未落，黑袍怪人忙自躬身，飛快接道：「請門主頒下令諭，屬下立即生擒賤婢。」

雷驚龍雙目冷芒輕掃，吓得黑袍怪人那剛自直起的身形，微微一顫，又復俯下：「我都不急，你急什麽。告訴你，在我面前你最好別打那假公濟私的主意。」

黑袍怪人身形劇震，俯首乾笑說道：「門主誤會了，屬下怎敢？屬下一片赤心，爲的是怕那賤婢聞風遠颺。」

雷驚龍雙目閃過一絲詭異的光芒，冷冷說道：「是麽？此事只有你知我知，根本無庸擔心她會聞風遠颺；再說，叛我之人，縱然逃到天涯海角，誰能倖免一死？……」

黑袍怪人禁不住毛髮悚然，自己這位門主說的絲毫不差，以往所有叛逆之人，莫不在那無影之毒下斷魂絕命，無一能得倖免，連忙躬身諂笑：「門主神威，那麽……」

雷驚龍微一揮手：「我自有主張，你應該已聽到適才夏夢卿臨走之時，交待她的話兒。」

黑袍怪人也是一個深富心機、狡詐陰狠的人，聞言也才猛然憬悟，小巫面對大巫，他頓有不如之感，無論心智、凶狠，自己都較這位門主差得太遠，他望着面前那卓然而立隱透陰森的身形，不由打心底裏冒起一絲寒意，惶恐的不知所以。

雷驚龍視若無覩，淡淡一笑，又道：「這件事且不去管它，夏夢卿那些人也可暫時置之不顧，爲我傳諭，自即刻起全力追查羅刹三君行踪，一有所見，立刻報我，去吧！」

黑袍怪人如逢大赦，恭應一聲：「屬下遵諭。」身形陡化長虹，向崖下飛射而去。

望着黑袍怪人那飛射而去的身形，雷驚龍覆面黑紗後那薄薄唇邊，浮現一絲殘忍的笑意，笑的詭異難測，袍袖輕揮，一閃不見。

□　□　□

神力侯府後院那座小樓的紗窗上，猶透着燈光。

如此貪夜，燈火未熄，這顯示着傅侯伉儷猶未入寢。

事實上，的確如此。

小樓內，紅燭高燒，蠟淚淋漓，傅小天與薛梅霞正自隔几對坐。

兩個人一般地愁眉不展，低着頭，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也難怪他們如此憂心傷神，四天已經過去，京城四郊亦已搜遍，竟然徒勞無功，根本沒有找到夏夢卿一絲踪跡。

這實在是一件絕頂離奇，而又令人深深擔憂的事。

倘若夏夢卿功力情況好好的倒也罷了，偏偏他目前正身負極重內傷，不宜過分妄動眞力，在此帝都危機未除，布達拉宮密宗高手，千毒門狠毒徒衆，羅刹三君環伺之時，他可以說無時無刻不處在極端危險之中，沒有人能相信這些人一旦發現了他的弱點會放過他。

他只要落在任何一方面人的手中，那後果就不堪設想。

再說，皇上的限期不過一月，紫鳳釵、綠玉佛兩件稀世至寶又落入羅刹三君魔手……

這一切、一切，怎不令傅小天夫婦心急如焚，憂愁欲絕？

傅小天幾天沒有合眼，薛梅霞也陪着他數夜未眠。

寢食俱廢，肉體上的折磨也許還能承受，再加上精神上的焦灼、憂慮，那就使人難以負荷了。就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般的神力威侯傅小天也日見消瘦了。

他失去了往日的英風豪氣，顯得那麼地萎靡不振。

環目中滿佈血絲，黯淡失神，那部威猛懾人的虬髯，也變得零亂不堪。

傅小天尙且如此，薛梅霞自是更不必說了，因爲她身受的要比傅小天更多更重。

其實，像傅小天這種豪邁奇男，人中英傑，再怎麼樣也不至一蹶若是，他一向堅強得恍若擎天巨柱、東嶽岱宗，任何風暴也不能撼之分毫。

主要的，還是他愛妻情深，一半兒以上是由於眼見薛梅霞的日益憔悴，以致在愁苦之餘又另添一份憂慮。

他了解愛妻的心情，薛梅霞也了解夫婿愁苦的原因，可是，夫婦之間，却誰也沒辦法安慰誰。

因爲，除非能立刻把夏夢卿尋到，一切安慰都屬徒然。

但是，已經一再試過了，多日的搜尋，所得到的只是失望的打擊。

所以，伉儷二人只有枯坐相對無語。

夜色很寧靜，小樓裏的空氣，更透着無限沉重，沉重得使人有點透不過氣來。

驀地，一陣急促的蹄聲由遠而近。

在這萬籟俱寂的深夜，聽來特別清晰，聲聲有如重錘，敲在人的心坎上。

這蹄聲，至神力侯府門口倏然而止，傅小天皺了皺濃眉，微微地抬了抬頭，但却仍沒有說話。

薛梅霞，則就像沒有聽見一般，依然低垂着螓首。

四下剛剛恢復了寂靜，樓下隨又響起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緊接着，值夜的黑衣護衞怯怯地試探着開口通報：「稟侯爺……」

傅小天滿臉煩躁地沉聲喝問：「什麼事，說。」

幾天來，傅小天那顯得極爲暴躁易怒的脾氣，早使屬下護衞們嚇寒了膽，這時他出聲一喝，樓下這名護衞更加起了畏懼的猶豫，支吾了半晌，竟沒有答出所以然來。

傅小天挑眉瞪目，厲聲又問：「什麼事，快說啊！」

樓下護衞如遭霹靂當頭，身子一哆嗦，倏然揚聲：「唔！……稟侯爺，德郡主求見。」他到底說上來了。

傅小天勃然大怒，砰地一掌拍在漆几上，霍地站起，環目暴射寒芒，鬚髮俱張。

這懾人威態要是被樓下的護衞看到了，怕不立刻嚇癱。

傅小天剛要發作，薛梅霞一隻玉手搭上他的鐵臂，話聲無限柔婉：「小天，別跟人家過不去，人家職責所在，有客來訪，能不通報麼？」

一句話頓使傅小天威態盡斂，望着薛梅霞赧然一笑，轉向樓外揮了揮手，平和地道：「告訴她，我睡

了，不見客。」

樓下黑衣護衞應了一聲是，快步離去。

薛梅霞連忙一搖頭，道：「小天，怎可這樣，德怡必然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否則她不會這個時候跑來找你。」

傅小天略一沉吟，終又揚聲沉喝：「回來。」

那名黑衣護衞遠遠地又應了一聲是，立刻步跑了回來。

傅小天道：「把客人讓進大廳，我馬上就來。」

「是，侯爺，屬下遵命。」想必這名護衞也深爲畏懼德怡郡主的雌威，這回好交差了，當時一聲響諾拔步奔去。

護衞離去後，傅小天望着薛梅霞一聲苦笑，道：「霞，走吧，我們一塊兒去瞧瞧她到底有何貴幹。」看看自己身上，薛梅霞不禁有點猶豫：「還是你一個人去吧，我這身……」

傅小天微笑接口道：「對她沒那麼多顧忌，這時候見客已是她天大面子，走吧！」

薛梅霞蹙眉一笑道：「好，依你。」向來講究修飾的她，若在平時，說什麼也不肯這樣兒出去見客，尤其對方也是有體面的人，但今天她爲了順着夫婿一點兒，不再多事堅持，話落，便當先行了出去。

大廳上，已燃起燈火，美郡主一張嬌靨繃得緊緊地，正雙手玩弄着馬鞭，焦急地來回走着，一見傅小天伉儷來到，立刻迎了上來。

傅小天未容她開口，便自頗爲不耐地望着她，蹙眉說道：「郡主閣下，有什麼天大的事兒，叫妳非這時候跑來擾人安眠不可？」

美郡主德怡不愧厲害，也變得可以，柳眉一挑，道：「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不過，閣下，你眞的已

經睡了麼？」

傅小天本就不耐煩，這一來更加惱火，濃眉陡剔，冷冷說道：「郡主閣下芳駕蒞臨，睡與不睡又有什麼兩樣？」

美郡主唯獨對這位鐵錚奇男沒有辦法，美目輕注蹙眉笑道：「過訪是客，主人豈能以這副顏色相待？別這麼凶行麼？我是來求你幫忙的。」

傅小天呆了一呆，剛要說話，薛梅霞一旁微笑說道：「我猜得沒錯，妳這時候來找小天，定是有什麼要緊之事，來，咱們坐下談……」舉手讓客。

美郡主對薛梅霞素來敬重，視之若大姊，同時，也有着一份羞慚，望了薛梅霞一眼，笑道：「霞姐，別跟我客氣，我不能多耽擱，馬上就要走。」

她既這麼說，薛梅霞不便多事堅請，「哦！」了一聲，笑道：「那麼，有什麼事妳對他說吧！」

美郡主略作猶豫，終於鼓足了勇氣，嬌靨微酡，望了傅小天一眼，囁嚅着說道：「我想找他幫忙打架去。」

傅小天爲之哭笑不得，吁了一口氣，苦笑說道：「閣下，妳也眞是……我還以爲妳是爲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敢情是吃了人家的虧，找我去爲妳出氣，對麼？只是，我想不出這帝都之內有誰竟敢對妳這位大郡主無禮。」

入耳吃虧兩字，美郡主嬌靨更紅，也勾起了心中氣憤，差一點掉淚，可是她生性倔强，絕不願在任何人面前示弱，終究忍住了，柳眉一挑，氣虎虎地道：「他豈止無禮，簡直是欺人太甚，而且竟膽大得敢擅自闖進靜明園。」

私入玉泉禁地果然非同小可，敢對郡主無禮，更是此罪不輕，這人委實膽大得可以。

傅小天似乎被引起了一點興趣，也頗覺事態嚴重地皺了皺眉道：「那是個什麼樣的人？」

美郡主想起來就恨，道：「一個不知死活，自命為讀書人的武林狂生。」

薛梅霞神情一震，立刻留上了心，傅小天却毫未在意，沉吟了一下，說道：「他知道妳是誰麼？」

美郡主道：「他問了，我沒有告訴他，不過他既知玉泉山是皇族禁地，應該不會不知道我的身份。」

「那麼這人的膽子的確是夠大了些。」傅小天揚眉說道：「妳以為他還會在那兒等妳麼？」

「武林中人素重千金一諾，我看他自命不凡，諒必不至於就此逃去。」

「說得是。」傅小天蹙眉點頭：「既然這樣，妳就該找九門提督派人前去拿人，何必一定要找我？」

看來傅小天仍然懶得管這種閑事。

說了半天，枉費口舌，得來這麼一句話兒，美郡主不由氣得連連跺脚，柳眉雙挑，美目圓睜，又急又氣：「你這人……是有意裝糊塗？他們要是有辦法，我會深夜跑來求你麼？你去不去？不去就算了，我可丟不起這個人。……」說着，一甩馬鞭，就要轉身離去。

薛梅霞倏伸皓腕，曲意留客，笑道：「別生氣，妹妹，他不去我去，但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妳也得說說清楚呀。」

美郡主正好乘機站住，滿懷感激地望了薛梅霞一眼，含羞帶恨地從頭說起，當然，為什麼一個人深夜流連玉泉山頂，對月抒懷，她會另方託辭，當她說到入耳那神乎其技功力高絕的簫聲之時，薛梅霞更忍不住嬌軀一顫，倏轉螓首，驚喜欲絕地道：「小天，聽到了麼？……」

傅小天亦已觸動靈機，精神大振，縱聲狂笑，聲震屋宇，對美郡主德怡道：「抱歉，閣下，妳這虧吃定了，人也丟定了，我無能為力，根本接不下人家手下三招，妳另請高明吧！」話落又復仰首哈哈大笑，笑聲中，數天來的憂慮焦急全數盡掃，顏開眉展，前後判若兩人。

美郡主猶以為他是託辭推諉，不禁大發嬌嗔，跺足戟指：「你胡說，我不信你打不過他。……」入目傅小天伉儷那笑吟吟的歡愉神態，她忽有所悟，呆了一呆，接着道：「怎麼？莫非他果然是那個玉簫神劍閃電手夏……」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閣下，還記得我上次對妳說過的麼？我那百無一用的書生的朋友，現在妳是領教過了，怎麼樣……」

德怡楞住了，她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兒，總之，她覺得不大好受，臉上雖然熱辣辣的，可是她還嘴硬，撇了撇小嘴，揚眉說道：「聞名不如見面，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在武學方面稍有成就，其餘毫無驚人之處。」

「這是妳空負慧眼。」傅小天微笑說道：「他驚人之處多着呢！現在我敢說，他不但早已知道了妳是當朝親貴，只怕連妳閣下是誰他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麼，請問，他居然敢動手打妳這位嬌貴郡主，這份膽子夠大了吧？而他那連皇上都不放在眼內的傲氣，也不在妳那小視滿朝文武的傲氣之下吧？還有，他那絕俗的談吐，氣度，與不羈豪情……」

每個字，都深深地擊在德怡的心坎上，在心裏，她已完全承認了，因而，她更恨那個自命不凡的白衣文士，不過這「恨」字無限微妙，已經變質了，已不再是因為他敢羞辱於她，那麼還為什麼呢？她說不上來，也許是他的傲氣深深地傷了她的自尊吧？……

在她心目中，敢對她頤使氣指的只有一個傅小天，而如今，百無一用的書生似乎比傅小天還要膽大。她現在有點覺得，自己那份使滿朝文武俱皆側目的尊貴，在這兩個人面前，似乎根本不值一笑。

傅小天的每一句話，都使她的心弦為之震動，但是，天生好強的她，豈肯就此軟口低頭，她不等傅小天把話說完，便表現得毫不在意地冷冷說道：「夠了，閣下為朋友的熱誠，我很欽佩，可是我奉勸不用再

枉費唇舌，你的好意我也只能心領，別的不談，單憑他那副尊容就叫人不敢領教。」

「不敢領教？」傅小天縱聲狂笑道：「閣下，以貌取人最爲不智，我願意再奉告一句，你所見到的，不是他的廬山眞面，如果他拿下那副面具，便是自命俊逸風流如令兄者，也將自慚形穢，不敢仰首，我懶得多說，最佳人證在此，妳大可問問。」大笑着向廳外行去。

原來如此。……

她，又楞住了。

薛梅霞望着她，微微地牽動了一下唇角，似笑而非，然後，將目光轉投向大步出廳的夫婿：「小天，你要做什麼？」

傅小天停步回身，笑道：「上玉泉山，這回總算找到了他，我這就去命他們備馬。」說罷又要轉身。

「不用了。」薛梅霞嬌靨含笑，笑得很慘然：「他不會在那兒了。」

傅小天聞言一怔，惑然道：「怎麼？霞……」

「沒什麼。」薛梅霞黯然道：「我是說他現在已經不在玉泉山了。」

傅小天情知她必然言出有因，瞪目未語。

德怡却猶有不信，美目凝注道：「不會吧？……他答應過在那兒等我的，以他的自負……」

薛梅霞微搖螓首，淡淡一笑道：「我對他了解得十分清楚，他這個人不同於一般武林人物，他雖然珍惜聲名，重於信守，但却不是爲這種事，他重的是眞正的千金之諾，他的本意並不在非把妳怎麼樣，當然沒有等妳的必要了……」

德怡一時沒再開口，轉臉望向傅小天。

傅小天仍自濃眉微蹙，沉吟不語。

「小天，用不着猶豫了，他能和德郡主動手，表示他傷勢已然痊癒，至少已無大碍。那麼，他要來就早該來了，還用得着你去找嗎？這麼多天來，他一直不肯露面，那是他根本不願再見你我，既然這樣，他明知德郡主會來找你，怎還會在那兒等着呢？……」

薛梅霞果然料事如神，由此也可見她對夏夢卿了解得是多麼的深刻、多麼的透澈。

傅小天相信了，同時也明白了原因何在，他了解愛妻此際的心情，望了薛梅霞一眼，目光中湧現無限憐惜，眉鋒緊皺，半晌方始憋出一句：「他也太……」

太什麼，他沒有說出口，而薛梅霞已完全意會，心中一陣羞慚，連忙抬起螓首，強作微笑。

德怡帶來的本是個令人驚喜振奮的訊息，結果却變成了憂傷的種子。

入目這對伉儷的神情，又聽了他們的對話，冰雪聰明的她，立刻有了某種模糊的印象，不禁爲之默然了片刻，抬眼環望，正想要說些什麼。

驀地，由大內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鐘聲。

這鐘聲聽在她們耳中，分外震耳。薛梅霞與德怡同是一怔，傅小天更霍然是色變，急急說道：「大內有驚，霞，在家等我。」話落，魁偉的身形已然掠出廳。

德怡聲道：「我也去看看。」緊隨傅小天身後疾撲了出去。

薛梅霞定過神來，本想跟去，轉念一想，自己雖然也身懷武學，到底是個王侯之妻，多有不便，只得捺下不安心情，回轉小樓，靜待夫婿歸來……

□　□　□

傅小天一出侯府，便即將身法施展至絕頂，昏暗月色下，直似一道輕煙，如飛般向大內方向撲去。

遠遠望見大內通明燈火，人聲沸騰，他不由更是心急如焚，也直覺地意會到事態十分嚴重。

設非事態嚴重到令數百名內家高手的侍衞們束手無策，大內絕不會鳴鐘示驚，以調集帝都鐵騎馳援。

由此看來，今夜來敵實力之强大，可想而知了。

傳小天初步判斷，那不可能是布達拉宮密宗高手捲土重來，因爲密宗高手還不至於令大內數百侍衞如此倉皇失措。

那麼，這又是那方面的人呢？……

他加速飛馳。近了，更發現整個內苑除了寢宮以外，一片混亂，火光亮同白晝，照耀得各宮各殿纖毫畢現。

難以數計的禁軍，高舉火把，層層重叠，把太和殿圍了個水洩不通。盔甲鮮明，槍戟林立，箭上弦，刀出鞘，有如面對千軍萬馬。

太和殿周遭各宮殿的屋面上，成環狀排立着近百名大內侍衞，其中一半以上是身形高大的紅衣喇嘛。一個個屏息凝神，虎視眈眈，森寒目光帶着畏懼、震懾、驚駭，凝注着一點。

那一點，却只是太和殿琉璃瓦面上，迎風卓立的一個黑衣蒙面人。

他身材頎長，顯得超拔不羣，雖然臉蒙着一塊黑紗，看不見他的表情，可是由他那泰然安詳的神態，微帶不屑意味的哂然目光，顯見得，他並沒有把團團圍繞在四面屋上的近百名內家高手，屋下難以數計的禁軍放在心上。

看現在的局面，似乎是經過一場劇烈搏鬥後的暫時僵持。

因爲太和殿瓦面上，黑衣蒙面人的脚下，已經靜靜地躺着幾個大內侍衞，這幾個不知是死是活的大內侍衞中，紅衣喇嘛佔了多數。

很明顯，這瞬間的平靜，將會帶來更劇烈的風暴。

黑衣蒙面人安閒昂立，不言不動，沒有走的意思，也沒有動手的意思。

那周遭屋面上近百名大內侍衞，雖然都是怒目橫眉地躍躍欲動，但那怒燄欲噴的目光中，却都流露出畏懼驚駭的色彩，沒有一個敢貟的上前一步。

雙方就這麼靜靜地對峙着，空氣凝結如死，令人窒息。

驀地，左邊屋面上有人怒聲大喝：「蠢才、飯桶，你們就這麼死麼？告訴你們，這叛逆盜取了兩件御藏重物，放走了他，你們一個也別想保全腦袋。」

發話的人正是那大內侍衞領班呼圖克，他遙遙站在左邊屋面上，指揮擒敵。

近百名侍衞聽若無聞，沒一個響應。

那黑衣蒙面人却突然一聲輕笑，冷冷說道：「大喇嘛何必發威，螻蟻尚且偷生，何況你手下這些酒囊飯袋？你若怪他們不忠職守，畏死惜命，何不自己過來試試？」

語含譏諷，不但一衆侍衞感到羞愧，大喇嘛呼圖克也陡覺面上一陣臊熱，雙目寒芒暴射，厲聲說道：「大膽叛逆，休要徒逞口舌之利，本領班沒功夫與你鬥口，你若不放下御藏重物，束手就縛，今夜就休想生出大內一步！」

「是麼？」黑衣蒙面人淡笑說道：「大領班，不是我存心氣你，就憑你與你這些手下，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我不過是目的在物，不願傷人，且念在你們食人奉祿，職守所在，心中有所作難，否則，你們早已橫屍多時了……」

這話雖說得盛氣淩人，却不容呼圖克不服，因爲他那此刻正躺在人家脚下寂然不動的幾個手下，功力均已臻於一流，而適才竟在人家一招之下便一齊倒地不起，連人家是怎麼出手的都未看清，委實是神乎其神，恍如兒戲，不費吹灰之力。

原先，他還以爲那幾個手下人早已魂歸地府，命喪黃泉了，如今才知道人家手下留了情，只是被制了穴道。

適才也正因爲目睹對方這等絕世身手，他心生畏怯，才沒有率衆繼續攻撲，形成現在這種對峙之局。然而，儘管心中畏懼，身爲領班却不能當着這多人面前就此示弱；尤其職責所在，縱然屍橫就地，血濺當場，也不敢放走來人，拚死也要把來人擒下。因此，未容對方把話說完，他便冷冷接口道：「叛逆，話不可說得太狂……」

「呼圖克。」黑衣蒙面人突然一聲厲喝，目射冷電，神威懾人：「對我，你趕緊改改你那稱呼，否則第一個橫屍濺血的就是你。」

呼圖克一觸對方那逼人目光，禁不住心頭一懍，不由自主地連忙住口。

黑衣蒙面人威態一斂，淡淡說道：「至於我是否說得太狂了，稍時你即可知道，不過我仍奉勸你們最好不要逼我太甚。」

語氣平和，呼圖克聽在耳內，却格外地害怕，心念電旋，忽然改變了主意，面色一正，道：「朋友，我願意跟你談談條件，這是破例……」

「至感榮幸。」黑衣蒙面人笑道：「你且說來聽聽。」

事到如今，呼圖克再也顧不了許多，看了四周屬下一眼，說道：「你知道，守護大內乃是我的職責，彼此既無遠仇，又無近怨，閣下何必一定要跟我爲難？雖然閣下身懷絕世武學，但在此重重圍困之下，却也未必能闖得出去，莫不如放下盜取之物，隨我面聖，我呼圖克願以性命擔保皇上免你死罪，並且……」

黑衣蒙面人突然縱聲狂笑，聲震夜空。

「大領班，這就是你的條件麼？威迫又兼利誘，雖然十分動聽，可惜遺憾得很，我軟硬都不吃，爲之奈何？」

呼圖克聞言方自變色，黑衣蒙面人淡淡一笑，又自發話，語氣更加平和：「大領班，我說過我今夜此來，目的在物不在人，東西既已到手，就無須再難爲你們，而且誠如閣下所說，彼此遠無仇近無怨，我也實在沒有難爲你們的必要。我之所以遲遲未走，也正因爲不願手沾血腥，閣下如果知機識相，就趕緊叫他們讓路，否則，我就只有大開殺戒了，言盡於此，和與戰，全在閣下。」

言語態度都很懇切，但却等於白說，呼圖克縱有讓路之心，却無縱放之膽，當時一橫心，神色一轉猙獰，突然振臂瞋目大呼道：「你們都聽着，放走了叛逆，同罪論斬，株連家屬，橫豎都是死，不如一拚擒賊，上啊！」

此言一出，果然收效，厲叱起處，兩個紅衣喇嘛與四名俗裝侍衛同時閃身拔起，疾若鷹隼般，向黑衣蒙面人飛撲而至。

黑衣蒙面人也知無法善了，雙目暴射懾人寒芒，縱聲怒笑：「呼圖克，這可是你逼我的，我不信殺不盡你們這些不怕死的東西。」

信手一揮，慘呼隨起，六個撲出的侍衛中立有四個如斷線風箏，飛出數丈，墜落瓦面。

另兩個紅衣喇嘛雖然功力較高，躲過致命一指，却仍然難逃厄運，黑衣蒙面人倏揚冷哼，遙空二次出掌，兩個紅衣喇嘛心脈寸斷，五內俱碎，一聲也未哼出，便即狂噴鮮血，倒死就地。

這等絕世武功，委實令人魂飛膽落，屋上屋下頓時大譁，亂成一片。

紛亂中，黑衣蒙面人突發一聲龍吟清嘯，冲天拔起，身化長虹，向夜空中疾射而去。

呼圖克鬚眉俱顫，一聲厲喝，點足騰身，飛離屋間，躡踪疾撲。

黑衣蒙面人一陣震天長笑：「念你平生尙無大惡，饒你一命，滾！」

頭也未回，袍袖微拂，大喇嘛呼圖克便如遭重擊，身形一窒，一聲悶哼，倒翻下墜。

如此高空，距地面少說也有十餘丈，雖說黑衣蒙面人掌下留情，未施煞手，這一跌下去，也要碰個腦漿迸裂。

不知是誰突於此時揚聲大呼：「不可放走叛逆，放箭。」

屋下那難以數計的禁軍，隨即個個矢簇向空，眼看就要箭如飛蝗，如雨而出。

驀地裏，數十丈外響起一聲震耳霹靂：「住手！」

一條魁偉人影劃空射至，先伸手接住呼圖克，雙臂微振，把呼圖克高大的身軀向那驚慌失措的侍衛羣中抛去。

接着身形一掉，撲向黑衣蒙面人，遙空探掌，向黑衣蒙面人印去。

來人恍若神龍，功力高絕，身法如電，救人、攻敵於同一刹那，立刻震懾全場。

巨靈般大手，轉眼欺至黑衣蒙面人背心。

黑衣蒙面人一聲輕笑：「傅侯神威，誰敢輕攖銳鋒？」

突然回身，舉掌相迎。

砰然一聲大震，黑衣蒙面人身形微頓，落回瓦面，來人的魁偉身形却被震得斜飛數尺，滿含驚異的輕「噫！」一聲，身形復起，迎面疾撲，二次出掌，掌風如潮，顯然這次他又加提了幾成眞力。

入目威勢，黑衣蒙面人似乎有所顧忌，沒再硬接，身形側滑半尺，輕而易擧，堪堪避過，說道：「螢火之光自知難比中天皓月，侯爺可否暫時高抬貴手？」

或許是因爲他能一連躲過來人擧世無匹、向無虛着高絕兩招，也可能是因爲他話語中帶有懇求意味，來人果然未再追擊，但却毫未放鬆地跟着射落太和殿頂。

人影斂處，月色下，但見來人環目虬髯，威猛有若天神，昂然卓立，正是那聞驚馳援的神力威侯傅小天。

傅侯神威，朝野俱知，屋上屋下立時暴起轟雷般歡呼。

「侯爺來了，這回叛逆準跑不掉了。」

「……………」

「……………」

七嘴八舌，異口同聲，又是一陣大亂。

傅小天神色凝重，對四下的震耳歡呼未予一顧，虎腕微抬，屋上屋下一齊躬身，刹那間恢復寂靜。

他環目如電，緊緊凝注黑衣蒙面人，須臾，神色鬆展，濃眉一軒，突揚豪笑：「是我糊塗，我雖不敢狂妄自誇，普天之下能接我兩招且能佔盡上風者，還眞找不出第二個人，閣下，我很感意外。」

顯然，他至此已看出面前黑衣蒙面人是誰。但不知怎地，他笑聲很高，話聲却是很低。

黑衣蒙面人雙目電芒一陣閃動，笑得有點尷尬：「過獎，那是我一時僥倖，也是你手下留情，我也沒想到會驚動侯爺。」

傅小天微微一笑，突然皺起濃眉：「閣下這回你的禍可闖得不小，對你談這些我知道那是白費……」

一指屋下，接道：「可是你不該在這兒殺人，他們職守所在……」

「侯爺。」黑衣蒙面人飛快接口：「我本不願傷人，實在是逼不得已，既然驚動了侯爺虎駕，我聽憑處置就是。」雙手一垂，不再言語。

傅小天環目中異采閃漾，凝注黑衣蒙面人，淡淡說道：「閣下，你不該說這種話，傅小天豈是人間賤丈夫？我只想告訴你兩件事，你避不見面，她很傷心……」

黑衣蒙面人身形驟起一陣輕顫，傅小天接着說道：「還有，羅刹三君乘虛盜走了佛、釵二寶，京城危機未除，我不克分身……」

黑衣蒙面人聞言方自神情一震，傅小天突然回身揮手，沉聲喝道：「來人放行，任何人不得阻攔，違令者斬。」

威侯有諭，誰敢不遵？屋上屋下一致俯首。

黑衣蒙面人雙目神光暴射：「侯爺……」聲音有點艱澀。

傅小天微笑擺手：「別多說了，一切我自能擔待。」

黑衣蒙面人遲疑片刻，終於肅然說道：「侯爺，你這份情我領了。」一拱手，騰射而去。

這話聽來既簡單又平淡，但却內蘊極多，其實像他這種人，也無須說得太多。

傅小天呆呆凝注黑衣蒙面人消逝方向，神情木然，不言不動。

夜入大內盜物，罪同叛逆，非同小可，誰也不敢加以縱放。

神力威侯雖然權重當朝，股肱柱石，炙手可熱，這樣做，也難逃死罪。

可是，傅小天他居然這麼做了，而且當時面無難色，毫不猶豫，事後也沒有一點悔意。

單憑這份膽識豪氣，就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夜空中風聲颯動，一條無限美好的纖巧人影飛掠而至，身法輕盈靈妙，正是那美郡主德怡隨後趕到。

她入目眼前情景，一時怔住：「小天，怎麼回事？難道……」

傅小天回過身來，淡淡一笑道：「沒什麼，不必大驚小怪，妳回去吧！我要進宮一趟。」

德怡道：「見官家？」

傅小天點了點頭。

德怡道：「走，我也去。」

她處處顯得不脫天眞，傅小天不由蹙眉，搖頭道：「不，妳替我料理這兒的事，大內侍衞毀了六個，呼圖克也傷得不輕……」

德怡驚得花容失色：「是誰這麼大膽，敢……」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百無一用的書生，他是逼不得已，也根本不懂什麼叫敢不敢。」

德怡神情劇震，訝然欲絕地，瞪大一雙杏眼：「是他？他……人呢？」

傅小天答得很輕鬆：「我讓他走了。」

德怡聞言一啊，立時怔住，傅小天望着她微微一笑，身形拔起，向太和宮後面掠去。

德怡定過神來，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忙也飛身掠向後宮……

傅小天這趟入宮，足足待了一個更次，直到四更過後方始退出，踏着黎明前的黑暗，走回神力侯府。

他既然能走出大內，安然返回侯府，足證皇上沒有拿他怎樣。

但他此時神色却十分難看，臉上似乎籠罩着一層陰霾，一雙濃眉也蹙得很深，一進府門，便直奔後院小樓。

小樓中，巨燭只剩下寸許一段，蠟淚流滿几面，薛梅霞徹夜未寢，雙目顯得有點紅腫，一眼看見夫婿神情有異地走上樓來，心中一緊慌忙起身相迎，目光凝注蹙眉輕聲問道：「怎麼樣？事態很嚴重嗎？」

傅小天點點頭，沒有立即答話，落了座，方始抬頭面對愛妻：「霞，有人進入大內盜取御藏重物，妳可知道是誰？」

他問得奇突，薛梅霞當然猜想不到，惑然道：「誰？」

傅小天看了薛梅霞一眼，用足了力氣，低沉地憋出三個字：「夏夢卿。」

薛梅霞只覺腦中轟地一聲險些昏厥，嬌軀搖了一搖，連忙扶住椅背：「怎麼？是他？這……」

傅小天勉強一笑，拍拍她扶在椅背上的那隻玉手，柔聲說道：「霞，別緊張，沒什麼大不了的。」

薛梅霞竭力地要保持鎮定，可是終屬枉然，她根本沒有辦法捺下此刻那震駭激動的心情，聲音有點顫抖地道：「結果……情形怎麼樣？」

「還好。」傅小天吁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他手下留了情，大內侍衞只毀了六個，呼圖克肋骨斷了兩根，倖保不死，幸虧我及時趕到，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薛梅霞霍地站起，嬌靨煞白，失聲說道：「後來又怎樣……。」

「沒有怎麼樣。」傅小天伸出大手，輕輕地把她扶回椅子上：「說來，我不該趕去，他改了裝，蒙了面，爲的就是怕牽連到我，結果……唉。」

薛梅霞芳心劇震，急聲問道：「結果怎麼樣？他人呢？」

傅小天深深了解愛妻的心情，淡淡一笑，道：「霞，妳該知道我會怎麼做。」

薛梅霞駭然失聲：「小天，你，你，你放走了他？」

愛妻知心，傅小天愁於苦之餘，暗感安慰，微微一笑，沒有開口。

薛梅霞嬌軀輕顫，淚珠兒無聲墜下，她想說怎麼，一時却又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只覺得心中思潮激盪洶湧，幾乎使她爆炸，對自己這位蓋世奇男的夫婿，她有說不出的敬與愛，幾乎忍不住撲到夫婿懷中，大哭一場，但結果終於忍住了，她怔怔想好半晌，突然顫聲說出一句道：「小天，你，你怎能這麼做？」

傅小天聽得出，愛妻只是爲他擔心，並不是怪他，淡淡地笑了笑，仍未置答。

是的，他無話可說，朝廷對他高奉厚祿，世代纓簪；皇上更視他爲朝廷柱石，股肱重臣關愛備至，寵信有加，他這樣做，豈不形同忘恩負義，欺君叛國？

然而，夏夢卿血性男兒，絕世奇才，目光深遠，胸襟如海，嚴辭勸阻中原羣雄妄動，負傷解救大內危難，所行所爲，超拔無倫，不可方物，且與他神交至深，他又怎能爲了闖禁盜物之事而加以留難？究竟是對是錯，他自己一時也無法肯定，所以只有默然了。

薛梅霞漸漸地趨於平靜，神色木然地，看了傅小天一眼，淡淡說道：「你見過皇上了？他要我們怎麼做？小天，你知道，我不會把死放在心上，只是我還不願讓別人動手。」

入耳愛妻此言，傅小天禁不住展眉失笑：「霞，沒那麼嚴重，不過確也够令人揑把冷汗的了，我當時這麼也沒有把死字放在心上，只是擔心連累了妳……。」

話鋒微頓，搖頭一聲苦笑，接道：「霞，妳知道他拿走的那兩件御藏重物是什麼？」

薛梅霞見他口氣有異，神情微震，瞪目問道：「是什麼？」

傅小天一聳雙肩，蹙眉笑道：「一部兵書與一本前明忠義臣民名册，這兩件東西，都是本朝聖祖時搜羅入宮的，替詔愼藏，關係本朝安危至大……。」

薛梅霞聽得芳心暗震，揷口問道：「那本前明忠義臣民名册或許十分要緊，但一部兵書又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呢？」

傅小天搖頭笑道：「我和妳一樣，以前也一直有着這種想法，兵書，自吳孫子、齊孫子以下共有五十三家，知名的不外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黃石三略三種，而這些，凡爲將相者莫不深諳，委實值不得如何重視，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這部兵書雖不在以上諸家之內，却具有很多特點，價值猶凌駕諸家之上，其中除了攻守交陣的策略外，還載有練兵興國的方案，因此它的失去，直接威脅到大清朝廷的安危存亡，無怪皇上要那般震怒了……。」

薛梅霞心裏有數，低頭不語。

傅小天濃眉微蹙，輕吁一口氣，接道：「皇上的意思是說，東西丟了，那是侍衛們無能不一定怪我。但我不該既已趕到，却不率衆拿人，反而把夏夢卿放走，這就罪該萬死，無可寬宥；事實如此，我還有什麼說話。多虧德怡，她不惜觸怒皇上，極力保奏，否則，今夜我就回不來了。」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薛梅霞也禁不住花容變色，暗揑香汗，對那位美郡主，憑生無限感激，望了傅小天一眼，說道：「事情恐怕不會就這麼算了吧？」

「當然，事關大清朝廷安危，怎會這麼簡單地算了，皇上他說什麼也不甘讓這兩件東西長此落在別人手中。」傅小天點頭回答。

「他要怎麼樣？下令緝拿？追回那兩件東西？」薛梅霞難掩緊張地急忙發問。

傅小天伸手撫上薛梅霞香肩，柔聲答道：「正是，他已連夜頒下聖旨，詔令天下，限期緝拿夏夢卿，不過，妳知道，這等於白費心力，徒然勞師動衆，毫無用處……」

薛梅霞微搖螓首：「我不擔心這個，我以為他絕不會讓你閑着。」

傅小天環目深注，嘴角浮現一絲笑意：「我不會瞞妳，也瞞不了妳，待會把府中事料理一下後，天一亮，咱們就要遠下江湖了，他准我長假，要我將功折罪……」

這變化大出薛梅霞意料之外，她經受不住心頭的震撼，惶然急呼一聲：「小天……。」

「這樣不是很好麼？如此一來，我們已無須再為那一月的限期煩心了，而且正好可趁此機會，到各處走走。……」傅小天大手輕拍香肩，深情款款，無限溫柔，接着說道：「至於我如何將功折罪，妳也不必擔心，夏夢卿盜取那部兵書，意圖雖然甚[illegible]會來得很快，沒有個三年五年的佈署準備，他是無法舉事的……」

薛梅霞靜靜聽着，突然抬頭插口道：「你[illegible]準備立即追索那兩件東西？」

傅小天緩緩點頭：「正是，我不準備做那種出爾反爾的事，我只準備以死盡忠，但這也必須到某個時候，在夏夢卿沒有採取顯著舉動之前，我與他在任何事上都是好朋友。」

薛梅霞大為激動，嬌軀一倒，一頭撲[illegible]，珠淚急湧，哽咽着道：「小天，你太好了，都是我連累了你……」

傅小天雙臂輕攬，虬髯佈滿的黑臉偎上薛梅霞的粉頰，環目噙淚，笑道：「別這麼說，對妳，我覺得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何況我的性情本來如此，率性而為，並未勉強。」

一大一小兩個身子緊緊相擁着，兩顆心一起溶醉在無限溫馨的沉默中，暫時忘記了一切煩惱……

許久許久，薛梅霞始突然掙脫傅小天懷抱，不勝羞赧地低着螓首，說道：「既是這樣，你就該趕緊派人把憶卿、小霞接回來呀。」

傅小天蒲扇般大手一拍後頸，笑道：「該死，我怎麼忘記了他們兩個……。」接着濃眉一皺，作難地道：「江湖凶險，旅途風霜，帶着他們行麼？不如仍讓他兄妹倆留在紀澤那兒住一段時期，到時候再來接他們，妳看如何？」

薛梅霞也覺有理，沉吟半晌，低低說道：「依你，只是……我捨不得，也不放心。」

傅小天笑道：「我又何嘗捨得，這只是暫別，而且紀澤也絕不會讓他們受到絲毫委屈……」

薛梅霞方自點頭，突又抬頭蹙眉說道：「小天，還有……，倘若你對那兩件東西只是抱着消極態度，德怡又將怎麼向皇上交代？連累了人家怎好意思？」

傅小天一笑說道：「不要緊，她有她父親為她頂着，而且……我們走了，妳以為她還會那麼安份地留在京城麼？」

薛梅霞微微一怔，惑然說道：「這話怎麼說？」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她這個人，妳早該知道得很清楚了，表面上，她態度强硬，煞有其事地找夏夢卿出氣，其實，夏夢卿這三個字只怕早已深深刻在她的心版上，永遠也抹之不去了。」

薛梅霞神情微震，輕蹙黛眉：「有這麼快麼？」

傅小天揚眉一笑道：「應該差不多了，我不會猜錯，不信妳不妨拭目以待。我敢擔保，咱們前脚走，她準會後脚跟着出城。」

薛梅霞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她本巾幗奇女，胸襟氣度兩過常人，這時候竟然也微微有一絲妒意，這一絲妒意，使她興緻全消，連日的疲勞又復襲上身來，螓首微俛，不再言語。

傅小天環目深注，無限憐惜，柔聲說道：「天快亮了，妳又是一夜未睡，快休息一會兒吧，餘下的事兒，天亮後再說吧！」

小樓中，燭火已殘，稀薄的晨曦已透上紗窗。

四下裏一片寧靜……。

第十六章　宦海奇英入江湖

這是第二天的破曉時分。

整個的北京城猶在熟睡之中，紫禁城內更是一片靜寂，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

神力侯府那兩扇厚重朱漆大門，在稀薄的晨曦裏緩緩地打開。

傅小天、薛梅霞伉儷二人，，各自牽着一匹神駿的馬，步下了石階。

傅小天牽着的是他都匹心愛的墨龍。

薛梅霞牽着的是一匹神種玉鳳。

傅小天仍是前次出京的那裝束，腰懸長劍，一襲黑袍，全身墨黑。

薛梅霞則內着勁裝，外披風氅，一身雪白。

一位當朝柱石，股肱重臣，一位誥命一品的貴夫人，就這麼輕騎簡囊地，準備離這世居的帝都府邸，投向莽莽江湖了。

今後，他們將與榮華尊貴的生活暫別，面臨凶殺風險，飽嚐雨露風霜。

誰也不知道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來。

薛梅霞，女兒家心腸較軟，回顧家門，不勝依依。

傅小天，豪邁男兒，昂首濶步，面不改色。

開門恭送的，是黑衣護衞任燕飛，他一直望着傅侯伉儷雙雙飄身上鞍，馳出了視線，才神色黯然地回身關上府門。

傅小天與薛梅霞，並轡縱騎一路談笑，踏着晨曦馳過兩旁家家戶戶猶自緊閉着門兒的空蕩街道，緩緩地馳出了城門。

得得的馬蹄聲，把城門口附近一個夜宿街頭的叫化子的好夢驚醒，那叫化子抬起頭，睜開惺忪睡眼，望了望已馳出城外的雙騎背影，搖了搖頭嘆了口氣，翻了個身重又躺下。

敢情他人窮命也苦，剛躺下不久，急驟的蹄聲又起。

這次蹄聲來得快，去得也快，等他抬起頭時，一人一騎已一陣風般地衝出城門。

只能看見這一人一騎的背影，馬是蒙古種罕見龍駒；鞍上坐的，是個身材纖小的黑衣人兒，直覺告訴他，那是個女子。

這先後馳過的三人三騎，澈底打消了他的睡意，他收回目光，望着街心被飛馳的馬蹄帶起空中，猶在飛旋的紙屑出了一會神，突然翻身站起，彎腰撿起打狗棒和那隻每夜充當枕頭的破碗，沿着城牆，緩步向西行去。

城西郊區一處荒野中，丐幫分舵所在地，那座殘破不堪的古廟裏，一支殘燭昏光下，此時對坐着一位俊美絕倫的白衣文士與一位中年化子。

正是那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與丐幫北京分舵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

旁邊，垂手侍立着郝元甲那位得意高足，機靈頑皮的小叫化。

夏夢卿劍眉微鎖，面露輕愁，憂鬱的目光望着木桌上的燈火出神。

郝元甲也像滿懷心事，低着那顆亂髮如蝟的蓬頭，沉吟不語。

突然，郝元甲抬頭望了夏夢卿一眼，道：「少俠現在應該用不着再爲傅侯擔心了，他既能安然走出大內，那就表示弘曆並沒有拿他怎樣。……」

夏夢卿劍眉微挑，點頭接口道：「不錯，也虧得這樣，否則，弘曆他那顆腦袋就別想再要了。儘管如此，我仍以爲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傅小天縱是柱石重臣，極得弘曆器重，但這兩樣東西實在太以重要，關係滿朝廷安危至大，弘曆表面上雖沒把傅小天怎麼樣，難保暗下裡沒有花樣。」

郝元甲微微點頭，說道：「少俠所慮極是，弘曆確是這麼一個人，古來能登上皇帝寶座的人，都不含糊，好在我已派出多名幹練弟子，事情若有變化，當逃不過他們的耳目。」

夏夢卿點點不語，他知道，丐幫雖然消息靈通，耳目極雜，對這件事恐怕也幫不了多大的忙，縱有消息回報，也不過只是大內的一動一靜，根本無法探悉乾隆皇帝的秘密用心。

郝元甲默然片刻，抬眼望了望夏夢卿，欲言又止。

夏夢卿看在眼中，劍眉微軒，道：「彼此關係非淺，郝舵主有話儘管直言。」

郝元甲垢臉一紅，笑道：「沒別的，我是想請教……」

夏夢卿淡笑接口道：「郝舵主敢情是想知道夏夢卿爲何不惜一切，夜闖大內，盜此二物？」

郝元甲赧然點頭。

夏夢卿略作沉吟，隨卽說道：「這雖然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機密，不過，我仍希望郝舵主萬勿輕易洩漏。……」

郝元甲凜然點點頭，夏夢卿接着說道：「所謂盜，那是滿清朝廷的說法，其實我是取回自己的東西，兵書爲先朝兵部尙書，大將軍袁崇煥手著，名册爲何求仙人呂晚村先生所愼錄。」

郝元甲悚然動容，道：「原來如此。若非少俠見告，郝元甲猶自茫然，袁大將軍一生爲國赤膽忠心，

當年督師薊遼，會清兵入龍井關大安口，行兵入衞，反被誣通敵，磔死，天下同哭，晚村先生忠貞遺老，著書多民族感嘆，仙逝之後又爲曾靜文字獄所株連，毀墓戮尸，著作也悉被搜出焚毀，此二事遺恨至今，千古難平。」

他滿面悲慨，神情激動，說到最後更是滿頭青筋暴突，蝟髮直立。

夏夢卿微微一嘆，劍眉深蹙，愀然搖頭：「提起來令人切齒，痛不欲生……」

長吁一口氣，稍釋胸中悲憤，接着道：「晚村先生那本先朝忠義臣民名册的重要性，郝舵主諒必無須我多作贅言，若任它長久淪於滿室之手，先朝忠義臣民的遺族勢將無一倖免，至於袁大將軍那部兵書，關係更大，決定我大漢民族光復大業之成敗，所以我不惜一切要把它取回來……」

郝元甲點頭說道：「少俠近謀遠慮，智勇雙絕，令人肅然起敬。」

突然眉頭一皺，囁嚅又道：「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

郝元甲雙目神光湛然，凝注說道：「少俠請恕斗膽，郝元甲尚有一事不明，擬向少俠請教。」

夏夢卿呆了一呆，道：「豈敢，夏夢卿知無不言就是。」

郝元甲略一遲疑，毅然說道：「郝元甲愚昧，不解少俠因何一定要阻撓布達拉宮擧事，並出手馳援大內?」

「很簡單。」夏夢卿淡淡一笑，揚眉說道：「我之所以出手馳援大內，乃是因爲兵書、名册這兩件東西固然不能久淪滿朝掌握，同樣地也不能落入他人手中。若問我因何根本抵制布達拉宮擧事，理由也很淺顯，因爲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光復大神州，解除我大漢民族的枷鎖。」

郝元甲一怔說道：「少俠這話何所……。」

夏夢卿截口道：「難道傅小天沒有對你說起過?」

郝元甲道：「傅侯只告訴我一個大概，我仍然不甚了了……」

夏夢卿星目深注，冷笑說道：「好，那麽就請郝舵主先回答我一個問題，郝舵主對先朝大將軍吳三桂的看法如何?」

郝元甲陡挑雙眉，目射冷電：「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易幟之罪，雖不完全在他，但設非他借兵入關，引狼入室，大好山河當不致瞬間變色，我對他的看法只有兩個字，該殺。」

夏夢卿大笑說道：「恰當不過，只恐尚不足解恨，如今布達拉宮爲的雖非紅顏，但那受人利誘，供人驅策的情形却與引狼入室毫無二致，而且勢將引起的災禍必然更甚，吳三桂前車可鑑，痛定思痛，夏夢卿怎能不想盡辦法以防止悲劇重演?」

郝元甲心神震動，無限羞慚，滿含歉然地望了夏夢卿一眼，點點說道：「多謝少俠指點，如今我已明白了，少俠可否再賜示那陰謀操縱布達拉宮之人是誰?」

夏夢卿淡淡說道：「郝舵主應該聽說過白衣大食之名，引虎驅狼，何異賣國?遺臭萬年事小，生靈塗炭事大，郝舵主諒不至再加責難吧!」

郝元甲立即漲紅了臉，霍地站起，躬身搓手，囁嚅說道：「少俠萬勿誤會，郝元甲天膽也不敢有此不敬之心，只是，只是……」

夏夢卿微微一笑，正待跟着站起，突然轉向旁立小叫化，笑道：「有人來了，快去開門。」

夏夢卿的聽覺還會有錯?小叫化應聲轉身出門而去。

稍時，破門兒復啓，小叫化領着一人走了進來。

這人正是適才睡在城門附近屋簷下的那名年輕叫化，他向着郝元甲與夏夢卿躬身覆命，將他適才所見

說了一遍。

夏夢卿聽罷沉吟不語，郝元甲却望着他惑然說道：「少俠以爲傅侯伉儷是……。」

夏夢卿微一搖頭，蹙眉說道：「很難說，我一時還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不過，依情理判斷，他二人於此時輕騎簡囊地雙雙出城，極不尋常，很有可能就此遠下江湖了。」

「遠下江湖？」郝元甲疑訝說道：「値此帝都危機未除，布達拉宮密宗高手隨時都會捲土重來之際，傅侯肩負重任，這可能麼？」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除此之外我想不出的了，弘曆他絕不敢讓這兩件東西就此失落，而除了傅小天以外，他又認爲別人無法奈何我，只有命傅小天帶罪立功，把我連同那兩樣東西一起追回去。」

郝元甲道：「傅侯會這樣做嗎？……」

「很難說。」夏夢卿笑道：「他雖慷慨重義，有心全交，但聖旨難違，却也由不得他自主。……唉，不論如何，只要他暫時沒有問題我也就放心了。」

郝元甲沉吟着說道：「但願如少俠所料，只是那後來跟着出城的黑衣女子又是誰呢？」

夏夢卿笑道：「郝舵主難道忘了我適才所說玉泉山頂的事了？如果傅小天夫婦果然眞的是就此遠下江湖，那後面的一人一騎必然就是那刁蠻的郡主德怡。」

郝元甲道：「她跟出江湖幹什麼？」

夏夢卿道：「這就非你我所知了，也許……」

突然劍眉雙挑，目射冷電：「郝舵主，你先後派出幾名弟子？」

郝元甲不明所以，一怔說道：「共是三名，怎麼？」

夏夢卿威態一斂，淡淡一笑道：「那麼，他們找上門來了，廟外來了六個。」

郝元甲霍然色變，轉身就要撲出。

夏夢卿倏伸鐵腕，一把將他拉住，笑道：「郝舵主，先禮後兵，非不得已萬勿出手，我自有主張。」

郝元甲心知夏夢卿是不願爲他們丐幫惹來麻煩，可是他却認爲値得，爲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竭盡棉薄，那是丐幫的榮耀，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領着兩名弟子大步迎了出去。

一出廟門，便見五六丈外並肩站着三僧三俗。僧，是三個身材高大的紅衣喇嘛，俗，是三個瘦小的黑衣老者，他看得出，六個人都是內外雙修的一流高手，大內一等侍衞。

這六名大內侍衞既然來了，却遠遠地站在五六丈外，這顯示着，夏夢卿隔晚夜闖大內的餘威尙在，他們餘悸猶存。

郝元甲及門而止，站在門前石階上，目射寒芒，冷冷一掃六名來人，揚聲發話。

「看來今天我們這化子窩蓬蓽生輝，無上榮寵，什麼風把六位侍衞爺給吹了來？六位是要找我郝元甲麼？」

居中一名環目虬鬚、滿面橫肉的紅衣喇嘛，似是六名侍衞之首，冷冷逼視着郝元甲，道：「你就是丐幫北京分舵分舵主，人稱火眼狻猊的郝元甲麼？」

郝元甲冷然點頭：「不錯，正是我郝某人。怎麼？莫非我們丐幫在帝都討飯，也犯了王法不成？」

那紅衣喇嘛臉色一變，剛要發作，但却又似有所顧忌，怒視郝元甲一眼，沉聲說道：「好說，要飯化子遍吃八方，你們丐幫在帝都討飯並不犯法……」

郝元甲飛快接口道：「那應何勞六位大駕蒞臨？」

那紅衣喇嘛聽若無聞，接着說道：「但倘若窩藏叛逆，那該又當別論。」

郝元甲也來個聽若無聞，淡淡說道：「大喇嘛怎麼稱呼？」

紅衣喇嘛冷冷說道：「貧僧鐵別眞。」

郝元甲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雍和宮領班鐵別眞大喇嘛……」面色一沉，接道：「閣下把話說清楚點，誰是叛逆？我這分舵又窩藏了什麼叛逆？」

鐵別眞雙目寒芒暴射，强忍怒氣道：「本領班沒那麼多功夫與你鬥口，你們丐幫北京分舵若想還此安棨，就乖乖地與我把叛逆交出。……」

一句話激怒了郝元甲，他突然仰天縱聲大笑，雙眉倒挑，目射冷電：「大喇嘛，別跟我郝元甲來這一套，丐幫並不畏事，我沒有叛逆可交，大喇嘛若是自信能挑得了我這分舵，就不妨試試。」

鐵別眞勃然大怒，頓忘所以，暴喝一聲：「狂民大膽。」就要閃身撲過來。

身旁一名身材較矮的紅衣喇嘛突然伸手將他攔住，目注郝元甲陰陰說道：「閣下身爲一幫分舵之主，當知此事之利害，我們只要你自己說一句，你背後那破廟之中有沒有窩藏着昨夜闖入大內、盜寶傷人的叛逆。」

這紅衣喇嘛較鐵別眞高明得多，他深知武林人物素重名聲，只要逼得對方正面答覆，就不怕對方謊言騙人。

他高明，郝元甲也不比他遜色，答得很妙，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抱歉，這話我懶得答覆，我這化子窩有沒有窩藏所謂叛逆，各位最好自己進來看看，請。」

說罷，向門邊讓出一步，冷視而立。

他話雖這麼說，豈就容人隨便進廟搜查？六名大內侍衞頓時大感爲難，面面相覷，一時作聲不得。

郝元甲看在眼內，笑在心頭，雙眉一揚，方要再次發話。

鐵別眞面色一青，突揚大喝：「好，咱們就進去瞧瞧。」他竟眞的不怕死，當先向廟門逼近。

這麼一來，那另外五人也只有硬着頭皮，膽戰心驚地相繼跟了上來。

由神色上看，顯然地，他們每個人都暗暗凝足了功力……

郝元甲冷冷一笑，閃身又讓出一步。

就在六名大內侍衞距離廟門不到一丈之際。

驀地裏，一聲輕笑，背後響起一個清朗的話聲：「各位，丐幫分舵重地向來是不容外人亂闖，你們知道麼？」

笑聲雖然低微，却震得六名大內侍衞耳鳴心跳，血氣翻騰，一驚之下，同時住脚，霍然轉身，十二道駭然目光注處，面前一丈內，赫然負手站立着一位白衣文士。

這位白衣文士，面色焦黃，一臉病容，正笑吟吟地看着他們六人。

六名大內侍衞無一不是能察聞十丈內飛花落葉，蟲行蟻鬧的內家一流高手，而今被人家逼近身後一丈之內却都懵然無覺，這身功力可想而知，人家若是出手暗襲……

心中驚懍，都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鐵別眞定了定神，犀利目光嚴密打量，冷冷說道：「閣下何人？與丐幫有何關係？」

白衣文士當然就是當今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他微微一笑，說道：「我是過路人，和丐幫小有淵源，六位又怎麼稱呼？」

夏夢卿如此答話具有深意，他雖知道丐幫還不至於那麼怕事，而且爲了他玉簫神劍閃電手甚至能不惜一切，可是站在他的立場上，他却不願爲了他自己而爲丐幫，尤其是丐幫北京分舵招來麻煩，對方來人既有此問，可見還沒有認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就乾脆來個避實就虛，含糊其詞。

鐵別眞果然還沒看出眼前這位白衣文士，就是夜闖大內、盜物傷人的叛逆，同時也眞的把夏夢卿當做

了一個愛管閑事的過路人，立刻亮出了大招牌：「貧僧鐵別眞，雍和宮侍衞領班。」

夏夢卿故作震動，「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六位是任職大內的侍衞老爺，多有失敬。大內侍衞一向深居禁宮，今日忽然聯袂輕出，蒞臨人家丐幫一個小小分舵，不知有何貴幹？」

鐵別眞剛要答話，身旁那名身材較矮的紅衣喇嘛突然搶着發話，語氣冷峻而急躁：「閣下何人？」

夏夢卿毫不在意，道：「過路人，閣下剛才沒有聽見？」

那紅衣喇嘛雙目精光一閃，道：「我等奉旨緝拿叛逆，閣下既是過路人，最好少管閑事，以免爲自己惹上麻煩。」

管這種事，按滿清皇律那是與叛逆同罪，他這麼說可謂極爲唬人，只可惜他有眼無珠，碰上了非常之人。

夏夢卿對他那逼人語氣，仍然毫不在意，點點頭，微笑道：「說得是，只是我不明白，丐幫弟子乃安份良民，討討飯應該不犯王法，當然更談不上叛逆。」

那名紅衣喇嘛臉色一變，冷笑說道：「這個我也承認，然而窩藏叛逆就又另當別論了。」

夏夢卿故作愕然，「哦！」了一聲，轉首遙注郝元甲含笑問道：「郝舵主，有這回事麼？」

郝元甲心知夏夢卿用意，暗暗一笑，當即冷笑說道：「有沒有都是一樣，莫須有的罪名，爭辯根本多餘，我正要請這六位自己進廟搜查呢！」

夏夢卿收回目光，淡淡一笑，說道：「各位，想必都已聽見了，你們有什麼證據指稱丐幫北京分舵窩藏叛逆呢？」

那名紅衣喇嘛粗眉一挑，冷笑說道：「事實如此，何須證據！」

夏夢卿面色一沉，道：「捉賊捉贓，無證無據憑什麼誣陷人家？」

一句話問得那名紅衣喇嘛漲紅了臉，咬牙切齒，却是作聲不得。

本來嘛，窩藏叛逆罪大滔天，無證無據，豈能隨便無中生有，捕風捉影？

屬下受窘，鐵別眞也面上無光，但是夏夢卿犀利的奪人先聲已使他有所忌諱，一時尙不敢發作。目射冷電，凝注夏夢卿，沉聲說道：「大內這麼做，自然是有大內的道理，話剛才已經說過了，這不關閣下的事，閣下最好少管……」

夏夢卿突然一笑截口：「天下事天下人管得，何況這種誣良爲盜的不平之事？這件事我是管定了，領班閣下你看着辦好了。」

鐵別眞勃然大怒，雙眉連軒，道：「我擔心閣下管不了。」

「何妨試試看！」夏夢卿淡淡一笑道：「告訴你，別以爲你們是大內侍衞，只要你們膽敢踏進廟門一步，我照樣打斷你們十二條狗腿。」

好大的膽子，這還得了，鐵別眞再也按捺不住，一張臉氣成了鐵青色，厲喝一聲：「大膽狂民，你這是不知好歹，惹火燒身。」

一揮手，就要率衆拿人。

「大喇嘛，且慢！」那三名俗裝黑衣老者之中，忽有一人突發驚呼，直眼望着夏夢卿肩頭微露數寸的玉簫，腳下緩緩後退，神情緊張，顫聲問道：「閣下可就是那玉簫神劍閃電手……」

夏夢卿縱聲大笑，指着這黑衣老者說道：「還是閣下眼尖，不像他們有眼無珠，叛逆站在眼前還愚蠢無知地找丐幫要人……，哼，眞不知你們這些大內侍衞是怎麼幹的。」

鐵別眞等五人猛然醒悟，這才注意到夏夢卿肩頭微露着一截玉簫，心神劇震，驚出一身冷汗，顧不得顏面，連忙躍退，閃動身形，成環狀把夏夢卿圍在核心。

陣勢站定，鐵別眞始膽子稍壯，厲聲說道：「原來你就是夜闖大內、盜物傷人大膽的夏夢卿，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朝廷已經通令天下，到處畫圖懸賞緝拿，那夜礙於傅侯令諭，容你逃脫，今日你就休想再圖僥倖了……」

夏夢卿那把他們這區區六人放在眼內，聞言淡笑說道：「我覺得你有點大言不慚，今日你們就有自信能奈何得了我麼？」

鐵別眞怒極而笑，笑得好不凶狠：「你先別仗恃功力，自鳴得意，本領班且讓你看這些東西……。」突然嘬口發出一聲輕嘯。

嘯聲起處，周遭數十丈外那排高有半人的草叢中，立時冒出近百名黑衣勁裝大漢，個個手持一具噴筒狀的物件，緩緩圍攏過來。

夏夢卿未料到鐵別眞會預設埋伏，劍眉陡挑，目射奇光，傲然笑道：「高明，高明，想不到你們還有這麼一着高棋，看來大內侍衛也並不容輕視，只是，鐵別眞，你若想憑着這些不成氣候的小玩意兒困住我夏夢卿，那未免……。」

那名身材較矮的紅衣喇嘛，這時突又嘿嘿陰笑說道：「姓夏的，你想聽聽這近百名禁軍手中所持的噴筒是什麼東西麼？你號稱宇內第一奇才，該當聽說過飛雨流星神鬼愁這個名兒，既然聽說過這個名兒，則這些噴筒內所貯何物，也就用不着我多作說明了，我六人自知不是你的對手，不得不煞費心機地借重這種神鬼皆愁的玩意兒，而聖旨亦早有指示，緝拿叛逆，不計生死，你不妨自己衡量衡量，有沒有把握圖得萬一僥倖，闖出重圍……」

他說得不錯，夏夢卿身爲宇內第一奇才，胸羅萬有，對眼前近百名禁軍手中所持之物的歹毒威力，自然瞭解得十分清楚。

飛雨流星鬼見愁出自百年前北漠一位異人之手，這位異人就是武林史中，赫赫有名的「巧手魯班」公輸度。

公輸度稱得上一代巧匠，不但設計各類暗器心裁別出，精巧絕倫，便是其他製作亦莫不舉世無匹，神鬼難測。

這種噴發式的飛雨流星神鬼愁，正是他在暗器方面的三大得意傑作之一。

筒內貯有兩種劇毒之物，一是細如牛毛，狀如金絲般的蝕骨毒芒，一是無色無嗅，不知其名的毒液。蝕骨毒芒專破內家護身罡氣、外門橫練功夫，一經射入體內，立刻循血液運行，一個對時之後，骨朽血涸。

那種不知名的毒液則無論衣膚，只要沾上點滴，馬上開始腐爛，不出三天皮肉俱化毛髮不存。

一按機括，這兩種劇毒之物便由那噴筒前端十餘小孔中激射而出，毒芒如流星，毒液似驟雨，籠罩十丈方圓，無從閃避，絕難倖免，委實當得上神鬼愁三字。

也就因爲這東西威力特强，過於歹毒霸道，有傷天和，故公輸度製成之後，即嚴戒後世子弟勿輕用。尤其隨着公輸度的故世，這東西也早就絕跡江湖了。

不知是何原因，這絕世凶物，在湮沒近百年之後，竟突然再現於這滿朝侍衛手中，委實令人憂慮，而傳揚出去，也勢將震動整個宇內。

夏夢卿神色不動，笑容依然，未予理會。

他雖也不免暗暗心驚，但他成竹在胸，智珠在握，故而毫不慌亂。

站在廟門口靜觀他戲弄六名大內侍衛的郝元甲却臉色驟變，難忍心頭震撼，剛待有所行動，耳邊突然傳來夏夢卿的平靜話聲：「郝舵主，凶物當前，不可輕舉妄動，免招無謂損害，我自有退敵計策。」

郝元甲訝然地向他望去，只見他負手卓立圈中，氣定神閑，鎮定如山，忙也傳音答道：「郝元甲敬遵令諭。」

夏夢卿的一時沉默，竟使那名紅衣喇嘛會錯了意，他極爲得意地陰陰一笑，接道：「閣下，如何？我知道你當然不會畏死，可是我却相信你不會願意落得這麼一個死法，你若願合作，我等也絕不爲已太甚，只要你放下盜自大內的那兩樣東西，領班也一樣地可以放你一馬。」

這是他在懾於夏夢卿積威之下，不敢過份進逼，僅只威迫利誘地徐緩圖之。

夏夢卿沒有理會他，望着鐵別眞揚眉問道：「大領班，他的話是否算數？」

鐵別眞略作遲疑，冷然點頭：「自然算數。」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縱放叛逆，罪該論斬，你可得想想清楚。」

鐵別眞呆了一呆，道：「這是我的事，用不着閣下操心，只要能追回大內失物，當可將功折罪。」

「這怎麼行？」夏夢卿皺眉搖頭道：「你煞費心機，絞盡腦汁，不辭勞苦地冒着生命之險跑來找我，爲的是討好主子，求得功賞，我豈忍心讓你看忙一場，失去這種天大功勞？……」

鐵別眞陡覺面上一熱，倏又一沉，正要發話，那名紅衣喇嘛又自陰笑說道：「也行，既然你們爲我們着想，那我們就狠下心，收回失物，同時也留下你的狗命好了。」

「這才對！」夏夢卿一笑說道：「但是，你閣下怎知那兩樣東西如今仍然在我身上？殺了我這唯一知道藏處之人，只怕你們求助不成，還要招來大禍呢！」

紅衣喇嘛心頭一震，立時啞口。

夏夢卿抬手一指那外圍持筒而立的百名禁軍，接着說道：「再說，死物無眼，站在這圈內的又非我一個人，他們若貿然出手，六位勢必要做了我的陪葬，功勞未成身先死，豈非太不划算？」

一聽這話，六名侍衛身形猛顫，慌不迭地疾射飛退。

剎時間，兩道包圍圈合而爲一，中央只剩下夏夢卿一人。

顯然，這是夏夢卿根本無意出手阻止，否則憑他們六人，一個也休想輕易退開。

鐵別眞暗吁一口大氣，立又獰笑揚聲：「狡猾叛逆，現在你還有何話可說？」

「多得是！」夏夢卿微笑說道：「說出來只怕你們會心驚肉跳，站立不住……」

鐵別眞嘿嘿而笑道：「休要再賣弄你那狡猾勁兒，須知你時間已經不多，本領班要殺你是舉手之勞，易如反掌，你最好珍惜時間作一明智抉擇。」

夏夢卿聽若無聞，繼續說道：「殺了我，找不回東西這姑且不說，而你帶來的這些禁軍是不是會聽你指揮，也很使我替你擔心呢！」

鐵別眞獰笑不語，轉頭目注身旁一名高大黑衣大漢。

那名黑衣大漢頗也穎悟，立即揚聲說道：「本隊一切聽憑領班指揮調度……」

鐵別眞又轉向夏夢卿，滿面笑容，笑得得意已極。

夏夢卿也笑了，笑得平淡、神秘：「你得意未免太早了一點，且讓我來問問他。」

話候微頓，隨即轉注那名發話的黑衣大漢道：「既然是禁軍，必然都是忠於滿清的八旗子弟，閣下能統率百名之衆，更當是禁軍中出類拔萃的佼佼者，你且答我一句，要是你們皇上如今也在這兒，你要聽誰的？」

這問題不但容易回答，而且毋庸置疑，黑衣大漢立即肅然答道：「皇命所至，誰敢不遵。」

「我料你也沒有那個膽！」夏夢卿點頭微笑，揮了揮手，道：「那麼，聽着，我現在命你馬上帶着你的人撤離此地……」

「住口！」那黑衣大漢怒聲喝道：「叛逆大膽，你憑什麼……」

「就憑這個！」夏夢卿翻腕現出一物，淡淡說道：「夠麼？」

手中現出的，赫然竟是傅小天交與獨孤奇的那方欽賜玉珮。

「乾隆玉珮，如朕親臨」，這八字之前，憑那黑衣大漢這芝蔴大的一個禁軍小統領，敢說一個不字？

不但那黑衣大漢驚破了膽，面無人色，連忙率衆拜倒，直打哆嗦，不敢仰視，就是鐵別眞等六名大內侍衞也都傻了眼，只覺腿軟，死要臉，才支撐着沒有跪下。

郝元甲看得哈哈大笑，連呼痛快，那小叫化更樂，他瞪大了那雙黑看分明的大眼睛，一蹦老高。

夏夢卿對這些前倨後恭的叩頭可憐蟲，只有皺眉搖頭，道：「閣下，如今你是聽我的還是聽他的？」

黑衣大漢叩頭如搗蒜，連聲音都變了，抖得語不成聲：「死……罪！死罪！遵命！遵命！」抖抖顫顫地爬起身，領着百名禁軍抱頭遁去。

夏夢卿看了鐵別眞一眼，笑道：「大領班，我擔心得不錯吧！再試試看，他們還聽不聽你指揮？」

鐵別眞等六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他們怎麼也弄不明白，一個皇命緝拿的叛逆，竟然會身懷此物。

依仗既失，焉敢再留？六人定了定神，就待拔腿開溜。

「站住！」夏夢卿突然輕喝：「沒有我的話，你們那個敢走？」

夏夢卿冷峻的神色，使他們又勾起了那夜大內的餘悸！禁不住同是機伶伶一顫十二條腿立時都像生了根，鐵別眞面如死灰，廢然一嘆說道：「一着之差，全盤皆黑，算你幸運，要宰要剮，任憑你了。」

他沒有孤注一擲出手拚命的打算，因爲他知道，那根本沒有一絲希望，只有死得更慘。

「大領班！」夏夢卿淡淡一笑道：「眞正幸運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之所以縱容你們多時，乃是因爲我要你們知道，無論鬥力鬥智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而且差得很遠，希望這次的教訓能使你們有所警惕，以後別在江湖上到處找我，自討苦吃，須知我再不會像今天這樣好心了……念你們職責所在，上命難違，我今天絕不難爲你們，我希望你們能據實回答我幾句話……。」

鐵別眞等六人臉上的恐懼之色逐漸消退，已不似先前那麼緊張，不過，這種殺之由人、縱之由人的感受也夠難受的，鐵別眞神情更爲沮喪，勉強扯動了一下嘴角，說道：「閣下問吧，我知無不言！」有氣無力，低得令人難以聽到。

夏夢卿雙眉微微一挑，沉聲說道：「告訴我，傅小天夫婦聯袂出京，可是奉旨追回失物？」

鐵別眞木然點頭：「不錯！」

夏夢卿目光如兩把利刃，凝注鐵別眞，又問：「我以爲你們那位皇上不會太放心傅小天，對麼？」

鐵別眞臉上驟起一陣輕微抽搐，夏夢卿冷電般目光直欲透視他的肺腑令他無從抗拒，終於點了點頭，道：「閣下說得不錯，自這件事發生以後，皇上對傅侯的信任已大不如前了。」

夏夢卿聽了這話，打心底裏升起一絲歉疚，雙眉略一軒動，道：「另外又派了一些人出京，一面追緝失物，一面暗中又負有監督傅小天的使命，對麼？」

鐵別眞暗暗一嘆，點頭不語。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除了大內侍衞，你們那位皇上派不出別人，而且也不能沒有個帶頭的人，呼圖克內傷未癒，不克擔任這份責任，那麼那人是誰？」

一切俱在人家料中，鐵別眞還有什麼可顧慮的，當下咬了咬牙，道：「皇上日前召四川提督岳鍾琪入京……」

夏夢卿聽得雙眉一皺，道：「夠了，你們那位皇上眼力不差，除了一個岳鍾琪，他也沒有人堪以起用的了……。」

突然面色一寒目射冷電，逼視那三名俗裝老者沉聲說道：「你們三個偌大年紀，應該深識民族大義，身爲漢家世胄，不思雪恥復國，反而甘心作人鷹犬，供人驅策，像你們這種喪心病狂，爲虎作倀之人，留之何用？本當立誅掌下，無奈我話已出口，下次再讓我碰上休怪我下手絕情。」

三個黑衣老者被他這大義懍然的話兒罵得老臉通紅，垂下頭去。

夏夢卿冷哼一聲，又轉向鐵別眞一笑揮手：「沒事了，各位請吧！最後請記住，寃有頭債有主，要找我夏夢卿，倘敢亂來，絕不輕饒。」

鐵別眞默然不語，領着同伴轉身如飛而去。

望着六名大內侍衞漸去漸遠的身影，夏夢卿臉上突然浮現了一片憂慮之色，雙眉也跟着皺起，呆呆出神，不言不動。

一片戰雲頃刻間化爲烏有，郝元甲好不興奮，大步向夏夢卿走來，一邊走一邊大笑着叫道：「痛快，痛快，這眞是大快人心！夏少俠又爲我們出了口怨氣，郝元甲委實是敬佩得五體投地……」

突然發現夏夢卿那異樣神情，微微一怔，笑容盡斂，訝然說道：「怎麼？夏少俠……」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沒什麼，我覺得很對不起傅小天，也有點替他擔心。」

郝元甲知道他爲什麼歉疚，却想不出他爲什麼擔心，愣了一愣，正要發問。

夏夢卿已接着說道：「郝舵主適才難道沒有聽到那喇嘛的話？弘曆忽於此時召岳鍾琪入京，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委以秘密使命，一方面對付我，一方面暗中監視傅小天，岳鍾琪在康熙年間，隨年羹堯平川藏有功，擢爲四川提督，雍正時征準葛爾，拜寧遠大將軍，後來坐事丟職，至弘曆登基後始又獲啓用，此人文武全才，足智多謀，渾身是膽，稱得上是傅小天的一個勁敵，」

郝元甲蹙眉點頭：「這個人我久仰了，不過，我料他不敢對傅侯……」

夏夢卿搖頭說道：「在弘曆眼中，傅小天已是大不如前，岳鍾琪奉旨行事，不見得會有什麼顧忌，何況傅小天世代纓簪，赤膽忠心，性情剛強，寧可含寃殺身，也不顧落個不忠之名。」

夏夢卿可謂知心，傅侯確實是這麼一位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這一番話直聽得郝元甲也不禁眉頭緊皺，暗暗擔起心來。望着受了感染的郝元甲，夏夢卿突又一笑說道：「傅小天既能冒死全交，爲我夏夢卿受屈，夏夢卿又何獨不能捨生相報，爲他洗刷淸白？郝舵主且請放心，夏夢卿決心助他一臂之力，成就他百歲勳業，告辭了！」微一拱手，身形突然飄起，向西南方疾掠而去。

身法迅疾如電，郝元甲連念頭都未及轉，便失去他的踪影，只有望着他逝去的方向啞然苦笑，笑容未退，突然挑眉瞪目，猛擊一掌，道：「夏少俠俠骨柔腸，劍膽琴心，丐幫豈敢不亦步亦趨略盡棉薄？對！就這麼辦。」

回首目注愛徒小叫化，沉聲發令：「傳書各處分舵，就說珠符令有諭，沿途暗中護衞傅侯伉儷安全，快去，快去！」

小叫化應了一聲是，拔步奔向破廟。

□　□　□

夏夢卿離開了北京，取道大行，逕奔南荒。

因爲在他揣測，莫洪等羅刹三君在盜得釵、佛二寶之後，必不敢在中原地帶稍作停留，爲了安心鑽研釵、佛二寶上所鐫刻的絕世武功，除潛返昔年老巢藏匿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這樣，他還可沿途打聽傅小天伉儷的行踪，暗中予以照顧。

同時他又認爲釵、佛二寶所載武學，曠古絕今，玄奧無比，憑莫洪等羅刹三君的稟賦，短時期內絕難窺及門徑，所以，時間十分充裕，無須着急，大可順便做些別的事兒。

儘管他沒有全力趕路，天龍身法冠絕宇內，他的腳程仍比尋常武林人物快了兩倍有餘。

這一天，他到了太原。

太原府轄陽曲、太谷、太原、榆次、嵐、興、文水、交城、徐溝、祁等十縣及岢嵐州。爲往來甘陝冀晉一帶的要衝之地，車馬穿梭，客商雲集，既繁華又熱鬧，人色品流極雜。

夏夢卿足跡遍宇內，太原城他已來過多次，對他來說，舊地重遊，熟悉之至。

他一入城便折向南行，準備先到城南那家名晉陝的醉仙樓去坐坐。

醉仙樓在晉陝一帶是首屈一指的大酒樓，經常是上下客滿，座無虛席，在那兒，他也許能獲悉一些他所要知道的事情。

正行走間，忽聞背後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之聲。

在這行人攘往携來的大街上縱馬飛馳，似乎有點……。

他念頭還沒轉完，兩匹高大的健騎已然從他身邊擦過，一陣風般向前飛馳而去。路邊，響起行人的數聲驚呼，夏夢卿劍眉微挑，抬眼望去。

馬上是兩個黑衣老者，他只能望見背影看不見這兩人的面貌，兩匹健騎已經馳至街道盡頭向西轉去，那正是通往醉仙樓的一條大街。

就這一瞥，夏夢卿便已看出那兩個黑衣老者是來自帝都的大內侍衛，因爲他們身上所穿的雖然也是一襲長袍，但那種長袍的式樣却與一般人所穿略有不同。

這就難怪了，大內侍衛大街馳馬，撞死個把草民又算得了什麼？小小太原府諒也不敢過問。

大內侍衛輕易不出大內，恰於此時在太原城出現，不用說，當然就是隨同岳鍾琪出京執行密令的助手了。

夏夢卿要找他們，如今有此發現，當然不會放過，當下冷笑一聲，加快腳步跟了上去。

轉過街頭拐角，醉仙樓高聳的建築立即遙遙在望，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兩名大內侍衛的坐騎，正雜在一大羣馬匹中，拴在醉仙樓外的繫馬樁上。

就在他快要抵達醉仙樓門前之際，蹄聲得得，又有一人一騎從他身旁越過……

醉仙樓前車水馬龍，再來一人一騎，並不足爲怪，可是這一人一騎却使他心頭微微一震。

鞍上的人兒有着一副無限美好的身形，乃是一個黑衣女子。

這黑衣女子越過夏夢卿一馬距離之後，突然回頭向他看了一眼，隨即又蛾眉輕縐，滿面失望地，轉回頭去。

當她看夏夢卿時，夏夢卿正好也將目光投向她，就在這四目交投的剎那，夏夢卿感到心頭微震一下。那倒並不是因爲馬上人兒長得容貌如花艷絕人寰，而是他驟然發覺這黑衣女子赫然竟是當朝親貴中，那位刁蠻的美郡主德怡。

德怡那回首一顧後的表情，已說明她未能認出夏夢卿便是玉泉山上所見那位對月弄簫，使她恨得說不出理由的白衣文士。

雖然她已聽傅小天說過，夏夢卿的廬山眞面能使她那自命俊逸、瀟洒的哥哥德貝勒自慚形穢，不敢仰首，然而天下美男子不是只有夏夢卿一個，她縱使懷疑，却也不敢隨便相認。

她這次跟在傅小天夫婦之後出京進入江湖，主要的原因是爲了不辭天涯海角地尋夏夢卿出氣，挽回她那被夏夢卿摧毀得不可收拾的尊貴，雖然有時她自己也認爲如此未免小題大做，可是，她却說不出爲什麼偏要這麼做。

如今，當面不識，失之交臂，她若知道了，一定會氣得要死。

為了探明兩名大內侍衛的究竟，夏夢卿本是急於要進入醉仙樓的，現在由於德怡也進入樓中，他不禁倒有點踟躕起來了，猶豫再三，才舉步走了進去。

樓下滿座酒客中，沒有那兩名大內侍衛在內，於是直上二樓。甫上二樓，一眼便看見那兩名大內侍衛正共據一席，坐在東邊角落裏。

美郡主德怡則無巧不巧地坐在鄰近的一副座頭上。而更巧的是，除了德怡左側空着一張桌子外，整個二樓已是座無虛席。他劍眉微皺，暗暗一陣苦笑，只有硬着頭皮向那空座走了過去。

德怡這時也已發現了他，似乎微微一怔，訝然的目光，一直把他送到座位上。這雙目光，使得夏夢卿微感不安，他故作未見，入座後，立即轉臉望向窗外，不過他始終沒有放過那兩名大內侍衛的動態。

未幾酒菜送了上來，他開始低頭淺飲獨酌，儘管是低着頭，憑他那一身絕世功力仍然可以監視全場，他已漸漸發覺德怡不但頻頻偷瞥，注意着他，而且竟似乎也很留意那兩名大內侍衛的談話。難不成她也和自己一樣？早已洞悉內情？

很顯然地，那兩名大內侍衛沒有認出夏夢卿，更未認出德怡，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那皇命緝拿的人，此時正坐在他們身旁，並且還在注意着他們。

這兩名大內侍衛似很機警，起先都是相對默然地吃着悶酒，即或有所交談，也只是些不關痛癢的私人瑣事，天南地北，東拉西扯，不着邊際。然而，在三杯黃湯下肚，酒酣耳熱之後，他們便漸漸地忘了所以，失了謹慎。只聽那居左的一名黑衣老者道：「吳老，快點吧，別躭誤了正事。」

居右黑衣老者冷哼一聲，翻了翻微帶醉意的老眼，寒着臉道：「急什麼？時間還早，約期未至，皇上不差餓兵，天大的事也得填飽肚子再說。」

幾句話顯示他正有着滿腹牢騷，那居左的黑衣老者似乎頗有同感，放下杯子，皺起眉頭：「說得是，同樣地當差，那些紅衣喇嘛可比咱們神氣得多，他們吃得痛快，幹得舒服，就拿這趟出京辦事兒來說吧！通風報信，跑脚的事是咱們的，坐在那兒大吃大喝，睡舒服覺的是他們，不想這好，想起來就惱人，咱們這幾天可曾好好地吃喝過？好不容易撈上一頓，又得趕急趕忙地好像搶寶似的。」

那居右黑衣老者似是拿酒出氣，猛乾了一杯，恨聲道：「說這些做什麼，要怪怪自己，怪不得別人，誰教咱們當初投錯了胎？誰教咱們貪圖什麼狗屁榮華富貴？瞎了眼睛糊里糊塗地混上了這份差事？帶刀侍衛，官同四品，多好聽！說穿了還不是供人驅策，看人臉色行事的鷹犬，我要不是顧慮江湖上沒處安身，如今聲名更臭，早就撒腿了！」砰地一聲收下杯子，提起酒壺又自斟了一杯。

那居左黑衣老者嘆了口氣，擺了擺手，道：「算了吧，吳老，別提了，披上了這層虎皮，一輩就別想再脫掉了，這碗飯命中注定，吃定了，牢騷歸牢騷，做事歸做事，岳鍾琪這個人不大好惹。……」

居右黑衣老者冷哼一聲，接口道：「傅侯英豪蓋世，功動彪炳，雖然身在軒冕，宇內武林却沒有一個不欽佩敬仰的，如非一道聖旨壓在頭上，王八旦才做這種差事，岳鍾琪他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相信他敢把傅侯怎麼樣。」

居左黑衣老者近乎自嘲地笑了笑，道：「吳老，別忘了，他如今是奉密旨行事，傅侯到時候也不能不低頭，縱然他不敢對傅侯如何，處置咱們老哥兒倆却是如同殺鷄宰猴啊！」

這幾句話頓使居右黑衣老者機伶一顫，立刻酒醒三分，臉色微變，哼了一聲，沒再開口。他不再說話，那居左黑的衣老者也就跟着默然。

過了一會兒，這兩名大內侍衛似已酒足飯飽，抹了抹嘴，丟下一錠銀子，匆匆下樓而去。

他們一走，美郡主德怡也忙自會了酒錢，跟了出去，臨去還向夏夢卿投了懷疑的一瞥。

夏夢卿聽了半天，仍然沒有聽出個所以然，不過，根據這兩名大內侍衛的談話，可知岳鍾琪正在某處地方等候他們報告消息，而他們所要報的也必是有關傅小天伉儷的事，那麼，只要跟住他們，就不愁得不到消息。

夏夢卿微笑點點頭，隔窗望着德怡遙遙跟在那兩個大內侍衛身後策馬緩馳，已經轉入另一條街道，忙也站起身子，準備結賬下樓。

那知他剛丟了銀子，忽見一名堂倌快步疾奔過來，滿臉堆笑地道：「相公，剛才一位客官已經代相公付過酒錢了。」

夏夢卿呆了一呆，訝然說道：「付過了，你弄錯了吧？在這兒我沒有認識的人……」

「不會，不會！」那堂倌肯定地道：「相公，這錯不了，剛才那位客官曾對小的指明了座頭，相公可是貴姓夏？」

夏夢卿又復一怔，道：「不錯，我是姓夏……」

「這就更沒有錯！」堂倌笑道：「剛才那位客官臨走付了兩份酒錢，指明座頭說是替夏相公付的，還說他是相公多年的好朋友……」

夏夢卿生平第一次遇上這種事，一時之間被弄糊塗了，那兩大內侍衛與美郡主德怡先後下樓離去時，自己目光始終就沒有離開過他們一下，這斷然不是他們所爲，那麼到底會是誰呢？莫非是某個認識自己的武林人物？但也不會不打招呼啊？……

夏夢卿深感詫異，正自沉吟，那名堂倌突然抬手在自己腦後拍了一下道：「該死，該死，小的怎麼竟然忘了，相公那位朋友臨走還留下一張紙條要小的交給相公……」

探懷摸出一張摺了幾摺的寸寬紙條，雙手遞了過來。

夏夢卿接過打開，略一注視，劍眉更加緊緊皺起。

紙條上，數行狂草，龍飛鳳舞，勁道異常，寫得是：

「閣下暗躡兩個大內鷹犬至此，目的必在傅小天伉儷的行踪，今夜三更，請駕臨城東城隍廟當能獲知一切。

酒資已經代付，不敢曰敬，聊表寸心耳。

知名不具」

既說知名不具，應該是個一見字條便知是誰的人。

可是任憑夏夢卿搜盡枯腸，也想不出這字條出於何人之手。

不用說，他一舉一動已完全落在此人眼中，要不然此人怎會知道他跟踪大內侍衛進入醉仙樓的目的？

此人是友還好，是敵那就未免有點令人可怕，看來，他今後可得多加一份警惕了。

夏夢卿沉吟半晌，只得向那名堂倌展顏一笑，道：「我朋友很多，一時實在想不起是誰，你還記不記得是個什麼樣兒的人了？」

堂倌想了想，道：「抱歉得很，進出的客人太多，小的已記不清了。」

夏夢卿情知多問無益，搖頭一笑，道了聲謝，舉步走出醉仙樓。

他直覺地意會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兒，腦中依然在苦苦思索着，無奈想來想去，終屬徒然！只有搖搖頭，暫時將之拋開。

看看天色，已是薄暮時分，他決定按照紙條所約，於今夜三更去城東城隍廟一觀究竟，看看那位替他付酒錢並留字的人，到底是什麼人物。

暮色漸濃，距離三更時分依然還早，他不能就這樣閑蕩着苦等下去，總得先找個地方歇下脚來。丐幫在太原有分舵，只是他除非萬不得已，不願去打擾人家。

略作思忖，便信步向前面不遠處一家客棧行去。

客棧前面，兩名伙計正在那裏躬身哈腰，滿臉堆笑地迎接客人，一見夏夢卿走近，同是一怔，連忙迎了上來，雙雙陪笑說道：「房間已爲相公預備好了，既幽雅又清淨，包您滿意，相公請。」

話中顯然有毛病，不過生意人都有一張會說話的嘴，能使客人有如歸之感，所以夏夢卿並未在意，笑了笑，隨即跟一名伙計向棧內走入。

不久被帶入一間房間，擧目看去，果然幽雅潔淨異常，而且空氣流暢，十分理想。

夏夢卿頗爲滿意，不禁微微點了點頭，生意人無不善於察言觀色，那名伙計立刻諂笑說道：「相公，不是小的賣瓜說瓜甜，太原府範圍雖大，要找小店這種幽雅潔淨的房間可還眞不容易，剛才一連來了好幾位客人，若非相公那位朋友替相公付過訂金，早就被他們搶去了。」

夏夢卿聞言這才心頭一震，劍眉雙揚，但旋卽點頭笑道：「說得是，寶號的確不差！……我那位朋友是什麼時候來的？」

伙計笑逐顏開，連忙笑答道：「就是剛剛不久，走了還不到盞茶工夫。」

時間不差，該是那人在離開酒樓後爲他在此訂了這個房間的，可是，那人怎知他一定會住客棧，而且一定會找上這家客棧呢？

說穿了，不値一文，夏夢卿無論找上那家客棧都會遇上這種情形，只因爲暗中那人已在太原城每家客棧爲他訂了一個房間，而且都已預先有了交待。

這種高妙手法，夏夢卿一時當然想像不到，他略一沉吟，又問道：「他是一個人來的麼？」

伙計點點頭回答道：「一個人，是一個人！……」

嘻嘻一笑，又接道：「相公那位朋友氣派眞大，一出手就是十兩，吃住除外綽綽有餘，餘下的……嘻嘻，相公那位朋友說全賞給小的，小的還沒有向他致謝呢！相公……」

他那裏自說自話，越說越起勁，夏夢卿一雙劍眉却蹙得更深，望了他一眼，又問道：「這次與我一起來到貴地的朋友有五六位，不知道是那一位來訂的房間……。」

這名伙計倒是很乖巧，立卽接口道：「相公那位朋友沒有留下姓名，不過小的還依稀記得他的面貌長像，瘦瘦的，中等身材，四十左右，臉白白地，穿着一身黑衣……就是那位。」

夏夢卿依然迷茫，却只有故作恍然地，「哦！」了一聲說道：「我想起來，想起來了。」

伙計哈腰陪笑道：「相公還有別的事麼？請只管吩咐。」

夏夢卿心煩意亂，揮了揮手，道：「沒事了！你去吧……爲我送壺茶來好了。」

伙計躬身稱是：「小店有上等龍井，小的這就去泡，馬上給相公送來！」說罷，哈腰退了出去。

夏夢卿低頭沉思，緩步走向几旁坐下。

一次已够惱人，如今又有了第二次，自然更加非弄個明白不可了。

儘管已從伙計口中聽到了一些描述，但由於都不是顯著的特徵，他依然想不出暗中之人是誰，這麼做的用意何在。

門外步履聲響，那名伙計端着茶盤走了進來，放好茶盤，爲夏夢卿斟了一杯，隨又笑着退了出去，並隨手帶上了房門。

夏夢卿百思莫解，只有暫時作罷，伸手端起茶杯，剛待就唇。

驀地又是一樁怪事兒使得他心神猛震，霍然變色。

茶盤中那原來放置茶杯之處，這時多了一張摺疊得很小的紙條。

紙條向上的一面，寫着八個蠅頭小字，字雖小，却字字令人觸目驚心，直冒冷汗，那是：

「香茗解渴，點滴斷腸。」

這說明茶中放有劇毒。

夏夢卿冷哼一聲，劍眉雙挑，目射冷電，砰然放下茶杯，就要離座站起，突然心中一動，又伸手把那小紙條取至手中。

展開摺疊，又有數行小字入目，這回更看得他羞愧交雙，哭笑不得。

這幾行小字語氣充滿戲謔意味，寫得是：

「尚未飲，莫動氣，已入口，莫緊張，我若存心殺你，醉仙樓早已成了你絕命之地……兩次驚動，只在奉告，取閣下性命易如反掌，非不能實不爲也。　知名不具」

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此茶無毒，請放心飲用。」

望着手中紙條，夏夢卿那冠玉般的俊面上竟漸漸地浮起了一絲笑容，他一身傲骨，向不服人，想必心中已經有了什麽計較了。

突然，他劍眉微揚，團起手中紙條，信手向窗外拋去。

不！那不是拋，拋出之物，應該輕飄無力，且走弧線，而此刻小紙團却是破空疾射，有如一道白光，比電還快。

白光方歛，一聲悶哼起於對面屋脊，緊接着一聲厲嘯由近而遠。

夏夢卿聽若未聞，恍如無事，淡淡一笑，離座起身，走至床邊，和衣躺下閉目假寐……。

夜色更濃，轉眼二更卽至。

客棧中，所有房間裏的燈火已先後熄去。除了棧門口尙有一兩盞門燈外，後院已是黝黑一片。

夏夢卿靜靜地躺了一會，隨卽翻身下床，輕輕推開兩扇紗窗，一躍而出，點塵未驚。

他早已默察過四周，百丈內沒有醒着的人。

儒袖微拂，身形拔起，向東方夜空中疾射而去。

夜深人靜，沒人看見，卽或有人看見也只是一道白光，一閃卽沒。

片刻不到，夏夢卿已經馳抵了目的地。

二更雖已過去，距離三更還有一段時刻。

他隱身於一株枝葉繁密的大樹上，屛息凝神靜靜等待。

今夜有點月色，其實在他來說，星月無光與白日當空並無兩樣。

他由那枝葉縫隙中掃目外望。

面前，是太原城東郊外的一片荒地，雜草叢生，亂墳荒塚散佈其中，高高的城牆矗立於百丈以外，那座年久失修，殘破不堪的城隍廟則就在左前方二十丈不到之處。

這等荒郊，別說夜晚，就是白天裏，也不會有人到來。

月影漸漸高移，時間隨之消逝。

三更甫屆，十餘條矯捷人影，分由不同方向，疾馳而至。

夏夢卿目力如電，這些人影一進入五十丈內，他便察視如同當面，來的是八個紅衣喇嘛，六名俗裝黑衣老者，及四名黑衣大漢，日間所見到的那兩名黑衣老者亦在其中，他暗覺奇怪，沒想到是這些人來此聚會。

與此同時，他又發覺有人悄悄掩進了他隱身的這片樹林之內，並隱身在他左邊五丈左右處的一株大樹上。

這人的功力頗爲不凡，他知道，這是美郡主德怡來了，禁不住暗暗一笑搖了搖頭。

那八名紅衣喇嘛，六名黑衣老者與四名黑衣大漢，先後馳抵那座破廟之前，誰也沒有開口說話，也未進廟，只在廟前不遠處作半圓形靜靜站立着。

時刻既到，與會的人該已到齊，那麼，他們等待的，當然就是羣龍之首的四川提督岳鍾琪了。

果然就在這時，破廟中人影一閃，門口石階上，突然出現了一位身材頎長的中年漢子。

但見這位中年漢子，一襲黑袍，年約四十左右，白面無鬚，眉宇間略帶煞氣，眼眶深陷，目光犀利，顯示着心智深沉，不怒而威，十分懾人。

儘管如此，仍不失爲一位俊秀人物。

夏夢卿從沒見過岳鍾琪其人，但由此人氣度威儀上，却已有十分把握，推斷此人必然就是那位身負密旨，奉命對付他，並監視傅小天的岳鍾琪無疑。

聞名不如見面，夏夢卿也不禁爲之暗暗點頭。

此人藏身破廟，居然未被自己發覺，一身功力也委實稱得上非凡二字了。

十八名大內侍衛一見此人出現，立即急步趨前，躬身爲禮，同聲說道：「見過提督。」

平日裏，大內侍衛根本不會把一個提督放在眼內，可是如今不同，岳鍾琪奉有密旨在身，無殊欽差大臣，見官大一級，有權調用天下兵馬，誰敢不禮敬有加，俯首聽命？

岳鍾琪似乎沒有因此擺架子，只見他微笑抬手：「不敢當，各位請隨便席地坐下別拘束，能和各位在一起辦事，這是我無上榮幸。」

恭敬不如從命，十八名大內侍衛依言盤膝坐下。

岳鍾琪目光輕掃，又道：「自出京以來，與各位這一隊，還是第一次見面，爲免日後有所差錯，誤了各位，有些話兒，我不得不說在前面……。」頓了頓，又接下去：「我們這次出京，所負的任務，諒必各位不用我再多作說明，艱困危險那是在所必然，傅侯是個怎麼樣的人，各位任職大內，經常接觸，想來也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傅侯英豪蓋世，功在朝廷，國之柱石，一念之差，縱放叛逆，驟失皇上寵信，自是難免令人爲他叫屈，不過，我們慨然奉旨行事，就該撇開個人主觀成見，因此，我對各位唯一的要求，就是務必做到公私分明……。」

犀利目光廻掃十八名大內侍衛，淡淡一笑，又接道：「我知道各位都很敬仰傅侯的爲人，但各位恐怕還不知道我更是身受傅侯眷顧重恩，聖祖在位時，我隨一等公平川藏，世宗坐事免職，年前得蒙重新啓用完全由於傅侯的大力推擧，但是，儘管傅侯對我恩比天高，這是私人的事，我們絕不能因私而廢公，身受國恩，食君奉祿，只有犧牲個人恩怨，顧全大局，我以身作則，希望各位也跟着我這麼做，否則便等於違抗聖旨，各位得原諒我鐵面無情……。」

最後兩句，聲音雖仍保持着平淡，但却十分懾人，十八名大內侍衛個個垂首，尤其在日間醉仙樓借酒壯膽，大發牢騷的那兩名黑衣絕者，更是機伶一顫，變了臉色。

岳鍾琪臉上露出了一絲笑意，又接道：「我要說的已經說了，馬上還要趕往他處，現在，我想聽聽各位這幾天偵察的的情形。」

話落不久，侍衛羣中突然站起一名紅衣喇嘛，神情恭謹地施了一禮，道：「稟提督……」

岳鍾琪擺了擺手，笑道：「我們避免官場繁禮，請說吧！」

紅衣喇嘛應了一聲是，接着說道：「卑職等連日來已經暗中訪遍晉陝各地，仍然未能查獲叛逆下落，

因此卑職判斷，那叛逆可能已聞得風聲，逃往他處了。」

夏夢卿當然知道這叛逆二字指的是他，不由劍眉微挑，暗暗冷哼一聲。

「請坐！」但見岳鍾琪抬手笑道：「我久聞玉簫神劍閃電手之名，此人奇才宇內第一，他不會把任何人放在眼裏，憑我們幾個人還不够資格令他聞風遠颺，我以為大喇嘛這種判斷錯誤……。」

那紅衣喇嘛似欲有所抗辯，想了想，剛要張口。

岳鍾琪一笑又道：「我知道大喇嘛想說什麽，大喇嘛請想，此人行踪恍若神龍，非僅是現在，就是以往，武林中也很少見他現跡，查訪他的下落，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說武林中人最忌諱的就是我們這些六扇門中的人物，別說他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很難從他們口中獲得線索。」

一番話說得十分老到，見解獨具，

紅衣喇嘛立時啞口無言，坐了下去。

岳鍾琪果然不凡，浮沉宦海，對武林中事，竟然了解得如此透澈，的確不是常人所能企及，隱身樹林間的夏夢卿更不禁暗暗心折。

岳鍾琪迴掃一眼，又道：「還有那位……。」

話未說完，一名黑衣老者應聲站起，正是在醉仙樓上發牢騷的二人之一。

只見他向岳鍾琪施了一禮，道：「卑職已探得傅侯行踪，特來禀報……。」

夏夢卿聞言心頭一震，暗忖：那暗中傳遞紙條的人果然沒有騙人，看來不但自己行藏全都落入他的眼中，就是這些大內侍衛的一舉一動他也無不瞭若指掌，此人委實不容輕視……。

只聽岳鍾琪「哦！」了一聲，說道：「傅侯伉儷現在何處？」

那黑衣老者方待張口——

驀地裏岳鍾琪冷哼一聲，目射懾人寒芒，逼注廟左十丈外一株大樹，揚笑說道：「是那位隱身在此，窺人隱密。」

夏夢卿心中一緊，他早已聽到是美郡主德怡不小心弄出了些微聲響，眼見十八名侍衛同時勃然變色，作勢欲撲，方道要糟，突然一眼瞥見德怡身後不遠處，橫枝上停着一隻夜梟，情急生智，連忙抬手一指遙點過去。

一聲刺耳難聽的淒厲長鳴劃破夜空，夜梟破林飛去。

時間配合得恰到好處，正是岳鍾琪話落，十八名大內侍衛作勢欲撲的刹那之間。

當然，美郡主德怡絕想不到這是夏夢卿幫了她一次大忙，而她根本還不知夏夢卿就隱身在她左近，只道出於巧合，暗呼僥倖，

儘管如此，却也已被那突如其來的夜梟鳴聲吓出了一身香汗。

只見岳鍾琪雙目寒芒倏斂，揮了揮手，笑道：「一場虛驚，談咱們的……你老往下說吧！」

衆侍衛暗吁大氣，重又坐下，

那名黑衣老者應了一聲是，說道：「禀總督，傅侯伉儷日前曾經在嵩山出現，隨喜參禪，瞻仰少林古刹。」

夏夢卿聽得禁不住搖頭暗笑：他夫婦倒是大好閒情逸緻，難得清閒，遊山玩水，探幽攬勝……。

只聽岳鍾琪「哦！」了一聲，問道：「可靠麽？」

那黑衣老者道：「這是日昨卑職在晉源一家酒館中，由幾名武林人物閑談中聽來的，可靠不可靠，卑職不敢斷言。」

岳鍾琪略作沉吟，說道：「這麽說來，諒必不至有錯……。」

他似已有所決定，目光一掃衆侍衛，毅然接口道：「好！事不宜遲，請各位連夜趕往河南，我隨後就到，各位請吧！」

衆侍衛一齊站起身形，同施一禮，分作幾路，疾馳而去。

第十七章　突來怪人獻毒謀

岳鍾琪望着衆侍衛離去後，低頭默想片刻，返身走回破廟。

就在這時候，一條纖小人影，極其輕盈靈妙地掠出樹林，悄悄地沒入夜色中……

岳鍾琪一腳踏進廟門，突然飄身疾退，沉聲大喝：「什麼人！」

那窗門剝落、四壁空空的破廟中，不知何時赫然站立着一位俊美瀟洒、飄逸若仙的白衣文士。

只見他負手含笑，兩道冷電般目光看着岳鍾琪，淡淡答話：「區區在下驚了提督虎膽，先請恕罪。」

岳鍾琪不愧爲十餘年馳騁沙場的虎將，果然膽識超人，心智深沉，就只這刹那工夫，已然恢復平靜。不過對方白衣文士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突然在此時此地出現，這份高絕功力却仍使他絲毫未敢鬆懈，暗暗提聚功力，全神戒備。

白衣文士那雙目光似是看透了他，淡淡一笑，道：「我無意冒犯，提督不必太過緊張。」

岳鍾琪只覺臉上一熱，雙目深注，冷冷發問：「閣下那位高人？」

白衣文士揚眉微笑，笑得好不悠閒：「區區一介寒儒，武林末學，那裏當得提督這高人二字，敢問提督，提督身懷密旨，率衆下江湖，爲的是誰？」

岳鍾琪心頭一震，「哦！」了一聲，道：「閣下就是……。」

白衣文士微笑接口：「區區正是貴朝叛逆夏夢卿。」

岳鍾琪對夏夢卿當然不敢稍存輕視之心，微一抱拳，道：「岳鍾琪久仰玉簫神劍閃電手大名……。」

夏夢卿似乎有意炫露，飛快接口：「區區適才已經聽得提督誇獎，覺得十分榮幸。」

岳鍾琪神色微變，同時也立即想左了，勉強一笑，道：「那麼適才我沒有聽錯……。」

「不！」夏夢卿搖頭道：「提督確實聽錯了，那是另外一人，梟鳥驚飛只是區區幫了她一個小忙。」

夠了！這不啻說明適才一切已完全落入他耳目之中。

岳鍾琪無限窘迫，笑了笑，問得很乾脆：「請說吧，閣下有何教言？」

夏夢卿望着他笑了笑，不答反問，問得也很妙：「提督奉召回京，不辭辛勞，遍發偵騎，不就爲的找我麼？」

岳鍾琪口才不壞，可是面對夏夢卿，他却只有自嘆不如，而且感到力盡辭窮，無法招架，漲紅了臉，笑道：「我本就缺乏自信，如今更覺根本沒有達成皇上所付使命的希望……。」

「好說！」夏夢卿淡淡一笑道：「那是提督過謙，我倒覺得提督是我生平唯一的勁敵。」

也許他言之由衷，也許他帶點諷刺，不過岳鍾琪都未在意，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注目道：「我不以爲閣下此來是有意成全岳鍾琪。」他這話說得可說十分含蓄。

但夏夢卿却答得更加高明，他攤手一笑，說道：「那很難說，假如提督認爲我夏夢卿能爲提督換得滿朝高官顯爵，博得龐碩大功，夏夢卿自當倒負雙手，任憑提督解往北京覆命。」

夏夢卿出語尖刻，隱隱含有諷刺對方賣身投靠，只求衣錦，忘記根本之意。

岳鍾琪當然聽得懂，頓時臉色一片鐵青，雙眉倒挑，目射冷電，狠狠地盯住夏夢卿，作勢欲撲。

夏夢卿視若無睹，面掛淡笑，不言不動。

忽然間岳鍾琪又羞又惱之態盡斂，輕吁一口氣，軒了軒眉，道：「我不作辯護，總之，我可以告訴閣下，如此對付漢人，這是我生平首次……。」

「這個我知道！」夏夢卿突然開口，冷冷地：「我也希望這最好是最後一次。」

岳鍾琪淡淡一笑道：「如此說來，閣下是可以不計較這一次了。」

「那也未必！」夏夢卿笑道：「這應該由提督自己決定。」

岳鍾琪神情微愕，看了夏夢卿一眼，道：「閣下出語玄奧，教人難懂。」

夏夢卿笑了笑，神色微整，道：「我此來是要奉勸提督莫再過問此事，請提督就此回京，叫朝廷另派高明……。」

岳鍾琪「哦！」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閣下不斷然懲戒岳某人這一次，乃是看在岳某人同是大漢世胄的份上，對麼？」

夏夢卿點頭淡笑：「提督明白就好。」

岳鍾琪目光微轉，道：「倘若我不能從命呢？」

夏夢卿星目冷電一閃，道：「很簡單，夏夢卿就一點情面也不給了。」

岳鍾琪心中暗暗一震，表面上笑得很鎮定：「閣下概然顧念同族情份，爲何不能索性擲還所盜之物，曲意成全岳鍾琪到底呢？」

夏夢卿劍眉一挑，淡淡說道：「非不能，實不敢，提督諒必也知我所取何物。」

岳鍾琪點頭說道：「皇上告訴了我，那是一部兵書與一本前明忠義臣民名冊。」

夏夢卿道：「提督既然已知是這兩樣東西，就該知道這兩樣東西倘若長此淪落滿清朝廷手中，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岳鍾琪微微垂首，沒有答話。

夏夢卿一肅，目射奇光，挑眉沉聲，接着又道：「兵書姑且不說，那本大明忠義臣民名册，爲呂晚村先生密錄，提督究爲大漢苗裔，難道忍心讓滿淸朝廷按册捕人，把先朝忠義臣民遺族殘殺殆盡麼？」

在大義凜然的言詞之下，岳鍾琪頭垂得更低，但他旋卽抬頭，唇邊輕輕抖動，啞着聲音道：「岳鍾琪早已身陷不義，尙復何言？彼此立場不同，我已顧不了那麼多了，今宵你我就算沒有見面，錯過今夜，縱然粉身碎骨，我也誓必奪回二物，達成皇命，閣下請吧！」

幾句話激起了夏夢卿無限殺機，他劍眉倒挑，雙目噴火，突然提起右掌。

岳鍾琪心頭暗懍，但他不愧富於心機，知道夏夢卿不會就此殺死他，當下雙目一閉平靜異常地淡淡一笑道：「岳鍾琪自知技不如你，閣下如自信下得了手，就請下手吧！」

夏夢卿冷笑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像你這種賣身投靠，忘祖求榮之人，夏夢卿沒有什麼下不了手的。」枯禪掌力隨話逼出一分。

岳鍾琪只覺一片無形柔勁襲上身來，壓得他微微有點窒息之感，不由心頭大駭，再圖抵抗爲時已晚，他知道此時不能動，只有在表面上更持鎭定，作出視死如歸之狀，淡淡一笑，說道：「閣下只管放心下手，岳鍾琪這樣死法，也算得是殉職殉國，死得其所，只要大淸朝一日不亡，我的忠名便一日不朽。」

他可眞厲害，夏夢卿委實不願在此情形下就此取他性命，聞言不禁呆了一呆，殺機雖然頓滅，手下却加重了一分勁力，冷笑說道：「就算你也是盡忠報國，但百歲勳名未半紀，壯志未酬身先死，你不覺得遺憾嗎？」

岳鍾琪撤身後退，只是退不得，漸漸地有點呼吸困難，强提一口氣，淡淡說道：「沒什麼可遺憾的，權勢炙手，聲名煊赫如傅侯者尙且難免，何況我這小小的提督？」

這話說得有點勉强，目的在暗示夏夢卿，他若被殺，勢必牽連傅小天。

夏夢卿果然心頭一震，笑道：「謝謝你提醒了我，爲免牽連傅小天，我確實不能殺你，再說，殺一個不還手的人也不好意思……。」枯禪掌力一撤，垂下手來。

岳鍾琪只覺胸前一鬆，壓力頓除，不由暗吁一口大氣。

夏夢卿望着他一笑接着說道：「其實，我不妨告訴你，你那些鬼話都不足構成我不殺你的原因，你跟過年羹堯，弘曆啓用你那完全是傅小天的面子，你死了，滿淸朝廷不會看得太重，更談不上是成仁取義，至於你拿殺你會連累傅小天來威脅我，那更幼稚得可笑，別說殺你不會連累傅小天，卽使會，弘曆他不會爲了傅小天而不要自己的腦袋，你應該知道，憑我夏夢卿，要想割下弘曆人的頭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因此唯一的理由，那還是因爲你頗具才幹，我不忍心殺你，懂嗎？」

岳鍾琪靜聆之餘，禁不住心頭連震，臉色刹那數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夏夢卿淡淡一笑，又接道：「今後，你有什麼本領不妨盡量使出來，無論鬥智、鬥力，我夏夢卿一概奉陪，只要你能使我口服心服，不愁奪不回那兩樣東西，不過，我得聲明一點，那就是要找，你找我夏夢卿，別的人我勸你少動，尤其傅小天，你最好別惹他。有多少報多少，他對你有恩，雖然不能因私廢公，你也該拿出良心做事，否則別怪我夏夢卿再不留情，言盡於此，你好好想想吧，告辭了！」

話落身起，疾閃出廟，破空飛去。

岳鍾琪呆呆楞立，那挺秀的臉龐上驟起一陣輕微抽搐，漸漸地，又蒙上一片陰影……。

馳騁疆場，叱吒風雲十餘年，何曾受過這等挫辱？

出師不利，初挫銳鋒，怎不使他心情沉重，欲哭無淚？

如今，他覺得壓在肩頭上的重任陡然間加重了千鈞，使得他有不勝負荷之感。

他更覺得，見面勝似聞名，玉簫神劍閃電手果然不愧是奇才宇內第一，夏夢卿之難對付，勝似撼山

他寧願去試着推倒東嶽，可是，皇命難違。

自問希望有多少，可憐，根本一絲也沒有。

但不論如何，他却仍然只有挺身向前，因爲揣在懷裏的那道密旨絕不容許他有絲毫畏懼退縮。

良久，他無限凄凉地自嘲一笑，轉身舉步入廟。驀地，他又有所覺，連忙撤身後躍。

面前不到三丈之處，不知何時赫然又出現了一個身材頎長的黑袍蒙面人，兩隻眸子寒芒閃爍，一動不動，直如幽靈。

岳鍾琪縱橫多年沙場，殺人無算，並不怕鬼，可是此時此地，這幽靈般黑衣蒙面人却使他惶恐不安。定了定神，才注目問道：「閣下何人？」

那黑袍幪面人突然開口，語氣冷冰砭人：「十殿閻羅座前拘魂無常！」

聽來令人毛髮悚然。岳鍾琪入耳話聲，機伶一顫，忙凝功力戒備。

黑衣蒙面人突然縱聲大笑，比適才那夜梟悲啼還要難聽：「岳鍾琪縱橫沙場，虎勇鐵膽，難不成也怕鬼物麼？……」

笑聲倏斂，話聲又轉冰冷陰森：「我的來意與夏夢卿不同，請卽散去功力，以便坦誠一談。」

今夜盡逢高人，看來岳鍾琪時運不濟，既然瞞不了人，何不索性大方點。

當下散去功力，雙目凝注，再次發問，道：「閣下怎麼稱呼？彼此素昧平生，怎地相戲？」

黑衣蒙面人一笑說道：「前者恕難奉告，至於後者……我實在沒有惡意，尙祈提督海涵。」

岳鍾琪有點哭笑不得，如今他已沒有了脾氣，沉默了一下，道：「閣下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因何連姓名也吝於賜告？如此這般，彼此怎能坦誠一談。」

黑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那自然有我的理由，不過提督敬請放心，我仍然是那句話，此來沒有惡意，再說，比起我的來意，面目、姓名兩者均屬次要，提督豪爽男兒，又何必斤斤計較這些？」

看來，又碰上個口齒犀利的人，岳鍾琪知道，再問也是徒然，只有作罷，而對方後面幾句話也使他心中爲之一動，暗暗一嘆，道：「那麼閣下有何教言，請說吧！」

黑衣蒙面人陰陰地道：「還好提督大量能容，否則，那就太以令人惋惜了……。」

目光微轉，一笑接道：「若問我的來意，只問提督此刻因何事發愁。」

言出有因，話中有話，聽得岳鍾琪心中一跳，平靜地看了黑衣蒙面人一眼，道：「這麼說來，閣下此來是有以教我的了？」

「豈敢！」黑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只是不忍坐視提督束手，斯人橫行而已，不以獻曝見笑已屬萬幸。」

岳鍾琪工於心計，城府甚深，他豈肯輕易相信一個突如其來，幽靈般的怪人？緊緊看着黑衣蒙面人，雙眉微皺，淡淡說道：「多謝雅意，只是緣慳一面，素昧平生，我怎能相信閣下？」

黑衣蒙面人聞言縱聲大笑，目注岳鍾琪，道：「說得是，彼此緣慳一面，素昧平生，我委實難於取信提督，不過……提督若是看看這個，對我諒必就可深信不疑了！」袍袖輕揮，如飛拋出一物。

岳鍾琪步步小心，唯恐有詐，暗凝功力，疾伸二指，鉗住來物。

岳鍾琪立刻皺起眉鋒，沉吟良久，才又凝住黑衣蒙面人，道：「雖不足使我深信，至少已可使我確定閣下並無惡意，有何高着請說吧！」

黑衣幪面人陰陰一笑，道：「法不傳六耳，爲防萬一，恕我不作口頭說明，提督請再看這個！」袍袖再揮，一道白光疾射而出。

看似勁疾，入耳却是輕飄無力，原來只是一張素箋。

岳鍾琪藉着昏暗月色，層箋略一注目，立刻心神猛震，臉色劇變。抬眼凝注黑衣蒙面人，道：「閣下莫非與夏夢卿有仇？」

黑衣蒙面人道：「無仇。」

「有恨？」

「也談不上恨。」

岳鍾琪頗為疑惑地道：「既然閣下與他無仇無恨，為何出此狠毒之計？……」

黑衣蒙面人突然仰天狂笑，笑得猙獰可怖道：「提督怎做如是語，豈不聞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對敵人慈悲便是對自己殘酷，設若提督無法達成君命，按律論斬，落個含冤負屈則又當何論？」

這話說很不錯，假如他不夠心狠手辣，應付不了夏夢卿，無法圓滿達成使命，將來倒霉的還是他。

岳鍾琪聽得心頭連震，默然不語。

黑衣蒙面人陰險異常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如何？我只管獻計，採用不採用那全在提督，不過我願意提醒提督一句，要想達成任務，除此別無良策，為提督自己，望提督明智斟酌！」帶着一陣陰陰笑聲，飄然而逝。來如幽靈，去似鬼魅，這人稱得上神秘莫測。

荒野中，破廟前，只剩下岳鍾琪拿着那張素箋呆呆地站立着。

過了一會兒，他又舉起了拿着素箋的那隻右手，目光緩緩地移上那令人觸目心驚的行行字跡。……

忽然，一絲冷酷狠毒之色掠上眉宇，一跺足閃身掠入廟內，再出廟時手中多了個包袱，追躡夏夢卿適才逝去方向飛射而去。

□ □ □

嵩山，古曰外方，又名嵩高，為五嶽中之中嶽，山有三尖峯，中曰峻極，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少林古刹，座落在少室北麓，宏偉莊嚴，僧舍連綿，佔地不下百畝，為少林派之根本重地。

平日裏，鐘磬聲充塞空谷，傳遍羣山，梵唄悠揚長空，縈繞諸峯，淨滌胸塵，聞之令人俗念全消，為這靈山勝地帶來了無限肅穆的氣氛。

這一日，暮色剛垂，少林晚參方罷，嵩山三峯浸沉在一片寧靜中。

驀地裏，蹄聲輕傳，一騎高頭健馬緩緩地馳上了蜿蜒的登山道。

鞍上是個身披風氅、腰懸長劍的黑衣女子。

她明艷照人，天香國色，櫻口緊閉，柳眉微挑，氣質尊貴，神色間一片冰冷高傲。

對這佛門聖地，寧靜肅穆，美得出塵，絲毫不帶人間煙火味的嵩山，她似乎意不在雅興登臨，目不斜視地策動坐騎，直向半山馳去。

但是，當她登山尚不足十丈之際，忽地一聲清越佛號響澈夜空：「阿彌陀佛，女施主請留步。」

隨着這聲佛號，山道轉角處，並肩出現兩名中年僧人，合十肅立，攔在馬前。

黑衣人兒勒馬控韁，駿馬四蹄略一跳動，停下來，她美目輕注，淡淡發問：「二位何故攔我坐騎？」

居左一名濃眉大眼的僧人微微躬身，道：「貧僧正要請教，女施主何故此時登我少林？」

黑衣人兒眉梢微挑，道：「二位和尚是……」

那濃眉大眼的僧人接口道：「有勞動問，貧僧等智圓、智廣，今晚值勤山門，職責所在，還望女施主諒宥。」

黑衣人兒微頷螓首，道：「大和尚好說，我來自北京，是來找人的。」

濃眉大眼的智圓和尚神情微震，深注黑衣人兒一眼，道：「原來女施主是遠道來自北京的貴客，貧僧失敬了……但不知女施主要找何人？」

黑衣人兒微微牽動了一下香唇，笑得高貴，道：「我是傅小天的朋友，聽說他前幾天曾來這兒瞻仰古利，隨喜參禪……」

兩名僧人悚然動容，智圓和尚連忙躬身，道：「原來女施主是來找傅威侯的，貧僧更屬失敬……」站直身形，接道：「女施主來得不湊巧，傅侯伉儷當天便下山去了。」

黑衣人兒似乎早在意料，神色不變，點了點頭，道：「那不要緊，我料想會晚來一步，大和尚可知道他夫婦往何處去了麼？」

智圓和尚搖了搖頭，道：「傅侯伉儷那天一早蒞臨，當卽由敝掌教陪同瞻仰聖蹟，午間用過齋飯後卽行離去，臨行並未明示將往何方。」

一絲失望之色掠上嬌靨，黑衣人兒沉吟不語，半晌才抬起螓首，微蹙柳眉，望着智圓和尚，問道：「難道貴派沒有一人兒知道他往何處去了麼？」

智圓和尚道：「想必如此，傅侯未曾明示，敝派自是不便動問。」

黑衣人兒輕吁一口氣，點頭不語，無限失望地拉轉坐騎，有點失神落魄地策動馬兒緩緩馳下山去。

智圓智廣目光訝然深深地看了黑衣人兒背影一眼，才要轉身，這時黑衣人兒馳出兩丈突然拉轉坐騎，揚聲說道：「大和尚慢走一步！」

一蹬馬腹，又馳了回來。

智圓和尚只有站住呆了一呆，道：「女施主還有何教言？」

黑衣人兒道：「不敢當，我想見見貴掌教，也許他知道傅小天往那兒去了。」

智圓又復一怔，旋卽笑道：「女施主不必勞神了，敝掌教也不知……」

黑衣人兒柳眉微挑，接道：「那日貴掌教接待傅小天之時，大和尚也在旁邊麼？」

智圓和尚道：「女施主說笑了，傅侯當朝重臣，蓋代英豪，負責接待的只有敝掌教與敝派大字輩幾位師伯、師叔，貧僧二代晚輩，那有這等榮幸。」

「是嘍！」黑衣人兒淡淡一笑，說道：「既然大和尚未曾參與其事，怎知傅威侯沒有對貴掌教透露他今後行踪呢？」

智圓和尚委實沒想到面前這位美姑娘有這等犀利口舌，立卽漲紅了臉，囁嚅半天才强笑說道：「女施主所責極是，貧僧只是推測，却未敢斷言。……」

黑衣人兒微笑接道：「那麼，是否可以勞動大駕，代我通報一聲？」

智圓面有難色，頗爲窘迫，欲言又止。

黑衣人兒看得柳眉雙剔，道：「怎麼！大和尚莫非有爲難之處麼？」

智圓尚未答話，身旁智廣和尚突然雙目一翻，冷冷說道：「女施主說對了，敝掌教這幾日另有貴客在座，已經傳下令諭，不再接見任何外客。」

黑衣人兒神色一變，旋卽淡淡笑道：「這麼說來，傅小天還沒有離開少林了。」

智圓和尚連忙搖手說道：「女施主且莫誤會，傅侯伉儷早已離開嵩山。……」

黑衣人兒美目凝注，接道：「是麼？那我要向大和尚請教一句，這位大和尚口中的另有貴客指得是那一個？」

智圓神色微變，還未來得及答話，智廣和尚忽又冷冷挿嘴，道：「這是敝派私事，貧僧以爲沒有告訴女施主的必要。」

這和尚說話好不衝人。

黑衣人兒刹時面佈寒霜，利双般目光凝注智廣，冷然說道：「大和尚，對我說話，你要放客氣點，今

日我是爲了找傅小天，迫不得已才上你少林打聽，否則就是請也不一定能把我請來，難不成你們那位貴客見不得人麼？」

智廣和尚霍然色變，雙目精光一閃，方要說話，智圓和尚連連搖手搶着說道：「女施主萬勿動氣，出家人不打誑語，傅侯伉儷的確實是已經早離少林，至於敝掌教那位貴客……乃是敝掌教多年未見，來自遠方的一位故友，貧僧師兄弟不知他尊姓大名，故而無以奉告，家師弟不會說話，貧僧這裏代爲向女施主賠罪！」說着，雙掌合十，微微躬身。

「不敢當！」黑衣人兒鞍上欠身，臉色稍霽，淡淡說道：「這位大和尚那裏是不會說話，分明是有意找岔兒，大和尚應當聽得出他話兒說得咄咄逼人，奉勸多加教導，莫要毀了貴派數百年清譽。」

黑衣人兒小嘴兒不饒人，這話說得夠尖刻。

雖然智圓已經遞過眼色，無如這話令人忍無可忍，智廣和尚勃然大怒，臉色鐵青，雙目暴射精光，沉聲說道：「女施主休要得理不讓人，須知少林不是容人撒野的地方，再若出口不遜，休怪貧僧不顧一切，出手得罪了。」

一句話又激起了黑衣人兒剛要平息的怒氣，嬌靨上的寒霜比適才還要厚，她剛要大發雌威，智圓和尚突揚沉喝：「師弟莫非忘了掌教令諭！還不與我退後。」

不知是做師兄的威嚴，抑或是掌教令諭攝人，智廣身形一顫，慌忙合十躬身退後，臨低頭時還狠狠地盯了黑衣人兒一眼，

人家師兄既然出聲喝止，黑衣人兒似乎也不願爲已太甚，她未再說話。

智圓雖然喝退智廣，可是臉色也變得很難看，向着黑衣人兒勉强一笑，道：「家師弟性情暴躁，多有得罪，貧僧私心甚感不安，爲免彼此再生誤會，女施主請回駕吧！」顯然，他也認爲黑衣人兒適才那句話兒說得太重，已微生不悅，還能忍住沒發作，也許是他涵養好一點。

話兒雖然已盡量委婉，無奈很明顯的這是逐客令，黑衣人兒聽得老大不舒服，揚眉說道：「謝謝大和尚，可是……常言說得好，既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我沒有見着貴掌教，尚未打聽出傅侯去向，我怎麼能就此一走了之呢？」

智圓和尚笑得更勉强，道：「貧僧適才已經說過，令諭在身，不敢擅自作主，女施主豈非有意讓貧僧爲難？」

「那好辦！」黑衣人兒有點刁蠻，道：「大和尚既然然奉有令諭，不敢代我通報，那麼我也不便强人所難，這樣吧，請讓讓路，我自己上去這總該可以了吧！」

智圓呆了一呆，啼笑皆非地道：「這一點請恕貧僧們碍難從命，貧僧師兄弟職司山門守護，豈敢明知故犯地容女施主進入少林重地。」

黑衣人兒柳眉雙揚，偏仰螓首，問得俏皮：「這麼說來，今天我是見不成貴掌教了？」

智圓說道：「職責所在，萬請女施主原諒。」

黑衣人兒微微點頭說道：「這就難辦了，這一趟又不能空跑……大和尚，假如我今天非見不可呢？」

智圓濃眉微軒，道：「貧僧爲遵行掌教令諭，說不得要出手阻攔了，不過！彼此既無仇怨，爲免傷了和氣，還請女施主三思。」

黑衣人兒突然咯咯嬌笑說道：「乍聽起來，大和尚的意思，是怕傷了我，其實……可能是爲了貴派那位貴客見不得人吧！」

智圓臉色一變，但他隨又强笑說道：「女施主請勿再做是語，少林與世無爭，委實是在儘量避免惹事非。」

「是麼？」黑衣人兒展顏微笑，笑得很神秘，道：「那也許是我誤會了，剛才大和尚向貴師弟暗遞眼色，我還以爲大和尚是因爲少林正在進行什麼不願人知的秘密事兒，而有所顧忌呢！」

智圓和尚神色大變，目閃神光，沉聲說道：「女施主不可無中生有，胡亂猜疑，少林派大門名，行事一向光明磊落……」

黑衣人兒嬌笑接道：「大和尚，我說過了這是誤會，無中生有、胡亂猜疑，大和尚何其言重？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大和尚，你不嫌得有點過分緊張麼？」

聽了前半段話兒，智圓驚怒之色稍歛，剛剛暗吁一口大氣，入耳那後半段兒，顏色再變，而且驚怒之態較前更甚：「女施主，貧僧已容忍再三，奉勸莫再相逼，少林不願多事可並非懼事，女施主若再在此胡言亂語，莫怪貧僧爲少林清譽，要出手得罪了。」

少林武學百年來一直執武林牛耳，誰不尊仰？無如這位性情高傲刁蠻的美姑娘，她就偏偏像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更像是有意找碴兒。

她不但沒動氣，反而笑了，笑的滿不在乎，皓腕輕抬，伸出那水葱般一根纖纖玉指，指着智圓說道：「大和尚，你是想動蠻，還是想滅口？告訴你，這兩種念頭你最好別動，否則你們這小小少林就別想再要了，你知道殺了我這個郡主是什麼罪麼？閃開點兒，今天我要見你們那掌教和尚是見定了，他能迎接傅小天，就該能迎接我！」話落，磕馬，她倔性一發，就要硬闖少林。

智圓和尚神情猛震，出手如風，一把扣上了轡頭，濃眉倒剔，目中暴射精光，高宣一聲佛號，沉聲說道：「女施主，妳貴爲郡主，那只是在北京，少林佛門聖地，化外淨土，却不是女施主逞威顯能的地方，最後忠告，請女施主及早回頭。」

顯然，這位冷艷、高傲、刁蠻的黑衣人兒，正是那美郡主德怡。

更顯然地，她那並非出自本願地拿滿室親貴壓人並未能收到效果，反而更激怒了這位少林和尚。

人家只那麼輕扣轡頭，她那蒙古種的高頭駿騎已是踢彈嘶叫，寸步難行，美郡主羞紅了臉，也氣得柳眉倒豎，嬌喝一聲：「和尚，放手！」

手中馬鞭疾掃，「刷！」地一聲，直襲智圓扣在轡頭上的那隻右手。

智圓還眞沒料到這位嬌貴的郡主竟身懷眞才實學，不是他想像中的花拳綉腿。

來勢如電，勁力先射，如不鬆手，這隻右掌非折不可，心中一驚，撤手沉腕，冷哼說道：「女施主果然不凡，難怪一再尋釁，請也接貧僧一招試試！」突然抬腕，五指箕張，飛攫德怡掌中馬鞭。

美郡主的確身手不凡，是比她那位貝勒哥哥高明得多，抖繮磕馬，馬揚長嘶，騰身猛竄，她就勢馬鞭再揮，飛點智圓肩井。

智圓不由動容，霍然旋身，避過一鞭，疾襲而上。

轉瞬之間，德怡揮出八鞭，智圓招換七次，却仍然是秋色平分，難分軒輊。

旁立智廣和尚看得性起，突揚佛號：「阿彌陀佛，走了此女，少林危矣，師兄恕我！」袍袖雙揮，疾掠而來，飛撲鞍上德怡。

少林僧人竟然不顧一切，以二對一，聯手對付一個年輕大姑娘，說出去應該是令人難信。

美德怡立時兩面受敵，激得她柳眉雙剔，杏眼圓睜，鞭換左手，右手拔劍，「錚！」地一聲龍吟處，長劍出鞘，左鞭智廣，右襲智圓，雌威大展，威風八面。

按說，少林二僧聯手攻敵，應該是佔盡上風，搶盡先機，無如德怡左鞭右劍，利器在手，少林二僧一時竟然也奈何她不得。

在這種情況下猶不能擒下來敵，傳揚出去，少林聲名縱不掃地也够難堪了。

少林二僧自然是又急、又怒，一時頗難得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高手過招最忌諱的是精神不一，心神浮躁，「叭！」地一聲，智廣和尚右手背上捱了一鞭，鞭痕頓時腫起了老高，傷雖僅只皮肉，聲名要緊，他氣得眉騰凶煞，目閃怒光，厲聲呼道：「師兄，此女……」

驀地，佛號蒼勁如悶雷，十丈外傳來一個低沉話聲：「你還有臉在此呼叫，還不與爲師退下。」

智廣、智圓聞聲齊驚，忙不迭地飛掠暴退，山道旁並肩合十躬身。

美郡主也被這聲突如其來的佛號，震得血氣微翻，心頭撼動，不由一驚收手，美目注處，只見十丈外山道上垂手站立着一名高年僧人，灰衣芒鞋，鬚白如雪，神情肅穆，不怒而威，一雙鳳目精芒閃爍，看了她一眼，隨即轉向二僧沉聲問道：「你二人竟敢不顧派譽，聯手對付這位女施主，究竟爲了什麼，說！」

這老和尚果然懾人，二僧身形一顫，頭垂得更低，智圓和尚連忙將適才事，低低稟告了一番。

老和尚聽完稟報神色稍變，深注德怡一眼，大步走了過來，雙掌合十，微微躬身，道：「原來是京都德郡主芳駕涖臨，兩個劣徒斗膽瀆冒，老衲這裏謹代賠罪。」

美郡主馬上欠身還禮，淡淡笑道：「豈敢，令高足說得好，德怡貴爲郡主，但那只是在北京，現在也是個尋常武林人，論起來我該尊稱大和尚一聲，怎敢當大和尚這賠罪二字？敢問大和尚上下？」

老和尚肅然答道：「有勞郡主動問，老衲大空，職司少林迎賓。」

大空禪師爲少林大字輩有數高僧之一，德怡素慕朱郭，嚮往武林，聽來頗不陌生，她「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大空禪師，德怡久仰大和尚少林高僧，佛學武學兩稱高深，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大空禪師謙遜說道：「郡主誇獎，老衲愧不敢當。」

德怡微微笑道：「大和尚不必客套。……」

望了望山道旁猶自躬身，不敢仰首的智圓、智廣二僧一眼，接道：「剛才的事兒，令高足諒必已有詳稟，大和尚既然職司少林迎賓，對傅侯行踪，應該可以給我一個答覆。」

大空禪師道：「老衲那日確曾參與接待傅侯伉儷，只是傅侯離開少林時，並未示下今後行踪。」

看來這回應該不假了，一經證實，美郡主頓感大失所望，沒打聽出傅小天的行踪，別的事她也懶得問了，眉鋒微蹙，笑了笑，道：「既然連大和尚都不知傅侯行踪，看來我這趟少林是白跑了……和令高足間的誤會，我該負一半責任，望大和尚勿再加呵責，打擾之處，容我日後再來謝罪……」

大空禪師連忙躬身，接道：「郡主未加降罪，兩個劣徒已屬萬幸，少林何再敢當郡主謝罪二字？所諭老衲當定遵命，恕老衲未克遠送。」

人家尙未言去，他却已有意逐客。

德怡本就準備走了，也未在意，長劍歸鞘，抖動繮繩，就要拉轉坐騎，舉目之間一眼瞥見兩個高大淡黃人影自少林古刹方向如飛掠下少室，飛閃不見，雖然兩下相去足有百丈遠近，她仍可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兩個身材高大的黃衣喇嘛。

布達拉宮的黃衣喇嘛上了少林！來做什麼？……

德怡忽然想起了那來自遠方的少林貴客，心頭暗暗一震，腦中電旋，立刻鬆了繮繩，目注大空禪師，笑道：「大和尚，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聽說貴掌教今日不見外客，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原因麼？」

大空禪師呆了一呆，立即躬身，道：「郡主恕罪，老衲掌教師兄今早召集派中長老，各堂主持共議大事，至今尚未……」

顯然美郡主是故意試探，她要聽聽大空禪師所說的和他兩個高足是否符合，這一試試出了出入，也試出前言難搭後語的矛盾。

德怡心中了然，一顆心也揪得更緊，淡淡一笑，飛快接口，道：「共議機密大事，那就難怪了……大

和尚佛門得道高僧，諒必不會欺我，應該不是為了那兩位來自遠方的少林貴客。」

大空禪師立即明白了一切，但是他因為背向少林古刹，還不知美郡主已有所見，有點不自在，道：「郡主萬勿誤會，兩個劣徒……」

德怡柳眉雙揚，微笑接道：「我沒有誤會，令高足倒是未打誑語，大和尚未免太會隱瞞，剛才我已經看到了那兩位少林貴客，我正奇怪他們為什麼不走正道，偏偏要從山麓掠下少室。」

美郡主天真可愛，她沒有料到這句話會為她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她仍然難脫她那嬌貴脾氣，她認為普天之下，除了傅小天和夏夢卿以外，沒人敢對她怎麼樣，她不該忘了片刻前的那場搏鬥。

她還想聽聽大空禪師怎麼回答，怎麼解釋。

話聲方落，大空禪師神情猛震，臉色劇變，沒答話也未解釋，閃身疾掠，抬手一指飛點美郡主昏穴。

美郡主花容倏變，她來不及躲閃，再說，她那身不凡武學較諸這位少林高僧也相去太遠，大空禪師出手快捷如電，根本不容她躲閃。

眼看這位當朝親貴的美郡主，就要被點落馬，為囚少林。

眼看大空禪師這一指，就要為少林帶來鉅大禍患。

驀地，輕笑震耳數十丈外，突然傳來一個清朗話聲：「大和尚，不可造次！」一條白影電射而至。

再看時，一位俊美絕倫的白衣文士面帶瀟灑，微笑卓立於馬前，左手輕輕地托住大空禪師那隻右腕。

大空禪師大吃一驚，急忙撤腕抽身，暴退丈外。

這位白衣文士對美郡主來說，並不怎麼陌生，雖然暮色低垂，她仍可看得清楚，這人是她在太原醉仙樓前曾經一度邂逅。

她還眞沒想到這位白衣文士身懷這等高絕功力，驚魂甫定，不由一雙美目深深地看了他兩眼。

白衣文士則目注大空禪師，笑了笑，道：「大和尚是佛門得道高僧，怎好這麼大火氣？也未免過於冒失，大和尚可知冒犯當朝郡主該當何罪麼？可知你這一指要為少林帶來多少禍患麼？」

大空禪師已經深深震懾於白衣文士那身高絕功力，對這一連串的問話，他無從回答，神情一肅，合十反問，道：「恕老衲眼拙，施主那位高人？」

「高人不敢當！」白衣文士笑道：「大和尚可能沒有參與昔年峨嵋護寶行列，對麼？」

大空禪師猛有所憶，大驚失色，急忙躬身，恭謹說道：「原來施主便是昔年……」

白衣文士一擺手，飛快接口道：「大和尚知道就好了，請轉告貴掌教，就說我特來拜謁，隨後就到，此事我自會向貴掌教有所交代。」

大空禪師目注德怡郡主略一猶豫，隨又躬身說道：「貧衲遵命！」

領着智圓、智廣轉身奔向少林。

他沒有再以掌教不見外客之詞拒人千里。

白衣文士一笑轉身，看了德怡一眼，蹙眉說道：「郡主閣下，妳的膽子未免太大了點兒，也很會給人添麻煩，岳鍾琪也許不敢拿妳怎麼樣，可是這莽莽江湖却沒把妳那德怡郡主四字放在眼內，妳怎可跑上少林惹是非？假如我遲到一步，妳閣下豈非要成人階下之囚？好了，言盡於此，既然我碰上了這件事讓我來替妳料理吧，沒事最好回北京去，懂嗎？」

這讀書人也够大膽，他竟敢當面數說郡主？

可是也怪，德怡竟然一點脾氣也沒有任他數說，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閣下說完了麼？醉仙樓前幸遇，太原城東承你暗中幫忙，現在又蒙你援手，看來我欠你良多，你閣下也神氣得令我不得不謝謝你，閣下高姓大名？」

白衣文士似乎有點無可奈何，望着她搖搖頭，笑道：「郡主說我神氣，就算我神氣吧！……謝倒是不必，倘若閣下知道我就是玉泉山上吹簫人，恐怕還會賞我一馬鞭呢！」

德怡神情猛震，不知怎地她自覺一顆心突然跳得很厲害，臉上也有點發燙，馬鞭戟指，挑眉瞪目，尖聲說道：「你，你就是那自命不凡的夏夢卿，好呀！那天晚上你竟敢不顧身份，自毀諾言，偷偷溜掉，害得我跑來江湖到處找你……」

夏夢卿苦笑說道：「閣下這是何苦，豈非有點小題大作？我兩次略盡棉薄，難道還消不了閣下這口氣麼？」

夏夢卿啼笑皆非，皺眉接道：「閣下難道非要挽回面子不可？……」

「當然！」德怡綳着臉說道：「我說過，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德怡在鞍上跺足，道：「誰要你大俠客幫忙？我可沒求你，瞧見你我就有氣，你憑什麼一見面就數說我，你知道我為什麼跑上少林？你知道我為什麼跟他們打架，兩個布達拉番僧成了少林掌教的座上嘉賓，你知道麼？……」

夏夢卿笑容頓斂，變色說道：「妳這話可是真的？」

德怡氣虎虎地道：「誰有工夫跟你說着玩兒？我親眼看見兩個黃衣番僧鬼鬼祟祟地由山麓掠下少室，現在你該知道我為什麼跟他們打架了吧，他們想殺我滅口。」

夏夢卿劍眉蹙得很深，略一沉吟，突然說道：「這件事由我來處理，傅侯伉儷現在潼關，郡主請即刻趕往相尋，並請告訴他太原所見……」

按說，德怡遠上少林，為得就是要探聽傅小天行踪，告訴他在北京便已洞悉的朝廷密旨，現在既然乍聞傅小天下落，應該喜於形色地立刻動身才是，那知大謬不然，她竟嬌靨微酡地搖了搖頭，道：「不行，我身為宗室，怎能袖手不管，讓你一人兒處理這件事，我要……」

夏夢卿以為她不知天高地厚，急得皺眉，接口道：「閣下這件事妳幫不上忙，莫要忘了你們朝廷的做法，傅侯至今還蒙在鼓中。」

德怡也懂這道理，無如她自己也不知是為什麼，此時反覺得傅小天那方面已是次要，螓首微搖，仍然不肯走。

夏夢卿出手如電，飛快拉轉馬頭，「拍！」地一掌擊上馬後。

這一掌拿得十分穩準，够痛得要命，却不至有任何創傷。

高頭駿馬昂首一聲長嘶，撒開四蹄，一陣風般瘋狂奔下山道。

德怡嬌喝無效，也控不住繮，只有任牠伸頭豎尾，流星趕月般馳離少林，跑出老遠，仍可以聽到德怡那又急又氣的聲聲叱喝。

夏夢卿望着鞍上手足無措的美妙背影，啞然失笑，隨又皺起眉鋒，轉身射向少林古剎。

□　□　□

坐騎是蒙古種罕見神駒，脚程何等快速？何況又經夏夢卿那不輕不重的一掌，打得負痛狂奔。

牠負痛，美郡主負氣，鞍上回首，嵩山已遠遠被拋在身後。

股痛漸消，馬兒漸漸緩了下來，看山跑死馬，德怡估量一下路程，少說也已離少林十里，她可以再折回去，不過那種莫名其妙的氣，不但使她沒那麼做，反而使她在馬股上那掌痛剛消之處，狠狠地又加了一鞭。

馬兒再揚長嘶，轉眼間又如脫弩之矢。

由嵩山至潼關，路程不算近，可是在德怡星夜加鞭縱騎之下，第三天早上潼關那宏偉高大的城門，便

已近在眼前。

潼關地當黃河之曲，據崤、函之固，扼秦、晉、豫三省之衝，關城雄踞山腰，下臨黃河，素稱險要，爲古來兵家必爭之地。

傅小天當世虎將，不往別處，偏偏挑上潼關，應該是具有深意。

德怡蘭心蕙質，冰雪聰明，她了解傅小天的用心，所以一進潼關，也沒往別處，問明了路徑，便策馬直馳統領府。

統領是帶兵官，官不算大，或許是因爲這位駐守潼關的統領沾了這塊險要之地的光，潼關統領府要比其他地方的統領府修蓋得氣派的多。

老遠，便可望見那不知深有幾許，丈高圍牆合拱的兩扇高高朱漆大門。

那一雙黑漆門環，高築石階，那對對峙着的巨大石獅，益增官府之莊嚴肅穆的氣氛。

再加上門口高階上，那分立兩旁的四名帶刀旗勇，氣派竟不下帝都王侯府邸。

德怡看得挑起了眉梢，廿丈外抖韁磕馬，如飛衝了過去。

官府門前馳馬，等於藐視朝廷，按大清皇律那是重罪一條。

自然，官大一級那是例外，站門的旗勇並不知這位放馬直闖的俏妞兒是來自北京都的大員，論官，那不知要比這位統領大上多少級。

平素仗慣了官勢，一聲大喝，橫鼻子豎眼地跑下了兩個，分左右各出一掌，就要去抓馬兒轡頭。

德怡本就看這座統領府不順眼，如今更是存心讓他們吃點苦頭，顯顯她郡主的威風，看着兩名如狼似虎的旗勇接近，突揚冷冷嬌叱！

「瞎了眼的混帳東西，還不與我滾開！」

玉手輕抬，馬鞭疾揮，「叭」、「叭」連聲，兩名旗勇殺猪般大叫，抱腕飛退，痛得臉上變色。

官府門前打人，那更不得了，這兩名旗勇想大發雷霆，無奈兩隻不爭氣的右手鞭痕腫起老高，別說抽刀捕人了，就是動一動都要痛澈心脾。

留在石階上的兩名旗勇，既驚又怒，雙雙飛奔而下，就要抽出腰刀。

美郡主寒着臉舉鞭遙指，冷然叱道：「你們的膽子眞不小，還想動刀？誰的刀先出鞘我就先要誰的腦袋，給我滾進去，傳話鮑永，我要找傅小天，叫他出來接我。」

這兩名旗勇不算太糊塗，猛地刹住脚步，手按在刀柄上，抽也不是，放也不是，楞在那兒。

德怡看得火起，揚揚手中馬鞭，挑眉喝道：「混帳東西，你們聾了麼？」

先聲奪人，官威十足，兩名旗勇入目馬鞭，心神一懍，腦袋要緊，寧可信其眞，不可信其假，才要拔腿。

驀地，豪笑干雲，統領府內傳出了傅小天洪鐘般話聲：「不用傳話了，我，還有鮑永這不都出來迎迓郡主芳駕了麼？」

隨着這陣笑話聲，統領府大門內轉出了神力威侯傅小天，右邊是勁裝裹身、淸麗如仙的薛梅霞，左邊是個年約四旬，服飾整齊的淸癯武官，正是那位統領鮑永。

鮑永是個旗人官兒，他深知這位德郡主的厲害，得罪了她，別說他那小小前程，就是頸上這顆腦袋恐怕也很難保住，一出門就低下了頭，急步搶下石階，趨前單膝着地請罪。

傅小天則停身階上，遙指那四個趴俯在地，渾身發顫的旗勇，笑道：「你們也眞是有眼無珠，德郡主是好惹的麼？在我出來之前，能保住腦袋已經是你們的天大造化，以後凡事小心點，起來吧！」

四名旗勇如逢大赦，戰戰兢兢地爬了起來，低頭垂手，退立一旁，捱了一馬鞭的那兩個更是嚇出一身

冷汗，心想：還好是那根馬鞭，要是她腰懸的那口長劍……一哆嗦，沒敢再往下想。

傅小天這句話明裏是輕責四名旗勇，實際上是調侃這位發足了雌威的美郡主德怡。

德怡注意力早就集中在傅小天身上，她沒看馬前請罪的鮑永一眼，聽了這句話，她覺得臉上有點熱，她沒介意，介意也沒用，嬌靨上寒霜盡掃，花朵綻開，喜孜孜地策馬趨前，帶笑呼道：「小天，你們兩個找得我好苦！」翻身下馬，跑上石階。

石階上，早已迎下了薛梅霞，刹那間四隻欺雪賽霜的柔荑，緊緊握在一起，兩雙美目互相凝注，一切盡在那令人目眩神搖的甜甜笑容中。

薛梅霞先開了口：「德怡，沒想到妳會找到這兒來，有事麼？」

德怡還沒來得及答話，一旁傅小天突然笑道：「我就知道她不甘寂寞，沒錯吧！妳沒聽她剛才那句話兒？沒事兒她不會找到這兒來，走，咱們裏面談去。」

回頭望着那猶自單膝着地，不敢抬頭的鮑永，高聲說道：「沒事了，小鮑，起來吧！」轉身當先進入統領府。

在統領府那寬敞的大廳之內，傅小天與德怡居中高坐，左邊陪坐着薛梅霞，鮑永敬陪末座，遠遠地坐在下首。

坐定，傅小天第一句話便道：「閣下，找我有什麼事，說吧，不會又是要我幫妳打架吧！」

德怡顧忌着這件事對傅小天的打擊，無奈，事實上又不容她不說，猶豫再三才下了決心，滿懷擔憂地望着傅小天，道：「你知道和坤這東西，他在皇上面前進讒，偏偏皇上耳朵軟，聽了他的……。」

薛梅霞神情微緊，傅小天却皺眉笑道：「閣下，別繞圈子行麼？這樣我很難聽懂，像妳平常一樣，乾脆點。」

德怡微微皺了皺眉，望了薛梅霞一眼，收回目光道：「皇上暗中又派了人，名爲幫助你緝拿夏夢卿，實際上，他們在暗中監督你的責任。」

薛梅霞霍然變色，一按扶手，站了起來。

傅小天神色泰然，向着薛梅霞擺了擺手，示意她坐下，然後轉向德怡，一笑道：「和坤他敢讒我，的確很大膽，德怡，這消息確實嗎？」

德怡軒了軒柳眉，道：「這不是鬧着玩兒的事，事不確實我不會到處找你，我知道你認爲自己很得皇上的信任和器重，很難相信這件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親耳聽到他下的密旨。」

薛梅霞的嬌靨雪白，聲音嘶啞而微帶顫抖，忍不住喚了聲：「小天……」

傅小天目射安慰，淡淡一笑，道：「別這樣，沒什麼大不了的。」收回目光，揚眉笑道：「閣下，妳知道另外派的是那些人麼？」

德怡道：「大內侍衞。」

衞字方落，傅小天神情猛震，一掌拍上扶手，濃眉深蹙，叫道：「皇上他怎麼這麼糊塗，他怎麼能在這時候派出大內侍衞，削減大內實力？大內實力本就薄弱得可憐，我增之猶恐未及，他怎麼……。」

一聲輕嘆，滿面愁苦，接道：「德怡，妳瞧瞧，咱們這位皇上是否有時做事太令人擔心？他就偏偏不把它當回事兒，假如布達拉宮聞訊乘隙捲土重來，再犯大內，妳說怎麼辦？唉！眞讓人沒辦法……。」

傅小天果然不愧爲英雄蓋世，單是這赤膽忠心常人已難及萬一，大內的安危，使他忘了自身的遭逢，在這時候他還念念不忘皇上，身在武林，心在廟堂，委實難得。

德怡聽得暗暗一陣激動，目光盡射欽敬之色，只說了這麼一句：「小天，你眞了不起……」

餘話不知被什麼堵在喉頭，沒說出口，不過，這三字了不起，應該已經包括了所有她要說的。

望了向濃眉深蹙，默然未語的傅小天，她接着說道：「小天，大內的安危，用不着你擔心，皇上他已經另有安排，雖不能說萬無一失，也可以相信布達拉宮那些番僧絕不會那麼容易得手。現在最重要的還是你這件事，你預備怎麼辦？」

傅小天就像沒聽到這句問話，沉吟說道：「呼圖克他傷勢頗重，一時還好不了，出來也沒什麼大用，大內侍衛不能沒人領導，皇上他用了誰？」

德怡道：「可能很出你意料，就是你一再提拔，力奏擢用的四川提督岳鍾琪。」

「是他？」傅小天的確很感意外，呆了一呆，展眉笑道：「岳鍾琪的確是個人才，我很高興，當初我沒看錯人，這回皇上也沒用錯人。」一連連點頭，頗表欣慰。

對這件事，薛梅霞、德怡都為他擔憂，而他竟表現的漠不關心，生似和坤進讒的不是他，如今被朝廷派人監視的也不是他。

德怡沉不住氣了，焦慮地望着他，又問道：「小天，你預備怎麼辦，說出來大家好想個法子對付。」

傅小天淡淡地笑了笑，道：「我不預備怎麼樣，各本職責做事，我幹我的，他們幹他們的，沒有絲毫衝突。」

德怡大急，道：「小天，你要小心，岳鍾琪他懷有密旨……」

傅小天平靜得出奇，微笑接道：「沒什麼可小心的，我本着良心做事，只要皇上認為我做錯了，我立即俯首認罪。」

薛梅霞心神一震，突然顫聲說道：「小天，你……」

傅小天濃眉一挑，正色說道：「霞，妳應該比誰都了解我，傅小天世代赤忠，屢沐皇恩，我不能讓這些小事影響我，別說皇上待我不薄，縱然他不加垂顧，我做臣子的也絕無任何怨言。再說，我問心無愧，憂個怎地，縱了夏夢卿，那是我全了朋友交情，實在說，我對朝廷無時無刻不愧疚在心，這等於背叛了朝廷，皇上他當然會對我起疑心，他要仍像以前那樣地縱寵我，那才是他私心太重，過於糊塗，他如今這種大公無私的做法，我只有敬佩，霞，什麼都別說，只記住一句，傅小天乃頂天立地大丈夫，他不會介意這些。」眞誠畢露毫無一點虛偽成份。

薛梅霞唇邊掠過一陣輕微抽搐，默默無言地緩緩垂下螓首。

聽了傅小天這番忠義溢於言表的話，她說不出有什麼感受，也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只是覺得得夫如此，死而無憾。她以能委身這蓋世奇男，嫁給傅小天，引為畢生驕傲。

德怡也自默然，對她這老遠跑來報信兒，吃力不討好，絲毫沒有怨言，心中沒有一點不悅感覺，她只覺得如今對這位原本傾心的鬚眉奇豪更加敬佩。同時，她也漸漸醒悟，原先對他付出的並非兒女情愛，而是跡近崇拜的欽敬，那令她恨得莫名其妙的宇內第一奇才夏夢卿，才是眞正令她心靈顫抖的人。

好半天，她才抬起頭來憋出一句：「小天，你知道麼？岳鍾琪他根本沒把你放在眼內，神氣得可惡，簡直是以怨報德，恩將……」

傅小天豁然大笑，說道：「閣下，妳是怎麼了？這種話也是妳說的？他身為人臣，奉旨行事，我能怪他麼？反之，我更覺得沒看錯人，他沒辜負我力奏擢用之情，他只比我官兒小了點，除此我有什麼理由要他把我放在眼內？公私分明，他做得很對，要不然我也許會摘了他的頂子。」

德怡頗不以為然，挑了挑眉，道：「閣下，你也別太過於自信，也許這是你唯一看錯人的一次，我倒覺得岳鍾琪有點小人得勢，一朝權在手，恩情抹煞，六親不認。」

傅小天聳肩一笑說道：「德怡別生氣，累得妳奔波江湖，關懷之情，我仍然感激。咱們談點別的，妳怎麼知道我和梅霞在這兒？」

不知爲什麼，美郡主竟覺臉上一熱，有點羞怯地望了傅小天一眼，道：「是閣下那位書生朋友告訴我的。」

提起夏夢卿，薛梅霞精神大振，愁眉頓展，傅小天也是喜上眉梢，不自覺地俯過身子，急急說道：「怎麼，妳見着他了？」

德怡好像很怕這緊射過來的四道目光，有意無意地把臉偏向一旁，點了點頭，「嗯！」了一聲，隨即由醉仙樓前巧遇夏夢卿，相逢而不相識說起，概略地一直敍述到她馳下少林。

凝神靜聆之餘，薛梅霞乍喜又驚，更是心酸腸斷，喜的是她那朝思夕念夢魂縈繞的夏夢卿，再現俠踪有了下落。驚得是，布達拉密宗高手突現少林，顯見是有所圖謀而來，很可能是想遊說以少林爲首的武林諸大門派，有她夏大哥趕去阻止或許少林等諸大門派不會爲布達拉宮所動，但是這種事現已被德怡發現又告訴了傅小天，傳到朝廷總不是件好事，倘若朝廷震驚，再對諸大門派採取行動，那後果更不堪設想。

更令她心酸腸斷的是，她夏大哥既然知道她與傅小天現在潼關，自己不來反讓德怡相尋，分明是仍然有意地躲避她，這怎不令她更是心酸腸斷？在這種情形下，唯一能使她自我安慰而不至悲痛太甚的，是也許她夏大哥爲着趕去勸阻諸大門派，謀求亡羊補牢，不克分身。

不管怎麼說，這已經够使她難受的了，當着傅小天，還有德怡、飽永兩個外人，她只有讓那痛苦暗暗噬齧自己的心，讓那熱辣辣的淚水往肚內流，除此，她還能怎麼做。

德怡沒有注意到薛梅霞的神情變化，其實，薛梅霞表面上平靜得很。德怡她特別重視少林所見，敍述完後，望着濃眉微蹙的傅小天，道：「小天，這事態很嚴重，假如少林等諸大門派再爲他們所動，後果糟得很，你身爲朝廷重臣，總該謀取個對策。」

而傅小天沒有像預料中那樣震驚，平靜得一如這是他意料中事，望了望她，淡淡一笑，揚眉問道：「妳說該怎麼辦？我想先聽聽妳的高見。」

德怡挑了挑眉梢，道：「說高見那是你看得起我，我認爲應該趕快派人暗中監視諸大門派。」

傅小天道：「假如不幸言中呢？」

德怡柳眉再挑，道：「沒有異動則已，一有異動，務求防患未然先發制人，要朝廷立刻派兵圍剿。」

傅小天霍然笑道：「諸大門派合起來，武林高手何止上千，個個能來去無踪，以一當百，妳有自信咱們那養尊處優，久未征戰的八旗、綠營能應付得了嗎？一旦應付不了，激起衆怒，乘勢打上京畿，又將如何？我擔心咱們那些平日裏耀武揚威的帶兵官只有丟盔棄甲抱着腦袋逃命的份兒！」

德怡呆了一呆，頓時啞口，傅小天果然不愧爲柱石大將，這話說得絲毫不差，諸大門派的這些武林高手，斷非軍隊所能應付，一個不好，後果更糟，不但收不到預期圍剿的效果，更可能招來一場莫大禍害。

但是，她仍有點不服氣，近乎撒嬌也顯得刁蠻，瑤鼻一皺，道：「我不相信八旗、綠營眞如閣下所說得那樣不堪大用，我也知道你是能征慣戰，智勇兼備的當世虎將，既有高見爲什麼偏要我獻醜？說吧，閣下，我洗耳恭聽就是。」

看着她這副蠻不講理的嬌模樣，傅小天難以忍俊，搖了搖頭笑道：「我的見解淺薄得很，恐怕有瀆尊耳……」

神色趨轉鄭重，接道：「我以爲問題的根本癥結不在以少林爲首的諸大門派，而在於受大食人暗中操縱指使的藏邊布達拉宮，更可以說在那想坐收漁人之利的大食人。以少林爲首的諸大門派，既有夏夢卿趕往勸阻，那便沒有大碍，所以，直接打擊布達拉宮，把大食人的暗中勢力驅出疆土，這種治本的辦法才是當前唯一要務，閣下以爲如何？」

德怡未置可否，只是紅着臉，微帶嗔意地道：「別問我，我是個只知吃喝玩樂的嬌貴大姑娘，不懂朝

廷大事，我說過，你是能征慣戰、智勇兼備的當世虎將，你神氣。」

傅小天大笑而起，指着德怡，說道：「好了，閣下，別生氣了，小心氣壞了妳那嬌貴的身子，閣下奔波江湖，備嚐未嚐過的辛苦，爲得是傅小天，我不願讓人說我不近人情，不通世故。後面歇歇去，小飽的府邸很不錯，晚上咱們乘涼快動身。」

德怡呆了一呆，道：「上那兒去？」

「辦事啊！」傅小天笑道：「妳沒聽見我剛才說過的當前要務麼？現在我除了找夏夢卿追回朝廷失物外，又多了一項重任，懂嗎？」

德怡皺了皺眉，有點吃驚，道：「就憑我們這三個人？」

傅小天道：「我不敢輕視他們，當然不够，我會就近調些人去。」

德怡訝然說道：「找誰調人？」

傅小天道：「誰靠西藏最近找誰。」

德怡略一沉吟，突然叫了起來：「你是說找岳鍾琪？」

「別大驚小怪好麼？」傅小天淡淡笑道：「他戍守四川，統轄全省水陣兵馬，靠西藏最近，再說，丟了他，我還想不出第二個人。」

德怡愣了半天才說：「我覺得你近乎與虎謀皮。」

傅小天濃眉微挑，道：「這個人很明白，他分得清利害，萬一他仗恃密旨，這是大事，爲着朝廷我顧不了那麼多，一樣可以摘他的腦袋。」

德怡道：「你不是說八旗、綠營養尊處優久未征戰，不堪大用麼？」

「不錯！」傅小天點頭說道：「但那是指的別處，四川應該例外，岳鍾琪是個將才，別忘了他早年跟過年羹堯，要是差一點兒，年羹堯也不會用他。」

德怡沒話說了，縱然她仍不服氣，但她也找不出理由駁倒傅小天。

薛梅霞終於忍耐不住深蹙眉鋒，美目凝注，盡射焦慮，道：「小天，你眞要……」

傅小天目射安慰，溫柔笑道：「別擔心，朝廷對我如何，我不管。我身爲人臣，明知當前要務，自然盡力以赴。如今，夏夢卿那件事只有暫時置後，只要他雌伏不動，我和他仍是刎頸至交，否則我爲了大清朝廷，只有撇開朋友立場，這要看情形再決定了，不過，我不希望把他視爲敵手。」

薛梅霞心中一陣激盪，默然未語……

□　□　□

這一天，大巴道上緩緩地馳來了三人三騎。

馬是一黑、一白、一青，俱是昂頭豎耳，神駿異常的罕見龍種。

鞍上是神力威侯傅小天、誥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美郡主德怡。

這三位，一路指點談笑，觀望大巴山色，狀至悠閑。

尤其是傅小天，他豪情畢露興緻橫飛，馬鞭遙指近點，不住揚起陣陣聲震空山的豪邁大笑。

如果稍加注意，立即可以發覺薛梅霞和德怡兩個人只是隨着傅小天的指點頻頻頷首，偶而也會隨着傅小天發出一兩聲清脆悅耳甜美的銀鈴嬌笑，不過那笑聲沒有傅小天自然，傅小天是發自心靈深處，而有點勉勉强强的隨聲附和意味。

更明顯的是，薛梅霞那清麗出塵的嬌靨上，籠罩着一片薄薄陰影，德怡的眉宇間，則是淡淡地鎖着一股輕愁，而且，有點神不守舍心不在焉。

傅小天恰恰相反，他正指着大巴絕嶺那條恍欲乘風飛的不舒卷雲帶談笑，突然間他猛地揮馬鞭，不勝

惋惜地說道：「哎呀！眞是！咱們走錯路了。」

薛梅霞與德怡正自點頭附和發笑，聞言不由俱是一怔，德怡忍不住詫聲問道：「怎麼？恐怕是你閣下面對大巴山色嵐影喜糊塗了吧，現在咱們走得這條路明明是……」

傅小天倏地回首笑道：「閣下，妳知道我指得什麼？」

德怡呆了一呆，道：「你不是說走錯了路麼？」

傅小天笑道：「以後凡事我勸妳先弄清楚再責人，我是觸目大巴絕峯那條舒卷雲帶而偶有所感，除却巫山不是雲，閣下，我是指咱們該跑趟巫山。蘇轍『巫山賦』的說得好：『峯連屬以十二，其九可見而三不知』，十二峯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聚泉，纖麗秀拔盡集神女，閣下，我再背段『水經江水注』，妳聽聽：『江水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其間首尾百六十里，每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聲極凄厲，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還有白香山的那句詩兒：『猿過巫陽始斷腸。』閣下，妳難道不觸景生情，想三騎並轡，一遊巫山麼？……」

他這裏雅與橫飛，極爲神往，德怡那裏却柳眉雙剔，冷冷說道：「我未曾曾經滄海難爲水，也不認爲除却巫山不是雲，閣下，我沒有你那般登臨雅興，咱們出來幹什麼的？」

傅小天聽得皺眉苦笑，道：「澆人冷水，閣下何其太煞風景？……」

薛梅霞看不過他那近乎瘋狂的神態，突然插嘴，却說得十分柔婉，道：「小天，別這樣了，行不？我跟德怡煩都快煩死了，虧你好意思一副滿不在乎，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大內那些侍衞正在到處找你，爲什麼像我們這樣有意現跡想找他們，反而兩三天沒見他們一個人影兒？……」

傅小天望了望薛梅霞，禁不住微微失笑：「誰說沒見他們一個人影兒，那是妳們兩位大意疏忽，雍和宮的領班鐵別眞，早在昨天就盯上咱們了。」

薛梅霞、德怡俱都心神一震，她倆聽得出傅小天話說得留情、得體，嬌靨一熱，下意識地連忙回顧，身後空山寂寂，那有半絲人影兒，再說，來處一片空曠也無處可資隱身。

四目交投，互換探詢的一瞥，然後望着傅小天，猶自難信地方要發問。

傅小天突然咧嘴笑道：「怎麼樣？不信麼？要不要我叫他出來讓二位看看。」

察看未獲，薛梅霞與德怡才猛然醒悟，傅威侯神威懾人，羣臣喪膽，那些大內侍衞平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傅小天一個人，縱然發現了傅小天行踪，也只有遠遠綴着，絕不敢盯的太近，她兩人當然無從發現……

傅小天環目如神，似乎是看透了愛妻與德怡的心意，目注二人淡淡一笑，忽地仰臉揚聲輕喝：「鐵別眞，要等我請你麼？」

薛梅霞與德怡剛剛一愣，旋即恍然大悟，互視一眼，啞然失笑。

身後一片空曠，固然無處可資掩隱身形，身左傍依山道，那仰望入雲的大巴峯巒之上，却是綴人盯梢的絕佳藏身所在。

這回她兩人沒有料錯，隨着傅小天的話聲，頭頂十丈高空，大巴山腰一片蒼蒼樹海中如飛掠下一團紅影，恍若流星殞石，一瀉數十丈地直落山道之上。

紅影斂處，雍和宮侍衞領班，大喇嘛鐵別眞身形微顫，趴俯傅小天馬前，不敢仰視。

「侯爺，卑職奉命行事，身不由主，侯爺開恩……」

傅小天微笑擺手道：「我沒有怪你，起來說話。」

鐵別眞仍然恭恭敬敬地叩了一個頭：「謝侯爺不罪之恩！」剛要爬起。

驀地裏，德怡面佈寒霜陡揚嬌喝：「鐵別眞，你好大的膽子，你眼裏還有我們這些人麼？」

德郡主不見得比傅威侯好惹，她發起火來不管你奉旨不奉旨，照樣要你腦袋。

鐵別眞剛抬起一條腿，高大身軀一哆嗦倏又趴下，道：「郡主開恩，卑職怎敢，卑職奉命行事，實在是萬不得已……」

德怡冷冷一笑，截住話頭道：「告訴你，別拿奉命行事來搪塞，岳鍾琪小人得勢，他神氣什麼？別看他身懷密旨，惹火了我先摘了他的腦袋再去見皇上，皇上不講理我再去見太后，大清朝廷總該有個講理的人吧！」

德郡主是太后面前的大紅人兒，有了這靠山，皇上她也未必放在眼內，她若發起脾氣，可是眞敢這麼做。

鐵別眞又一哆嗦，趴俯得更低，一張臉幾乎貼着了地上那寸餘厚的黃土。

傅小天俠骨柔腸，於心不忍，望着德怡皺眉笑道：「閣下，我替他求個情，行麼？」

德怡似乎餘怒未息，冷哼一聲，道：「今天若不是傅侯替你說話，你就得在這兒給我跪着。起來聽侯問話。」

鐵別眞如逢大赦，又叩了一個頭，顫抖着爬了起來，低着頭退出三步，垂手肅立道邊。

官威十足，看得傅小天暗暗搖頭，望着鐵別眞淡淡一笑，說道：「沒別的事，告訴我，岳鍾琪他人現在那兒？」

鐵別眞恭謹答道：「稟侯爺，岳提督已經渡過漢水，隨後就到。」

傅小天濃眉一揚，道：「你消息傳遞得很快……」

鐵別眞身形一震，躬下身去。

傅小天接着說道：「我沒工夫在這兒等他，叫他到襄陽來見我。」

鐵別眞躬着身子說道：「卑職遵命。」

傅小天揮手說道：「沒事了，你去吧！」

鐵別眞暗吁一口氣，剛要告退。

「慢點！」德怡突然一聲冷喝。

鐵別眞一驚停住，哈着腰說道：「請郡主吩咐！」

德怡柳眉微剔，道：「我只有一句話，下次再這麼鬼鬼祟祟的讓我碰見，小心你的腦袋。」

鐵別眞機伶一顫，道：「卑職不敢。」

「諒你也不敢！」德怡冷哼一聲，道：「去吧。」

鐵別眞如奉懿旨，應了一聲，轉身狼狽奔去。

望着鐵別眞那愴惶背影，德怡咯咯嬌笑說道：「痛快，痛快，總算出了一口怨氣，我要看看下一個該誰倒霉。」

傅小天濃眉微蹙，道：「閣下這種作風，我不敢苟同。他是奉命行事，絲毫沒錯，妳何必跟他過不去呢？」

「跟他過不去？」德怡猛地虛揮一鞭，嬌靨繃得緊緊地，憤然說道：「要不是看在閣下份上，我還想就地把他斃了呢。這些東西天生軟骨頭，不給他點兒顏色看看，豈不慣了他的下次。」聽起來還眞理直氣壯。

傅小天連連皺眉，環目深注，柔聲說道：「德怡，我懂得妳的意思，我知道妳是想替我出氣，這種好意我却之不恭，受之難受。妳要眞愛護我，我勸妳下次別這樣，我不願讓他們這些奉旨行事的人爲難。」

德怡立時氣白了臉，半天說不出話來。

本來，她這一頓官威無非是想替他出口氣，一番好意反落個不是，換誰誰也會有氣，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這種超人的氣度、胸襟，這份赤膽忠心，這剛直大丈夫的作風又何嘗不是令她深深欽敬之處。想到這一層，氣也就漸漸消了，香肩微聳，自嘲一笑，說道：「看來，我這番好心是白費了。」

薛梅霞了解這正是夫婿爲什麼能贏得朝野一致敬佩之處，絲毫沒有怪他的意思，不過站在她的立場，她不能不對德怡表示歉意，柔婉笑道：「德怡，別理他，他就是這樣不通人情。」

傅小天明白愛妻的用心，淡淡一笑，故作未聞。

薛梅霞話聲一落，立即又轉向了他：「小天，你不是說要入川麼？怎麼又要去襄陽？」

傅小天那虬髯如蝟的唇邊泛起一絲笑意，笑得很神秘，道：「我臨時又改變了主意，還有很多事沒做呢！」

德怡望着他那神秘的笑容有點心虛，心頭一跳，忍不住疑惑發問，表面上她裝得很平靜道：「閣下，平亂如救火，別忘了你那當前要務，我不以爲有什麼事比這件事還重要。」

「說得好！」傅小天環目放光，凝注着她微笑說道：「閣下，妳何須緊張？別那麼故作輕鬆，平亂事我自有主張，兵家事虛虛實實，懂麼？我折回襄陽當然具有深意，這是天機，恕我現在還不能洩露。」

他這一句話回答了兩個人，薛梅霞有點明白，默然未語，美郡主却仍是茫然，只覺傅小天笑得不懷好意，令她心慌，一時也找不出適當的話兒。

三人三騎沿武當越荊山，這一天到了襄陽。

襄陽城當漢水之曲，上通秦隴，下控荊楚，形勢扼要。

一進襄陽城，傅小天偕同薛梅霞與德怡便直趨襄陽知府府邸。

襄陽知府那遇春是個旗人，此人爲官清明，頗有政聲，傅小天對他很客氣，沒有讓他行那跪叩大禮。恭敬不如從命，那知府受寵若驚，立刻就要傳話後院，備盛宴爲威侯接風洗塵，傅小天堅持不可，並表示要在他這知府府邸住上兩天，希望他儘量避免繁禮，否則他住不下去，再說，他清風兩袖，倘若日日盛宴，豈不要他典當負債？

侯威好意，那遇春感激零涕，只好作罷，聽說威侯伉儷與德郡主要在他這陳設簡陋、四壁蕭條的小小知府官邸住上兩天，這是他有生以來的天大殊榮，何異接麒麟，捧鳳凰？那遇春連忙吩咐家人騰出兩間上房，洒掃刷洗，以便威侯伉儷與郡主歇駕，一向平靜的知府邸，着實由上至下地忙亂了一陣。

安置好了薛梅霞、德怡，趁着她倆梳洗征塵之際，傅小天一個人悄悄地溜出了知府官邸。

看樣子，他不像雅興閑逛，要不，襄陽他是虎駕初臨，人生地疏，他不會不帶一個人兒。起碼他也會叫個人來問問路徑。

說他不是雅興閑逛，却又有點像，瞧他那負手邁步的悠閑神態，誰能說他另有目的，爲了一樁別的大事兒？

不對。逛街找得應該是熱鬧所在，他怎麼老是哪兒人少往哪兒走，盡找僻靜之處？

只見他東逛逛，西走走，沒多久便轉入了一條行人稀少的僻靜街道。

驀地，他駐步轉身，目射奇光，軒眉揚笑：「朋友出來吧！這兒人少，咱們可以無拘無束的把臂暢談了。」

隨着話聲，適才他轉彎的街道拐角處，跟着出現一名面目黝黑的中年叫化，一張臉漲成了紫紅色，急步趨前，抱拳施禮，窘笑說道：「見過侯爺。」

「侯爺？」傅小天訝然揚眉，道：「閣下認識傅小天？」

那中年叫化臉上紫紅稍退，目注傅小天，恭謹說道：「久仰侯爺是位頂天立地大丈夫、蓋世英豪，只恨福薄緣淺，未能識荊，不過……侯爺尙離襄陽廿里，本幫分舵已然獲悉。」

傅小天點頭笑道：「貴幫消息靈通得令人佩服，我麼說來，那天綴着鐵別眞的就是閣下了？」

那中年叫化微一搖頭，道：「不，那人屬於本幫潼關分舵，一進襄陽地界，他的任務便算完了，在侯爺距離襄陽廿里處他就折回潼關了。」

傅小天點了點頭，微笑說道：「貴幫沿途派人跟踪傅小天，剛才我一出知府府邸，閣下又盯上了我，有事麼？」

「我自知難逃侯爺神目！」中年叫化的黑臉上又是一紅，道：「北京分舵飛鴿傳書，侯爺虎駕所到之處，全力護衞。」

傅小天環目異采一陣閃爍，鬚髮皆動，倏斂笑道：「傅小天何德何能，敢勞貴幫垂顧如此？」

中年叫化肅然答道：「侯爺言重了，本幫敬重的是大英雄大豪傑，理應竭盡棉薄，更感無上榮寵。」

傅小天環目欲濕，倏伸鐵腕，一把抓住中年叫化那沾滿污泥的雙手，激動說道：「閣下，你才是言重了，傅小天一介庸碌滿官，平凡武夫，論公論私，貴幫似都不必……」

中年叫化有點自慚形穢，恐污鐵掌，想抽回雙手，無奈力不從心，截口說道：「侯爺，我不會說話，別的不談！我只知道本幫上下，莫不以得親虎駕，能盡棉薄引為天大榮寵，畢生傲事。……」

傅小天突鬆雙掌，鬚髮俱張，忽地縱聲大笑，笑得微帶顫抖，揚聲大呼，道：「能得丐幫羣英錯愛如此，傅小天今生何憾，雖死含笑，這天大榮寵、畢生傲事，應該皆歸傅小天。」

眞情畢露，豪邁折人，看得中年化子無限感佩。

傅小天激動之態漸斂，神情也漸趨平靜，望着中年叫化，微笑說道：「我還沒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中年化子，定了定神，連忙躬身回答，道：「侯爺，有勞垂問……」

「我該稱你一聲老弟！」傅小天立即顯出了豪邁英雄本色，笑道：「老弟，我還有事請求幫忙，你再這樣稱呼我，我不敢賒欠這筆人情債，只有掉頭而去。」

中年叫化面上倏現難色，道：「侯爺，這……」

傅小天正色說道：「老弟，我請問，承蒙看得起的是神力威侯還是傅小天，你交不交我這個朋友？」

中年化子神情一陣激動，半晌，才赧笑說：「侯……我叫呼延灼。」

傅小天長吁一口氣，笑道：「這不挺好麼？……老弟，我說過，有事請求幫忙，帶我見見分舵主，行麼？」

傅小天的放蕩不羈，使得中年化子呼延灼已不像剛才那麼拘謹，他咧嘴一笑，道：「呼延灼在此，聽侯吩咐。」

傅小天呆了一呆，大笑說道：「老弟，我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了。」話鋒微頓，目注呼延灼，又道：「沒別的，小事，我自己抽不出身，請老弟幫我注意一個人，只要他一現武當，請立刻派個人告訴我，我住在那遇春那兒，一兩天內不會離開。」

呼延灼道：「我遵命照辦，這人是誰？」

傅小天道：「老弟準不會陌生，玉簫神劍閃電手，認識嗎？」

呼延灼點頭笑道：「原來是夏少俠，何止我認識，只怕普天之下，無人不知……」

突有所感，神情一震，倏然住口，滿面疑惑，目光炯炯凝注傅小天不語。

傅小天立即醒悟，大笑說道：「老弟，你或許不知我和他交稱刎頸，但你不該不知傅小天的為人。」

一言道破心思，呼延灼一張黑臉立即漲得通紅，大窘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傅小天伸手拍了拍他那滿是補釘的肩頭，淡淡笑道：「老弟，我擔保對他有百益而無一害，你若信得過傅小天……」

呼延灼大急，脫口說道：「侯爺，我怎敢，您別誤會，只要夏少俠準去武當，我絕不辱命。」

傅小天笑道：「那麽，我靜候消息，到時候只找我，懂麽？我回去了，容我後謝，老弟！」又拍了拍呼延灼，轉身離去。

了却了一樁心事，傅小天踏着輕鬆的步履走回知府邸。

府門內，薛梅霞與德怡早已雙雙候駕，而且正準備派人去找他。

剛進門，薛梅霞倒未說話，美郡主却忍不住嗔聲發問，道：「你閣下上那兒去了，也不交待三聲，害得那遇春急得團團轉。」

其實，更急得是薛梅霞和她。

傅小天只有認了，淡淡笑道：「聽說襄陽很熱鬧，我出去逛了逛！怎麽，有事麽？」

德怡白了他一眼，沒說話，薛梅霞輕輕說道：「岳鍾琪已經來了。」

傅小天「哦！」地一聲，說道：「好快！他人在那兒？」

這回德怡搶着說道：「他正在大廳候駕呢，閣下。」

傅小天笑道：「閣下沒給他一頓官腔麽？」

德怡嬌靨一紅，冷冷說道：「閣下已經有了話，我怎敢？」

傅小天沒有說話，望着她笑了笑，轉身走了進去。

第十八章　虎將良才對談兵

大廳內，岳鍾琪正在候駕，沒敢坐着。

提督都站在那兒，那遇春這個知府也只有苦了兩條腿，而且陪着提督，他還得站得肅穆，站得恭謹。

一見傅小天偕同夫人、郡主來到，那遇春立刻大禮迎接，岳鍾琪則肅立不拜，只是抱拳俯首，道：「卑職聖旨在身，不敢大禮下拜，請侯爺、夫人、郡主恕罪。」

想來，他也明白傅小天等三人早已知道他懷有聖旨，故而坦然說出，未再隱瞞。

傅小天伉儷都沒有在意，擺了擺手，要他坐下。

德怡却微微色變地冷哼了一聲，正眼也沒看他一下，直行過去坐下。

岳鍾琪只裝沒有聽見，躬身謝坐，恭謹地坐在下首，襄陽知府那遇春仍然敬陪末座，正襟危坐，目不斜視。

岳鍾琪雙手置於膝上也坐得筆直，禮貌上，他應該先請示召見之意，是以一坐定，立即恭聲說道：「奉侯爺寵召，卑職馬不敢停蹄，兼程趕來襄陽，不知侯爺有何吩咐？」

在他以爲，傅威侯關心的應該是他岳鍾琪所負的使命。

誰知，很出他意料，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岳提督，你奉旨戍守四川，距西藏近在咫尺，布達拉宮受大食人操縱，勾結一干武林莠民，陰謀叛亂，前些日子還膽大妄爲地侵襲大內，這件事，你知道麽？」

身爲四川提督，奉旨戍守邊陲，讓人家假道而過，潛入中原，更侵大內，他四川提督幹的什麼事？論罪就該是一行大的，岳鍾琪臉上變了色，他究竟不同於一般庸官，還能沉得住氣道：「這個……卑職在事後才知道，有虧職守……。」

傅小天一笑擺手，道：「我找你來，不是找你來問罪的，嚴格地說，這也怪不了你……」

岳鍾琪飛快應聲謝恩，道：「謝侯爺。」

德怡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提督大人，我只知道你是個良將，却不知道你爲人也很圓滑。」

岳鍾琪臉上一紅，垂下頭去。

傅小天濃眉微皺，這時侯當着下臣，他不便說德怡什麼，其實，他自已也有這種感覺，只是，他胸襟超人，不計較罷了，望着岳鍾琪笑了笑，道：「岳提督，誠如德郡主所說，你是個智勇兼備，不可多得的將才；對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我找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高見。」

當着別人，他也許會旁若無人地侃侃陳策，唯獨面對這位當世虎將，他自覺渺小淺薄不敢班門弄斧，狂談管見，忙道：「侯爺駕前，卑職怎敢妄言……。」

傅小天皺眉揮手，接道：「在我面前別來這一套，我只問你有沒有意見。」

岳鍾琪沒有天膽，仍然自慚，道：「卑職不敢……。」

傅小天已感不耐，環目神光電閃，拍了拍扶手，說道：「岳提督，當初我所以力奏擢用，是因爲我覺得像你這種良才埋沒了可惜，如今看起來你和他們沒什麼兩樣，我很失望，也覺得有點愧對朝廷……。」

就這幾句話，已經壓得岳鍾琪透不過氣來，通體冷汗涔涔，既羞且愧，不敢仰首。

薛梅霞立刻打了圓場，微微笑道：「岳提督，如果你拿對一般大員的態度對傅侯，那你錯了。你能博得傅侯的賞識，不是因爲對人謙恭，而是你的將才，爲將者，最起碼的條件要具備膽識，見上官都觳觫畏縮，還能面對百萬敵師，臨陣不懼，臨危不亂麼？傅侯深通將略胸蘊甲兵，按說，運籌帷幄，他無須垂問任何人，今天他找來了岳提督，自然有他的道理，提督胸有策略而顧忌不陳，何異於無？不報知遇，無補朝廷，傅侯他怎不失望？言至於此，提督有高見，只管直陳，莫因小失大，貽誤公私。」

這番話，羞煞男兒，愧煞鬚眉，岳鍾琪幾幾乎無地自容，也因而壯了他的膽子，肅然一句：「多謝夫人指示。」立卽怯態盡掃，慷慨陳詞，道：「侯爺，恕卑職大膽，竊以爲，朝廷盡用京都鐵騎，只將密宗高手堵於京畿以外，謀取片刻安寧，那是失策……。」

傅小天面色稍霽，濃眉雙軒，微笑頷首，道：「這才像話，依閣下之見？」

岳鍾琪慨然接道：「卑職以爲拒敵宜遠不宜近，而拒敵又不如攻敵，根本上策在於直搗黃龍，奪師騫旗，掃穴犂庭，殲敵於根本之地。」

傅小天哈哈笑道：「好個根本上策，請問，何處兵馬可用？」

岳鍾琪狂傲之態畢露，道：「恕卑職死罪，竊以爲對付這般武林高手難於對壘交鋒，除四川一地外，舉國無可用之兵。」

傅小天雙手猛按扶手，仰面縱聲大笑，如天龍長吟，聲震屋宇：「英雄所見略同，傅小天眼力不差，這才不枉我冒觸怒皇上之險，力奏擢用……。」笑聲突歛，環目神光炯炯，凝注岳鍾琪，沉聲接道：「岳提督，你狂得可以，四川有幾員可用之將，多少堪戰之兵？」

岳鍾琪神色不變，答道：「卑職不願妄自菲薄，四川將將可用，兵兵堪戰皆桓桓矯矯，如虎如豹。」

傅小天揚眉笑道：「不嫌誇張麼？」

岳鍾琪挑眉瞪目，毅然說道：「卑職願爲威侯一演軍威。」

傅小天再次大笑，捋鬚說道：「看來四川皆是黃驄白馬，紫髯黃鬚，飛將銳將熊虎將，鴉軍雷軍雁子

軍，我不用擔心無以擊敵了。」話鋒微頓，目注岳鍾琪又道：「岳提督，過幾天我要去趟西藏，我想借你兵符，調用你四川八員上將，三千雄兵，如何？」

岳鍾琪立即醒悟，神情猛震，道：「侯爺令諭，卑職敢不遵從。」

傅小天一笑握手，道：「別勉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我這小小神力威侯？兵權在你手中，願不願由你。」

岳鍾琪神情一肅，尙未說話，美郡主抓住機會不饒人，突然冷冷說道：「莫忘了你的任務，難道你不怕傅侯借了你四川驍勇將、虎豹師用來造反麼？」

岳鍾琪大慚窘極，俊臉漲得通紅，張口訥訥，一時說不出話來。

傅小天濃眉微軒，看了德怡一眼，收回目光，淡淡笑道：「你用不着這樣。你奉旨行事，任何人怪你不得。一句話，你只管放心大膽幹你的差事，但能奉公不許徇私，只要你認爲可疑之處，盡可報回朝廷，不過，我要告訴你，夏夢卿這個人，你最好少去招惹他，否則是大淸朝廷自找沒趣，總之，這是我的事，你們少管。至於借調兵馬之事，好在現在不急，你可以考慮考慮再回答我……。」

岳鍾琪霍然站起，肅然躬身，朗聲說道：「卑職敬遵令諭，絕不敢有絲毫不敬之心，請侯爺示下時刻……。」

傅小天笑了笑道：「沒那麼嚴重。這樣吧，半個月後，讓他們在峨嵋等我。」

岳鍾琪恭謹應聲，道：「卑職遵命，侯爺還有什麼吩咐？」

傅小天揮了揮手，笑道：「沒事兒了，你走吧。記住，你幹你的，絕不許有絲毫徇私情事，否則別怪我反客爲主，鐵面無情。」

岳鍾琪剛剛肅然起敬，聞得最後一句，禁不住機伶猛顫，倏然俯首：「卑職不敢，卑職告退了。」低着頭退出十餘步，然後站直轉身行出大廳。

提督告退，那遇春這個知府那敢再坐着？他剛站起，傅小天已然笑道：「那知府，麻煩一趟，替我送送客。」

那遇春躬身應是，跟着退了出去。

這兩個人一退，傅小天立即轉向德怡，軒眉笑道：「怎麼樣？閣下，我料他不會不借，沒錯罷？」

德怡撇了撇小嘴兒，冷冷說道：「借兵的是你這位神威懾人，使羣臣喪膽的神力威侯，我要是岳鍾琪我也不敢不借，有什麼比自己這顆腦袋更重要的？」

傅小天大笑，指着德怡說道：「閣下，別由門縫兒裏看人，這世上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多得是，若能重於泰山，何惜一死？閣下讀過文文山的正氣歌麼？……」

德怡掩耳跺脚，刁蠻撒嬌，嗔聲急道：「好啦，我沒你閣下讀的書多，行了麼？誰比得了你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國，當朝柱石重臣！我是婦人之見，不懂那麼多大道理，別跟我談什麼文文山的正氣歌，若論正氣歌中那多位忠義之士，憑他岳鍾琪也配，我就死看他不順眼。」

這話，不但傅小天皺眉失笑，連薛梅霞也忍俊不住，最後，德怡自己也笑了，不過，還帶些兒氣。

笑聲歇止，傅小天目掃薛梅霞與德怡，道：「說眞的，二位覺得岳鍾琪這個人怎麼樣？」

德怡冷哼一聲，搶着說道：「不怎麼樣，我仍是那句話。得勢的小人，我只覺此人頗具城府，心智深沉，陰險得很，不可不防。」

自然，岳鍾琪不能說毫無是處可言，德怡她只是故做偏激，不肯承認而已。

傅小天聽得連連皺眉，轉望愛妻，道：「霞，妳呢？站在超然立場，做個公平判語。」

薛梅霞笑了笑，緩緩說道：「很簡直，你賞識他，是因爲你只看到了他的一面，德怡看他不順眼，那

是因爲她看到了他另一面，這兩面加起來，就是我站在超然立場的公平判語，對公，無須顧慮，爲私，不可不防。」

傅小天拊掌大笑，道：「此眞慧眼也，霞，妳可以當史官，德怡她不行，主觀太重。」

德怡柳眉雙挑，才要發話，傅小天一笑而起，指着她說道：「閣下，別强詞奪理，沒理辯三分，我說的對不對，妳閣下自己想想吧！」

德怡既羞且氣，無如她一時無詞答辯，急得跺脚。

傅小天却視若無覩，帶笑出廳而去。

轉眼三天，平平靜靜地過去，平靜的如一泓不起漣漪的池水。

當然，那些大內侍衞不敢再擅入傅小天眼底，縱然他們遍佈在襄陽城的每一個角落，那也只是在暗中偸窺傅小天、薛梅霞與德怡的動靜，絕不敢靠近知府府邸周遭百丈以內，何況岳鍾琪根本已經把他們調離襄陽，去進行另一樁更艱鉅、更秘密的任務。

同時，丐幫襄陽分舵主呼延灼，甚至他手下那些要飯化子也未見踪影。

這說明，夏夢卿俠踪尚未現於武當。

這三天中，傅小天寸步未出知府府邸，整天陪着薛梅霞與德怡下棋、聊天，甚至遍涉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天南地北，地理天文，無所不談。

德怡究竟天眞未泯，少經世故，由早上歡笑到夜晚，她沒有發覺什麼，事實上，她也絕想不到。

然而，心細如髮的薛梅霞却起了懷疑。過了第二天，她就覺得情形不對，傅小天神秘的可疑，她還能忍住沒問，而且更進一步的暗中默察，冷眼旁觀。

其實，她是按常理推測：襄陽，傅小天他沒有留住的必要，若說他有意遊覽襄陽的古跡名勝，他兩天來却未曾跨出知府府邸大門半步。

雖然一天到晚陪着她與德怡閑聊談笑，但是却有點勉强，也有點心神不定、坐立難安，而這種現象也只有多年夫妻的她，難以形容的心靈感應才能體會得出來，換個人，也會和德怡一樣地茫然。

過了第三天，她這種感覺更淸晰，她簡直可以斷言傅小天心裏必然隱藏着很大的心事。

夫妻本是同林鳥，做妻子的她有義務分擔夫婿的隱憂，她想試探着問問，幾次話到嘴邊，終於又嚥了下去，仍然沒有問。

只因爲她堅決相信自己的夫婿不會瞞她，任何事都是如此，結褵數載也一向如此，幾天來的感覺那也許是一種錯覺。

可是，到了第四天，更濃厚的疑念，粉碎了她這種想法，傅小天那種心神不定的現象，流露無遺，明顯得連德怡都發現了，而且德怡還忍不住問了幾次，傅小天總是託辭笑着支吾過去。

別的不說，傅小天的棋力足可當之大國手而無愧，和德怡對弈，那是形同兒戲，而他却連戰皆北，盤盤俱墨。

她現在開始確認，傅小天的的確確是有心事、有憂隱；這心事、這隱憂，瞞得身爲妻子的她苦苦的。

她仍然沒有問，那倒並非傷心、賭氣，而是她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夫婿，相信他這樣做必有他的道理，也許他藏於心中的這件事，她不應該知道。

她沒有絲毫不快，只是眼見夫婿有隱憂，做妻子的不能分擔而暗感羞愧、悲痛。

第四天又過去了。

入夜，薛梅霞早已安眠，傅小天仍然獨坐燈下，憑几看書。

薛梅霞要陪他，他婉言拒絕，他的理由是：一個人睡不着何必勞累兩個人？再說，這樣也令他難安。

薛梅霞柔婉點頭，轉身先行入帳，無奈，她也難以成眠，倒不是想窺伺夫婿的隱密，而是憐惜夫婿，她心焦。

驀地，梆聲響動，更鼓敲出了三更。

傅小天目光移注几上殘燭，濃眉深蹙，喟然輕嘆，就待推書站起。

忽地雙眉陡展目閃奇光，面上陰雲盡掃喜色頓現，才要猛然站起，一眼瞥見那低垂紗帳中面內側臥的薛梅霞，神情微震，輕輕呼道：「霞，睡着了麼？」

薛梅霞沒有回答，也沒有動，她不願造成尷尬局面。

傅小天吁了口氣，輕輕地站起，走出房門，站在院中望了望那萬籟俱寂、冷輝昏暗的夜色，突然沖天拔起，飛射向數丈外的一處屋脊。

那屋脊上，站着一個黑影，那是個正在四下張望的中年化子，有人已經到了他的身後，他竟猶茫然無覺。

傅小天伸手輕拍中年化子肩頭，笑道：「老弟，辛苦了。」

中年化子顯然大吃一驚，身形猛挫，疾竄丈外，霍然回身。正是那襄陽分舵主呼延灼，他先是一呆，繼而飛掠過來，赧然說道：「侯爺，你差點吓破了我的苦膽。」

事隔數日，他又忘了改稱呼，傅小天皺了皺眉，道：「老弟，累你親自跑一趟，我很不安，有消息了麼？」

呼延灼點頭說道：「消息倒有，只是夏少俠並未到武當去……。」

傅小天「哦！」地一聲，說道：「那麼，他現在何處？」

呼延灼道：「我還不知道目前夏少俠俠踪何處，不過他日前曾遍傳武林帖，邀約各大門派，一谷、二堡、五莊、四寨等領袖人物到巫山神女峯下葫蘆谷內聚會，侯爺如要找他，屆時何妨也走一趟。」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好好地他遍傳武林帖做什麼？」

呼延灼搖頭說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武林帖向不輕傳，夏少俠想必有什麼重要大事急待共商，否則……。」

傅小天神色突轉凝重，蹙眉說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呼延灼道：「本幫幫主接到了一份，已經決定由五老出席。」

傅小天點點說道：「九指追魂蒼五老，我和他有過一面之緣……。」略一沉，問道：「武林帖上約的是那一天？什麼時候？」

「糊塗。」呼延灼「叭」地一掌拍上自己後腦，赧笑說道：「不是侯爺提起，我險些給忘了，十天之後，七月十五夜初更時分。」

傅小天沉吟說道：「七月十五夜，初更，巫山神女峯下葫蘆谷，他這是要做什麼？……」抬眼望了望呼延灼，頗爲勉强地一笑說道：「老弟，恕我不能招待，也沒法請你下去坐坐，偏勞之處，容我後謝。」

呼延灼笑道：「侯爺說那裏話來，能爲侯爺跑腿，那是丐幫的無上榮寵，以後如有差遣請隨時吩咐，侯爺，我告辭了。」一抱拳，如飛掠入夜色中。

傅小天招了招手，又無力地放下，面上神色更形凝重，濃眉深蹙，環目呆呆地望着茫茫的夜色出神，虬髯顫動，口中喃喃：「我早料你不會長此雌伏，却沒有料到你會動得那麼快……。」

「我不怪你，老弟，要是我，我也會早早謀動，也許，我比你動得還早、還快……。」

……………

「我負疚自請出京，爲得就是找你要還那兩樣東西，可是我沒有這麼做，只因爲我敬你、惜你，我已

經愧對朝廷了，只要你長此不動，咱們交情還能維持下去，而如今，唉……。」

……………

「老弟，我現在也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覺，那倒不是嫉才，而是悲憤恨天，爲什麼蒼天偏偏要把你我都降生在這個時代？爲什麼不一早一晚？又爲什麼你我那麼偶然地認識了，不認識不很好麼？那樣你我都可以放手去做了，還有，可憐的梅霞，她介於你我之間，已經够可憐的了，現在她怎麼辦？你讓她偏袒那一方？……造物作弄人，天！你何其忍心？……」

這些都是他的心聲，他埋藏已久的心聲，天知道他多麼懼怕這一天的到來，然而，事實是冷酷的，他認爲這一天終於來到。

這難道就是天意？冥冥中早定的天意。

薛梅霞，這脆弱的可憐人兒，她的一生遭遇眞的那麼悲慘麼？

兩虎相鬥，必有一傷，試問，這兩位蓋代奇男倒下其中任何一個，她還會偷生麼？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

這，能不令人心碎腸斷，放聲悲哭，一掬同情之淚麼？

縱然鐵石人兒也會垂淚，何況那有血有肉的天下有情兒女？

這是誰的過錯？……

恐怕只有天知道。……

傅小天全身顫抖，環目赤紅，嘴角滲血，鬚髮俱張，神情怕人。

他想狂笑，笑不出一聲。

他想痛哭，哭不出一滴眼淚。

他腦中一片空白，也一片紛亂，他只知道他自己快要爆炸了。

難怪，天人交戰，痛苦難當，誰在這時候不感覺血脈僨張，五內欲焚？

他還考慮着下屋後，今晚，或者明早甚至於後天，怎麼對薛梅霞啓口，他不敢說，事實上，又不能不說，他知道這件事終究瞞不了她。

撼山摧嶽不會覺得太難，唯獨這件事，他覺得難的無法應付。

驀地，他濃眉倒豎，環目暴張，雙道烈火般的赤芒電射而出：「老弟，原諒我，傅小天我身爲人臣，不能不忠不孝，從此反友爲仇，水火難容，不是你倒下去，便是我躺在你脚下，最好你我同歸於盡，否則我愧對朝廷，無顏見地下祖宗，天下唾棄，貽羞妻兒，你也會看不起我。」

他盡量地使自己心情趨於平靜，然後才躍下屋去，緩緩地走囘屋中。

屋中，薛梅霞依舊假裝酣睡，連轉個側都未曾。

望着酣睡中的愛妻，傅小天强抑平靜的心情突然起了變化，猛然湧起無比的悲痛、無限的愛憐；這悲痛、愛憐刹那間化爲英雄淚湧上環目，險些奪眶。

過了一會兒，他又把這些强抑下去，暗暗一嘆，輕輕說道：「霞，聽我說，我知道妳沒睡，起來陪我談談好麼？」

傅小天果然不是糊塗人，他竟知道薛梅霞也難成眠。

既然已經被夫婿識破，薛梅霞怎好再裝下去，嬌靨緋紅，帶着一絲既柔婉又窘迫的笑意，緩緩地轉過身，坐了起來，望了望面色陰沉、眉鎖憂鬱的傅小天，道：「小天，原諒我，我無意讓你爲難。」說着，掀開紗帳，坐到床邊。

傅小天微微抖動的唇邊，勉强擠出一絲笑意，笑得令人心酸腸斷，道：「謝謝妳，本來這件事我是打

算暫時瞞住妳……現在事情有了變化，我不能不讓妳知道。」

薛梅霞望着夫婿的臉色，忍不住心驚肉跳，心底突然冒起一絲不祥的念頭，她好像有預感，極大的噩運就要降臨在她的身上，她知道這噩運是無可避免的，總有一天會來，表面上她依然很平靜，微笑說道：「小天，別勉强，我不會計較這些。」

傅小天似是沒有聽到她這句話，有點呆痴地緩緩說道：「原先，我是想暗中幫幫他的忙，而現在……我要跟他正面爲敵了。」

薛梅霞這才意會到了是怎麼回事，再也無法强裝平靜，嬌靨上神色霍變，一震站起，聲音顫抖地急急說道：「小天，你，你是說我夏大哥，他，他，他怎麼了？」

傅小天答得有氣無力，道：「他很好，只是……霞，我認爲他要謀動了。」

霹靂當頭，薛梅霞只覺腦際轟然一聲大震，震得她險些失聲驚叫：「我不相信，他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

傅小天淡淡接道：「我知道他不是乘人危厄的人，可是，妳要知道，這不是武林事，這不能算乘人危厄，而是把握最佳時機。……」

「不！不！不！」薛梅霞跡近發狂地連連搖頭，道：「我說不上理由，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絕不會在現在。……」

「妳是說因爲他顧念着傅小天這個朋友？更因爲妳是我的妻子。」傅小天慘笑接道：「論私，他會爲你我不惜犧牲一切，爲公，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斬斷一切，他要是個公私不分的人，怎值得妳當初深自傾心如今舊情難忘，又怎值得我傅小天無比敬服，捨命全交。」

薛梅霞道：「當然，我夏大哥他絕不是個公私不分的人，不過。……總之，我敢以性命擔保，他現在絕不會舉事。」

愛妻說得這麼堅決，他還能說些什麼？傅小天欲言又止，終於忍住。

漸漸地，薛梅霞變得很平靜，然而平靜得不正常，她雙目木呆，沒有望傅小天，不知在看什麼，道：「小天，你是怎麼知道的？」

她口中堅決，心裏却禁不住暗暗狂呼，那不會是眞的……那不會是眞的，天！誰能告訴我，這不會是眞的……。

傅小天入目愛妻的神色，心如刀割，他不忍再看，目光移注几上蠟淚成堆的殘燭，道：「丐幫襄陽分舵的人告訴我的，我託他們打聽夏夢卿的行踪，原想在必要時幫幫他的忙，誰知……。」

薛梅霞接口道：「他怎麼說的？」

傅小天道：「夏夢卿遍傳武林帖，邀約武林羣雄，七月十五夜在巫山神女峯下共商大事，這大事還能是什麼？」

武林帖遍傳江湖，這件事無從無中生有，薛梅霞默然了，她想哭，可是欲哭無淚，也哭不出聲。

驀地，她腦際靈光電閃，心中猛然一跳，連忙說道：「小天，你怎知他不是和你同出一轍，也要對付布達拉宮……。」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是啊！我怎知他……。」倏又搖頭一嘆，道：「霞，他沒有義務替大清朝廷流血流汗，這種希望渺小的很，甚至根本不可能有……。」

薛梅霞道：「誰說他爲的是大清朝廷？我夏大哥爲的是整個華夏，爲的是不願大漢民族再忍受刀兵之苦，他始終不贊成這引虎驅狼之舉，他認爲那不是解除桎梏，反而會變本加厲，加重災害。」

在這個時候，這種心情下，她說話忘記了顧忌，忘了自己夫婿也是旗人，是滿朝重臣大員；其實，她

本來也沒把傅小天視為旗人。

傅小天沒在意，他根本也不會在意，他現在覺得薛梅霞的話是有道理，夏夢卿他如要舉事何必等到如今？那夜當布達拉密宗高手羣起來犯之際，他謀刺皇上應該易如反掌吹灰，他不但沒那麼做，反面帶傷盡逐布達拉密宗高手，這表示，他短時間內還未打算謀動，當然他那次那麼做不會是為了大清朝廷，那一定是為了整個華夏，整個大漢民族，免再受刀兵之苦，免甫出狼喙又落虎吻。

傅小天的想法沒有錯，可是他不知道夏夢卿更是為了怕那部兵書與那本前明忠義臣民名册淪入大食人之手。

想歸想，事實歸事實。

在想法上，他覺得薛梅霞的話是有道理，內心不無稍寬。

事實上，事關重大，在未得確切眞象之前，他還是不能就此放心。

不過，他由衷地希望，甚至暗暗默禱上蒼，是他料錯了，薛梅霞說對了。

究竟夏夢卿意圖如何，除薛梅霞外，誰也不敢下斷語。

傅小天他國之干城當朝柱石，赤膽忠心，儘管薛梅霞曾言敢以性命擔保她夏大哥短時間內不會謀動，無如為了大清朝廷他仍然不敢十分相信。

那倒不是他不相信愛妻，他可以不相信自己也不會不相信自己這位絕代紅粉、巾幗奇英的愛妻。

而是，這件事關係朝廷安危，太以重大，使他在未得確實眞象以前，不敢置信任何一個人，甚至薛梅霞和他自己。

沉吟了良久，他才說出這麼一句：「霞，到時候我想去看看。」

薛梅霞知道夫婿的用心，絲毫沒有責怪他的意思，緩緩地點了點螓首，道：「好吧，我也要去。」

傅小天聽得心頭猛震，道：「霞，妳妳，可以不去麼？在襄陽等我。……」

顯然他是有很大的顧慮，到時候，萬一不幸被他自己料中，他怕薛梅霞會受不了那種他跟夏夢卿勢成水火、龍爭虎鬥的敵對局面。同時，她跟着去多少也會影響他和夏夢卿的意志。不過，他也知道要想攔阻薛梅霞，讓她留在襄陽，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果然，他話還未說話，薛梅霞搖頭接口，嬌靨上的神情是一片木然：「小天，我知道你的用意，但別勸我，那沒有用，無論如何我都要去。如果我說對了，那自然沒有什麼，如果不幸你料對了，我也可以支持得住，天意如此，造物弄人，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它不來，不必躲，它既然要來，躲有什麼用？這是命。小天，到時我知道我該怎麼做的，我不會讓你跟夏大哥有一點為難的感覺。……」

這話說得很平靜，但天知道內蘊多少淒涼、沉痛、悲傷、憤恨。……

傅小天聽得心碎腸斷，五內欲焚，目眦俱裂，兩隻鐵掌緊扣椅柄，十指深陷而不自知。

他想再勸阻又不忍心再說，他想大哭，他想大叫，他想發瘋、發狂，他想毀滅自己，也想毀滅整個世界，他想……。

那又有什麼用？

就在這轉瞬之間，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神情顯得淒厲、可怖。

薛梅霞她好像沒有看到夫婿的怕人神態，雙目呆呆前視，嬌軀陣陣顫抖，沒有說話。

屋中，頓時陷入一片死寂。

空氣沉悶得令人隱隱有窒息的感覺。

就像雷電交加，暴風雨前的片刻沉寂一般。

良久，良久，傅小天那怕人的神情才漸漸斂去，睜着一雙滿血絲的失神環目，望了望薛梅霞，像大病

初癒，有氣無力地道：「好吧，我答應妳。」一聲音低的像遊絲，只有他自已才能聽得到。

突然間，薛梅霞那色呈慘白的木然神色中，掠上了一絲笑意：「小天，謝謝你。」

望着這絲笑意，傅小天如蝟虬鬚一陣抖動，忽然垂下頭去，緊接着魁偉的身形泛起了陣陣輕顫……。

這位蓋世英豪、鐵錚奇男的神力威侯，終於再難忍住那抑制已久的如泉淚水，他哭了。

無聲的哭泣要比放聲痛哭悲痛得多，也最傷人。

…………

天色破曉，知府府邸中，傅威侯伉儷起得最早，其實他倆幾曾合過眼。

往日，美郡主一大早就會跑來敲門，不是催促傅小天再繼昨日殘局，便是纏着薛梅霞陪她晨間庭院中散步，呼吸那暗送花草芳香的清新空氣。

可是，今早德怡沒來。

他倆想，也許德怡昨夜睡得晚一點，今早遲遲未起。

念頭剛落，迴廊盡頭響起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不是走，是在奔跑，而脚步又放得很輕，生怕擾了他夫婦安眠。

步履聲，由遠而近，近一點，變成了急促小步，至門外而止。

門外那人，似乎是在猶豫，過了一會兒，門上才響起了幾下輕微的剝啄聲。接着，是輕輕悄問：「侯爺起身了麼？」

聽聲音，傅小天明知是誰，惡劣的心情却使他不耐煩地沉聲發問：「誰？」

門外那人恭謹應聲，道：「卑職那遇春求見。」

傅小天道：「什麼事一大早跑來見我。」

門外那遇春道：「卑職該死，驚擾侯爺安眠……。」

傅小天濃眉一挑，沉聲接道：「少說廢話，什麼事，說。」

那遇春應聲急道：「稟侯爺，德郡主走了。」

「什麼？」薛梅霞神情一震，傅小天已然霍地站起，伸手拉開門栓。

門外，襄陽知府那遇春衣飾不整，惶恐而立，一見傅小天開門，立刻搶前數步，躬身俯首，雙手呈過一封信件。

傅小天接過那封信，拆開一看，臉色微變，轉注那遇春道：「這封信是德郡主親手交給你的麼？」

那遇春連忙答道：「卑職不知德郡主何時走的，卑職今早內急入厠時，見郡主房門大開……。」

傅小天揮手說道：「够了，你去吧，有事我會找你，否則別來擾我。」轉身走進屋內，砰然一聲關上了門。

憑做官的直覺，那遇春知道傅侯今早情形不對，可是他那敢問？立即躬身應是，低着頭退了回去。

薛梅霞早就站了起來，傅小天沒等她發問，便默默地遞過他已經過了目的那封信。

薛梅霞抽出信箋一看，也立刻嬌靨變色，頓時怔住。

信箋上，只有寥寥二十餘字，寫得很潦草。

「二位。恕我不辭而別，先行一步，七月十五夜，巫山神女峯下再見。

德怡」

顯然，美郡主已經聽到了一切。

半晌，薛梅霞才定過神來，無限焦慮地望着垂首默坐的傅小天，道：「小天，這怎麼辦？」

傅小天抬起頭來望了望薛梅霞，嘆了口氣，又垂下頭去。

他方寸早亂，如今他能有什麼法子？

薛梅霞手裏拿着信箋，心中六神無主，焦急之色溢於眉宇，默默地坐了下去。

她剛坐下，傅小天突然再次抬頭，道：「霞，咱們也走。」

「走？」薛梅霞道：「現在？距離巫山之約還有十天，咱們上那兒去？」

傅小天淡淡說道：「走到那兒算那兒，到時候再趕去。」

事到如今，薛梅霞只有點頭，道：「好吧。小天，聽你的。」

以她現在的心情，她對什麼都失去了興趣，甚至連說話都懶得多開口，她自己覺得靈魂像是出了竅，人，好像痲木了……

第十九章　疑雲重重武林帖

七月十五，稱中元，俗曰鬼節。

月起東方，銀輝輕洒。

巫山十二峯，隱約輕紗般雲霧之中，益顯纖麗秀拔，幽深神秘。

神女峯挺拔高聳，入雲摟天，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只有夜風陣陣拂過枝頭，流水淙淙劃破寂靜，除此，聽不到一絲聲息……。

神女峯的景色，美在秀麗，美在清幽，古來的神話，更為它抹上一片神秘的色彩。

在這明月冷輝之下，夜色濃厚之際，它幽靜得出奇，美得更迷人。

恍若神女出自月下，身披蟬翼，玉骨冰肌，迎風卓立。

就在那輪皓月剛上梢頭之際，驀地，一陣蒼勁談笑聲劃破巫山空寂，神女峯下飄來了兩個人影。

月到圓時分外明，今夜的月光照得巫山纖細可見。

藉着這皎潔月光，可以看得很清楚。

左邊是蓬頭垢面、鶉衣百結的老叫化，面貌清癯，銀髮蝟髯，正是丐幫五老九指追魂蒼寅。

走在右邊的，是個鬚髮如雪，精神矍爍，手持一根龍頭拐的錦袍老者，正是那天龍堡主齊振天。

這二老步履輕健，一路談笑地走向神女峯。

只見那八指追魂蒼寅搖頭笑道：「我老要飯的怎麼也想不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一天不好挑？我們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的夏少俠，怎麼偏偏挑上這個閻王爺放鬼的日子？大白天裏倒還好，又是在夜裏，弄得我老要飯的眞有點毛髮悚然之感，老要飯的平生殺人無算，等會兒我可要找少林老和尚替我唸唸經，免得讓那些冤鬼纏上身來。」

皓首神龍齊振天老眼狠注，望着蒼寅笑罵說道：「有道是：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你這老化子頭大概生平做了太多虧心事，要不然怎麼那麼害怕？像你蒼老五這把卽將入土的年紀，就算讓那些冤鬼拘了魂兒去，也不算夭折，何必再欠少林老和尚的人情債？其實，你老化子頭可放心，今夜那些孤魂野鬼到處有東西吃，何必單找你這榨碎了骨頭也難見油水的要飯化子？」

蒼寅哈哈大笑，聲震夜空：「齊老兒，有你的，看不出你那雙乾癟的老嘴皮還眞損的可以，衝着你這番話兒，我老要飯地也應該放點心，不過，齊老兒，稍時要是冤鬼找上我老要飯的，你可不能來個拔腿開溜，見死不救啊！」

齊振天一笑說道：「蒼老五，別盡打哈哈了，快走吧，說不定少林老和尚他們早到了。」

蒼寅搖頭笑道：「那是齊老兒你太以孤陋寡聞，中元鬼節，和尚道士們正在忙着超渡那些孤魂野鬼，老要飯的認爲他們絕趕不到咱們前頭。」

齊振天「哈！」地一聲，說道：「看來我眞是老糊塗了，怎麼忘了這回事兒……」

話鋒微頓，神色忽轉莊重，接道：「老化子，你素稱老靈精，以你看夏少俠今夜召我們至此，是爲的什麼？」

蒼寅笑道：「齊老兒，這已經到了地頭兒了，你猴急個什麼？爲着什麼稍時自當揭曉，還怕到時候夏少俠不說麼？」

齊振天老眼一翻，佯怒說道：「臭化子，叫你少打哈哈你聽見了麼？我問你，你到底是知也不知。」

蒼寅攤手聳肩，一笑說道：「齊老兒，你問我，我又問那一個去？跟你齊老兒一樣，我老要飯的也是滿頭霧水，莫明土地堂。」

齊振天情知不假，皺眉沉吟不語，過了一會，忽又抬眼說道：「臭要飯的，你看會不會是跟上回千毒門所傳武林帖同出一轍……」

蒼寅白眉雙軒，目射精光，「呸」地一聲，怒罵說道：「齊老兒，老要飯的看你是快要伸腿、瞪眼兒了，千毒門那小王八羔子是個什麼東西，憑他也配跟夏少俠比，他要是能够得上夏少俠一半兒，我老要飯的早跟他跑了……。」

齊振天老眼一瞪，反唇罵道：「臭要飯的，你吼什麼？誰要你比來着？我只問你夏少俠是否……。」

話未說完，蒼寅已然戟指大笑，說道：「齊老兒，老飯地說你快要伸腿瞪眼兒了，一點沒錯，你就根本不用你那顆老壽頭想想，夏少俠當初不准天下羣雄參與千毒門那陰謀勾當，理由是咱們不能引虎驅狼，招來更大災禍，既然這樣，他還會……。」

齊振天以牙還牙，突然也「呸」地一聲，怒罵道：「臭要飯的，我看你才是不用你那顆剌蝟頭呢！請問，你怎知夏少俠他不是籌劃成熟，要領袖羣倫，憑我大漢民族之力，光我神州，復我華夏，盡逐滿虜，報仇雪恥呢？」

一番話聽得九指追魂蒼寅瞪目張口作聲不得，良久，方連連搖頭說道：「厲害！齊老兒，我領教了，老要飯的沒想到你還藏此絕招兒，倒打我一釘耙……。」

略一沉吟，接道：「有可能，雖未敢斷言，但希望如此，設若果然如你齊老兒所言，老要飯的要沐浴焚香，對老天爺叩上三百個響頭。」

說話間已至神女峯下，兩個人停下脚步，看了看路徑，才要舉步。

只聽那神女峯腰有人引吭朗聲高吟，其聲清越，嫋嫋直上，由遠而近。

「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岨。
旦爲朝雲。
暮爲行雨。
朝朝暮暮，陽台之下。
………………」

齊振天聽吟微愕。

蒼寅聞聲知人，道：「沒別人，準是那不歸谷端木長風那不爭氣的寶貝兒子，老子荒唐兒風流，這方面那小子算是接了衣缽……。」

話聲未落，神女峯腰一條蜿蜒山道上飄然轉出一位玉面朱唇的青衫書生，容比潘安，貌賽子都，手中玉骨描金扇輕揮搖動，足下四方步行雲流水，昂首搖晃神采飛揚，委實不愧是風流俊俏美少年。

正是那位不歸谷少谷主端木少華。

他想必是一眼望見了月光下並肩佇立，四目投射的兩位武林奇客，呆了一呆，吟聲倏止，身形平射，飛掠而來，老遠便施禮說道：「兩位前輩，別來無恙？」

一谷聲名遠在三堡之上，齊振天不便怠慢，連忙還禮說道：「托福，老朽尚稱粗健。」

蒼寅則翻了翻老眼，愛理不理地粗聲粗氣反問，道：「怎麼？小子，你那老子又派了你代他出席？莫非躲在不歸谷依紅偎翠，貪戀溫柔，不肯出來麼？」

端木少華生性狂傲，目空一切，他甚至連諸大門派掌教都未放在眼內，唯獨對這位神鬼皆愁，令人頭大的風塵異人敬禮有加，不敢放肆，俊面一紅，陪笑說道：「前輩說笑了，家父坐關未滿，不能親自赴夏大俠寵召，特命晚輩再次代爲出席，一則聽候差遣，二來也可多領諸位前輩教益。」

「好伶俐的甜嘴。」蒼寅冷冷說道：「端木長風有兒如你小子，老懷堪慰了，小子，你是什麼時候到的？」

端木少華道：「晚輩中午就到了，來得太早，所以到處逛了逛。」

蒼寅道：「都逛了那些好地方？」

端木少華面上又是一紅，赧然笑道：「其實，晚輩只去了巫山之陽與神女祠兩處。」

蒼寅「哼」地一聲，道：「好話，前言不搭後語，小子，你在巫山之陽與神女祠流連了這大半天，你想幹什麼？也想做做高唐夢。這倒好，人家是在高唐做夢，你却跑來巫山移樽就教。」

老化子毫不留情，端木少華紅透耳根，大慚俯首。

齊振天看不過去，有意解圍，望了望九指追魂，皺起白眉，道：「臭要飯的，你有完沒有，天色不早了，你敢讓夏少俠久等？別在這兒嚼舌了。」

蒼寅看都沒看他一眼，意猶未盡地凝注端木少華，繼續發他那「長者之威」，冷然說道：「小子，『是眞名士始風流』，等到有朝一日你成了眞名士之後，再風流不遲，如今，老要飯的勸你改改你那自命風流的性子，要不然總有一天你會跟你老子一樣，差點做了牡丹花下寃死鬼。聽着，回去時告訴你老子，就說蒼老五說的，叫他出來晒晒太陽，再憋下去就要發霉了，前面帶路。」

端木少華如逢大赦，暗暗鬆了一口氣，連忙應聲稱是，轉身大步行去。

走了不到三步，他突然轉過頭來說道：「二位前輩，日間我去過葫蘆谷一趟，名副其實，果然像隻葫

蘆，四面峭壁陡勢天生，一平如削，只有谷口一處可供出入，夏少俠怎麼選上這個地方……。」

齊振天尚未來得及說話，蒼寅已然老眼雙瞪，沒好氣地截住話頭，道：「你小子這不是廢話嗎？葫蘆谷不像葫蘆，它難道會像個夜壺不成？只有一個出入口還不够？怎麼？你擔心夏少俠到時會堵住谷口，坑了你？」

賣力不討好，一句話換來個硬釘子，看來還是三緘其口，少說爲妙。

碰上這要飯化子頭，端木少華只有自認倒霉，一點脾氣也沒，連忙掉過頭去，放步疾奔。

葫蘆谷在神女峯西，這老少三人一放開步履，不消片刻便已到達葫蘆谷外。

蒼寅與齊振天站在谷口藉着月光只一打量葫蘆谷形勢，立卽心神震動，面面相覷。

端木少華說得不錯，這葫蘆谷形勢果然極爲險惡，險惡得令人覺得秀麗絕倫的神女峯下似乎不應該有着這麼一塊地方。

完完全全的谷呈葫蘆狀，由谷口內望，谷內佔地不大，地面上到處黃土碎石枯草成片，與神女峯清葱蒼翠形成了强烈的對比。

成弧形的峭壁，高有百丈，奇陡如削，石色深褐，青苔滿佈，應是滑不留手。

委實是只有谷口一處可供出入，而這谷口的寬窄也不過數尺，只能容兩個人並肩進出。

倘若人在谷中，封死谷口，那的確是猿猱難攀，飛鳥難渡，要想生離此谷，那是痴人說夢。

誠如端木少華所惑然不解，天下靈山勝地到處皆是，夏夢卿他怎麼會選上這個地方，柬邀武林羣雄，做爲約會之地？

也誠如蒼寅所莫明其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個日子不好，夏夢卿他怎麼偏偏挑上七月十五這個鬼氣陰森的月圓之夜？

這是個疑團，但是武林帖具名的是「夏夢卿」這三個字，這疑團根本就不成其爲疑團了。

蒼寅、齊振天對笑搖頭，並肩行入谷內。

這老少三人，是到得最早的一對半。

谷內空蕩寂靜，還看不到一絲人影。

地是黃土碎石，不足沾污衣服，當然鶉衣百結的要飯化子蒼寅更不會在乎髒不髒，與齊振天就在谷中盤膝坐下，靜等其他赴會的一干羣豪到來。

也許是怕弄髒了那襲青衫，或者是怕有損洒脫的風度，再不然就是當着長者面前，端木少華依然負手站立一旁，一雙冷芒閃爍的犀利目光，不住打量着谷中險惡形勢，頻頻皺眉，閉口不言。

老的一對，却是甫坐下便打開了話匣子。

只聽蒼寅豪說道：「齊老兒，你不覺得此時此地，咱們面前缺少了點什麼嗎？」

齊振天呆了一呆，道：「缺少什麼？」

蒼寅抹抹嘴，嚥了口唾沫，道：「酒！齊老兒看你頗似風雅之士，怎麼跟塊死木頭般點不透？人生難得幾回醉，莫使金樽空對月，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懂？此時此地若來上一壺美酒，三五小菜，舉杯當頭邀明月，或慷慨悲歌，或低聲吟哦，豈非人生一大快事？」

望着那副饞像，齊振天不禁捋髯失笑，道：「臭要飯的什麼時候也學會了詩人墨客風雅事，看你這副髒猴兒像，披上龍袍也不像皇帝，你若文謅謅、酸溜溜地來上那麼兩句，準會笑掉人大牙，那裏是觸景生情，分明是又在發饞。別急，說不定夏少俠早備豐盛的酒宴等着你呢！」

蒼寅雙目一瞪，戟指怒罵說道：「齊老兒，你這是狗眼看人低，怎麼？我老要飯的難不成生就窮賤粗俗命？你別看老要飯衣衫破爛，長像不好……。」

指了指端木少華，接道：「這小子長得又標緻，穿得又體面，他肚子裏的玩意兒不見得會比我要飯的多。」

向着端木少華一仰臉，道：「對麼？小子？」

端木少華拍馬猶恐未及，那裏敢說個不字？連忙陪笑說道：「當然，當然，老前輩上通天文，下識地理，遍及諸子百家，旁涉三教九流，無所不精，無所不通，晚輩不及萬一，怎敢比擬。」

蒼寅冷冷回顧齊振天，有點洋洋自得，傲然說道：「聽見麼？齊老兒？」

這下馬屁拍響了，端木少華却憋了一肚子悶氣。

齊振天笑道：「聽到了，你臭要飯的滿腹狗雜碎，委實常人難及萬一，不敢比擬。」

端木少華聽得暗呼痛快。

蒼寅一瞪老眼，方要佯怒反罵。

驀地，佛號震耳，葫蘆谷口人影閃動，飄然走進數人。

「阿彌陀佛，貧衲以為早到一步，却不料仍落人後着，兩位老檀越、少谷主別來無恙？」

好快的身法，二十餘丈距離，話落人到，正是那以少林掌教大悲禪師為首的諸大門派掌教到來。

齊振天連忙站起，偕同端木少華雙雙趨前見禮，互做寒暄。

蒼寅却慢吞吞地站起身形，拍了拍屁股，目注大悲禪師說道：「老和尚，虧你還能趕來，老要飯的替你惋惜，錯過盂蘭法會超渡孤魂野鬼，你老和尚少了一場功德。」

大悲禪師笑容一斂，鄭重合十，道：「阿彌陀佛，老檀越何做如是語？夏少俠德孚衆望，宇內共欽，只他一紙，便是天大之事，貧衲也要立即放下，就誤正果也在所不計，何惜區區一場功德？」

蒼寅悚然動容，大笑說道：「老和尚，有你的，老要飯的我簡直肅然起敬，自愧不如。」轉過身去分別與武當、崙崑、峨嵋……諸派掌教一一打招呼。

寒暄已畢，諸人圍成一圈，席地坐下。

蒼寅道：「老和尚，你是得道高僧，應具無邊佛法，你猜猜看夏少俠突然遍傳武林帖，召來咱們，究竟為了那椿事？」

大悲禪師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夏少俠奇才宇內第一，此舉自然蘊有深意，恕貧衲不敢妄加猜測，不過……。」抬眼輕掃團坐諸人，接道：「貧衲有一事頗為費解，夏少俠日前曾經蒞臨少林，並未提及他要遍傳武林帖柬邀我等來此赴會，而在夏少俠離開少林兩日後，貧衲才突然接到這張武林帖……。」

蒼寅接口說道：「這不難解釋，你老和尚說過，夏少俠這麼做，自然蘊有深意。」

大悲禪師微微點頭不語，蒼寅望了他一眼，再次說道：「老和尚，夏少俠不會無故蒞臨少林吧！」

大悲禪師那張清癯的老臉上，突然閃過一絲輕微抽動，眉宇間微溢黯然羞愧之色，合十說道：「蒼檀越神目如電，明察秋毫，夏少俠的確不是無故蒞臨少林，出家人不打誑語，夏少俠為的是勸阻少林加入布達拉宮舉事之盟。」

諸人俱為震動，蒼寅霍地躍起，瞪目挑眉，沉聲急道：「老和尚，你說的清楚些。」

大悲禪師平靜道：「日前，布達拉宮曾派兩位大喇嘛遊說天下，首登少林……」

諸人瞿然驚動，蒼寅鬚髮俱張，瞋目怪叫說道：「好厲害，竟效那巧舌蘇秦，恐怕他們沒有那麼好的口才，老和尚，說下去。」

大悲禪師淡淡的接道口說：「他們曉貧衲以大義，說貧衲以公仇，婉言苦勸貧衲加入布達拉宮舉義之盟。……」

老和尚蒼寅沉聲說道：「你沒以夏少俠之言斥之。」

大悲禪師道：「貧衲也曾以他們受白衣大食操縱，引虎驅狼，旨不在復國，形同賣國，欲陷百姓於水火之言駁之，但是他們表示……。」

蒼寅急道：「他們說什麼？」

大悲禪師尚未說話，齊振天突然插口說道：「臭要飯的別老打岔行不？坐下來靜靜的聽不好麼？」

蒼寅狠狠的盯了他一眼，憤然坐下道：「老和尚，你說你的。」

大悲禪師道：「他們堅決否認操縱之說，但承認大食人供以火器，從旁協助，眞正舉事的仍是我黃帝子孫……。」

蒼寅忍不住又道：「老和尚，你怎麼說？」

大悲禪師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公仇私恨，莫敢或忘，誰不想早日盡逐滿虜，復我河山？貧衲當時確實心動，只是未曾當面答應加盟，請他們容少林考慮三日……。」

蒼寅倏伸鐵掌，一把扣上大悲禪師腕脈，大叫說道：「老和尚，三日之後你是如何答覆的？」

大悲禪師神色泰然，任他攫住左腕，道：「前脚後脚，那兩位大喇嘛甫離嵩山，夏少俠已如神龍突降少林。」

蒼寅威態稍斂，吁了一口氣，鬆了鐵掌，雙目仍緊盯大悲不放，道：「老和尚，你有什麼臉再見夏少俠？他怎麼說？」

大悲禪師慈目突然暴射神光，倏又斂去，道：「蒼檀越，只要布達拉宮所出確屬義師，大食人眞的只是從旁協助，貧衲以爲公仇私恨，少林理應率先加入，不敢落人稍後，這應該不是羞恥之事。」

這話不錯，倘若果如那兩名黃衣喇嘛之言，少林率先加盟，那不但不是羞恥，反是無上光采。

只是，大悲禪師他忽略了夏夢卿以前的告誡，夏夢卿他身爲先明宗室，雪恥復國，光復神州之心，應該比任何人都要殷切，若無確實根據，若非事不可舉，他領導唯恐稍遲，怎會反過來加以告誡阻止？

再說，憑他那威震宇內的玉簫神劍閃電手七字名號，他也斷斷不會無中生有，謊言騙人，果眞如是，他還配稱那宇內第一的一個奇字麼？

乍聽是理，蒼寅爲之語塞，一時沒能答上話。

大悲禪師又道：「夏少俠沒表示什麼，他只要貧衲代爲傳言武林各門各派的領袖人物，半個月後在峨嵋和他會面……。」

「這不結了麼？」蒼寅突然冷冷道：「你老和尚還有什麼費解的？夏少俠他想提早約期，改變地點，所以才突然遍傳武林帖。」

這分析也頗合理，聽得諸人頻頻頷首，皆表同意。

說話間，葫蘆谷口陸續地又走進了好幾個人，那是五莊四寨的五位莊主、四位寨主及豫西朝天堡主先後來到。

看看人數，該來的全到齊了。

看看天色，轉瞬即是初更。

按理說，傳出武林帖遍邀天下的人，應該先到等候。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片刻之後約期便屆，夏夢卿却仍未現俠踪。

儘管如此，誰也未有絲毫怨言。

時間悄悄過去。

月影漸漸高移。

初更已屆。

驀地，狂笑驚人劃破夜空，在那百丈高低的葫蘆谷頂，危崖之上冒起了一個黑衣人。

羣雄聞聲抬頭驚顧，禁不住面面相覷，互相探詢。

在場都是當今武林一等一的絕世高手，縱然距離近百丈，在那輪皓月冷輝照耀下誰都能清晰地看到。

那不是傳帖人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而是白面無鬚，極其陌生的中年人。

就在羣雄滿腹疑雲，難知所以之際，笑聲倏止，崖頂黑衣人向谷底揚聲發話：「夏夢卿果然是極乎衆望的絕世奇才，單憑一紙相邀，竟能驚動天下，使這多位當世高人不遠千里，趕來葫蘆谷赴約，委實是令人羨煞，也令人妒煞，可惜，夏夢卿三字害了諸位。」

羣雄訝然欲絕，大悲禪師腦際靈光一閃，心神猛震。暗誦佛號，仰首發問，道：「施主何人？怎知貧衲等是夏少俠柬邀……。」

崖上，黑衣人突然一笑接口，道：「有勞老禪師動問，我是四川提督岳鍾琪……。」

這突如其來的驚人變故立刻震住羣雄。崖頂岳鍾琪還有更驚人之語，輕笑接道：「至於我怎知這件武林事，那很簡單，我借用了夏夢卿三個字……。」

羣雄作夢也想不到武林帖是他冒名傳下，詭人來此絕地，其心可知，未等他話落，大悲禪師突然目射神光，回首沉喝：「諸位，速速出谷，再遲……。」

羣雄猛然醒悟，身形未動，岳鍾琪已然狂笑連連，得意冲天地再次說道：「現在已來不及了，何待再遲？還是老禪師心智機警，反應神速，無奈，仍是稍稍慢我半步，諸位，請看看谷口。」

羣雄才要回顧，大悲禪師已自面色凝重點頹然一嘆說道：「諸位，不用看了，谷口已經封死了。」

情道不假，何須再看？羣雄聞言心頭狂震，頓時呆住。

端木少華究竟年事太輕，倒並非不信，而是忍不住好奇，斜眼偷瞥，一看之下，立即作聲不得。

誠如大悲禪師之言，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寬窄只有數尺的谷口已經被人封死。

在這多絕世高手面前，竟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對方的功力、手法可想而知。

唯一的出入口已被堵死，豈不只有束手就縛，任人宰割，坐以待斃。

谷內，刹那間一片如死沉寂……。

猛然，佛號高宣暗滲禪門神功獅子吼，聲如暮鼓晨鐘，震耳撼心，羣雄為之瞿然驚醒靈台頓朗，心神一片平靜，大悲禪師目注崖頂，肅然發話：「施主將貧衲等誘困此谷，不知是何用心？」

岳鍾琪道：「老禪師不必着急，稍時等夏夢卿到來，一切自當揭曉。」

話聲方落，九指追魂蒼寅銀髮根根倒豎，嗔目厲聲罵道：「岳鍾琪，你身為大漢苗裔，賣身投靠，不顧公仇私恨，甘為滿朝鷹犬，已屬喪心病狂，禽獸不如，如今又卑鄙無恥地將各派領袖誘困此谷，居心叵測，小心你兎崽子日後天雷擊頂，遭了報應……。」

「大膽無知狂民，還不與我住口。」岳鍾琪想必惱羞成怒，陡揚厲喝，但他旋即又輕笑說道：「要飯的，我勸你還是省省力氣，何謂卑鄙無恥？兵不厭詐，用兵之道本就虛虛實實，諸位未涉孫吳，懵懂無知怪得誰來？若說我天雷擊頂，遭了報應，正如你所說，那是日後，現在諸位命都在我手，還談什麼日後？我只消一聲令下，諸位就要烈火焚身，屍骨無存，信不信？」

蒼寅白眉雙挑，就待再罵，齊振天倏地冷冷說道：「臭要飯的，我也勸你省省力氣，那來的好心情跟這狼心狗肺的東西鬥嘴？我還自詡身份呢！你喊破了喉嚨罵破了嘴有用。」

一盆冷水澆頭，蒼寅心火全消，悻悻然收回目光。再看看大悲禪師那平靜臉色，肅穆神情，不由暗道慚愧，自嘆不如。

大悲禪師淡淡一笑，道：「齊檀越說得對，蒼檀越何須急怒？我輩修為講究一個定字，臨危不懼、不驚、不亂才是上乘，做不到這點，那便無補於事，反蔽靈台，蒼檀越當知儒家五字定、靜、安、慮、得，如此，何妨大家仍然坐下，平心靜氣，依然固我，恍若無事地共思出谷之策。」

大悲禪師果然不愧是領袖武林的少林掌教，委實是位佛門得道高僧，別的不論，單看這份面臨生死邊緣的鎮定功夫已是常人難及萬一，即連其他諸門派掌教也自愧不如。

羣雄依言各歸舊位，盤膝坐下，鴉雀無聲。

顯然，都在竭盡心智，埋首苦思，搜尋那出谷之策。

修為有深淺，的確是絲毫勉強不得。

大悲禪師等幾位當今各門派掌教，俱是面帶安詳笑意，垂目打坐。

蒼寅、端木少華與齊振天等，也那閉目膝盤，恍若入睡。

唯那五莊、四寨之主雖然也是閉目盤膝，臉上的神色却是顯得急躁不安，絕難與前者相比。

其實，這也難怪，誰讓他們面臨生死邊緣，絕無選擇餘地？

誰讓他們身陷葫蘆「死」谷，插翅難飛，欲渡無從？

崖上，岳鍾琪目射陰毒下望，負手傲立，嘿嘿冷笑不已。

就在他笑聲歇止，張口欲言之際。

背後忽然傳來一個比他那冷笑還要冷上十分的話聲：「閣下，你遍遣手下鷹犬，約我到此何幹？」

岳鍾琪心弦震動，霍然轉身。

夏夢卿不知何時已然面色冰冷，卓立身後兩丈以外，目光冷峻，氣度懾人。

還好人家沒有出手暗襲，否則他縱有十條命也早已跌落葫蘆谷底粉身碎骨，變為血肉一灘。

饒他岳鍾琪良將虎膽，如何地陰狠毒辣，也不禁倒抽口冷氣，機伶寒噤，暗捏一把冷汗。

定了定神，目光微轉，刹那間驚駭之態盡斂，緩緩走前數步，揚眉笑道：「我沒想到你眞會來……」

「少廢話！」夏夢卿劍眉微挑，冷然接口，道：「夏夢卿沒有不敢赴的約會，告訴我，有何貴幹？」

顯然，他還沒有發現谷底被困羣雄。

岳鍾琪又向前走了兩步，笑道：「沒別的，想跟閣下商量點事兒。」

夏夢卿道：「什麼事，說！」

岳鍾琪毫不以為忤，其實他也未必敢，道：「閣下明知，何必故問？」

「要那兩樣東西？」夏夢卿冷冷笑道：「你膽大的令我驚奇，記得我對你說過，只要你認為有把握，隨時可找我夏夢卿，現在你自認有了十分把握麼？」

「當然！」岳鍾琪微微笑道：「若不仗恃着點什麼，岳鍾琪豈敢輕捋虎鬚，冒殺身之險約你來此？我生平從不打沒把握的仗，雖不敢說有十分，倒也該有個九分九。」

夏夢卿星目凝注，淡淡說道：「我懷疑你那仗恃是否足以使你立於不敗之地。」

岳鍾琪揚眉微笑，笑得狡黠，道：「是與否閣下稍時自當知道，如今，我不想多做無謂口舌之爭。」

有道是：藝高人膽大。夏夢卿雖然明知岳鍾琪必有仗恃，否則他絕不敢故弄玄虛地約自己來此談判，但他怕過什麼？眉梢微挑，道：「那好，你說吧！」

岳鍾琪陰險的目光輕輕地看了夏夢卿一眼，道：「我拿武林各門各派領袖人物的性命，交換你竊自大內的兩樣東西。」

夏夢卿自然還不知此刻羣雄正困崖下，他想縱聲大笑，終於忍住，輕蔑笑道：「就憑你岳鍾琪和幾個酒囊飯袋，庸碌蠢才的大內鷹犬，想找他們麻煩？我勸你趁早別動這念頭。」

岳鍾琪道：「我認爲那已經很够了，我無須尋上門去找他們麻煩，我可以把他們調往一處予以囚禁，來個集體屠殺。」

夏夢卿忍不住笑道：「你太看得起你那岳鍾琪三字了，我覺得你有點痴人說夢。」

岳鍾琪陰陰說道：「岳鍾琪三字的號召力自然不够，但如換上夏夢卿三個字應該又當別論。」

夏夢卿心神微震，霍然色變，目射冷電，沉聲喝道：「你敢。」

入目那懾人威態，岳鍾琪禁不住心中一懍，身不由主的倒退一步，枯禪掌下倖逃一死，到如今餘悸猶存，他不得不預做防備，否則，謀人未成身先死，那才寃枉，表面上，他仍然自鎮定，道：「這個膽我還有，我已經這麼做了，若之奈何？」探懷取出一張武林帖彈指射過。

夏夢卿輕伸兩指，捏住那張武林帖，只略一注視，立即心頭狂震，神色大變，身形電閃，逼近一丈，厲聲問道：「他們呢？」

岳鍾琪唇角微揚，側身讓路，指了指崖下。

夏夢卿身形再閃，撲近危崖，谷底情狀一目瞭然，不由他不暗暗心驚，頓時怔住。

身後，岳鍾琪得意揚笑：「閣下，怎麼樣，憑這些人質值得一談麼？」

夏夢卿緩緩轉過身形，星目暴射冷芒，語氣冰冷，一字一句地道：「岳鍾琪，你敢動他們毫髮，我會把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岳鍾琪微微笑道：「一命換天下武林精英，岳鍾琪死的值得，閣下如不忍心看他們盡埋此谷，那麼交出那兩樣東西，我保證他們毫髮無損地各回來處。」

夏夢卿道：「岳鍾琪，倘若我不答應呢？」

岳鍾琪目光一轉，笑指對崖說道：「看到對崖嗎？憑閣下目力，應該不難發現，在那林木山石之後，我預伏了多名大內侍衛，只消我一舉手，他們便會把準備好的硫磺、柴捆等物引着火一起丟向谷中，葫蘆谷谷口已封，形勢險惡，飛鳥難渡猱猿難攀，餘下的，閣下自己想吧！」

夏夢卿神目如電，他看得出，對崖佈置果如岳鍾琪之言，山石後、林木間，更是堆滿了引火之物，那些大內侍衛中，爲首的紅衣喇嘛正是雍和宮侍衛領班大喇嘛鐵別眞。

夏夢卿不禁駭然，耳邊却又傳來岳鍾琪那深深得意的話聲：「我再奉告一句，我已經告訴過他們，假如他們在對崖看見我有什麼不測，或者爲你所制，不准管我，那時，我仍可有這多位武林高人陪葬，死的應該很值得。」

夏夢卿收回目光，淡淡說道：「看來，你已立於不敗之地，一着受制，全盤皆墨，我是輸定了。」

表面上，他平靜異常，其實，眼前的情勢令他有突墜冰窟之感。他知道，急怒解決不了事，而且顯得多餘。

他不得不承認輸了，因爲岳鍾琪這一着太以高明，高明得令他毫無還手之力。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嚐到怕的滋味，那是爲別人，爲這谷底天下武林精英，各門各派的領袖人物。

假如爲他自己，他仍能視若無覩，談笑自若，絲毫不放在心上。

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嚐到輸的滋味，他睥睨宇內，叱吒武林，多少年來，何曾遭遇到像今夜這種只能處於挨打地位的挫敗？這輸的滋味令他很不好受。

兵書與那本前明忠義臣民名册固屬重要，是他反清復明，不可或缺的東西，而這谷底數十名武林領袖人物的性命，應該比這兩樣東西更爲重要。

獨木難撐大局，一人不足以復興，假如他爲了保有這兩樣東西，犧牲了谷底羣雄，那是不智之舉，到那時，他縱然有了這復興寶典，憑他一個人又能做些什麼？

況且，在道義上也太以說不過去。

雖然，爲了民族復興大計，可以在某些方面做任何犧牲，但是他究竟不是那種鐵石心腸的人，他有血有肉、有感情，俠骨柔腸，劍膽琴心。再說，這種犧牲是最不智的，不但無補大局而且對大局影響甚鉅，他沒有必要做這種無謂而愚蠢的犧牲。

那兩樣不可或缺的東西，失去可以再找回來，倘若犧牲了這多位武林精英的性命，人死不能復生，他不是大羅金仙，沒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無邊道行，那就永遠也找不回來了，數十年內還談什麼復興大計。

衡量之下，孰輕孰重，立卽了然。

他受人挾持，萬般無奈之下，暗暗一嘆，剛要點頭認栽。

岳鍾琪不知道，他只當夏夢卿正在猶豫難決，思索對策。突然聲揚獰笑，望着對崖高聲叫道：「鐵別眞！給點顏色，讓他看看。」

對崖，鐵別眞右臂微抖，三縷火光飛墜葫蘆谷裏，火煙起處，谷底枯草立刻燃着大片，山風助長了火勢，立刻濃煙四起，火燄直冒。

夏夢卿又驚又怒，目眦俱裂，直欲噴火，劍眉倒挑，厲聲喝道：「岳鍾琪！叫他們住手！夏夢卿認輸就是！」

當然，岳鍾琪他只是在示威，見好還能不收？向着對崖叫了一聲：「鐵別眞，先停手，聽候令諭。」然後，轉過頭來望着夏夢卿嘿嘿笑道：「閣下，咱們君子風度，拿來吧！」緩緩伸出右手。

谷底的火，並未能驚動閉目盤坐中的羣雄，谷頂夏夢卿那聲厲喝，却使得羣雄如遭電殛，霍然躍起，大悲禪師首先揚聲說道：「貧衲大悲，夏少俠已經來了麼？」

夏夢卿沒有理會岳鍾琪，卓立崖頂，目注谷底大悲禪師及天下羣雄說道：「夏夢卿在此，因我一人連

累諸位身陷谷底，中人奸謀，夏夢卿愧疚良深，至感不安。」

大悲禪師高宣佛號，合十說道：「夏少俠怎出此言？是貧衲等懵懂無知，一點不察，反連累了夏大俠倒是眞的……。」

話還沒說完，九指追魂蒼寅突然振臂大呼：「夏少俠，聽蒼老五一言，老要飯的不知這兎崽子用意何在，可是明知他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不管那兎崽子要幹什麼，夏少俠可千萬別因爲我們這些臭皮囊，中了他的計，遂了他的心，否則老要飯的我今夜寧可一頭碰死巫山。」

話聲方落，天龍堡主皓首神龍齊振天也自揚呼說道：「臭要飯的說得對。夏少俠莫使我等死不瞑目，爲鬼含羞。」

「無量壽佛……」

一時谷底盡是激昂慷慨陳詞聲，充塞夜空，震撼巫山，驚天地而泣鬼神，風雲爲之色變，草木爲之含悲。

夏夢卿全身熱血沸騰，胸氣激蕩，星目欲濕，立身崖頂，久久不能答話。

岳鍾琪懾於浩然正氣，毛髮悚然，心驚肉跳，嘿嘿說道：「閣下，你是聰明人，更是血性奇男，人家有情，你豈能無義？要知道良心……」

夏夢卿霍然轉身，面色鐵青，雙目微赤，挑眉大喝：「岳鍾琪，你與我住口！」

人雖在挾持之中，神威猶在，岳鍾琪一懍住口，身不由主，退了一步。

夏夢卿不屑多看他一眼，轉過身去，向着谷底羣雄强笑說道：「諸位請放心，也請稍安毋躁，此事夏夢卿自有主張。」

谷底頓時一片寂然。

無可諱言地，岳鍾琪適才那句話，確曾深深地擊在夏夢卿的心坎之上。

那話不錯。人家有情，他豈能無義？如果谷底羣雄盡是些貪生怕死，不識大體之輩，他可以改變主意棄之不顧，但是，他們全是凜然忠義慷慨之士，寧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絕不願羞愧苟活，他怎能棄之不顧？

而現在的情形，又令他十分爲難。這些俠義之士，如果發現一點他夏夢卿因他們而無奈俯首的跡象，他們說得出，做得到，眞會集體自絕谷底，來個慷慨赴死，從容就義，這樣豈不更令他負咎終生，遺恨千古？

想了又想，只有咬牙橫心，當下向岳鍾琪冷冷說道：「我心意已決，現在的情勢，除了我以兩樣東西換取天下羣雄之外，別無選擇的餘地，我答應交出那兩樣東西。可是我告訴你，假如我給了你東西之後，你敢有一點不履行諾言，打開谷口，放出羣雄，除了你們個個陪葬之外，我還你們皇上那顆腦袋，你瞧着辦吧！」

說着，就要探手入懷。

岳鍾琪的神情顯得既緊張、又興奮、更得意，面帶詭笑，再度伸出右手。

驀地，佛號震撼夜空，谷底，大悲禪師顫聲發話，道：「阿彌陀佛，崖頂之言，貧衲已悉入耳中，夏少俠眞欲陷貧衲等於不義麼？」

夏夢卿心神一震，那隻本要探入懷中的右手停在胸口，他沒料到大悲禪師會不惜耗費眞力動用那禪門至高無上的神功，天耳通，攝聽崖頂他與岳鍾琪的對話。

現在，他更爲難了，他知道：目前除了不說話，或者和岳鍾琪雙雙走出一里之外，否則就別想逃過這位佛門高僧的雙耳，而這兩個辦法都行不通。

他不在近前，鐵別眞等那些大內鷹犬，萬一陰損狠毒地毀了諾言，燒死羣雄，這姑且不論。就是他們守信打開了谷口，羣雄仍是死路一條，因爲打開了谷口，就表示夏夢卿他低了頭，答應了條件，遂了岳鍾琪心願，這些忠義之士，必然會立卽自絕當場。

這怎麼辦。

答應不行，不答應也不行。

面對如此情勢，這位宇內第一奇才，頓感束手，五內欲焚，沒了主意。

岳鍾琪，好不緊張，連忙嘿嘿笑道：「閣下，我時間無多，你也應該不會願意谷底這些人，久做我階下之囚。」

他是唯恐夏夢卿會不顧一切地改變了主意，是以不得不催促夏夢卿快一點。

夏夢卿目光呆滯，根本就像沒聽到，良久才面色木然，唇邊閃過陣陣抽搐，近乎自言自語地說道：「天不助我，橫豎都是一死，我爲什麼不讓他們死得瞑目，死得壯烈，成仁取義，庶幾無愧？……」

他說來平淡，岳鍾琪可差點驚破了膽，表面上，他不能不强裝鎭定，聳肩攤手，一笑說道：「閣下怎麼也有這種想法？有道是：螻蟻尙且貪生。我不以爲他們這些有血有肉的人會……。」

「閉嘴！匹夫！」夏夢卿突然瞋目大喝，激動得失了常態：「岳鍾琪，你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的廉恥喪盡，貪生怕死嗎？面對這麼多位忠義之士，你應該羞煞愧死，身爲漢族苗裔，你竟然喪心病狂，滅絕人性的迫害同類，留你何用？你只要敢，你就支使那些大內鷹犬動手吧！我讓你遭報應。」右掌緩緩提起。

岳鍾琪沒想到原來十拿九穩的辦法，會在這轉瞬之間，起了那麼大的變化，一連退了兩步，目光難掩心中恐懼，嘿嘿揚笑，笑得顫抖且極爲勉强：「夏夢卿，你，你，我不以爲你會這般貿然輕舉妄動，你眞的不顧谷底那批人的性命了麼？」

夏夢卿星目噴火，咬牙說道：「岳鍾琪，你少說廢話，也莫再以此要脅我，谷底都是大漢民族碧血赤心的忠義之士，爲民族大義，爲復國大計，他們願意死，能死，他們死得重於泰山，死得轟轟烈烈，名傳千古，永垂不朽。不像你這民族的叛賊死得令人不齒、令人唾罵，知道這兩句麼？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你，我要你學學秦檜、萬俟卨那兩個奸賊，也跪在這葫蘆谷底，神女峯何其有幸，而你，岳鍾琪，却沾辱蹧蹋了一塊白鐵……」

岳鍾琪豈止臉上變了色，簡直心膽欲裂，連連倒退，駭然說道：「夏夢卿，你眞敢這麼做，你可不要懊悔……」

「住口！匹夫！」夏夢卿陡揚輕喝，掌提至胸，已凝足了枯禪掌力，恨得咬唇出血：「正邪自古同炭冰，奸佞由來難得頭，你死了這條心吧！」

岳鍾琪魂飛魄散，就要揮手張口傳令。

夏夢卿陡挑劍眉，揚掌待發。

千鈞一髮，驚心動魄。

驀地，神女峯後響起一聲震天懾人的霹靂大喝：「岳鍾琪，你敢！」

一條魁偉的黑影與一條無限美好的纖小雪白的人影劃空疾射而至。

夏夢卿倏然驚顧，一見那雙人影，面上表情難喻，頓時怔住。

岳鍾琪目力也不差，身形一顫，連忙俯首躬身：「卑職不知侯爺與夫人也在此地……」

黑白人影先後射落崖頭，正是那神力威侯傅小天與薛梅霞。

傅小天沒理躬身恭迎的岳鍾琪，第一眼就看夏夢卿，環目神光閃爍，咧嘴笑道：「老弟，你好。」

夏夢卿此刻威態盡斂，俊面還帶點煞白，笑道：「託侯爺洪福，夏夢卿尚稱粗健。」

立即轉過頭望着站在傅小天身旁的薛梅霞，唇邊微抖地强笑說道：「小妹，妳好。」

薛梅霞打從一現身，美目就始終緊緊地盯住了他，聞言，那原本就在目中徘徊的閃爍淚光，忽然往外一湧，但她到底沒讓它墜落胸前，牽動了一下香唇，笑了，笑得令夏夢卿心碎腸斷，她沒答夏夢卿問話，道：「夏大哥，我終於還是找到你了，好不容易啊！」

夏夢卿一襲儒衫無風自動，玉面上飛快地掠過一絲痛苦的抽搐，笑了笑，沒有說話。

而薛梅霞却沒有放過他，無限柔婉地輕輕說道：「夏大哥，你的傷勢，全好了麼？」她根本沒顧慮到夫婿就在身旁，這種問話的神態、語氣，能令每一個做丈夫的嫉妒。

傅小天，他始終面帶微笑地看着他們兩個，絲毫沒有介意。

夏夢卿有意無意地避開了那雙令他心悸的目光，淡淡笑道：「謝謝妳，小妹，我的傷勢早就好了。」

他似乎不願多說一句。

薛梅霞應該是滿腹的話兒，可是她如今就不知該從何處說起。

一時，空氣靜得很尷尬。

傅小天是有心人，望着夏夢卿一笑，打破沉默，說道：「老弟，咱們待會兒再談，容我先把事情解決一下。」

轉過頭來，立刻沉下了臉。「站好了，聽我說話。」

岳鍾琪這才敢抬起頭來，站直身子，恭謹答話，說得戰戰兢兢：「卑職洗耳恭聽。」

傅小天揚了揚濃眉，道：「岳提督，我這次出京，你知道是爲了什麼嗎？」

岳鍾琪想使狡猾，可是當着這位神力威侯，他不敢，只得答道：「卑職知道。」

傅小天環目威稜一閃，沉聲說道：「那麼？你敢搶我的差事，誰給你的膽子，是因爲你身懷密旨，我

不敢拿你怎麼樣，是麼？」

岳鍾琪嚇得機伶一顫，連忙躬身俯首：「卑職天膽也不敢冒犯侯爺。不過，卑職斗膽以爲維護大清朝廷的安寧，這也是卑職的責任。」

好利的一張口，傅小天神色一變，倏又淡淡笑道：「算你有理，現在我告訴你，我自請出京，爲得就是找回那兩件御藏重物，這件事，我會做，用不着你們幫忙。」

岳鍾琪道：「卑職省得。」

「那就好。」傅小天淡淡說道：「我來了大半天了，剛才的事，我已經了然，你這種手法太卑鄙，也嫌得太陰毒，現在你傳令，讓他們撤去埋伏，打開谷口。」

岳鍾琪低着頭沒動，也沒答話。

夏夢卿星目異采一陣閃動，難掩激動地忍不住插口說道：「侯爺，夏夢卿已領受良多，你怎好……」

傅小天轉過臉來一笑接口，道：「老弟，你別搭腔兒，這是咱們倆個的事，我不願意別人插手涉足，要知道我也不會放過你，不過我不會用今夜這種辦法。」

夏夢卿微微挑了挑劍眉，笑了笑道：「既然這樣，我只有再領一次情了，錯過今夜，我隨時恭候。」

傅小天濃眉一剔，大笑說道：「老弟，你知道我爲什麼趕來嗎？老實說，我目的不是替你解圍，而是我揣測你閣下要藉雷雨做龍騰之動，好在完全不是那回事，否則今夜你我便勢成水火，那將不是像現在這樣談笑言歡了，所以，你大可不必領什麼情。」

夏夢卿心中微微一震，面泛淡笑，沒再說話。

傅小天也望着他笑了笑，隨卽轉向岳鍾琪，沉下臉，問道：「岳提督，我的話你聽見了麼？」

「卑職聽見了。」岳鍾琪低着頭做如是語。

傅小天神色微變，目射威稜，沉聲說道：「岳鍾琪，你敢不聽。」

「卑職不敢。」岳鍾琪身形一顫，頭垂得更低，道：「只是，卑職奉旨行事，身不由主，但請侯爺恕罪。」

傅小天聽得一句奉旨行事，面色稍霽，想了一想，道：「看在你奉旨行事的份上，我饒你這次……那麼要怎麼樣你才肯撤伏開谷，說吧！」

岳鍾琪倒眞有點膽子，只有他自已知道，他是冒了多大風險，聞言，暗捏冷汗，吁了一口大氣，道：「謝侯爺不罪之恩，除非夏夢卿立卽交出那兩樣御藏重物。」

傅小天勃然大怒，神色剛變，倏又變爲一片平和，淡淡說道：「看來你是非搶我的差事不可了。」

岳鍾琪身形又是一顫，答得很狡猾：「卑職不敢。不過，卑職知道侯爺赤膽忠心，諒必不至叫卑職違抗聖旨。」

傅小天突然縱聲大笑，聲似龍吟，裂石穿雲。

「好口才……」笑聲一歛，忽做驚人之語，道：「那麼，你下令放火吧！我可以告訴你，德郡主也在谷底，你只要認爲自已能負得起這個責任，你就燒吧！」雙手往背後一負，不再言語。

這話的確像個晴空霹靂，不但岳鍾琪心神震動，就是夏夢卿也大感意外。

夏夢卿情知傅小天蓋代奇豪，不屑謊言，不會使詐，不由暗暗一嘆，心想：看來，自已又欠了她一筆人情債……

岳鍾琪却意猶不信，連忙轉身抬頭，向着谷底竭力察看，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只覺腦中轟然一聲，險些昏厥。

可不是麼？一個身材纖小的黑衣人兒，不知由何處走出，更不知由那兒入谷，正自緩步走向羣雄，一

點兒也不差，正是那刁蠻、嬌貴的美郡主德怡。

這一來，岳鍾琪可作了辣，扎了手，甚至可以不聽傅小天的，可是，他有幾個腦袋，敢連同這位當朝親貴的大郡主也一起葬身火窟？聖旨沒叫他這麼做。

岳鍾琪呆呆愣立，作聲不得，傅小天却淡淡發話說道：「我不妨告訴你，德郡主早已洞悉一切，她比這些被困谷底的武林羣豪來得還早，只是一直隱身谷底沒露面罷了。」

如今，岳鍾琪他尙有何話可說，暗暗一嘆，就要傳話對崖撤伏開谷。

更驚人的事，突然發生。

忽然，數縷火光拖着長長的芒尾，由對崖飛投谷底，引得谷底原已將熄的枯草立即又燃燒了起來。

這突如其來的事故，看得夏夢卿、傅小天與薛梅霞三人不由一愣。

莫非是鐵別眞不聽指揮，自做主張？

夏夢卿與薛梅霞暗感驚訝，傅小天却是激怒，岳鍾琪更是嚇得臉上變了色，目注黝黑一片的對崖，揚聲喝道：「鐵別眞，你敢不聽令行事……」

話猶未完，神女峯後突然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話聲，道：「他，只有一個腦袋，只是不能聽閣下指揮罷了。」

夏夢卿與薛梅霞，無須回顧，便已聞聲知人，心中一震，不由皺眉互覷。

傅小天只覺得話聲極爲熟悉，却一時想不起是誰，驚訝之餘與岳鍾琪同時回顧。

四目注處，只見數十丈外神女峯近峯巓處的一株虬枝巨松之上，如幽靈般站着一個黑袍蒙面人，目射陰鷙，嘿嘿陰笑，不言不動。

岳鍾琪立即看出，那便是向他進言獻計之神秘黑衣人。

而傅小天一眼便認出，那赫然竟是千毒門主雷驚龍。

岳鍾琪當下揚聲問道：「閣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雷驚龍嘿嘿笑道：「身爲良將的岳提督竟然問出這句話兒來，豈不令人可笑？閣下，聰明白點，這叫做螳螂捕蟬又叫鷸蚌相爭，我就是那在後黃雀、得利漁翁，懂嗎？提督大人？」

岳鍾琪頓時恍悟他只是被人利用了的工具，眞正墜入圈套的是他自己，只覺羞、怒、怕一時俱來，戟指雷驚龍厲聲說道：「原來你竟……」

「那當然。」雷驚龍喋喋笑道：「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東西要讓給你拿了去，我還有混的麼？」

夏夢卿與傅小天、薛梅霞三人這才恍悟完全是雷驚龍一人搞的鬼。

本來嘛，岳鍾琪那有這麼高明。

傅小天頗爲驚怒，驚得是雷驚龍這人委實陰狠狡詐的可怕，怒的是朝廷邊陲重臣却被人戲弄於手掌之上，這對大清朝廷來說，實在是件丟人的事。

薛梅霞只感悲痛羞慚，因爲怎麼說雷驚龍總是她薛家表親，更是她以前的未婚夫婿，如今雷驚龍成了武林惡魔，她的面上也不光采。

只有夏夢卿摒除了一切雜念，在皺眉沉思對策，他知道，雷驚龍不比岳鍾琪，稱得上是他一大勁敵，較諸羅剎三君，布達拉宮喇嘛還難鬥。

岳鍾琪佔了這種優勢，下了這步棋都令他束手無策，自認落敗，如今雷驚龍掌握了全局，那就更不必說了。

岳鍾琪他還有顧忌，他不敢把德怡也陷害在內。

雷驚龍他有什麼顧忌？不但沒有顧忌，而且簡直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良機。

稍時只要他一聲令下，那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夏夢卿他不得不暫時摒絕一切雜念，運用他那超人的智慧思索對策。

驀地，岳鍾琪一聲怒叱，就待撲過去，却被傅小天倏伸鐵腕，默默地一把將他拉回。

岳鍾琪儘管如何急怒，昏了頭、紅了眼，也不敢有絲毫掙扎，就敢掙扎也是如同兒臂撼山，他面色死白，目眦滲血，急怒攻心，他恨不得與雷驚龍來個同歸於盡。

雷驚龍得意還要賣乖，陰陰一笑，道：「對了，還是傅侯知機，現下的情勢，豈是你岳鍾琪能輕舉妄動的麼？蠢材！」

入目傅小天環目中那雙懾人寒芒，不由心中一懍，立刻轉了方向，一笑又道：「小妹，很久沒見，想念得很，近來好麼？」

薛梅霞不想理他，却又不願顯得小氣，頭也沒回，淡淡說道：「謝謝，託表兄的福，我很好。」

雷驚龍目中陰芒一閃，狂笑說道：「小妹，還認我這個表兄，難得，難得。」

這回，薛梅霞沒有理他。

雷驚龍嘿嘿一笑，又轉了方向：「夏夢卿，你怎麼不說話？莫非在運用你那超人智慧，想辦法對付雷驚龍麼？……」

夏夢卿未予答話。

雷驚龍嘿嘿獰笑又道：「姓夏的，我勸你少費心機，雷驚龍做事向來無破綻可尋，北京城外我拯你於羅刹三君之手，大度饒你不死，我覺得你就該雄心盡死知機早退，含羞帶愧地找個地方靜靜地過過餘年算了，怎麼還好意思在江湖中與人爭長論短，互較雌雄？縱然你偷生苟活，厚顏再出，也應該學聰明點兒，別老逃不出雷驚龍掌握，豈料你仍是那麼愚笨糊塗，又墜入雷驚龍網中，這樣下去我實在提不起興趣再跟你爭論天下英雄誰屬了，因爲你太以令人失望。」

這番話盡極譏諷，連傅小天都聽得微剔濃眉，尤其是薛梅霞，她花容色變，黛眉倒竪，美目圓睜，險些忍耐不住，她認爲她夏大哥絕不能容人輕辱，如果有人侮辱她夏大哥那比侮辱她自己還令她難以忍受。

而，夏夢卿仍是聽若無聞，任他輕謾。

雷驚龍毫不放鬆，繼續冷嘲熱諷，口氣更是尖刻。

「夏夢卿，事到如今，我不妨告訴你，打從你一離開北京到現在爲止，你沒有一刻能逃出我的雙目，說起來你還欠我一筆小小的人情債，記得嗎？酒樓代你付資，爲你預訂客棧，又指引你大內鷹犬的聚會時地。好在，那是我讓你一步步步入陷阱的手法，對你有害無利，所以你不必耿耿於懷，思圖償還，你可以想想看，無影之毒所向屍橫，我那時如要殺你，應該是舉手之勞，用不着我一個手指，恐怕你早就是一具白骨，死得神不知，鬼不覺，今夜還能站在這兒跟我爲敵麼？」

話聲至此微頓，夏夢卿毫無反應，他喋喋一笑，接道：「不過，正如我給你的那張紙條上所說，你到底是宇內公認的第一奇才，不應該死得無聲無色，那麼可憐，再說，那樣殺你，也勝之不武，徒汚我手，我要正大光明地鬥殺你，讓天下武林看看英雄翹楚究竟誰屬，雖然你令我失望，但我仍初衷不改，饒你數次不死，當着小妹我已還淸舊債，剩下來的只有我向你索淸奪妻之仇，折辱之恥，毀容之恨了，你我生死一搏約鬥之日不遠，你好好準備吧。」

薛梅霞靜聽之餘，也不禁機伶連顫，爲自己這位昔日情人夏大哥暗揑一把冷汗，她知道雷驚龍所說屬實，在那種情形下，他要殺夏夢卿委實易如反掌，夏夢卿在毫無防備之下，的確會不知不覺地中了他的道兒，雖然他曾經數次放過殺害夏夢卿的機會，在薛梅霞心中毫無感謝之意反而更加深的她的痛恨、不齒。

雷驚龍話聲一落，她才要開口，夏夢卿突然淡淡說道：「小妹，那來的那麼多工夫跟他囉唆。」

薛梅霞對夏夢卿的話一向聽從，立刻閉上檀口。雷驚龍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目閃妒火，嘿嘿笑道：「料不到小妹還是那麼聽他的話，看來情之一字，當眞是……」

薛梅霞嬌靨一熱，夏夢卿霍然轉身，星目暴射寒芒，冷冷說道：「雷驚龍，你說完了麼？」

雷驚龍心中暗暗一懍，笑道：「說完了，還有最後一句，你應該記得我在北京城郊對你說的那句話，那句話曾蒙你謬獎，現在就是我證明的機會，把那兩樣東西交給我吧！」

那句話是：「我也只是打算委屈一時，目前我與他們究竟是誰利用誰，實在難說。」

這句話曾令夏夢卿心神震撼，他當然記得，點頭說道：「那句話曾經改變了我對你的看法，我不會忘記，只要你出發點嚴正，是爲天下蒼生着想，誰舉事都是一樣，我可以把那兩樣東西給你……」

雷驚龍縱聲狂笑，道：「閣不愧是識時務的俊傑，知進退的高人。」

笑聲猛地一歛，陰惻惻地道：「我這人素來多疑，我認爲事情不會那麼簡單，你是想到了對策，抑或是還有下文？」

夏夢卿淡淡說道：「兩者都是，你多疑，我也不會輕易相信人，你如何取信於我？發誓？賭咒？」

雷驚龍笑道：「那有什麼用？我自知甚明，今生是沒有辦法取信於你的了。」

「這不就是麼？」夏夢卿道：「你不能讓我相信你的出發點和我一樣，我怎敢以大好神州，百姓苦樂冒險，你想讓我交出那兩樣東西的想法，豈不是痴人說夢，近乎妄想？」

「也許是。」雷驚龍陰笑道：「不過，像今夜這種情勢，我認爲要你交出那兩樣東西，似乎是很簡單，你如果心存僥倖之念，那才眞是痴人說夢，近乎妄想，當然，你若不顧谷底那些人的性命，那又另做別論。」

夏夢卿道：「你那麼有把握麼？」

雷驚龍道：「我向來不做沒把握的事。」

夏夢卿冷笑說道：「話別說得太滿，須知生機往往會在絕望的時候出現，世間事很難預料。」

雷驚龍狂笑說道：「天下那有那麼多奇蹟，岳鍾琪他不敢火葬滿室親貴，我可不在乎，更何況像這種滅除異己的機會難得。我本想看看你那絕處所逢生機，無奈我沒工夫，夏夢卿你聽着，我比岳鍾琪更狠，我可以毒、火兼施，點不點頭在你。」

夏夢卿淡淡笑道：「雷驚龍，別拿這些威脅我，武林羣雄，他們個個深明大義，願意死得壯烈，至於那位滿室親貴……你知道，我跟你一樣地不會在意。」

雷驚龍陰鷙目光一閃，笑道：「看來我計窮了，既然羣雄願死得壯烈，那位德郡主生死你又不在乎，那你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夏夢卿，別故作鎭定，在我眼前，你最好少來這一套，你若沒有顧慮，雷驚龍還能安安穩穩地站在這兒？你點不點頭。」

事迫眉睫夏夢卿不得不下決心，故做沉吟，默然未語，暗中却傳音傅小天、薛梅霞、岳鍾琪三人。

「對崖盡是布達拉密宗高手，他們不介意雷驚龍的生死，所以要想擒雷驚龍逼他們就範，那沒有用，除冒險一搏，殲敵救人之外，別無良策，稍時我一有行動，請侯爺對付雷驚龍，小妹與岳提督想辦法打開谷口放人，那兒可能也有埋伏，務請小……。」

心字猶未出口，雷驚龍突然仰天一聲厲嘯。

嘯聲方起，月光下，對崖倏然現出一個黃衣喇嘛，袍袖齊展，紅光一閃，十餘團火球飛墜谷底，立時熊熊一片，燄煙直冒，觸目心驚。

谷底，隨卽傳上九指追魂蒼寅大叫罵聲。

「兎崽子們，你們有多少火就放吧。要燒就全把我們燒死，可別讓老要飯的活着出谷，那就非以牙還

牙，一把火把你們那小窩燒個淨光不可……」

想必被煙燻得嗆住，一陣咳嗽，不聞聲息。

一聲清越佛號，恍如暮鼓晨鐘，只聽大悲禪師沉聲說道：「命當絕時，逃躲無用，命不當絕，何須逃躲？諸位請速靜坐閉息，不可驚慌奔跑。」

大悲禪師不愧爲少林掌教高僧，他知道在這時候必須要保持靈台明靜，力持鎮定，否則洩了眞氣，被煙燻嗆窒息，那便只有死路一條。

危機已迫，何敢怠慢？

夏夢卿陡揚曠絕神功天龍吟，龍吟長嘯裂石穿雲，震盪夜空。

嘯聲裏，人似長虹沖天拔起，半空中倏演冠絕宇內的天龍身法閃電疾撲對崖。

他一動，傅小天、薛梅霞，岳鍾琪跟着而起。

傅小天揚聲震天大笑，天馬行空，人如巨靈平飛疾射，撲向峯巔巨松上的雷驚龍。

薛梅霞與岳鍾琪則悄無聲息地雙雙掠向葫蘆谷口。

兩崖之間，距離足有五十丈以上，夏夢卿一飛過四十餘丈處，身形已成墜瀉之勢，剛準備換氣騰身。

驀地，對崖一聲沉喝，數團巨大的火球如飛射了過來。

布達拉密宗高手稱得上陰損狠毒，詭譎毒辣，看準了夏夢卿第一口眞氣不足，第二口眞氣未提之刹那間猝施襲擊，令人防不勝防，躲不能躲。

那數團火球來勢兇猛又準，齊射一點，火球未近，炙熱之風已至。

這下夏夢卿如被擊中，必然是衣衫盡焚，髮膚俱傷，直墜谷底，高空近百丈，夏夢卿縱然神功蓋世，也絕無生理。

但是，夏夢卿若眞的就如此這般地被擊中，還稱得什麼宇內第一奇才？

心念動處，大靜神功倏遍全身，臨危不亂，儒袖猛揮，身形借勢上升五尺，輕而易舉的避過，火球由足下掠過，個個落空。

他不能讓火球墜入谷底，助長火勢，同時一提眞氣，反身揮掌，一抓一拋，那幾個已然落空掠過的火球應掌倒射而回，流星趕月般反射對崖，去勢比來勢還疾、還猛。

轉瞬之間，崖上布達拉宮黃衣喇嘛二次偷襲，打出的火球無巧不巧的堪堪被那幾個倒射而回的火球撞上。

只聽波波幾聲，奇景頓生，火星成雨，赤芒萬點，飛罩崖頂。

一時星月失色，冷輝黯然，慘呼四起，紛亂一片，布達拉密宗高手魂飛魄散，撲衣飛退。

就在此時，夏夢卿人似神龍凌空撲至，玉面煞白，星目噴火，枯禪掌、降龍手左右齊發，銳不可當，威力無匹。

一干密宗高手甫遭火攻，已成驚弓之鳥，那敢再攖銳鋒？退得慢的首當其衝，在慘嗥聲中，屍體被震激飛，退得快的，猶圖做困獸之鬥，紛紛暴喝揚掌，打出滿天歹毒暗器，疾襲夏夢卿。

密宗暗器，中原罕見，至爲霸道，要在平時夏夢卿或許不願太以大意。

但是今夜他殺機早起，盛怒已久，橫了心，紅了眼，護身大靜神功至高無上，何在乎這些區區暗器？

劍眉雙剔，一聲厲叱：「殺不盡的畜禿，我倒要看看你們能頑强到幾時！」

雙掌虛空微揮，滿天暗器無故自落，枯禪掌再發，布達拉密宗高手又自鮮血狂噴，飛屍五人。

剩下的黃衣喇嘛心膽俱裂，那裏還有半絲鬥志？驚恐愴惶地向着崖下夜色中，四外飛遁而去。

威脅已除，夏夢卿不再窮追，更顧不得那些穴道被制，倒臥林木山石間的一干大內侍衛，轉身掠向葫

蘆谷口。

頗出人意料之外，葫蘆谷口竟然毫無埋伏，薛梅霞與岳鍾琪已然會合羣雄移開了那些封堵谷口之物，除了功力稍差的五莊四寨九位莊寨主略中火毒外，其他羣雄總算安然渡過危厄。

大悲禪師諸人正在谷口附近就地救治傷者，一見夏夢卿趕到，紛紛起身見禮。

夏夢卿還禮不迭，謙遜說道：「夏夢卿姓名累人，好在只是虛驚一場，否則夏夢卿豈不百死莫贖？我正感不安，諸位……。」

一眼瞥見薛梅霞拉着德怡，面帶神秘的笑容嬝嬝行了過來，美郡主螓首微俛，似乎有點忸怩。心中一震，連忙向着大悲禪師低低說道：「掌教勿忘峨嵋之約。」

沒有等大悲禪師答話，他便即大步迎向薛梅霞與德怡，先向美郡主一拱雙手，道：「多謝姑娘冒險施援手，夏夢卿日後必有所報。」然後立即轉向薛梅霞道：「小妹，麻煩妳在這兒照顧一下，我要去看看傅侯。」

不容她兩個任何一人有開口的機會，身形閃電拔起，如飛掠向神女峯。

第二十章　玉女傷情奇峯起

夏夢卿才抵神女峯側，便遙見傅小天迎面如飛馳來，見着他劈頭便問道：「老弟，哪兒去？」

夏夢卿道：「來看看侯爺，侯爺縱了他？」

傅小天蹙眉一嘆，說道：「怎麼說他總是梅霞的表哥，我怎好太爲難他。」

夏夢卿點頭不語，旋卽又道：「夫人與德郡主都在谷口，羣雄中有幾位中了火毒，煩勞您駕去照顧一下……」

傅小天截口說道：「你呢？老弟。」

夏夢卿接道：「我還有點瑣碎事兒要辦，馬上會趕回來。」不等傅小天再說什麼，雙手微拱，筆直掠上峯頂。

傅小天望着夏夢卿逝去的背影搖了搖頭，縱身剛要下峯。

「小天。」一聲嬌呼，月色下，薛梅霞慌慌張張地急掠而來。

傅小天以爲谷口又出了什麼事，心中一緊，飛步迎上前去，道：「怎麼？霞。」

薛梅霞不答反問，急急說道：「他人呢？」

傅小天當然知道愛妻指的是夏夢卿，「哦」地一聲，笑道：「我還以爲又出亂子了呢。……他說要去辦點事兒，馬上趕回來。」

薛梅霞突然如墜冰窟，花容倏變，嬌軀一陣輕顫，兩串晶瑩珠淚奪眶而出，無言垂落襟前。

傅小天臉上未退的笑容立刻凝注，倏伸鐵腕，一把握住薛梅霞粉臂，急道：「怎麼了？霞。」

薛梅霞失色的香唇微微抖動，良久方楚楚可憐地幽幽說道：「你以為他眞的是去辦事，眞的還會趕回來嗎？」

傅小天猛有所悟，頓時呆住，半晌才無限憐惜地緊緊握在薛梅霞粉臂上的那隻大手，赧然說道：「我糊塗也很抱歉，我沒有想到他會……」

薛梅霞微搖螓首，悽惋笑道：「小天，別這麼說，這怎能怪你？他要走誰也留他不住……」

傅小天心中一陣絞痛，忍不住憤然說道：「他這人也眞是……」

「別說了，小天。」剎那間，薛梅霞轉變的極為平靜，截住了傅小天話頭，淡淡笑道：「走了也好，既是他不願意跟我們朝夕見面在一起，何必勉强。他凡事順乎自然比較好，這樣也可免彼此痛苦，咱們下去吧，小天。」

傅小天心如刀割，他知道愛妻此際的感受，其痛苦程度難以言喻，他倒希望薛梅霞能放聲大哭一場，別把悲傷鬱結悶在心裏，而實際上他又不能這麼說，一時也找不出適當的安慰話兒，只有默默頷首，扶着她緩步下峯，走了幾步，突然想起了美郡主，忙道：「德怡呢？她怎麼沒跟妳在一塊兒？」

薛梅霞輕輕說道：「她說有點事，先走了一步。」說話竟然有氣無力。

傅小天心中一震，暗道：看來德怡比我跟梅霞都聰明。笑道：「妳以為她也是有事麼？」

「不！」薛梅霞搖頭回答，答得甚是平淡。

「我不以為她有別的事，我知道她為了什麼。」

傅小天意識地感到一陣無比歉疚，勉强地笑了笑，道：「妳早知道了？」

「不！」薛梅霞再次搖頭，說道：「我也是剛想起，夏大哥的不辭而別，觸動了我的靈機。」

傅小天聳肩說道：「看來事情差不多了，比我預料中的快得多。」

薛梅霞微微地牽動了一下香唇，笑得很勉强，淡淡說：「我的看法不同，我以為德怡轉變的再快，傾心再深，但是這不是一廂情願的事，不過，我眞誠的希望蒼天莫負有情人。」

這話是否由衷，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地，那就是這話說得自艾自怨，沉痛已極。她對她的夏大哥瞭若指掌，仍充滿了信心。

傅小天沒再說話，默默地扶着她踏着月色，走下神女峯……

□　□　□

誠如薛梅霞所料，夏夢卿是有意地逃避她。

也就因為他對薛梅霞舊情難忘，摯愛永存，他不願跟她朝夕相對，彼此都感痛苦。

還有，他覺得薛梅霞跟了那位人中英傑，宦海奇英傅小天，要比跟着他幸福的多，他敬重傅小天的為人，所以他更不願打擾人家夫妻間的寧靜。

為了愛。他寧願讓那無邊的痛苦，嚙噬自己的心靈終生，他只希望一個人走得遠遠地，咀嚼現在的痛苦，回味以前的甜蜜，笑也好，哭也好，除了他自己，絕不讓第二個人看到。

有一度，他曾經極力地想淡望過去，但是形同白費力氣，反而更糟，那儷影成雙，簫笙合鳴的醉人情景，深深地鐫刻在他心靈深處，永遠成為不可磨滅的痕跡，丟不掉，剪不斷，夢魂索繞，刻骨難忘。

最後，他下了決心，不再那麼徒勞無功地勉强自己，雖然造物弄人，定局已成，往昔的一切絕不可能重演，但是他要為他多乖的今生，保留一段美麗甜蜜的回憶，以備他年暮老時，回憶夢境或捋鬚微笑，或放聲悲哭。

在傅小天與薛梅霞都以爲他已經走得很遠之時，他仍舊隱身神女峯巔，並未離去。冷輝之下，那張冠玉般俊面有點慘白，他的痛苦感受，比薛梅霞猶勝幾分，星目微濕，面上掠過陣陣抽搐，險些站立不穩，弄出聲響。一直望着這對伉儷相依偎步下神女峯，緩緩消失於峯下茫茫夜色中，他方始舉袖拭淚，失神落魄地帶着無限孤獨與淒涼，轉身方待離去。

他想盡速的離開這再逢伊人的傷心斷腸地，可是天不從人願。

驀地，他忽有所覺，目射寒芒，凝注十丈外一塊巨大山石後，沉聲發問：「那位隱身在此？」石後沒人答話，却隨着他的話聲嬝嬝現出了一個美艷無雙，既嬌又俏的黑衣人兒，那赫然竟是美郡主德怡。

德怡沒有說話，嬌靨上也看不出什麼表情，只是將一雙美目直愣地望着他，緩緩的行了過來。

夏夢卿大出意外，心頭一震，連忙拱手笑道：「原來是郡主在此，郡主怎沒跟傅侯伉儷在一起？」他身受人家冒險解圍之情，當然對人家在態度上要客氣點。

德怡一直行到他面前數步之處，才停身答話，臉上仍然沒有表情，道：「你呢？」

夏夢卿心頭又是一震，只覺面上一熱，赧然强笑，說道：「我有點事要辦，不得不先走一步。」

德怡道：「我跟你一樣，不過我沒像你生似逃避什麼似的，不辭而別。」

夏夢卿大窘，面對着這位美郡主，他竟有口舌笨拙之感，老半天才憋出一句：「那麼……郡主在這兒等我，有事麼？」

這好不容易憋出的一句，也大不恰當，德怡突然揚眉笑道：「誰告訴你我是在這兒等你的？」

夏夢卿哭笑不得，這個軟釘子碰得不輕，當下一拱手，道：「郡主既然不是有事等我，那麼我這就告辭了。」說罷，就要轉身離去。

「慢點！」德怡忽地一聲輕喝。

夏夢卿揚眉說道：「怎麼？……」

「不怎麼。」德怡一張臉轉瞬之間又綳得緊緊地，冷然說道：「告訴你好了，我是在等你。」

夏夢卿呆了一呆，有點啼笑皆非，望着她皺眉笑道：「既然如此，郡主何必相戲？有什麼事兒請快說吧，我還有急事待辦……」

「我都不急，你急什麼？」德怡刁蠻地偏着頭說道：「你如要問我跑到這兒等你有什麼事……簡單不過，你應該記得我在玉泉告訴過你的那句話：天涯海角我也非找到你不可。」

原來仍是爲了玉泉山上那件事……

看來，她仍然耿耿難釋。

夏夢卿不禁暗暗搖頭，想說些什麼，一時沒說出口。

德怡却一副不講理的神態，眨動着一雙大眼睛再次發話，咄咄逼人：「說！你爲什麼不顧身份，自毀諾言，偸偸溜掉，害得我跑遍江湖，歷盡風霜，飽嘗辛苦地到處找你。說呀！」

夏夢卿無可奈何地聳肩一笑，說道：「郡主閣下，妳也應該記得，我沒有肯定地答應妳在那兒久等，我不是說了麼？我這個人一向飄泊慣了，從不耐在一個地方久待。郡主一定要認爲我答應了，那我有什麼辦法。」

「那我不管。」德怡搖了搖頭，綳着臉兒，道：「現在你總算讓我等着了，玉泉羞辱之恥，再加上害得我千里奔波，今東明西，我要連本帶利一起跟你算。」

說起來，她委實有點小題大作，夏夢卿當然不知道，就連德怡自己也不明白她爲什麼要這麼做，淡淡一笑，說道：「郡主閣下，難道我數次略盡棉薄眞的還不够令妳消氣麼？就算沒有功勞也該有苦勞……」

「別跟我嬉皮笑臉。」德怡冷冷說道：「我說過我不稀罕你幫我忙，我也沒求你幫忙，假如你一定認爲幫過我的忙，那好辦，今夜我冒生命之險替你解圍之情，應該抵得過你幾次故施恩惠了吧。」

夏夢卿呆了一呆，才要發話。

德怡已然斬釘截鐵，表示得很堅決，道：「我勸你少費口舌，你怎麽說都沒用，今夜我非出這口氣不可。」

她的確是天真，刁蠻得可以，她就不想想自己那身頗爲不俗的武學，能否接得下人家掌下一招。

夏夢卿有秀才遇着兵之感，對這位郡主，他覺得技窮，無從應付，劍眉微微一挑，道：「閣下，妳當眞非爭回這口氣不可。」

德怡柳眉雙挑，一仰嬌靨，答得乾脆。「當然。」

夏夢卿神態一斂，搖頭苦笑，道：「妳這是何苦？早知如此，我眞懊悔當初爲什麽多此一舉……」雙手往背後一負，望着德怡，淡笑接口。

「閣下既然執意非洗雪所謂恥恨不可，我只有讓閣下大快怒懷了，只要閣下認爲打我一掌，刺我一劍能使妳消氣平忿，夏夢卿何樂而不爲？請動手吧！」雙目一閉，不再言語。

這下，德怡反倒愣住了，她做夢也未料到這位令她恨得牙癢癢，自命不凡的狂書生會出此一着，瞪大了一雙杏眼，似明白又似不懂地愕然說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夏夢卿睜開雙眼，笑道：「妳不是要消氣麽？我只要能讓妳消氣不就成了麽？」

「不！」德怡猛一搖頭，道：「我非要你說個明白不可。」

夏夢卿無奈，只有強忍笑意，道：「好吧，妳請聽着，眞動手，閣下不但消不了氣，恐怕還要氣上加氣；假動手嘛，沒意思，所以，不如我站在這兒毫不還手的讓妳閣下打個痛快。」

夏夢卿這人就是不會轉彎兒，這一來豈不更糟。

美郡主霍然色變，柳眉倒剔，杏眼圓睜，氣得發抖地戟指顫聲說道：「你，你，你還能忍心說出這種話……」

夏夢卿沒料到又出了紕漏，大爲不忍，尚未來得及開口。

德怡嬌靨又是一變，美目微紅，貝齒緊咬，狠聲接道：「夏夢卿，你好狠的一顆心，到這時候還拿話來刺激我，你以爲這樣我就下不了手麽，你錯了！」

話落，身閃，疾掠而來，揚起玉手一掌摑向夏夢卿那張冠玉般俊面。身形如電，出手如風，够快。

這下要被摑中，夏夢卿那張臉上就非添上五道鮮紅纖纖指痕不可，要躱，他可以躱的很容易，但是他沒打算躱，他願意挨上一下，讓她從此消氣。

星目一閃，含笑而立，任憑美郡主那隻欺雪賽霜，溫軟滑膩的柔荑如風摑到。

眼看夏夢卿就要挨上。

怪事倏生，就在德怡那隻手僅差分毫便要摑上夏夢卿的剎那間，她突然收掌跺足，「哇」地一聲，淚如泉湧，雙手捂臉，如飛掠下神女峯。

那無限美好的身影已然消失在茫茫的夜色裏，那恍如巫峽猿啼，春山泣鵑的哭聲，猶自縈繞在神女峯巓夜空中……。

夏夢卿大感意料，睜開星目望着德怡逝去處，滿面驚訝，呆呆發怔。

他原以爲這下是挨定了，却不料她竟突然收手，而且痛哭飛馳而去。

漸漸的，他似乎有點懂了，也好像仍不明白，因爲他那俊面上驚訝神色已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薄霧般迷濛……。

半晌，他方始收回目光，搖頭一聲苦笑，疾射不見。

□　□　□

第二天傍晚，夏夢卿出現在湖北宜昌。

他打算由水路下洞庭，登君山找那情同手足的二小。三聖中，僧道二聖凡凡大師、大木眞人的得意高足霍玄、岑參共議大事，邀他倆先往峨嵋會合武林羣雄，然後再赴藏邊對布達拉宮及大食人採取行動，並將交付岑參一個更艱鉅的任務。

看看天色已晚，夜航的船隻早已收帆，只有等明天一早再說了。

當晚，就隨便在近碼頭處找了一家客棧歇息下來，這家客棧不大，倒還潔淨。

夏夢卿生性隨和，他認爲能找到這種客棧，已經很不錯了。

爲了趕船，第二天還要起個大早，所以他預備早些安歇。

那裏知道，人却不能平靜下來，一靜下來便會不由自主地東想西想，思潮便連綿不斷洶湧而來，驅不散，拂不開。

上了床，剛閉上眼，第一個浮上腦際的，便是那薛梅霞悲悽欲絕、楚楚可憐、望之令他心碎腸斷的倩影。他可以看見那雙滿含幽怨的目光，那成串兒的晶瑩情淚……。

這些，不住的在他眼前晃動，伸出顫抖的手想輕輕撫摸，所觸到的，是一片心酸的空虛。

刻骨深情如春夢，對此如何不淚拋。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想着，想着，夏夢卿面上泛起了陣陣輕微的抽動，兩顆豆大淚珠，由閉着的雙目眼角滑落耳邊，濕了枕頭。

大部份的時間，他很平靜，有的時候，他會突然跡近瘋狂，神態變得很怕人，那是因爲他想得太多，一時不克自制。

天下絕色盡多，但是他沒有對任何絕色女子動過心，自從第一眼看到了薛梅霞，情形立刻改變。

因爲他第一眼所接觸到的，是令他心靈顫抖的一雙清澈、深邃的眼神，一張乍驚還喜又羞的如仙清麗嬌靨，就這些，令他深陷情海，不克自拔。

就這些，給他帶來了曇花一現般短暫的甜蜜與半生厄運，使他一直在情孽、殺孽中浮沉，使他永淪錐心刺骨、心碎腸斷的痛苦深淵。

這豈非是命？

第二個闖進他腦海裏的，赫然竟會是那美郡主德怡。

對她，他只覺得她天眞、任性，雖然她處處難脫嬌貴的習氣，但不失爲一位巾幗奇英、清風傲梅的女兒家。

盡管他有點明白德怡那深藏不露的用心，可是他情已枯，心已死，他願意把她視爲紅粉知己，絕無法涉及兒女情愛。或許，他這樣做會很傷她的心，但是他已顧不了這許多了。

想想德怡那令他窮於應付、哭笑不得的刁蠻不講理嬌模樣兒，夏夢卿的唇邊又禁不住掠起一絲笑意。

就這麼想着、想着，不知何時竟昏昏睡去。

……………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那還是被一陣輕微地剝啄聲驚醒，要不然不知要睡到幾時。

看着照在紙窗上的日光，不禁暗責自已糊塗、貪睡，他却不知自已是直到近五更天才渾然入睡。

坐起身子，皺眉問道：「是那位？」

門外立卽有人應聲說道：「夏相公醒了麼，是小的。」

夏夢卿聽得出那是店中夥計，遂又問道：「有事麼？」

門外店夥應道：「相公一位朋友命小的送封信來。」

這會是誰？夏夢卿略一沉吟，猛有所憶，心頭一震，連忙披衣下床。

房門開處，店夥滿臉堆笑，躬身哈腰，雙手遞過一封密封着口的信件。

信封上只有寥寥七個字。

「夏相公親啓，內詳。」

龍飛鳳舞，勁道異常，字跡很熟悉。

夏夢卿立卽知道了這是誰，拆開信封，暗運神功護身，輕輕抽出信箋，寫信人陰狠狡詐，店夥無恙，那證明信封上沒動手脚，可是他還是不能不提防信箋上施毒。

略一展視信箋，先是大感窘迫，繼而心頭猛震，最後竟不由點頭讚嘆，暗表心折。

信箋上，仍然是狂草數行，寫的是：

「閣下：葫蘆谷，你很僥倖，我只有自認棋差一着，當然，在未澈底擊敗你之前，我永不會死心。

如今，敢二次邀鬥。

羅刹三君正匿藏梵淨山鷹愁澗中，自見信日起，我候駕七日，第八日以釵佛二寶爲彩，羅刹三爲鵠，公平共逐，且看鹿死誰手。

請及早啓程，勿錯過良機，過時不候，倘遲到一步，則羅刹屍橫，二寶鴻飛，莫怪我捷足先登。

千毒門主　雷驚龍」

這回署了名，更冠了銜。

夏夢卿久久未語，半晌方收回目光，轉注面前垂手而立的店夥，道：「這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店夥連忙笑道：「一早來的，放下這封信就走了，小的當時本想叫醒相公，可是相公那位朋友說沒別的事，要小的只把這封信面呈相公就行了。」

夏夢卿道：「那麼……謝謝了。」

店夥陪笑說道：「好說，這是小的份內事。」躬身哈腰告退。

夏夢卿隨手又關上了房門，立刻皺起眉鋒，緩步走向床邊坐下，低頭沉思……。

看來，雷驚龍仍然未離開他左近，他一舉一動仍在雷驚龍眼中，雷驚龍的確是個罕見的厲害對手。

以雷驚龍的心性，到了口邊的肥肉他會分人一口，將羅刹三君的行踪相告，這委實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釵、佛二寶得之者，只要能鑽研窺透其上所刻口訣，便足可稱尊天下，是以人人覬覦，夢寐以求，雷驚龍他既然已知羅刹三君藏匿之處，莫、單、衞三魔便絕難在無影之毒下倖免，這種垂手可得，易如探囊之事，竟會輕易地寫信通知他，那不問可知，此中必有陰謀，而且此陰謀必定至爲歹毒陰狠，要不然那就是有詐。

是陰謀也好，有詐也好，二寶絕不能任它再淪入雷驚龍之手，否則立爲武林帶來浩劫，以雷驚龍的稟賦，窺透那篇曠絕至奧的吐納口訣，應該要比莫洪等羅刹三君容易些，他只要習得那篇至高無上的武學，天下從此便無敵手，夏夢卿他也難與其匹敵。

如虎添翼，助長凶性，宇內豈不是天翻地覆，血風腥雨，難有噍類？

尤其那紫鳳釵，更是他與薛梅霞訂情之物。

是故，爲宇內蒼生，爲天下武林，無論如何，他也要把釵、佛二寶奪回來。保全神物，挽回血劫。

雷驚龍似乎是看透了他，抓住了這一點。夏夢卿他只能信其有，不敢信其無。縱然是刀山油鍋，龍潭虎穴，他也要毅然赴會。

假如其事果眞，而確如雷驚龍自己所言，此番是公平共逐，且看鹿死誰手，動機只是單純的要搏倒他夏夢卿，以這既寫信通知又復候駕七日的胸襟來說，雷驚龍不愧是蓋世梟雄，他夏夢卿的唯一勁敵。

期限七日，以那曠古絕今的天龍身法速度，應該是很充裕了。

可是，也不能大意怠慢，遲到一步，信箋上說得很明白……。

想到這裏，夏夢卿已經有了決定，穿好衣服，收起那封信，喚來店夥，要了紙筆，伏案振筆疾書。

須臾，寫好一信，會過店錢，飄然出門。

在一處僻靜街道拐角處屋簷下，找到一個正在那兒低頭捫蝨的要飯化子。

他尚未表明身份，要飯化子眼神都尖，一眼瞥見了他那斜插背後，露出數寸的雪白玉簫，霍地躍起，肅然垂手，恭謹發問。

夏夢卿帶笑謙遜，取出了寫好的信件，請他丐幫宜昌分舵代爲送往洞庭君山，務必面交岑參，越快越好，請託完畢，在化子敬遵令諭，絕不辱命聲中，飄然上路，直奔梵淨山而去。

□　□　□

梵淨山亦名九龍山，月鏡山，即古之三山谷，山勢峻偉，貴州第一。

這是第七日的傍晚。

夏夢卿一襲儒衫，背挿玉簫，負手卓立梵淨山口，仰望接天峯巒，不禁頻頻皺眉。

暮色裏，山勢險惡的梵淨山恍若一尊靜峙的巨獸，猙獰可怖，山口，就像獸吻張開着，狀欲噬人。

滿山的參天古木，迎風拂動，直如鬼影幢幢，亂舞羣魔，張牙舞爪，凶惡已極。

在這寂靜的黃昏時分，益增其深邃、陰森、神秘之感。

膽小一點的人，委實能望而怯步，觸目驚心。

這，當然嚇不倒玉簫神劍閃電手，他除了覺得梵淨山險惡懾人以外，其餘的絲毫未放在眼內。

不過，梵淨山險惡、猙獰、深邃、陰森、神秘，再加上陰狠狡詐、凶殘桀驁的千毒門主雷驚龍的這場居心叵測的邀鬥，使得他不得不提高了幾分警惕之心。

他始終沒有輕視過雷驚龍這位蓋世梟雄，這次，他知道更不能大意。

夏夢卿站在山口，默察了片刻山勢，然後背負着手，信步向山口行去。

雖然，雷驚龍在那信箋之上，曾言明候他七日，第八日一早各憑本領公平逐鹿，但這第八日一早究竟什麼時刻開始却未曾說明。

雷驚龍深富心智，狡猾的很，他若在時間上討了便宜，捷足先登，吃啞巴虧事小，二寶甫出狼喙又如虎吻事大，夏夢卿他只得由現在起守到第八日天亮。

偌大一座梵淨山他無論在何處守候，都難免顧此失彼，只有峯頂一處可以俯覽全山，監視雷驚龍的動靜。

憑他的耳目，任何風吹草動也難瞞過，黑夜無殊白晝，何況今夜還微有月色。

所以，他打算在山口內略做觀察，便由山口左邊一條登山羊腸小道直上峯頂。

但是，甫進山口，第一眼所見到的一樁事兒，却使他險些改變主意，回轉山下客棧。

山口內，一片黃砂，怪石嵯峨林立，在那最外面、最顯眼的一塊丈高怪石上，他發覺被人用金剛指一類的指力寫了幾行字跡，仍是龍飛鳳舞的狂草，入石三分，宛若刀刻，寫的是：

「閣下。你來得過早，第八日卯時再來不遲，鷹愁澗在此山之西，閣下可往察看地勢，但萬勿打草驚

蛇，羅刹三君之機警狡猾，閣下當比我了解得清楚，一有異動，必然遠颺，再覓不易，悔之晚也。

知名不具」

又是個知名不具，不過這回夏夢卿是已經知名了，當然可以不具。

就這麼數行狂草，看得夏夢卿心頭微震，不由搖頭，敵暗我明，更提高了警惕。

雷驚龍的留字，說明了兩點。

第一，雷驚龍比夏夢卿來得還早，自入梵淨山起，他夏夢卿便無時無刻不在人家暗中監視中。

第二，雷驚龍如今並不在梵淨山中，怪石上的留字，那只是雷驚龍他對夏夢卿瞭若指掌，以釵、佛二寶爲彩，他便料定夏夢卿來得只會早，不會晚，所以預先在山口內這塊最外面、最顯眼的怪石上留了話。

無論怎麼說，雷驚龍的知己知彼，處處讓夏夢卿落於被動地位，不能不使夏夢卿既震驚又佩服更加深了戒心。

夏夢卿的智慧，比雷驚龍只高不低，否則他不會被宇內共尊奇才第一，他只略加判斷，便在雷驚龍所留那幾行字跡之中，找出了幾點毛病，那也是雷驚龍百密一疏、千慮一失之處。

第一點，他判斷這些字跡，不是雷驚龍片刻之前所留，至少也要隔了兩日以上。

假如那字跡是雷驚龍片刻之前，甚至於白天所留，他可以說，明日卯時，習慣上他絕不會用第八日卯時。

雖然有了這項發現，他仍不敢斷定雷驚龍如今不在梵淨山中，或者沒有隱身左近，暗中監視他，因爲數日前留字，與他現在是否在梵淨山中是毫不相干的。

第二點，雷驚龍故示大方，告訴了他鷹愁澗之所在，這或許不假，但那萬勿打草驚蛇，免得羅刹三君驚動遠颺之說却幼稚得可笑。

他不相信雷驚龍既然發現了羅刹三君藏身之處，在未採取行動之前，會不派人暗中加以監視，他料定鷹愁澗周圍早已佈滿了千毒門徒衆，而且說不定還在各處動了手脚，佈了毒。

還有，那便是他寧可落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敢相信雷驚龍那第八日卯時再來不遲之語。

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防着點兒較好。

所以，夏夢卿站在山口內那塊怪石之前，略做沉思之後，仍然儒衫飄拂地由左邊那條蜿蜒的登山羊腸小道，直向峯頂行去。

天色越來越黑，暮色終於整個吞噬了這座峻偉、險惡、深邃、神秘、陰森的梵淨山。

看起來，它是更形猙獰可怖了。

黝黑，難不倒這位宇內第一奇才的夏夢卿，他神目如電，明察秋毫，將那兩旁古木林立、野草叢生的羊腸小徑，視爲康莊大道，行雲流水，瀟洒舉步。

表面上，夏夢卿就像一個探幽攬勝的風雅之士，神態極爲悠閑的飄然行進。

實際上，他暗暗地默運神功，不住的在搜察周遭百丈以內的任何動靜。

他所能看到的與聽到的，是風吹草動，蟲獸出沒，山泉淙淙，葉落簌簌，却絕沒有絲毫人跡。

這證明，在他周遭百丈以內，並未隱伏着雷驚龍那批千毒門徒衆，也不會有任何危機可言。

當然這危機二字對夏夢卿來說，似乎嫌得多餘，無如千毒門詭譎神秘，雷驚龍更是一個絕不容忽視的唯一勁敵，他那無所不用其極，令人防不勝防的奇特手法，陰毒的伎倆，却不可不嚴加提防。

說起來，這也是夏夢卿行事謹愼之處，這也是他多年來始終能稱尊宇內、獨冠羣倫的理由所在。

他雖然一身所學奇奧博大，武林難有匹敵，可是他却不是目空一切，恃技驕狂的人，從來不驕不餒，鋒芒隱而不露，滿而不溢。

有傲骨，沒傲氣，行事始終抱着戰戰兢兢的態度，對人一本謙恭，虛懷若谷。

半山不到，他突然又發現了一樁事物，這樁事物，使他覺得步步落人後着，處處在人算中。

身左一株合圍巨木上，數行字跡又赫然在目，那株巨木被刮去一塊尺許寬濶的樹皮，刮去樹皮的那塊尺許寬濶處，雷驚龍又留了話兒，寫的是：

「閣下，何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看來，我很難取信於閣下，既不放心，不便再行勸駕，就請直上峯巔，天風强勁，森寒刺骨，古刹內特備小酒取暖，不成敬意，聊表寸心。

知名不具」

看字跡，指痕已舊，絕非一日內所留。

這豈非又說明，雷驚龍早料到夏夢卿他不會相信那第八日卯時之語，必然流連不去，登上峯巔以監視全山嗎？

這話未留在山下而留在半山，也有深意，夏夢卿他既然到了半山，走的又是唯一的登山小徑，他不是有意登峯巔是什麼？

像這種步步落人後着，處處在人算中的事兒，夏夢卿他生平倒是首次碰上。

他沒有羞怕，只有佩服，他更知道雷驚龍這故弄玄虛的手法，無非是要未正式較量先挫他銳氣，先在心理上給予他打擊，藉以增加其本身之神秘、高明，俾收取先折敵三分之效。

換了別人，雷驚龍這種詭譎神秘的手法，委實能收些震懾之效。

可惜，他的對手是宇內奇才第一的夏夢卿。

夏夢卿見怪不怪，望着樹幹上的行行字跡搖頭一笑，繼續行了上去。

第二十一章　明爭暗鬪顯心機

夏夢卿又向峯巔行去。

高處有不勝寒之感，越近峯巔，天風越强，空氣也越見冷意，秋夜，本就一涼如水，這梵淨山頂的氣候，竟似乎更比山下晚了一個季節。

夏夢卿功力曠絕，寒暑不侵，一身修爲幾至松柏不凋，金剛不壞境界，昔年峨嵋護寶，對那古洞罡風他都能如沐春風，這些微寒冷，他當然更不會在乎。

才近山頂，怪事又生。

在那道左一塊矗立如削的丈高山石上，突然綠光一閃，現出四個斗大字跡：「恭迎佳賓」。

碧光瑩瑩，迎風明滅，良久才消失於無形。

這是一種下五門人物擅用的磷火，沒什麼稀罕。

夏夢卿哂然一笑，脚步連停都未停。

下五門的玩意兒，在他宇內第一奇才眼中，那自然是微不足道，不值一笑，可是，眼前的情形不同。

夏夢卿越走越納悶，劍眉也漸漸皺起，終於停步。

這種玩意兒，迎風卽着，過一會兒，也迎風自化，根本沒辦法預置，必須要在當時打出。

那麼，剛才這附近隱藏有人。

一般尋常高手，振腕拋物，最多只能打出廿丈遠近，千毒門這些人，不能算尋常高手，姑且加到五十丈。

但是，夏夢卿始終在運功默察，他就未發現百丈內藏有人跡，磷火無奇，這打出磷火的手法可就稀罕了。

夏夢卿的功力毋庸置疑，萬無一失，不會有錯。

那麼，百丈以內的確沒人。

磷火字跡做何解釋？

難道說那隱身五十丈內之人，功力高得連夏夢卿都無從發覺？這應該是椿絕不可能的事。

難不成那人能振腕拋物，打出百丈以外？

別說此物甚輕，縱然是塊石頭，夏夢卿自忖功力，他也辦不到，五十丈距離，或可勉力爲之。

這可眞玄了。

饒他是奇才第一，短時間內却也難解其中奧妙。

想不透乾脆不想。

夏夢卿自嘲地笑了笑，繼續向上行去。

這時，驀地一聲凄厲鬼哭起自遠方，「呼」地掠過頭頂，劃空而過，拖着刺耳的長長尾音，消失在夜空中。

這聲鬼哭由發出、掠過，至消失，不過刹那之間，好快。算算距離，由起至落，也足有百丈。

夏夢卿心頭一震，不由駐足。

抬頭觀望，憑他那明察秋毫的目力，竟然毫無所見。

這更玄了。

當眞是鬼物？抑或是此人功力已至絕跡地步。

夏夢卿先是劍眉深蹙，既驚且詫，繼而恍然大悟，眉鋒頓展，暗笑自已糊塗，也着實佩服雷驚龍心思巧妙。

他不但悟出了這回事，靈機觸動，舉一反三他也同時了解了那看來玄奧離奇，令人費解的磷火之謎。

昔日南荒七毒陰家兄弟，已被雷驚龍收服座下。

想起南荒七毒，這堪稱古怪的兩件事，便不值一文錢了。

七毒久居南荒，對南荒事，自然瞭若指掌。

南荒事，包括南荒的地理形勢，風土人情……。

苗族，有一種既可傳遞消息，又可擾人耳目的玩意。

這玩意兒，苗語做姑拉，姑拉者，鬼也。

也許是苗人看這玩意兒製作精巧，匠心獨具，在他們眼中，神奇的不得了，所以取了個他們敬畏的名兒：鬼。

再不然，就是這東西打出後，所發出那眞如凄厲鬼哭般聲響，苗人無以命名，因聲取名。

其實叫它姑拉，是最恰當不過。

這玩意兒眞鬼，也眞嚇人。

姑拉，並非出自苗人，也不知傳自那位高明人物。

但傳說，是前明黔寧王沐英，世鎭雲南時，感於該地山高澗深，瘴毒處處，傳遞不便，製以贈苗人。

至於可靠與否，那有待考證。

這東西，由竹子製成，長有半尺，內裝機括，打出後，劃空迎風，發出嗚嗚之聲，難聽若鬼哭。

姑拉能一飛百丈，却並非全靠人力，而是一半靠人，一半靠它本身，說起來，令人不得不佩服那首創製作人。

一流的內家高手，能以眞力擲物近五十丈。

尋常一些的高手，就要打個對折。

而那不諳武技，未開化的野蠻苗人，充其量也只能將姑拉擲出個十丈，這已是很不錯的了。

其實，這還是茹毛飲血，長年漁獵，日與獸爭，躥高爬低長於臂力的苗人，如是平地漢人，就更不行了。

姑拉，它就能彌補人力之不足。

這也是當初製作人的用意所在。

它在被振腕擲出一般距離之後，而能靠本身巧奪天工的機括製作，憑藉空氣，自動向前推進。

人力擲得遠，它飛得也遠。

反之，它就飛得近。

那就是說，姑拉的機括能力有一定限度，人力則無。

在腕力强的人手中，姑拉要比在腕力弱的人手中飛得遠，這要看各人腕力的强弱來決定了。

也就是說，在千毒門那些武林高手手中，與在野蠻苗人手中，姑拉飛出的遠近，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剛才那聲鬼哭，便是姑拉，當然看不到夜空人影。

山石上磷火也是因爲利用了姑拉。

在千毒門手中，姑拉足可被打出百丈以外，那麼，夏夢卿他在百丈以內，搜察不出人跡，那便沒什麼稀奇了。

不稀奇，自然就不驚人，同時，也用不着詫異了。

不過，雷驚龍能想到利用姑拉，這心智已是常人難及。

錯非是見多識廣、胸羅淵博的夏夢卿，換了別人，還眞會被他這種神鬼莫測的詭譎手法所震懾。

梵淨山的絕頂，地方不大，一平如削，遍地砂石，樹木只有由峯側伸上來的幾株老松。

在這絕頂砂石地的中央，果如雷驚龍所言，有一座小小古刹，看上去斷壁危垣，殘破不堪。

此時此地，給人的感覺，是無限的淒涼。

站在這絕頂之上，俯覽山下，整個梵淨山盡收眼底。

夏夢卿發現，梵淨山遠較他在山下所見爲險峻。

整個山區，幾乎全被古森林所遮蓋，當然，偶而他也可看到幾處飛瀑懸崖，峭壁絕澗，幽谷深淵。

在峯西，夏夢卿看見一條黝黑、深邃、蜿蜒之物。

這條黝黑、深邃的蜿蜒之物，介於兩片黑壓壓的古森林之間，長短足有里許，緊傍峯脚。

一經判斷，夏夢卿立刻認定那就是鷹愁澗。

果然是極險惡、極隱密的地方。

要不是雷驚龍故示大方，沒有人能想到羅刹三君會隱藏此處，就是遍翻宇內每一寸地皮，也難找到羅刹三君的踪跡。

也眞虧莫、單、衞三魔能找到這麼一塊絕佳的藏身地。

現在，得來全不費功夫，正應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警世語。

看了一會兒之後，夏夢卿才舉步走向那座殘破的古刹。

他背負着雙手，神態既安詳又從容，生似要進入這座危機四伏、陰森淒涼古剎的不是他。

才踏進那沒有門的大門，一羣蝙蝠驚飛撲出，拂落幾點灰塵，轉瞬消失在寒冷的夜空中。

古剎內，當然要比峯頂黝黑的多，幾令人有伸手難見五指之感，不過，那難不倒夏夢卿。

更何況那塌了半邊的屋頂，還大透天光。

入目一片不堪入目的景象。

神案上，泥塑木雕的獄神，早已不知去向，有的只是鳥翎蝠糞，塵土厚積。

由於屋頂塌了半邊，屋樑斜斜地垂下一頭，天風過處搖搖欲墜，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

在那正中神案前，缺了一條腿的腐朽供桌上，果然置放着讓夏夢卿飲以取暖的美酒。

不過那不是壺，而是一隻葫蘆。

葫蘆下面還壓了一張素箋，黑桌子、紅葫蘆、雪白的素箋，異常醒目顯眼，一眼便可望見。

夏夢卿微微一笑，走了過去，沒拿葫蘆，抽起素箋。

雪白的素箋上，仍是那熟悉的龍飛鳳舞狂草。

「閣下：此處蟲蟻之類頗多，恕我不能預備下酒之物，否則，閣下未至，彼等已大快朵頤，豈非大不敬。

古剎內，別無長物，我也只能為閣下準備柔軟乾草一堆，以便閣下調息休憩。

但，此剎年久失修，岌岌可危，閣下如不放心，盡可移舖剎外，也可免葬身瓦礫，令我扼腕。

雖水酒，性甚烈，淺酌豪飲，請度量行之，莫貪飲誤事，一醉不醒，約期至，缺了對手，令我乏味。

約期前一刻，我當來拜謁，屆時再謀把臂可也。

知名不具」

屋危、酒烈……盡多戲謔之詞。

夏夢卿劍眉微挑，丟了素箋順手拿起葫蘆，突然揚聲笑道：「陰煌，做事要懂適可而止，見好就收，告訴你那主子去，就說夏夢卿一謝美酒，再謝乾草，剎內過夜，點滴不剩。」

話落，古剎外有人陰陰接口應聲：「好耳目，說明一點，老夫非有意窺伺，乃奉命看守葫蘆，如今任務已了，自當回去覆命。」

話鋒微頓，話聲突轉狠毒，又道：「記住，明日無論你勝負如何，老夫兄弟都將討還昔年兩次壞我大事之債，你要打點了。……」

夏夢卿頭也未回，朗笑接道：「匹夫，跟了雷驚龍，你兄弟膽子比昔年大多了，眞是士別三日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我隨時奉陪。」

剎外，傳來了一聲冷哼，隨卽寂然。

夏夢卿淡然再笑，提着葫蘆向暗隅那堆乾草行去。

到了草堆前，他未忙坐下，先看了片刻，然後才坐了下去，不，不是坐而是躺了下去。

一如雷驚龍箋上之言，身下乾草很柔軟。

宇內，從未有人聽說過夏夢卿善飲，但他却有千杯不醉之量，無他，至高功力使然而已。

他知道這葫蘆中酒無毒，其實，卽或毒能穿腸，又豈能奈何他這位玉簫神劍閃電手？

豪興勃勃地帶着笑，拔開了葫蘆塞。

□　□　□

夜已盡，天微明。夏夢卿負手面東站立絕峯之上。

在這時候，他猶不肯放棄那日出奇景，雅興、瀟洒。

天風振衣，拂面生寒，夏夢卿儒衫飄飄，似欲乘風飛去，人似玉樹，臨風而立，益顯超拔不羣。

寅時甫屆，峯腰人影如電，疾射而上，雷驚龍果然如言到來，他，仍是那襲黑袍、蒙面。

夏夢卿毫無敵意，含笑相迎。

雷驚龍在一丈外停下，却目射森寒光芒，一閃斂去：「昨夜睡得可好？」

夏夢卿點點頭，沒答話。

雷驚龍道：「委曲了。」

夏夢卿笑道：「好說。此時此地古刹近天，軟草身下，聽天籟、弄行雲，意境勝似畫棟雕樑，錦楊綉帳，人生能得幾回？更何況還有閣下所贈美酒相伴？我頗不寂寞，更未感委屈。」

雷驚龍唇邊微一牽動，道：「雅人，豪興。」

夏夢卿淡淡笑道：「都談不上，我只是過膩了你爭我奪的血腥江湖生涯。」

他絃外有音，雷驚龍並不糊塗，道：「世上有些事，一經沾上便永遠也甩它不掉。」

夏夢卿立刻對了一句：「豈止是事？有些人也復如是。」

雷驚龍陰鷙目光一閃，道：「不錯，可是別忘了人是因事。」

夏夢卿搖頭笑道：「那不然，對事情，各人的看法不同，有人把好事看成壞事，也有人把壞事看成好事。」

雷驚龍冷冷說道：「見仁見智，這勉强不得。」

夏夢卿道：「也許你對，我總認爲世上該有公理，公理自在人心。」

雷驚龍笑了，笑的有點猙獰。

「勝者王侯敗者寇，什麼是公理？」

夏夢卿點不透他。

他也表示不到黃河心不死。

夏夢卿情知他和雷驚龍之間的所謂仇恨，絕非口舌所能化解，不到有一個躺下，也絕無休止，淡淡一笑，不再做無謂之爭。

雷驚龍也是明白人，他改了話題，道：「酒，喝完了？」

夏夢卿道：「就是榨了葫蘆也難再榨出一滴。」

雷驚龍目光深注，道：「相識多年，我還不知閣下具如此海量。」

夏夢卿笑道：「當不起海量，倒能千杯不醉，再有十葫蘆我照樣面不改色，以往不爲人知，那是我不敢太露鋒芒。」

雷驚龍道：「恐怕那只是在一個酒字之上。」

夏夢卿道：「在任何方面我都如此，何止一個酒字？不過……各人的看法不同，正如你所說，見仁見智，勉强不得。」

雷驚龍沉默了片刻，然後，突然說道：「閣下知道那是什麼酒？」

夏夢卿毫不思索，道：「花雕。」

雷驚龍揚眉微笑，道：「我又多瞭解一分，原來閣下是酒中老手大行家……。」

笑容一斂，陰陰接道：「醇麼？」

夏夢卿搖頭說道：「不太醇，閣下摻了東西。」

雷驚龍面紗後臉色一變，道：「閣下知道我摻了什麼？」

夏夢卿道：「不算毒，但出不了西門豹的毒經。」

雷驚龍面紗後神色又是一變，笑道：「好厲害，毒經所載均毒，既然不是毒，閣下怎知它也是載於毒經？」

夏夢卿淡淡說道：「我沒見過毒經，我却知道那最後一篇所載非毒。」

雷驚龍目光難掩心中驚駭，道：「那麽，你知道我酒中摻放的是何物了？」

夏夢卿坦然說道：「我說不出名稱，但知道那東西的作用。」

雷驚龍笑得陰險，揚眉說道：「是麽？此物載之毒經，除西門豹與我之外，放眼天下……」

「那是你太過相信西門豹與你自己。」夏夢卿微笑說道：「夏夢卿還不至於孤陋寡聞到那種地步。」

「是麽？」雷驚龍目光陰晴不定，笑道：「你何妨說說看。」

夏夢卿情知他正信疑參半，心驚肉跳，笑道：「何必要我多說，你拭目以待不更好麽？」

雷驚龍凝注着夏夢卿，沒答話，似欲看透他的肺腑。

夏夢卿一笑又道：「我可以告訴你，枯木禪功所向無敵，無物可敵，西門豹那本毒經對別人，稱得上秘學，却瞞不了我。」

雷驚龍忽地笑道：「看來我又失算了，那樣東西對你失了效。我怎麽處處弄巧成拙，落你下風？難道我此生注定打不倒你？」

「那是閣下誇獎。」夏夢卿淡淡笑道：「我把閣下列爲生平唯一勁敵。」

「雷驚龍何其榮幸。」雷驚龍喋喋大笑，說道：「可惜我不敢往自己臉上抹粉……。」笑聲斂住，接道：「閣下，天色不早，卯時將屆，咱們可以談正事兒了，今天，你我約法三章，絕口不談昔年事，暫時撇開一切恩怨，如何？」

夏夢卿笑道：「閣下不必問我，事實逼我不得不時時提防暗算。」

顯然，夏夢卿是指他那酒中手脚。

雷驚龍面紗後醜臉上一紅，只有裝做沒聽見，道：「這只是今天，錯過今天……。」

夏夢卿飛快接道：「錯過今天，夏夢卿隨時恭候。」

「好！」雷驚龍雙目寒芒連閃，猛一點頭，道：「你我一言爲定。」一指峯下那兩旁崖頂古木連片的鷹愁澗，又道：「卯時一到，你我分由兩端進入鷹愁澗，立即展開逐鹿，各憑本領奪取釵、佛二寶，咱們各幹各的，不得有任何妨碍他人的行動……。」

「這一點我很樂於從命。」夏夢卿點頭笑道：「不過，我要請問一句，羅刹三君當眞藏身此澗？」

雷驚龍冷冷說道：「雷驚龍……。」

夏夢卿一揮，截口說道：「你誤會了，我若信不過你，我就不來了。」

雷驚龍道：「閣下這話令我難懂。」

夏夢卿淡笑說道：「我以爲你應該很明白，鷹愁澗長短足有里許，而且羅刹三君的藏處必定隱密，找他們，那很不容易，你閣下率衆來此多日，我不認爲你不會不預先費一番工夫看好地方，這樣一來，對我這後來地疏之人，豈非太不公平？」

這話不錯，面對高明，雷驚龍取巧不得，只有點頭，乾笑說道：「閣下確乎高明，好吧，聽着，鷹愁澗靠西峭壁之上，有三個人高洞口，羅刹三君就在那居中……。」

「够了！」夏夢卿道：「我再請教，我由南端還是由北端入澗？」

雷驚龍道：「南端。」

夏夢卿微微點頭，說道：「峭上的洞口靠近那一端？」

雷驚龍神情一震，隨即大窘，可是，不由他不說，强笑說道：「閣下果然心細如髮，我是一點便宜也佔不到了……洞口靠近北端，你若怕我捷足先登，咱們可以換換……。」

「雷驚龍，別激我。」夏夢卿輕笑說道：「無須換，你走北端，我仍走南端。」

頓了頓話鋒，星目暴射寒芒，凝注雷驚龍，又道：「最後請問一句，希望你實答我，莫要自誤……」

饒他雷驚龍如何桀驁凶殘，被夏夢卿那冷電般懾人目光，看得也禁不住心中一懍，道：「你說吧！」

夏夢卿緊盯住他不放，道：「逐鹿二寶是單單你我兩個，還是另有他人？」

雷驚龍突然大笑說道：「宇內第一的玉簫神劍閃電手怎地也做如此問話？豈非有點過於謹愼……」

他諷刺夏夢卿膽小，夏夢卿聽若無聞，冷然說道：「雷驚龍，這不是玩笑的時候，答我問話。」

雷驚龍笑聲倏住，也冷冷說道：「閣下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逐鹿釵、佛二寶的，當然只有你我兩個，難不成……。」

夏夢卿一笑接道：「我寧做眞小人，不做僞君子，我這人做事向來講究光明磊落，只要你事先說明，就是你動員千毒門所有，夏夢卿也毫不猶豫欣然接受，現在你既然說千毒門只你一人參於逐鹿，那最好不過，稍時我只要發現再有第三者介入，莫怪夏夢卿下手絕情。」

雷驚龍身形微震，久久方冷笑說道：「何止是你，連我也不容有他人介入，等會兒你只要發現有第三者意圖奪寶，請只管下手就是。」

夏夢卿面泛微笑，點頭說道：「有了你這句話，我就不怕落不是了，如今卯時已至，約期來臨，我等閣下頒開始之令。」

雷驚龍微一搖頭，道：「慢一點，你我約法三章事項還有一樁。」

夏夢卿呆了一呆，笑道：「請說。」

雷驚龍目閃狡黠光芒，一笑說道：「那就是，無論釵、佛二寶今日爲你我何人所得，另一方只有自認技不如人，三日之內不得向得彩人下手……。」

「我明白了。」夏夢卿微笑接口，道：「你的意思是說，只要你得了釵、佛二寶，我便得自認倒霉，三日之內，不能向你下手，可是？」

雷驚龍坦率承認，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是此意。」

夏夢卿劍眉微揚，淡淡笑道：「好吧，我絕對遵守約章……你就那麼有把握嗎？」

雷驚龍說得好。

「我要是沒有自信，我大可不必自找落敗地通知你，這約章約束的是彼此雙方，並非單單針對你夏夢卿一人。其實，你只要答應遵守約章就行，有沒有把握，那是我的事，你無須過問。」

「說得是。」夏夢卿笑道：「在我面前，你最好少賣弄心智，什麼叫做約束的是彼此雙方？我却以爲你這條約法是單單針對我夏夢卿……。」

雷驚龍沉聲說道：「閣下，說話可要……。」

「你不承認麼？」夏夢卿朗笑截口說道：「寶爲我得，我不在乎你下手搶奪，寶落你手，你却害怕我出手奪回，因爲你自忖功力，保它不住。這麼看來，約法豈非單單針對我夏夢卿麼？」

一言道破狡計，雷驚龍面紗後醜臉大紅，雙目中陰鷙光芒一陣閃爍，凝注夏夢卿，良久才憋出一句：「你若認爲有欠公允，這條可以取消……。」

夏夢卿想縱聲大笑，但又怕驚動鷹愁澗中的羅刹三君，終於忍住，星目寒芒如兩把利刄，逼視着雷驚龍，道：「雷驚龍，我這個人最怕激，不必取消，我遵守約法，容你三天。只要寶落你手，那是你功力、心智兩稱高明，三天之內，我絕不向你下手。不過，你要小心，三天之後，我隨時會衛道奪寶，不怕你挾

寶逃往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雷驚龍雖暗暗大喜，但禁不住寒懍，陰陰笑道：「世事瞬間萬變，何況三天，也許過了三天，你今生就休想再找到我，你不妨考慮一下，現在還來得及……。」

夏夢卿挑眉微笑接口，道：「夏夢卿向來言出如山，絕無反悔，不過……雷驚龍，我奉勸一句，你最好以正當手段取勝，否則別怪我言而無信，說不定當時我就會奪回二寶。」

一句話說得雷驚龍遍體生寒，仰面怪笑一聲，說道：「好！你我就此一言爲定，請。」

「請」字一落，閃身掠下絕峯，如電而逝。

他快，夏夢卿也不慢，猛展天龍身法飛掠而下。

夏夢卿一下絕峯，便直撲鷹愁澗南端入口。

鷹愁澗果然澗如其名，連那善飛之鷹也要發愁。

澗深百尋，波濤洶湧，激流澎湃，勢若萬馬奔騰，聲似雷鳴陣陣，驚險駭人，震耳欲聾。

澗中，水氣氤氳，沾衣欲濕，霧氣迷濛，茫茫一片，令人難以窺遠，縱有上好目力，最多也只能看出十丈。

兩旁峭壁奇陡如削，佈滿了水漬，也長滿了色呈褐紫的多年青苔，滑不留手，難以着足，別說是人，即是善攀猿猱也將望崖興嘆，欲渡不能。

峭壁上，偶而有一兩處凸出石塊，可是那也摸不得，顯然的其利如刄，觸之皮開肉綻血流。

兩旁峭壁，是絕無可資攀援之處，再看澗底。

湍急若箭的激流之中，相隔數丈地偶而有幾塊砥柱中流，露出水面的石頭，那也是離水寸許，若隱若現。

這很不容易認準它的所在，希望只有百分之一，一個認脚不準，那後果便不難想像。

即或是能認準所在，能落了脚，石頭既滑又利，能否站得穩，能否保住不傷脚，那又是一個問題。

除非是一等一的高手，也得冒喪生之險。

這樣看來，任何陸地生物，只要墜入這鷹愁澗中，再要想活着出去，那實在是癡人說夢。

羅刹三君不但找到這麼一個絕佳藏身所在，而且能安安穩穩的進入其中，足證這三人是很不簡單。

鷹愁澗的北端入口不知如何，它的南端入口却是怪石林立，奇形怪狀的荆棘植物遍佈。

險勢天生，令人有寸步難行，欲入無計之感。

這難不倒夏夢卿，他毫不猶豫，提氣掠上怪石，但當他微一打量澗中景象之後，不由他不立卽皺起劍眉。

憑他的目力，也只能看出個廿餘丈，再過去，便是白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到了。

而且，他剛一掠上怪石，尙未站穩，一股挾帶着無數細小水珠的强勁陰森澗風，便迎面飛捲而至。

所幸他功力高絕，應變神速，忙用大靜神功，身形倏如不倒金剛，饒是如此，也連晃了幾晃，好險。

兩旁峭壁之上既無可資攀援之處，那只有借重那些微微露出水面的石頭了，這，他有自信。

雖說有自信，也不敢過於大意，看準了十餘丈外一塊石頭，飛身掠了過去，滴水未驚。

立身這一塊之上，再找目力所及內的下一塊。

就這麼一連地起落疾掠，沒出多久，果然看見前面廿餘丈左右，右邊那峭壁上，離澗底五六十丈高低之處，有三個成品字形排列的人高洞穴。

雷驚龍沒騙他。

當下看準了一塊石頭，身形飄起平飛掠了過去。

足未沾實，水霧中人影閃動，雷驚龍已然相距丈餘地站在另一塊石頭上，神情頗爲狼狽。和夏夢卿一樣，衣衫微濕，但那是由於水霧氤氳誰也免不了，而他那兩隻小腿齊膝以下完全濕透，夏夢卿不過僅濕鞋底，這表示在功力上，他究竟遜人多多，難望這位玉簫神劍閃電手項背。

夏夢卿先看見他，適時，他也望見了夏夢卿。

他沒有想到，在他佔了大半段便宜的情形下，夏夢卿仍能和他同時趕到，微微一愣，目中飛閃詭異之色，笑道：「閣下好快。」

他沒有提聚眞力，水聲如雷中，話聲顯得很低微，而且含混不清，夏夢卿却聽得很清楚，淡淡一笑，道：「好說。仍落後閣下半步。」

雷驚龍一擺手，道：「洞口已到，閣下還等什麼？」

夏夢卿道：「我在等你先上。」

雷驚龍又復一怔，道：「怎麼？」

夏夢卿道：「閣下早到我半步，理應閣下先上。」

「閣下！」雷驚龍嘿嘿笑道：「半步之差便足決定勝負……。」

夏夢卿微笑接道：「只要光明磊落，輸又何妨？況且也未必定一輸。」

雷驚龍道：「你我當初並未規定什麼先到者先上，你如能由百丈外冲天拔起，掠上洞口，那是你功力超人，所以，你大可不必……」

「謝謝你的提醒。」夏夢卿道：「澗中水霧瀰漫，我沒有那麼好的眼力，我贏要贏的正當，輸要輸的光采，閣下無須再多說，請吧！」

雷驚龍雙目異采大盛，凝注夏夢卿良久，突然一嘆說道：「這種心胸、氣度，令我自嘆不如。」

身形拔起冲天直上，廿餘丈處，袍袖雙揮，兩腿微彈，疾如鷹隼，一閃沒入正中那洞穴之中。

這等高絕身法，看得夏夢卿也不禁點頭。

寶掄魔手，丟人事小，浩刧事大。他不敢怠慢，身化長虹，破霧冲起，四十丈處，式換神龍擺尾，疾射入洞。

在他以爲，雷驚龍既然佔先半步，絕不肯放過這難再良機，爲謀捷足先登，早已跑得無影無踪。豈知大大地出了他意料之外。

洞內深邃，黝黑難見底，不知深有幾許，雷驚龍他竟然站在那距洞口五尺處未走。

這回該夏夢卿愣住了，訝然望了他一眼，道：「閣下這是爲何？」

雷驚龍吃吃笑道：「我已佔一次便宜，怎可有一而再？倘若便宜都讓我佔盡了，還談什麼公平角逐？正如閣下之言，勝也不光彩。」

夏夢卿悚然動容，大感心折，由衷地報以一笑。

「還有，閣下。」雷驚龍陰笑又道：「這洞口的情勢，你應該很清楚，假如我臨時生個壞心，來個一夫當關，在你閣下飛近洞口之際，突然發難，凌空下擊，請問後果如何？」

一句話聽得夏夢卿機伶猛顫，不由色變。

這主意好，這話問得更好，身在半空，四周毫無抓處，雷驚龍雖傷不了他，可是他也上不了洞口，非墜回澗底不可，跌不死，但何處再找落足處？容易麼？一旦身陷漩渦處處，賽逾奔馬的激流，後果不想可知。

望了望靜等答覆的雷驚龍，揚眉笑道：「很簡單，寶入你手，恩恩怨怨一時俱了。可惜！」

「你很明白。」雷驚龍道：「良機不再，錯過此次，上那兒去找？我很懊悔！」

夏夢卿淡淡說道：「你沒有懊悔，因為你不會這麼做。」

突然之間，雷驚龍變得很激動，目射凶芒，厲聲說道：「為什麼？奪愛、羞辱、毀容，你給予我的這種痛苦難道還不够使我恨你入骨，殺你洩憤？」

夏夢卿很平靜，道：「假如你這麼說，有一樣已够，何況種種？不過……我很瞭解你，憑心而論，你雷驚龍還不失是個英雄人物，你雖恨我入骨，急欲殺我洩憤，但你不會乘人之危，在這時候下手。再說，絕頂上之言猶在耳邊，你當也不會言而無信，出爾反爾。」

雷驚龍目中凶芒倏斂，一襲黑袍無風自動，近乎自言自語喃喃說道：「看來我當世唯一的仇敵才是我眞正知心人，雷驚龍雖敗何憾？……」忽地一笑接道：「夏夢卿，知心歸知心，仇恨歸仇恨，我這個人生性桀驁凶殘，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今日一過，我便沒有這般好心腸，你我仍是水火，彼此依舊仇讎，我隨時都會想辦法打倒你。」

夏夢卿淡笑說道：「那是明天以後的事，現在何必談它。」

「說得是。」雷驚龍笑道：「你讓我半步，我俟你一次，如今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此洞足可容二人同行，你我並肩而進，如何？」

也許他出自眞意，夏夢卿欣然點頭：「因所願也，不敢請耳。」

並肩向洞內行去。儼然一對知友，那裏像是仇敵。

洞，越向內越黑，黑暗得伸手難見五指，雷驚龍是一流高手，夏夢卿更稱絕世，在他們眼中，那和在白日裏行走沒什麼兩樣。

洞勢並非筆直，極盡蜿蜒曲折，且忽高忽低，一會兒盤旋上升，一會兒又盤旋下降。

兩個人一路默默，誰也未再開口。約半盞熱茶工夫之後，眼前突亮，那是洞頂縫隙中的幾線天光，同時，路分為二。雷驚龍停下脚步，夏夢卿也沒有再走。

互相對望一眼，夏夢卿道：「難不成閣下也不知該走那條？」

雷驚龍搖頭笑道：「不願瞞你，路徑我很熟。」

夏夢卿道：「在我意料之中，你來過了？」

雷驚龍毅然點頭，道：「當然，要不我怎熟路徑，不過我未打草驚蛇。」

夏夢卿劍眉微揚，道：「那你何必通知我，自己垂手得之不挺好麼？」

雷驚龍嘿嘿笑道：「我要看看是你行，還是我行。」

夏夢卿也笑了，笑的淡然，道：「以此本可能得的重寶為賭注，豈非大不智？」

「誠然。」雷驚龍道：「但設若能打倒宇內第一奇才，那便很值得，又何樂而不為？」

夏夢卿劍眉又挑，道：「你那麼有把握麼？」

「閣下。」雷驚龍答得針鋒相對，道：「又怎見得你必贏？」

夏夢卿啞然失笑，旋即又道：「那你還猶豫什麼？」

雷驚龍道：「不是猶豫，是你我要碰碰運氣。」

夏夢卿道：「怎麼？」

雷驚龍一指面前，解釋道：「這兩條路都通羅剎三君隱藏處，途殊而歸同，唯一的不同是一條曲繞太遠，一條直貫捷徑……。」

話聲至此，夏夢卿一笑截口，道：「我明白，碰運氣之意，是你我各選其一。」

「不錯。」雷驚龍笑道：「我的意思就是如此。我熟路徑當然知道那一條是捷徑，而閣下你乃初臨，固必茫然，為示公平，你先選。」

對雷驚龍這位蓋代梟雄，夏夢卿是越來越喜歡了，竟然生出相惜之感，略一遲疑，含笑點頭：「夏夢卿生平從不佔人小便宜，這是首次，好在這選擇全靠運氣很公平，否則我寧可捨棄捷徑。……」目光一注面前岔路，接道：「閣下，我就選右邊這條。」

雷驚龍雙目異采一閃，點頭不語。

夏夢卿收回目光，道：「既已選定，當無更改，閣下可否……。」

「閣下。」雷驚龍怪笑說道：「長短如何稍時自知，現在如加說破，豈非令人興趣索然？閣下雅人，當必能做小忍。」

「好話。」夏夢卿豪興橫飛，笑道：「眞正的雅人，應該是閣下，請吧！」

他這裏瀟洒擺手，雷驚龍那裏却微一搖頭：「且慢，我還有話。」

夏夢卿收回手，道：「那麼請說。」

雷驚龍道：「我自視很高，你更不平凡，我以爲你我都不會太在乎勝負輸贏，都必有同一希望，那就是，贏要贏的光采，輸要輸的心服，對麼？」

夏夢卿一時猜不透他爲何突有此一問，但事實如此不得不點頭，再說，夏夢卿他一生行事，也向來如此，遂道：「英雄之見略同，我由來認爲這樣。」

雷驚龍道：「好，那麼請記住，稍時不管是你先到也好，我先到也好，誰都不必再等誰，先下手者爲强，懂麼，閣下。」

夏夢卿笑道：「閣下，行。」

雷驚龍哈哈一笑，飄身隱入左邊洞中。

他是心頭雪亮，夏夢卿却不知自已選的這條路是長是短，不敢怠慢，當下施展天龍身法疾閃而逝。

第二十二章　驚睹可憐薄命人

夏夢卿因爲不知自已所走這條路是遠是近，爲恐雷驚龍着了先鞭，一路將天龍身法展至盡可能快的速度。

他可以想像得到，不管雷驚龍所走的是那一條，雷驚龍他也一定會盡量急趕，早到一步，總比遲到一步好。

這條路並不直，夏夢卿在洞中左彎右折，約摸走了半盞茶工夫，突然出現兩扇緊閉的石門擋住去路。是否這兩扇石門之後便是羅剎三君隱匿之處？

夏夢卿心中一陣跳動，停下身形。

有石門，這便不是天然生就，而是出自人力。

度量地位，此處該是梵淨山山腹之最深處。

那麼，這又是什麼所在？是誰闢的石門？

夏夢卿目光凝注之餘，不由心頭猛震，玉面上神色一轉肅然，石門上方，横寫着四個硃紅大字：「天機石府」。

擘窠大字，龍飛鳳舞。

石府稱天機，使夏夢卿連想到了百年前一位宇內異人，這位宇內異人，便是一代仙俠：天機上人。

天機上人，論輩份，猶高出夏夢卿的師父智蒙神僧一輩，論修爲，也勝過智蒙神僧半籌。

當天機上人在世之時，無人知其隱居何處，天機上人仙逝之後，更無人知其死於何方，至今仍是一個謎。

却不料被他爲了逐鹿釵、佛二寶，無意中撞到了這世無人知的天機石府兩扇石門之前。

不！不能說世無人知，至少羅刹三君、雷驚龍這四個人已經知道，而且發現的比他還早。

如果眼前天機石府果眞就是昔年天機上人的隱居處、坐化處，那羅刹三君邪魔魍魎，竟敢竊據爲藏身之窟，瀆冒一代仙俠，委實是該殺。

到底是不是呢？

是的成份應該佔了九成九。而羅刹三君是否就匿藏於此呢？

雖不敢確定，但路已至盡頭，如按雷驚龍所說，應該沒有錯，羅刹三君似乎是藏身於此。

那麼，石門閉而未開，這也應是表示雷驚龍尙未來到，也就是說，他選的這條路才是捷徑。

眼前路只有一條，直通門前，那雷驚龍殊途同歸之言何解？莫非這天機石府有兩處門戶，另一條通往另一門？

這麼看來，他所走這條路仍不能斷言就是捷徑。

凝神細聽，裏面沒有絲毫動靜，足證雷驚龍還未到。

但是，誰知道這天機石府有多大、多深、多廣？

夏夢卿不敢多躭擱，默運護身大靜神功，走過去用手試着推了推兩扇緊閉石門，一動未動。

夏夢卿劍眉一挑，陡加眞力，再推，仍屬枉然。

他這陡加眞力的一推之力，足有千鈞，却是未能動這區區兩扇石門分毫，天機石府的確不簡單。

夏夢卿枯禪掌無堅不摧，他可以用掌力震碎這兩扇石門，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是不願，也不敢。

倒並非怕驚了羅刹三君，而是不敢輕毀仙俠居所。

他認爲門不會開不開，而是必有開啓之法。

全神貫注，凝足目力，在石門四周仔細勘察了一遍。

果然，讓他看出了端倪，發覺了可疑之處。

那是一塊拇指般大的圓石塊，嵌在門邊石壁之中，與石壁平，顏色稍異石壁，不仔細看，很難發現。

他認爲這可能是石門開啓樞機，姑且一試，暗運指力，虛空一指，輕輕點去，這一點，點對了。

兩扇本來緊閉的石門，緩緩地向內開去，毫無聲息。

隨着石門的開啓，一片亮光由石府內射出。

不知光來自何方，石府內竟然亮同白晝。

夏夢卿既驚且喜，又感詫異，舉目望去，不禁更是一呆。

原來，這只是石府的兩扇大門，能看見的只是一條蜿蜒下降的石階，不問可知，石階必然通往天機石府內部。

天機上人一代奇才，胸羅萬有，他不會不在他的石府中暗佈些神鬼莫測的機關消息之類。

兩扇石門，就是最好的例子。

夏夢卿未敢造次，虛空數指，連點十餘級石階。

他拿得很穩，指力不輕不重，一陣輕微聲響，石階未損分毫，也不見任何動靜，竟然毫無機關消息。

夏夢卿啞然失笑，飄身步下石階。

但當他剛剛踏上第一級石階之際。

驀地，輕響倏傳，一物攔腰襲至。

夏夢卿何等人物？但是，他也沒躱過。

「叭」地一聲，被來物攔腰襲個正着——。

怪！好端端地，除了嚇出一身冷汗外，別的一點也未覺有異，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呢？

夏夢卿猛然回顧，立時驚詫欲絕，哭笑不得。

天！那竟是由左邊石壁中伸出的一根籐鞭。

旋卽，他恍悟了。

頓時，更崇敬、更佩服之意，油然而生。

天機上人一代仙俠，宅心仁厚，不願殺生，這根本可裝以利器的籐鞭，只是給那兪進石府之人略示薄懲、警告，希望就此知機而退，不要逼他多造殺孽。

這正應了那句話：非不能，實不爲也。連夏夢卿這等宇內第一奇才，都躱它不過，換以利器，誰還能够倖免。

夏夢卿滿懷激動，搖頭一嘆，走了下去。

踏上第二級石階，輕響再傳，籐鞭縮回壁內，無影無踪，天衣無縫，不禁更感天機上人不愧是胸羅萬有，無所不通。別的不說，單這巧奪造化、神鬼莫測的機關佈置，已是高絕天人，恐連那位北溟異人，一代巧匠公輸度都要自嘆不如。

繼續往下走，再不見有任何消息埋伏。

上體天心，有一而足，知機的早退，不知機的只有讓他夷然無傷地進來，仍不願加以傷害。

夏夢卿一路感嘆，走完近數百石階，幾乎深入地底，却是更爲明亮，但仍看不出光線來自何方。

眼前又是兩扇石門，這回是虛掩着的。

門頂上，三個擘窠大字：「避塵居」。

勘破一切，笑盡人間，這地方深入地底，幾與人世隔絕，委實是避塵避世的絕佳所在。

用不着凝神，這地方靜得出奇。

可是怪了，憑他的聽覺，仍然聽不出內裏有任何聲息。

劍眉微挑，虛空一掌按向石門。

石門開處，一幕景象看得他全身如墜冰窟，立刻怔住，作聲不得。

避塵居內，羅剎三君莫、單、衞三魔，一字排列，面外而坐，閉目垂簾，恍若入定老僧，面前平放一張素箋。

一點不錯，雷驚龍沒騙他，羅剎三君是匿藏於此。

但是，他的眼力也沒錯，現在的莫、單、衞三魔，已俱成死物，而不是活生生的羅剎三君。

看起來仍是活人，只不過比活人少了一口氣。

莫非——

夏夢卿定過神來，閃身進入門，伸手拿起那張素箋，素箋上，是他看了多次的飛舞狂草、熟悉字跡：

「閣下：原諒我捷足先登，快你一步。

我走的才是捷徑，不信你掀開室後布幔由這條路走走看。

先者爲勝，釵、佛二寶當然我已取去，望閣下莫忘三日約法。

羅剎三君未敢留之世上，無影之毒下，悉予除去，閣下不必再費手脚。

留字示意，再恕我不候之罪。

知名不具」

一步之差，全盤皆墨，夫復作言？

夏夢卿懊喪欲絕，垂頭長嘆，素箋自手中滑落。

雷驚龍雖然讓他掀開室後布幔，看看那條捷徑，無如他如今已經心灰意懶，提不起興趣去看它了。

輸了，他輸的毫無怨言，只恨自己運氣不佳。

這是只靠運氣的競爭，誰的運氣好誰贏，似乎輸的還不算太丟人，憑運氣致勝何足爲奇？這好像與雷驚龍要在這次角逐中擊敗他的宗旨不太相符。

因爲這不因功力也不爲智力，而是只靠運氣。

夏夢卿不愧智若山海的第一奇才，想到這裏，他不禁有點疑惑，當下微凝目力，將羅剎三君的屍體仔細地看了一遍。

這一看，看出了破綻。

羅剎三君至少已經死了一日，怎會是雷驚龍片刻之前下的手？分明是他早先潛來此處，殺了羅剎三君再掠去釵、佛二寶，然後再往梵淨絕頂會合自己，虛情假意一番，把自己騙來這深入地底的天機石府。

閃身室後，掀起布幔，那有什麼捷徑？根本就是石壁一片，這麼看來，那什麼遠路、捷徑之言也屬子虛，不是那條路不通，便是那條路通往他處。

本來嘛，面對夢寐以求、人人覬覦的武林重寶，誰會傻得邀來別人共取？更何況是狡詐陰狠的雷驚龍呢？

雷驚龍用這種卑鄙的手法，無恥的伎倆把他騙來此處，其目的絕非僅僅是只欲將他戲弄一番。

那是什麼？不問可知。

夏夢卿心神猛震，才要閃身撲出避塵居。

兩扇石門無故自動，「砰」然一聲，閉得死死的。

緊接着，石室之頂豁開一碗口小洞，一個充滿得意、洋溢猙獰的陰惻惻話聲由上傳下：「夏夢卿，饒叫你奇才第一也好，第一奇才也好，究竟仍是糊塗得可笑，懵懂可憐的着了人家的道兒，你如今還有何話可說？」却不是千毒門主那該死的雷驚龍的話聲。

夏夢卿聽得出，那是南荒七毒之首：陰昌，他想起了梵淨山絕峯之上，老二陰煌之言，劍眉微挑，冷冷說道：「陰昌，你以爲我聽不出是你麼？」

陰昌道：「聽出是我，又待如何？」

夏夢卿嗤之以鼻，道：「無恥匹夫，你以爲這樣就能困得住我麼？」

陰昌嘿嘿笑道：「當然，單憑兩扇石門也許不够，不過老夫毀了總樞機，門上又加了些東西，那該又當別論。」

夏夢卿劍眉微皺，道：「什麼東西？」

陰昌道：「老夫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夏夢卿冷笑說道：「匹夫，對我這無生望之人，你何吝一言。」

「說得是。」陰昌嘿嘿笑道：「老夫應該讓你死了這條心，不過，夏夢卿，這玩意兒老夫也叫不出個名堂，無論怎麼說，你總該相信天機老兒設想的異常周到，他要不想讓人出去，誰也出不去。」

這話不錯，天機上人所設豈是等閑？這麼看來，果然已無破門而出之望，夏夢卿心頭猛震默然不語。

他不說話，室頂陰昌却未閑着，一笑又道：「怎麼？莫非面臨死亡而有所觳觫？」

夏夢卿陡挑劍眉，朗笑說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夏夢卿豈是畏死之人。只是覺得死在你等這些無恥宵小之手，輕如鴻毛，太不値得而已。」

「好話。」陰昌嘿嘿笑道：「聽你這麽一說，老夫也爲你惋惜，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威風何在？煞氣無存。可是，擺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條，不死又怎麽辦呢？老夫是有心無力，莫可奈何。」

龍困沙灘，虎落平陽，鞭長而莫及。夏夢卿只有任他調侃，任他譏諷，略作沉吟冷冷說道：「陰昌，你不必徒逞口舌之利，夏夢卿自知如今拿你無可奈何，否則我料你天膽也不敢對我這樣說話……。」

陰昌未否認，他話鋒微頓，接道：「我也知此身已絕無生望，有兩件事情，數年來我一直不明所以，在臨死前我希望你給我個解答，如何？」

陰昌似在考慮，過了一會兒，始道：「問吧，夏夢卿，老夫知無不言。」

「我先謝謝了。」夏夢卿一笑說道：「頭一件，我要知道，你兄弟非任人驅策之輩，怎會屈就雷驚龍千毒門下，內中應該有着什麽隱密？」

陰昌「哈」地一聲說道：「夏夢卿，好眼力，換換你是雷驚龍，老夫兄弟那還能混？多年心血恐早付東流，不瞞你將死之人，要說這該從昔年說起。……」

夏夢卿道：「你慢慢說吧，我這人很有耐性。」

陰昌接道：「老夫以爲你不會忘記雷驚龍昔年薛家奪寶之事……。」

夏夢卿道：「記憶猶新，說下去。」

陰昌道：「雷驚龍酒中下毒，謀你未成……。」

夏夢卿突然說道：「我打擾一句，藥，可是你兄弟給的？」

「當然。」陰昌坦然承認，也有點得意，道：「藥是老夫兄弟不傳之秘，雷驚龍他焉有之？」

「够了。」夏夢卿星目寒芒一閃，道：「往下說。」

陰昌吃吃笑道：「老夫知道你此時直欲殺盡老夫兄弟而後甘心，那沒有用，也別動肝火，晚了，不到今日老夫也不會說出。」一陣嘿嘿笑聲，又道：「雷驚龍在你掌下倖逃一死，未敢向老夫兄弟覆命，當即逃往遠處藏匿，你知道，老夫兄弟七毒令下幾曾有過漏網之魚……。」

「有！」夏夢卿截口說道：「薛家雙龍。」

「那不算，也是唯一例外。」陰昌冷冷說道：「如非你橫裏插手，多管閑事，老夫不信薛家雙龍有通天遁地本領，能在七毒令下倖保性命……。」

夏夢卿笑了笑，沒說話。

陰昌却接着說道：「未出半月已被老夫兄弟偵得他藏身之處，聯袂馳往哀牢欲殺之洩憤，誰知那半個月中竟被他巧獲……。」

夏夢卿道：「千毒人魔西門豹所遺毒經。」

「不錯。」陰昌說道：「毒經無毒不載，無影之毒更是萬毒之宗，說起來很尷尬，憑老夫兄弟七人之力，一時竟未能奈何得他……。」

「於是，只有俯首稱臣，甘供驅策。」

「不！」陰昌怒聲否認，道：「正如你所說，老夫兄弟不是供人驅策之輩，豈甘心就此俯首？不過將計就計，看他是個還能利用之人罷了。」

夏夢卿心中一震，道：「利用他何爲？」

陰昌嘿嘿笑道：「別以爲老夫兄弟跟布達拉宮有關係，老夫兄弟沒那麽大興趣，老夫兄弟旨只在釵、佛二寶……。」

夏夢卿「哦！」地一聲，笑道：「我明白了，你兄弟多年忍辱委曲，目的只在利用雷驚龍刼奪釵、佛二寶，然後再謀他，對麽？」

「你很明白。」陰昌冷然回答。

夏夢卿淡笑再問：「有把握麼。」

陰昌答得很有自信，道：「老夫兄弟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否則豈非太不划算?」

「那很好！我預祝你兄弟成功。」夏夢卿笑道：「要不是我，你兄弟二寶早已到手，也用不着受苦這多年了，這也是今日你所以要把我困死天機石府之理，對麼?」

陰昌獰聲說道：「事實如此，老夫不願否認。」

夏夢卿輕笑說道：「昨夜，陰煌找我挑戰，言明今日事後索債，我以爲你兄弟從何處借來天膽，要跟我大打一場，誰知……。」

哈哈輕笑，住口不言。

想必是陰昌頗感羞愧，老臉有點掛不住，也未開口。

笑聲歇住，夏夢卿又道：「這，不談了，如今我要問你第二件，薛家貪夜失火，五口被殺其四，這殺人放火滅絕人性的事，是誰幹的?」

陰昌震聲說道：「你問這做什麼?」

夏夢卿暗暗咬牙，道：「我要到陰間地府轉告薛家四口找那行凶之人索命。」

陰昌忽地怪笑說道：「好，那麼老夫告訴你，是雷驚龍。」

夏夢卿心神狂震，挑眉瞪目厲聲喝聲：「胡說，陰昌，你敢欺我！」

「老夫無此必要，信不信在你。」

一另話聽得夏夢卿悲憤填膺，目眦欲裂，咬牙恨聲，喃喃說道：「我早就懷疑，只是苦無證據，好該死的畜生。」話鋒微頓，隨即揚聲冷冷說道：「陰昌，我料你兄弟不會置身事外，對麼?」

陰昌陰陰笑道：「不錯，兩個老的就是在老夫兄弟掌下超生。」

夏夢卿聽得殺機狂熾，恨不得將之碎屍萬段，挫骨揚灰，無奈，他落人掌握之中，有心無力。只有強忍滿腔欲噴怒火，道：「陰昌，你兄弟對雷驚龍早生異心，如今又將他出賣，雷驚龍他會那麼糊塗懵懂，不知道麼?」

陰昌道：「你這是廢話，也多此一問。」

「也許我是錯了。」夏夢卿冷笑說道：「不過，據我所知，雷驚龍這人甚是精明，狡猾陰狠，心智深沉，他不會不知道你們的用心……。」

不知怎地，陰昌沒有答話。

夏夢卿冷冷一笑，接道：「很可能他的用心跟你們出同一轍，也認爲你們可資利用，來個以毒攻毒，如今他既得釵、佛二寶，你兄弟不但碍事多餘，而且對他深具威脅，他恐怕要……。」

「夏夢卿。」陰昌猛可裏一聲厲喝：「你還不與老夫我閉嘴。」

夏夢卿聽若無聞，突然發問，道：「陰昌，你兄弟如今都在天機石府麼?」

「那是自然。」陰昌厲聲說道：「老夫兄弟等的就是這一天，焉能不……。」

夏夢卿一笑說道：「集於一處，又是在這地底，可能雷驚龍等的也是這一天，對你兄弟來說，這是大不智，若想苟免，最好快……。」

他快字方出口，驀地，石室之頂響起一陣刺耳難聽，充滿陰狠殘酷毒辣的嘿嘿獰笑。

那是雷驚龍！

夏夢卿念頭剛轉，七毒慘嗥連聲，隨即寂然。

接着，圓洞中傳下雷驚龍猙獰話聲：「好陰陽，好八卦，夏夢卿，你泥菩薩過江，自身都已難保，還

替人家算的什麼命，如今，他們個個屍橫，加上『羅刹三君』，這是你十個陪葬，不！十一個，還有一個活的，扭開室左機扭，你就可明白『天機老兒』是百年前一代奇才，你閣下是百年後今日的第一奇才，你死在這兒，是天意，是巧合，更相得益彰，我在哀牢斷魂崖，你若能出得此困，歡迎你來找我，我隨時恭候大駕。」

又是一陣得意獰笑，由近而遠，轉瞬不聞。

他，根本不容夏夢卿有說話的機會，揷口的餘地。

夏夢卿本待凝足枯禪掌力，試着破門追襲，將他立誅掌下，入耳那句還有一個活的陪葬，不由一呆，立刻散去功力。

活的陪葬？這會是誰？

難道還有別人也進了這深陷地底的天機石府？

意念電旋百轉，閃身掠向室左石壁。

他只在石壁上略一注目，便果然發現在那石壁之下，有一塊和他在天機石府大門上所見，顏色相同的小石塊。

不用說，這準又是機扭之所在。

站在石壁前，輕輕一指點了過去。那塊小石一凹，隨卽恢復原狀。

適時，一塊原本天衣無縫的石壁，忽分爲二，由中裂開，緩緩向兩旁移動，裂開五尺，倏然自止，現出了另一間石室。這間石室，暗無光亮，但一經避塵居光亮照射，立刻黑暗盡除。

目光注處，赫然一名衣衫汚損，烏雲蓬散的白衣女子臥身室隅，寂然不動。

再一細看那白衣女子面貌，夏夢卿禁不住心神猛震，霍然色變，身形電閃，掠向白衣女子身旁。

白衣女子，她竟會是那可憐的薄命人兒，聶小倩。

如今，她花容失色而憔悴，面色慘白而毫無血紅，一張嬌艷臉龐，失去了往日那惑人光采，瘦得見了骨，深陷美目緊閉，兩排長長睫毛密合，雙唇微張，氣若遊絲，昏迷不醒。

她在玉泉拜別夏夢卿，受命返回千毒門暗中偵察動靜，怎會被困在這深陷地底的天機石府中？

顯然事機不密，被雷驚龍發覺予以囚禁。

前後不過旬月，一個活生生的美艷人兒佳姑娘，竟被折磨成這樣子，雷驚龍的確心狠手辣，毫無憐香惜玉心。夏夢卿俠骨柔腸，心酸不勝，英雄熱淚險些奪眶。

他一看便知聶小倩是被狠毒手法截了五陰重脈，所幸發現的早，再遲一天便是大羅金仙也要束手。

聶小倩雖本出汚泥而不染，良知未泯，但若無他夏夢卿的感召，還不至那麼快生心脫離千毒門。

這次如非奉了夏夢卿的指示，也不會再返回千毒門去臥底，當然也不會再被囚禁此處受苦。

聶小倩今天被折磨到這般地步，在道義上，他難辭其咎。倘若再萬一不幸，聶小倩回生乏術，香消玉殞，含恨而歿，「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他勢必長此抱恨，負疚終生。

如今，縱然是救得了她，她那一身功力也將大打折扣，在短時期內，恐怕是很難恢復得了。

夏夢卿悲憤之餘，不敢怠慢，當卽盤膝坐下，運指如飛，連解聶小倩周身八處桎梏。

按說，夏夢卿指無虛落，聶小倩她被制五陰重脈開解，理應嚶嚀而醒，或者有所反應。

豈料，她不但未應指而醒，或者有所反應，便是那委頓如癱的嬌軀連顫動一下都未曾。

由此可知，五陰重脈的被制過久，爲她帶來多重的內傷，精神與肉體上的多大痛苦，多大折磨。

香魂一縷快要離竅，聶小倩危在旦夕，療傷救人，刻不容緩，夏夢卿只有從權，暗暗一嘆，伸掌按上她後心。也只有碰上神功蓋世、技比天人的夏夢卿，換個別人，功力不濟，也救不了這位苦命的可憐人。

盞茶工夫過去，聶小倩嬌軀泛起了陣陣抽搐，鼻息漸漸趨於均勻。

頓飯工夫過後，抽搐靜止，面色也由慘白漸轉於紅潤，兩排長長睫毛一陣眨動，緩緩地睜開了一雙失神美目。

當她那雙黯淡的目光一觸及正在爲她運功療傷的人時，美目猛睜，暴射異采，嬌軀忽泛劇顫，仰起螓首。這雙暴射的異采，包含了太多的東西，筆墨難以形容，任何人無從領會，不可捉摸。

夏夢卿却神震心悸，手掌微一用力，連忙開口說道：「聶姑娘，此刻不宜起動，也請萬勿多禮……」

聶倩小雙唇翕動，吐了顫抖而無力的六個字：「相公，眞……是你麼？」

夏夢卿强笑說道：「是我，聶姑娘，夏夢卿正在身邊。」

聶小倩那消瘦的嬌軀又是一陣抖動，似遇親人，如釋重擔，脫力俯下螓首，斷斷續續地道：「天可憐薄……命人，能……見相公一……面，小倩……就是死……也……心甘……情願，瞑目……含笑了。」

兩排睫毛又一陣眨動，成串珠淚無聲墜下。無限悽惋，令人心碎腸斷。

夏夢卿心神再震，好不心酸，星目微濕，强笑說道：「聶姑娘不可再行傷神，容夏夢卿爲姑娘盡除淤塞，療治內傷後，再做詳談，此刻，則要請姑娘平心靜氣。」

聶小倩緩緩睜開帶淚雙目，睫毛上猶掛着晶瑩淚珠，櫻口數張，終於又吐出了一句話：「大恩不敢言謝，雖結草啣環，不足爲報，今生已無……。」

夏夢卿本不欲多說，却難忍心中激動，劍眉微挑道：「說什麼大恩，道什麼結草啣環，若不是因夏夢卿，姑娘不會身受此血肉之軀難以忍受的痛苦，落得……」

猛覺聶小倩身形又泛劇顫，不忍再說，倏然住口。又是頓飯工夫過去。

夏夢卿緩緩收回手掌，道：「姑娘，我再說一句，現在不是多禮的時候，姑娘雖內傷盡癒，體力却一時難以恢復往昔，仍請多躺片刻。……」

他話還未說完，聶小倩已然面泛勉强笑容，掙扎着坐了起來，道：「相公請放心，小倩自覺……。」

也許是癱臥太久，或是體力猶虛，聶小倩剛剛坐起，嬌軀一晃，倏又倒下，無巧不巧地正倒入夏夢卿懷中。

不知怎地，她沒有趕快坐直。夏夢卿想把她扶起，伸出了手，又縮了回去。不爲別的，只因爲聶小倩嬌靨酡紅，美目緊閉，神色流露着的是難以言喻的安慰、滿足、溫馨……。

在這個時候，他何其忍心把她推開。一時間，空氣凝注了。

就這麼靜靜地偎着，誰也未開口，靜的可以聽到聶小倩鼻息咻咻，可以聽到她怦怦的心跳聲。

良久，良久，還是聶小倩先打破了這份令她終生難忘，使她感到生命充實的寧靜，那是似夢囈般顫抖話聲：「我眞希望時間就此停頓，或者天崩地裂，世界毀滅。」

話聲，輕的像只有她自己才能聽見，可是，夏夢卿也已清晰入耳，劍眉微蹙，喚道：「聶姑娘……」

猛然，聶小倩掙扎着坐直身形，神色肅然中帶着陰霾、驚恐、羞澀，望了夏夢卿一眼，微俛螓首，幽幽說道：「相公，請恕小倩太不自量，賤軀、言語，兩稱瀆冒，這些話，小倩抑制心底已久，今日所以敢大膽托出，只是深知身困地底，絕無生望，人都快死了，還有那麼多顧慮做什麼？小倩自知俗脂庸粉，蒲柳之姿，不敢奢望其他，只要能爲奴爲婢，長隨相公身側，於願已足，肺腑之言，覥覥陳述，希望相公勿以小倩不知羞愧而賤視之。」

她楚楚動人，細說衷腸，話話更悽惋哀絕，令人盪氣廻腸，夏夢卿禁不住心中一陣激動，嘆道：「姑娘，妳太過垂愛了，我怎敢當。姑娘想也知道，夏夢卿此生遭遇悲慘，一直在殺孽情孽中浮沉，永淪錐心刺骨之痛苦深淵，我不是鐵石心腸無情人，實乃情有獨鍾，一心早死，不敢再誤他人……」

「相公！」聶小倩突然抬起螓首，道：「這不能叫誤，小倩說過，只求爲奴爲婢，侍候相公終生，別的不敢奢求，難道相公忍心讓小倩再一人流落江湖？」

她這話說得怪，既然明知出困無望，此生已休，還談什麼「忍心讓小倩再一人流落江湖」。

夏夢卿爲她那溢於言表的眞誠所感動，沒有留心這句話，也就因爲深深地感動，所以一時也沒答話。

聶小倩會錯了意，美目一紅，悽惋說道：「相公，小倩幼失依怙，未省事時便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至今猶不知自己的身世，在江湖中東飄西蕩，一晃十餘年，大部分的時間流落邪惡，身陷汚泥，私心捫問羞苦難言。所幸天可憐我這薄命人，讓我遇上了相公，方慶撥雲霧而見青天，不顧生死，力爭上游，只望能得相公大義援手，掙脫苦海，如今小倩一片赤誠，懇求相公收留，相公怎好……」

喉間似有物堵塞，再也說不下去，餘言化爲串串斷腸傷心淚，螓首倏垂，痛哭失聲。

本來嘛！換誰誰也會悲傷慟絕。

夏夢卿俠骨仁心，他本就同情聶小倩的遭遇，如今更覺惻然，聶小倩哭得像梨花帶雨，他慌了手腳，一時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安慰話。不關「情」字，事猶可爲，但他怎好答應收人家爲奴爲婢？想了半天，終於讓他想出了一句：「姑娘，請快收淚，聽我說。……」

聶小倩以爲事有轉機，再說，她對夏夢卿也敬若天人，他的話她沒有不聽的，聞言，慢慢止住哭泣。

夏夢卿暗暗一嘆，接道：「正如姑娘所說，現下妳我深陷地底，此身生望絕無，既然人都快死了，姑娘還談這些做甚，何不……」

聶小倩舉手拭淚，突然截口說道：「對了，這是小倩一大心願，人都將死，相公何其忍心不予成全？難道要小倩做鬼也含恨嗎？」

夏夢卿呆了一呆，頓時啞口，半晌方才一嘆說道：「姑娘，不是夏夢卿鐵石心腸，毫無血性，只是，姑娘，我怎麼敢當，這不是令我爲難麼？……」

聶小倩美目突放異采，肅然說道：「人死一了百了，相公既有心成全，何介意這片刻主婢？雖然最多再活三天，小倩已感心滿意足了。」

這話說得對，怎麼委曲，也不過就那麼幾天，何不索性予以成全，盡自己一點安慰之心？

夏夢卿默然未語。

聶小倩喜極而泣，她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心願如遂的那麼容易，但她却知道那是由於所謂出困絕望，已無生理，頓忘所以，忘了面臨的，也忘了多日來身受的，一整衣衫，納頭便拜，帶淚含笑，顫聲說道：「相公，婢子這裏叩頭了。」

夏夢卿還眞未料她來得那麼快，躱閃不及，只有受之，望着一拜坐起、嬌靨乍驚還喜的聶小倩，苦笑說道：「姑娘，妳這是何苦？彼此均非世俗兒女。……」

聶小倩神色莊重地截口說道：「相公錯了，人不可不知禮，如今既蒙相公大德成全，主婢名份已定，小倩焉能不拜？」

她說的很認眞，夏夢卿却顯得很不安，再次苦笑道：「姑娘，妳折煞了我，我怎麼敢當？怎麼敢委曲姑娘？好在，正如姑娘所說，就這麼幾天，否則。……」

聶小倩大眼睛一陣眨動，凝注夏夢卿突然笑道：「相公，爲免相公於心不安，小倩跟相公打個商量，只要我們能多活一天，這主婢名份就存在一天，到死了以後，相公是相公，小倩是小倩，誰也不是誰的主人，誰也不是誰的侍婢，主婢名份一筆勾消，好麼？」

夏夢卿聳了聳肩，道：「反正就那麼幾天了，姑娘看着辦吧！」

「不！」聶小倩微搖螓首，緊盯夏夢卿不放，道：「小倩要相公親口答應。」

夏夢卿微一沉吟，只有點頭：「好吧，我答應。」

聶小倩嬌靨神情一喜，道：「相公，說了可不能不算啊！」

夏夢卿沒有留意到那異樣神色，道：「夏夢卿生平不做輕諾，從來一言九鼎。」

聶小倩輕輕吁了口氣，眨動了一下大眼睛，笑得很神秘，很得意，也難掩巧計得逞的喜悅，道：「那小倩就放心了，要不，等一旦出了困，相公就不認小倩這個侍婢了，那才讓人傷心呢！」

夏夢卿淡淡地笑了笑，沒有說話。

但，驀地他神情震動，星目電射寒芒：「姑娘，妳說什麼？一旦出了困？莫非妳……」

聶小倩揚眉笑道：「小倩只敢說有希望，却不敢說有把握。」

夏夢卿霍地躍起，道：「只要有一絲希望便不能放棄，姑娘且說出來，我試試。」

聶小倩盤坐不動，仰起螓首，笑問道：「相公眞希望出去麼？」

「那是自然！我還有很多事未了，怎能就此被活活困死？難道姑娘就不想脫出天機石府麼？」

聶小倩螓首倏垂，幽幽說道：「要是相公一出去便不認小倩這個婢子，小倩倒寧願永遠困在這天機石府，就是困死也甘心。」

夏夢卿心頭一震，猛然醒悟，有點哭笑不得。「姑娘，妳好厲害，夏夢卿已作千金諾，從此再無更改之心，只要姑娘能東飄西蕩，不怕吃苦……」

聶小倩猛然抬頭，無限剛毅堅決的說道：「小倩死且不怕，何怕吃苦，無論什麼苦，相公能忍得，小倩便能忍得，只要能片刻不離地跟隨相公左右，就是上刀山，下油鍋，小倩也視如康莊，甘之若飴。」

夏夢卿一陣激動，星目異采連閃，久久方一嘆說道：「姑娘，妳讓我夏夢卿無話可說，其實夏夢卿何德何能？姑娘，夏夢卿無狀，只有委曲妳了。」

聶小倩展顏笑道：「只要相公不嫌棄小倩粗手粗脚，不解人意行了。」

夏夢卿淡淡一笑，道：「好了，姑娘，如何能出得天機石府，說吧！」

聶小倩輕抬皓腕，理了理蓬散雲鬢，笑道：「相公別急成麼？且請坐下來，小倩還有要事禀報，趁這機會小倩也可以多歇歇，要不，剛成主婢就給相公添累贅，怎好意思。」

此女果然蘭心蕙質，話兒說得體貼入微，却又十分恰當絲毫不着痕跡，夏夢卿微笑點頭，欣然坐下。

夏夢卿剛坐下，她又開了口，美目凝注，道：「相公，今兒個何時啦？」

顯然，洞中無「甲子」，她被囚禁在這深陷地底的天機石府中，一直昏迷不醒，已不知今日何日。

夏夢卿想了一想，道：「七月二十四日。」

聶小倩「哦」地一聲，立即蹙起柳眉，沉吟道：「想不到我已經被囚禁了一個多月了。……」

夏夢卿聽得心頭一震，無限憐惜地望了她一眼，心中說不出有多歉疚，想安慰她幾句，却又不知該說些什麼。

聶小倩只顧蹙眉沉吟，沒有注意到夏夢卿的神色變化，這時突然抬起螓首，目注夏夢卿道：「相公，你是怎麼來到這兒的？」

一句話重又勾起夏夢卿滿腔怒火，無限殺機，挑了挑劍眉，將自己前來梵淨山的前因後果概述一遍。

聶小倩靜聽之餘，嬌靨刹那數變，夏夢卿話聲剛落，她便自面佈寒霜，挑眉瞪目，切齒恨聲說道：「相公，你瞧，這些東西有多卑鄙，他們要有好下場，那才是蒼天無眼，南荒七毒死得好，早就該死了，相公，你不知道，這七個老東西比雷驚龍還狠還毒，活該自相殘殺，先遭了報應。……相公，如今釵、佛二寶怎麼辦？」

夏夢卿目射冷電，微笑說道：「他留了話，哀牢斷魂崖，只要咱們能出得此困，他就別想逍遙天理之

外，讓他先去鑽研吧，短時間內他得不到什麼，我先要了却大食人這樁心事，然後再去找他，二寶、傅夫人的血仇，我要一併索還。」笑了笑，又道：「現在該聽聽妳的了，請說吧。」

雖然主婢名份已定，夏夢卿仍不願以主人自居，說話口氣還是十分客氣，還是那麼謙遜。

聶小倩神色變得很凝重，深皺眉鋒，道：「相公，還記得麼？小倩在玉泉臨拜別時說的那些話？」

夏夢卿知她指的是布達拉宮方面請得能人，近期內必然還會再動那回事，點了點頭，笑道：「這等大事我怎會忘記？怎麼，又有新消息？」

聶小倩微頷螓首，道：「小倩已經偵知布達拉宮所請那人是誰……」

夏夢卿截口問道：「是誰？」

聶小倩道：「這人相公諒必曉得，西崑崙恨天翁。」

夏夢卿神情微震，臉色倏變，皺眉說道：「百里相？怎麼會是他？難道他還沒死？」

聶小倩入目夏夢卿神色，心中一緊，問道：「相公認識這個人？」

「何止認識。」夏夢卿道：「論起來，我該尊稱他一輩，他跟家師頗有淵源。……」

聶小倩連忙說道：「彼此既有淵源，那不很好麼？」

夏夢卿搖頭微笑，道：「這淵源不太好，他是家師同門師弟，因為性情暴戾，不守門規，被家師祖一怒逐出門牆，因而自號恨天翁，隱於西崑崙，說他恨天，倒不如說他恨極家師一人。」

聶小倩道：「為什麼？」

夏夢卿笑了笑道：「因為家師最得家師祖鍾愛，並傳以衣鉢。」

聶小倩「哦」地一聲，微微頷首說道：「沒道理，他總不該遷怒相公這個晚輩呀。」

夏夢卿道：「一樣地恨之入骨，他這個人不懂什麼叫『理』，好惡隨心，喜怒無常，但是恨歸恨，家師在世的時候，他不敢出西崑崙半步，所以，我這個小的，只要不出西崑崙去，他便拿我莫可奈何，如今家師仙逝已久，那就……」

聶小倩忍不住插口說道：「怪不得小倩以前沒聽說過恨天翁這個人，他從來沒下過江湖嘛。相公，現在怎麼辦？」

夏夢卿道：「很扎手，論功力，我也許可以很勉強扯平。但那沒用，怎麼說他也是我的長輩，我不能跟他正面為敵。」

望着聶小倩突然苦笑接道：「當然，更不能讓他認出是我，所以，也根本別抱着說退他的希望，可是事實上又絕不能讓他去幫助大食人他們，否則滿清朝廷必敗無疑，大漢民族也要跟着淪入水火，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很扎手的道理所在，懂麼？」

聶小倩垂首不語，夏夢卿却搖搖頭自言自語地又道：「家師謝世至今十多年了，他一直未出西崑崙，我還以為他早已物化了呢，却不料他只是深隱未出，仍是不甘寂寞。……」

聶小倩良久才抬起螓首，道：「相公，無論如何，總該想個對策啊。」

夏夢卿一時沒答話，沉吟了片刻才說：「那是自然，這件事我自有主張，不妨暫且按下，等出了困再說，還有別的消息麼？」

聶小倩道：「有，布達拉宮既然請得了恨天翁，如虎添翼，實力大增，他們正等大食人的火器，一俟火器運到，他們就要……」

夏夢卿擺了擺手，止住聶小倩話頭，道：「這消息是妳在被雷驚龍發覺以前所得到的，如今算來已一月有餘，事已急在眉睫，我必須想辦法阻住他們，不宜再遲，出困的方法如何，妳快說吧！」

夏夢卿憂急之色溢於言表，聶小倩當然也知事態嚴重，不敢再行怠慢，當下想了想，說道：「出困的

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毀去這天機石府。」

夏夢卿道：「怎麼個毀法？」

聶小倩道：「憑功力，誰也沒辦法，小倩知道這間避塵居內有一處機扭，只消把這機扭一按，天機石府立刻崩裂自毀。」

夏夢卿皺眉不語，半晌才一嘆說道：「事非得已，爲了整個華夏，只好如此了，上人泉下有知，當會原諒夏夢卿大不敬之罪，機扭在那兒？」

聶小倩道：「小倩還不知道，需要找一找。」

夏夢卿呆了一呆，道：「姑娘是怎麼知道的？」

聶小倩嫣然一笑，道：「小倩未昏迷之前，聽到了雷驚龍和七毒的談話。」

夏夢卿微微點頭，站起身子走入避塵居。聶小倩也跟着站起，扶着石壁走了出來，柔婉笑道：「一個人找不如兩個人快，相公請由左往右，小倩則由右往左，看看誰的運氣好，先找到。」

說的也是理，夏夢卿未加攔阻，微微一笑，走向室左，竭盡目力，仔細異常地慢慢往右找去。……

□　□　□

入夜，梵淨山萬籟俱寂。

就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梵淨山山腹內突然傳出一聲悶雷般巨響，震得山峯搖晃，樹倒石落，隨即寂然。

梵淨山左近渺無人煙，自然不會驚世駭俗。

遠一點的人，雖然隱隱聽到了這聲巨響，但却不知來自何方，就是知道，也不會老遠地跑來看看。

恰好，今夜夜空裏烏雲成片，偶而，還閃着金蛇。

第二十三章　爲名利你爭我奪

西藏這一帶，人口本就稀少，到處是空曠的荒原，起伏的崗巒，黃土飛揚風沙蔽天，地稱不毛，難見一絲人煙。

這一日，天方正午，烈日高懸，炎熱炙人。

沒有雲，也沒有風，靜得像死了一般。

唐古喇山山脚下，那一片連天的乾熱曠野中，沿着蜿蜒山勢，正緩緩地蠕動着一支隊伍。

這支隊伍，像是那個鏢局保的一趟鏢，兩個騎馬的鏢頭，加上十個推着兩輪小車的壯漢，十足的像。

說它像趟鏢，可是又不對，保鏢有規矩，要把鏢局的旗幟插在一輛鏢車上，可是這趟鏢獨無。

難不成這個鏢局沒鏢旗？

保鏢，應該有趟子手在前面吆喝，喊出鏢局的招牌字號，這趟鏢也沒有，怪了！

不但沒有趟子手在前面吆喝開道，反之，每個人却像含了「枚」一般，除了蹄聲得得，車聲轆轆外，別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再說，保鏢，該走奇林湖西的大道，爲什麼這趟鏢捨棄大道不走，偏走這僻靜的小道？

是鏢局響亮？鏢頭膽大？抑或這是捷徑？

總之，說它像鏢，它又不像，說它不像嘛，它又有點兒像，令人摸不透他們是幹什麼的。

兩匹馬，很不錯，清一色的蒙古種高頭健騎。

鞍上的兩個鏢頭，却令人不敢領教。

倒並非別的，是怪得可怕。

那是兩個裝束怪異，身材瘦小的老者。望之不似中原人物，鷂眼鷹鼻，膚色黝黑，目眶深陷，開合之間，碧芒閃爍，神色木然而驃悍，像兩具僵屍。

尤其扎眼的，是他們四隻細小鬼爪般手腕之上，各戴一隻金光燦爛的手環，似金非金，不知爲何物打造。

他倆個的森冷模樣兒，望起來還眞懾人。

誰說不是？瞧。

十個推車壯漢，汗出如漿，衣衫盡濕，步履緩慢而吃力異常，個個垂頭牛喘，疲累不堪。

但，却沒一個敢出聲，更沒一個敢停下來要求休息。

看來，這兩個僵屍般的怪老者眞沒良心，騎馬不知步行苦，何況人家手上還多了輛重車。

就憑這麼兩個人乾老頭兒，能壓得住這十個壯得像牛般大漢，要不是有兩下子，而且很狠，說給誰聽誰也不信。

轉過山角，一片樹林橫在目前。

我的天！這何異久旱逢甘霖？

十個壯漢精神大振，二十隻眼齊亮，暴射希企喜悅光芒，爲首的那名壯漢，頭一抬，才想推車往樹林走，一眼觸及兩個老者那隱透陰森的鞍上背影，突然像鬥敗了的公鷄，沒了膽，洩了氣，頭飛快地垂了下去。

難道說，這兩個老傢伙就那麼不近人情？

天知道！

他倆就像背後長了眼，居左那名老者一抖繮繩，拉偏了馬頭，他竟要過林不入，繞道而過。

好沒人性的東西。

不！不能一概而論。

居右那名老者倏伸鬼爪，出手如風，一把將居左老者坐騎拉回，隨着，抬手指了指樹林，他好像懶得得說話。

居左老者碧目雙翻，冷冷說道：「老二，這批東西不能如期運到，躭誤了大事，法王要是責怪下來，你擔着，可沒我的事。」

那被喚「老二」的居右老者，牽動了一下嘴唇，算是笑，却笑得好不陰森，能令人不寒而慄，道：「別淨拿法王來壓我，你我兄弟由大漠至今，可曾歇過一下腿？惹火兒了我，你幹你的，我拍拍屁股回窩裏去。」

居左老者細眉一皺，才要開口。

居右老者冰冷一笑，又道：「老大，我眞不明白你這是聰明還是糊塗，難得碰上歇息佳所，你不讓停脚，累趴了他們，這十輛車你扛？」

居左老者臉色一變，雙目暴射碧芒，道：「敢，除非他們不想活了。」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居右老者道：「試問，沒有他們，這十輛車咱們倆有辦法麼？別說躭誤大事，恐怕寸步難行，連地頭兒也到不了。」

這話不錯，他比那位有心，也有些人性，說穿了絲毫不值得感謝，他不是爲人，是爲了東西。

居左老者沒得說了，冷哼一聲，策馬當先入林。

這一來，喜壞了十個推車的壯漢，若不是還想活，準會高興的丟車大呼大叫，臂有了力，腿也有了勁兒，一陣風般推車進了樹林，放好車，立即橫七豎八地躺了一地，骨頭都鬆了。

兩個老者也下了馬，席地坐下，臉上始終沒表情，就生似林內林外全都一樣，歇息與否無所謂一般。

不過一會工夫，居左老者緩緩地站了起來，想走。

無奈，那十個推車壯漢像是快死了的癱瘓人，也像沒看見他已經站了起來，沒有一個動彈。

居左老者看得心頭火起，怒叱一聲，道：「你們最好知足些，老夫一時雖不能殺你們，可是老夫能像對付馬一樣地把你們個個割脈放血。……」

馬放血，這是唯有西域人才懂的土法兒，一匹疲累的馬，放着血比前勁還足，仍能跑個幾百里，可是到了地頭，馬也完了。

他這狠辦法眞有效，話未說完，那十個推車的壯漢如被蛇噬，一躍而起，面無人色，齊奔車後。

居左老者好不得意，猙獰一笑，方待上馬。

驀地，一聲輕哼，樹林深處傳出一個冰冷話聲：「是那個不知死活的東西，在此大呼小叫，驚擾我老人家清眠，還不快快滾進來叩頭領罰。」

怎麼？林內還有人？憑他二人那身莫測功力，竟都茫然無覺，林內此人修為當然更高。

不過，放眼宇內，功力能凌駕於這兩個鬼怪般老者之上的人物，並不多，而且少得可憐，那是誰？

兩個怪老者霍然色變，四道碧綠目光一起投向林內，居左老者鬆開坐騎，細眉一挑，陰陰反問：「老匹夫何人？你可知老夫兄弟又是何人？」

林內話聲又起，不但冰冷，而且輕蔑：「憑你們倆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也配動問老夫名號？你們是誰，我老人家不屑問，是誰都一樣，給我老人家滾進來叩上三個響頭也許死罪可免，否則惹得我老人家性起，哼，哼。」

冷哼兩聲結束了這番話，却激得居左老者暴跳如雷，血脈僨張，仰天一陣嗤嗤怪笑，震得樹搖葉落，道：「老匹夫，好大的口氣，你滾出來，讓老夫兄弟看看是誰給你的天膽，敢對老夫兄弟這般說話。」

這回，林內人口氣已帶薄怒：「好個不知死活的大膽東西，若按我老人家昔年性情，那還容得你如此放肆？我老人家數到十，如若……」

居右老者突然怪笑一聲，截口說道：「閣下，何必多費口舌？只要你出來給點東西讓老夫兄弟看看，還怕老夫兄弟不給你叩頭麼？」

林內人一聲輕笑說道：「還是你這後生會說話，也罷，我老人家就出來讓你倆見見，話說在前頭，稍時若想撒賴，可小心四條狗腿。」

隨着話聲，樹林深處步出一位白袍老者，神色冷峻，負手而來，舉止瀟洒，飄逸出塵。

這位白袍老者好奇特的像貌。

白髮似雪，長髯如霜，面如重棗，蠶眉鳳目，氣度懾人，不怒而威，看樣子準是位隱世高人。

兩個僵屍般怪老者甫一入目這白袍老長像，猛然憶起一人，心頭巨震，臉色大變，禁不住往後退了一步。

但旋卽却又恢復常態，暗暗失笑，一個明知已經死了多年的人，豈會白骨生肉，還魂復活。

無如，話又說回來了，天下那有容貌如此相像之人？

思忖間，白袍老者已至面前，禁不住心中打鼓之餘，居左怪老者目光閃爍不定，沉聲問道：「老夫再問一句，閣下何人？」

白袍老者目光如冷電，輕掃微注，道：「你敢在我老人家面前自稱老夫？我老人家今年高齡九九，你呢？衝着這一點也該賞你一個嘴巴。」

說歸說，卻未眞個動手，目光一凝，冷笑又道：「我老人家說你倆是後生晚輩，你倆還不服，見了我老人家這獨一無二的奇特長像，猶自懵懂發問。……」

二怪老者臉色又變，這回未馬上恢復。

居左怪老者瞪大了一雙碧目，驚詫接口，道：「閣下眞是天外神魔南宮……大俠？」

口氣客氣了不少。

白袍老者蠶眉一挑，鳳目深注，「哦！」地一聲，說道：「你這後生竟還能認出我老人家來，不差，不差。……」話鋒微頓，接道：「你認得出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卻認不得你，你們倆個給我各報個名兒上來，讓我老人家聽聽看。」

二怪老者氣燄頓消，凶態全斂，天外神魔南宮毅七十年前便已睥睨宇內，威震武林，正邪側目，黑白喪膽。

論起來與智濛神僧、海老人都是同輩人物，那時候他二人不知在那兒呢！

居左怪老者連忙拱手陪笑，道：「原來果眞是南宮大俠，老朽兄弟不知……」

天外神魔南宮毅一擺手，很不耐煩，道：「何必前倨而後恭？我老人家平生最恨的便是卑賤無恥的軟骨頭，也不喜歡這一套虛情假意，叫什麼，說！」

殺了他，他也不敢再逞凶威，居左老者諂笑道：「是，是，老朽這就報，這就報，老朽兄弟自號西域雙殘，老朽哈連堂，身旁乃拜弟桑元努。」

原來這兩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東西，竟是那北邙斷魂谷，傅小天的掌下遊魂，千毒門二護法西域雙殘。

能使那當年羅剎教主公孫忌都畏懼三分的西域雙殘前倨後恭，震懾如此，天外神魔之威可知。

天外神魔南宮毅搖了搖頭，冷然說道：「怪不得你倆個讓我老人家瞧着不順眼，原來不是中原人氏，想必你二人出道甚晚，這名兒我老人家沒聽過。」

哈連堂嘿嘿一笑，說道：「南宮大俠說得是，老朽兄弟在後五十年才……」

南宮毅又一擺手，道：「別跟我老人家打哈哈。……」

一指桑元努道：「你，要我老人家拿出點東西你看看，現在我老人家就在面前，想看什麼，你自己說吧！」

桑元努大驚失色，機伶一顫，窘迫强笑，道：「南宮大俠雅量海涵，老朽兄弟適才不知是南宮大俠小憩林內，否則就是天膽也不敢驚動。……」

南宮毅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來，你二人是不打算看啦？」

桑元努心驚膽截，忙道：「老朽兄弟不敢。」

「諒你二人也不敢。」南宮毅面色一沉，冷哼說道：「那麼，聽我的，叩頭。」

這多尷尬。

雙殘相覷一眼，同聲窘笑，道：「南宮大俠，老朽兄弟。……」

南宮毅冷芒一閃，道：「少廢話！你二人既然知道我老人家，就應當深諳我老人家性情，你二人且答我一句，這頭叩也不叩？」

這頭如何能叩？叩了丟人，但，不叩丟命。

雙殘大感作難，醜臉上陣白陣紅，不敢回答。

僵持了片刻，南宮毅突然一笑說道：「不知怎地，我老人家往日殺人不眨眼，今日却心腸軟如棉，也許是你倆的造化，這樣吧，頭可以免了。」

雙殘心頭一鬆，連忙笑道：「多謝南宮大俠……」

「慢點！」南宮毅一搖頭，道：「我老人家還有話說，這是條件交換，願不願憑你二人，我老人家絕不勉强，仔細聽着。……」目光一掃那十輛兩輪車，淡笑接道：「三個響頭換這十輛車，你二人選吧！」

雙殘才暗吁了一口大氣，聞言心頭猛又一緊。

這如何使得？十輛車中之物比性命還更重要，寧可丟人、丟命，也絕不能丟了這東西，哈連堂變色强笑：「南宮大俠想必是說笑，老朽不敢以區區俗物冒瀆……」

好巧的老嘴。

南宮毅頭搖的像博浪鼓，道：「我老人家沒工夫跟你們說笑，我老人家生平愛的就是金銀珠寶，不在乎什麼冒瀆不冒瀆。」

桑元努面現喜色，脫口說道：「南宮大俠誤會了，這十輛車之物，並非金銀珠寶……」

猛覺失言，倏然住口，無奈已經來不及了。

南宮毅「哦」地一聲，軒眉說道：「車內不是金銀珠寶。那是何物？說與我老人家聽聽。」

桑元努囁嚅難言，哈連堂却連忙乾笑說道：「車裏沒別的，乃是，乃是……」

「是什麼？爲何這般吞吞吐吐？」南宮毅冷冷發問。

「乃是些不值錢的古玩字畫。」終於讓他說上來了。

豈料，南宮毅又冷然搖頭：「是麼？我老人家有些不敢相信，區區古玩字畫也值得如此神秘，且打開來讓我老人家看看……」

剛才一路曝晒於烈日之下，雙殘額頭都未見汗漬，如今，却急出了汗，嚇白了臉，面面相覷，道：「這……」

「這什麼？」南宮毅沉聲道：「莫非要等我老人家親自動手？」

雙殘身形一顫，道：「老朽兄弟不敢。」

「那麼打開。」南宮毅鳳目放光，神威懾人道：「否則就從實告訴我老人家，車內究竟何物。」

要想出手，沒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是死路一條，事到如今，只有咬牙，哈連堂一橫心，道：「不敢再瞞南宮大俠，十輛車內都是火器。」

「火器？」南宮毅神情一震，臉色微變，目光凝注，道：「你兩個後生想要幹什麼？說！」

哈連堂心中一懍，道：「南宮大俠請勿誤會，車內火器非老朽兄弟所有，老朽兄弟只不過是奉命護送而已。……」

南宮毅微愕說道：「奉誰之命，又護送往何方？」

旣洩其一，索性和盤托出，哈連堂道：「奉阿旺藏塔法王之命，護送往布達拉宮。」

南宮毅冷哼一聲，道：「後生，你敢欺我老人家，他們那來的火器。」

哈連堂倏躬身形，道：「老朽怎敢，火器乃來自白衣大食。」

南宮毅勃然變色，蠶眉倒挑，目射寒芒，厲聲道：「好東西，他勾結大食人輸入火器，意圖何爲？」

哈連堂面如死灰，只得將原因槪述一遍。

話聲方落，南宮毅突然仰起皓首，縱聲狂笑，聲如龍吟，穿雲薄日，落葉簌簌而下。

雙殘一時摸不透吉凶，醜臉煞白，觳觫後退。

南宮毅正眼未看他倆一下，笑聲歇止，大呼說道：「好，好，好，我老人家二次出世，正預備將天下

鬧個天翻地覆，鬼哭神號，却不料有人同心，比我還快。……」

雙殘聞言心頭剛剛一跳。

南宮毅臉色一變，鳳目暴射逼人奇光，接道：「我老人家正愁憑兩隻手殺人放火不够痛快，如今有了現成火器，那是天意助我。回去告訴番和尚，就說東西我老人家留用了，他若不服，叫他儘管傾巢來此找我。」

原來如此，哈連堂險些嚇破了苦膽，一副乞饒可憐像，只差沒有雙膝落地，尚未說話。

桑元努目中碧芒一轉，忽地嘿嘿笑道：「南宮大俠，老朽在此有點拙策淺見，不知南宮大俠可否賜片刻時間，容老朽掬心一陳？」

南宮毅略一遲疑，冷冷說道：「你後生若想妄逞口舌之利，說退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勸你少費心機，趁早閉上你那張嘴。」

桑元努滿臉堆笑，說道：「當然，當然，只要南宮大俠認爲老朽之言不堪入耳，不足採用，立刻將十車火器雙手獻上。」

哈連堂大驚，目注桑元努，桑元努却只做未見。

南宮毅神情冷漠，哼了一聲，道：「那怕你不雙手獻上，我老人家不耐久等，擇要言之。」

桑元努面上飛快掠過一絲喜色，應聲忙道：「老朽焉敢多做廢話，請問南宮大俠，適才所云，二次出世，要將天下鬧個天翻地覆，此言可眞？」

南宮毅道：「這話問的混帳，按我老人家昔年規矩，就該拔舌。」

好在那是昔年規矩，桑元努倒抽一口冷氣，笑道：「老朽該死，該死。既然南宮大俠此意果眞，老朽斗膽以爲，南宮大俠大可不必留用這些火器。」

南宮毅鳳目一瞪，道：「怎麼？後生，說清楚點。」

桑元努仍然敢笑，笑得好不狡猾，應是說道：「老朽以爲，像南宮大俠這等輩高名重，碩果僅存的前輩異人，如若親自出手，遍擾天下，那似乎有失身份。……」

高帽子神仙難逃，誰不愛捧？這句悅耳之言聽得這位天外神魔神色緩和不少，望了桑元努一眼，道：「看不出你這後生竟有一張會說話的巧嘴，說下去。」

桑元努頗善察言觀色，諂媚的令人噁心，笑道：「那裏是老朽生就巧嘴？你老本來身份至尊……」又是一「頂」，頓了頓話鋒，繼續說道：「像你老這等身份，只宜高坐寶帳，運籌帷幄，發號司令，讓一些後生晚輩奉命行事，代服其勞。」

桑元努算是搔到了癢處，這句話恍如解凍春風，南宮毅赤臉上寒意全消，白眉連軒，哈哈笑道：「你這後生倒稱得上我老人家知心之人，以你之見？」

桑元努强忍胸中激動，態度一轉肅穆，恭謹說道：「你老何不加盟布達拉宮，共襄盛舉？」

這才是他的眞正目的，南宮毅仰天大笑，說道：「若非遇上你這後生，我老人家險些走錯了路……」

倏地白眉一皺，搖頭接道：「繞了這麼個大圈子，不過是請我老人家捨棄已見加盟布達拉宮，意見雖好，頗足採納，無奈行之不通。」

桑元努方自難捺狂喜，聞言又墜冰窟，一怔說道：「老朽願聞原因。」

南宮毅道：「一句話，我老人家輩高名重，豈能屈居人下。」

桑元努一顆心又升了起來，暗吁一口大氣，忙道：「你老想差了，只要你老賜與一諾，老朽敢以性命擔保，那必然是領袖羣倫，高高在上。」

南宮毅揚眉問道：「話可是你說的？」

桑元努毅然點頭：「不錯。」

南宮毅雙眉一展，笑道：「其實，你們這些後生們也該有自知之明，行！老娃兒，我老人家從來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這回就聽你的。」

桑元努大喜欲狂，打鐵趁熱，連忙稱謝。

哈連堂大爲佩服，閃身過去，一掌拍上桑元努肩頭：「老二，有你的，我簡直自嘆不如，望塵難及！能請得南宮大俠，不但天降神助，便是你我也該首功一條。」

絲毫不差，布達拉宮已得恨天翁，如今再加上這位大魔頭，實力已足可掲天掀地，何事不可成？

這等大魔頭，平日就是叩破了頭也請他不到，却不料今日口舌之間的三言兩語來得那麼容易，委實是太出人意料，令人有置身夢中之感，有了一個天外神魔，足抵千百一流高手，這不是一樁大功是什麼？

桑元努喜在心頭，得意之色洋溢眉宇，望了哈連堂一眼，隨即轉向南宮毅，拱手笑道：「如今都是一家人了，你老是否可就此起駕？」

南宮毅連連點頭，揚眉笑道：「我老人家雖非什麼隱世大賢，但若在昔年，布達拉就是沐浴焚香，三顧茅廬也請我老人家不動，如今我老人家已經沒那麼大架子了，咱們說走就走。」

無異援麒麟，捧鳳凰，桑元努連忙牽過自己那匹坐騎，雙手遞過繮繩，然後與哈連堂兩人一騎，翻身上馬。

一聲輕喝，蹄聲又起，輪聲再動。

西域雙殘逢凶化吉，轉戾爲祥，居然因這林中小憩，爲布達拉宮倍增無窮實力，豈非天意。

是滿清朝廷合該覆滅？

是大漢民族注定厄運難逃？

抑或是整個華夏免不了這場刀兵之苦？

這恐怕只有天知道。

一陣疾風過處，落葉紛飛，黃塵蔽天，地爲之一黯，山川爲之變色，這象徵着什麼？

冥冥中早有安排。

□ □ □

第三天，這三人兩騎帶着十輛車到達了布達拉宮。

布達拉，爲西藏少數規模宏大的喇嘛寺之一。高高地座落在一座孤峯之上，其高摩天，巍峩壯觀。

這個被中原武林視爲龍潭虎穴的密宗高手雲集之地，寺高十三層，因山築樓，凡數千間。

神像以萬計，殿宇材料多銅質鍍金，故遠遠望去，金光萬丈，飛騰薄日，亮透半邊天。

尤其日暮黃昏之時，孤峯上雲帶舒卷，貫穿圈繞摩天殿宇之間，落日餘輝更爲它抹上一片赤紅金光，益增其神秘高深之感。

陰雨的日子，則雲封霧鎖，一無所見。

居高臨下，由上下瞰，半個西藏皆在目底，天生險要形勢，難怪中原武林裹足不前，望而怯步。

一踏上蜿蜒曲折的登山道，西域雙殘突然雙雙仰面怪嘯，嘯聲刺耳難聽直如鬼哭狼嚎，却極有節奏。

嘯聲方起，高高山巔之上人影似電，如飛掠下四名黃衣喇嘛，一個起落便是數十丈，如飛星殞石，疾瀉而下。

嘯聲甫落，四個身軀高大，豹頭環眼的黃衣喇嘛已飄然射落山道上，一字排列，站在馬前，好快的身法。

竟會是布達拉宮黃衣四尊者。

居中大力尊者烏扎克，向着獨乘一騎的南宮毅，投射一瞥詫異目光，然後微躬身形，洪聲說道：「兩位老施主一路辛苦。」

哈連堂還禮說道：「尊者關注，一家人何必客套。」

烏扎克再望南宮毅，發問說道：「這位老施主是……」

哈連堂笑道：「你我出道雖晚，尊者也應如雷貫耳，這位便是七十年前威震宇內，輩高名重，名諱天外神魔的南宮大俠。」

有道是：樹影人名。黃衣四尊者理應驚駭震懾，施禮不迭，豈料烏扎克竟毫未動容，但他猶未失禮，躬身道：「原來是南宮大俠，貧僧久仰。」

這是一句虛情假意的客套，誰都聽得出來。

南宮毅傲不爲禮，也恍若無覩無聞。

雙殘大爲尷尬，心知黃衣四尊者出道極晚，少歷中原，故而不識這位大魔頭，哈連堂連忙向南宮毅陪上笑臉：「南宮大俠萬勿見怪，黃衣四尊者久住寺內……」

南宮毅冷哼一聲，道：「我老人家豈肯自貶身份，與這些孤陋寡聞的後生晚輩一般見識，念他幼稚無知，叫他給我老人家滾開一旁。」

糟了！黃衣四尊者桀驁凶殘，性如烈火，知道這位大魔頭還好，不知道豈能忍受得了？

哈連堂又驚又急，飛快地又轉向黃衣四尊者：「尊者，這位南宮大俠……」

黃衣四尊者臉上早就變了色，烏扎克也報以冷哼：「貧僧不識什麼南宮大俠，只知道這位老施主好不衝人。」

火上澆油，這下更糟。

雙殘大驚失色，哈連堂急得額上見了汗，道：「尊者。……」

南宮毅突然冷笑說道：「我老人家二次出世，本以爲天下猶未忘我，誰知碰到的都是些年幼無知的後生晚輩，令我老人家好生失望。」

哈連堂扭過頭來，尚未說話。

烏扎克已然猙獰一笑，說道：「老施主上我布達拉宮不知所爲那樁？」

桑元努一旁連忙插口說道：「老朽兄弟途中幸遇，好不容易請來南宮大俠加盟。……」

「加盟？」烏扎克仰首喋喋狂笑，道：「桑老施主確也糊塗，咱們請得是有眞才實學的眞正高人，却不需那薄有虛名，倚老賣老的欺世之徒。」

雙殘心膽欲裂，才待雙揚厲喝。

南宮毅忽地一聲輕笑，竟然毫未動怒，道：「好話。膽子之大，我老人家少見，小和尚，若在昔年你已百死有餘，算你運氣好，碰上的是二次出世的我……」

烏扎克針鋒相對，冷冷說道：「老施主也請放明白，若非看在哈、桑兩位老施主面上，恐怕老施主已無法好端端地安坐馬上。」

雙殘急紅了眼，嚇破了膽，却左右爲難，無法插口。

南宮毅白眉雙軒，淡淡笑道：「小和尚，你要趕我老人家下山？」

烏扎克陰陰說道：「布達拉宮不是任人撒野的所在。」

南宮毅鳳目暴射寒芒，縱聲狂笑，震撼孤峯。

「番和尙，本來我老人家不屑出手示懲，無奈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永遠會這麼樣不知天高地厚，跪下！」

烏扎克入目那逼人冷電，心中方自一懍，倏覺膝彎一麻，兩腿酸軟，身不由主，砰然跪落山道。

未見南宮毅有任何動作，大力尊者便已如奉綸旨，應聲跪到，這是什麼工夫，豈非出神入化？

另外三尊者神色劇變，暴揚厲喝，就要飛撲。

驀地，孤峯之上傳來一聲霹靂大喝：「住手！」

聲落人至，黃衣四尊者身旁多了位矮胖黃衣喇嘛，正是率領密宗高手夜襲大內的布達拉宮大喇嘛之一耶多克。

他寒着臉，目射黃衣四尊者怒聲叱道：「你四人好大的膽子，還不與我退後。」

大喇嘛地位極高，黃衣四尊者焉敢不遵？垂手退後，只苦了烏扎克，咬牙突睛却站不起來。

耶多克喝退三尊者，神態立變恭謹，跨前一步，向着鞍上恨天神魔南宮毅躬身為禮，道：「貧僧斗膽動問，老施主莫非南宮大俠？」

耶多克究竟身為大喇嘛，見聞淵博，眼力不凡。

西域雙殘這才放鬆了一顆心。

南宮毅木然頷首，道：「我老人家正是南宮毅，小和尚怎麼稱呼？」

耶多克高齡六十多，這位大魔頭竟也稱之小和尚。

其實，毫不為過，南宮毅至少大他三十歲。

耶多克身形猛震，再次躬下：「徒孫輩年幼無知，冒犯俠駕，多蒙南宮大僧高抬貴手，指下留情，貧僧感同身受，謹代謝過……」

站直身形，繼續說道：「貧僧耶多克，供職法王座前，忝為大喇嘛之一，久仰南宮大俠七十年前便已揚威宇內，武林共欽，只恨晚生福薄，無緣拜識，却不料今日得瞻神采，能接俠駕，布達拉宮舉寺生輝，貧僧何幸如之。」

一番話說得恭謹、委婉、得體，敬畏之情，溢於言表，南宮毅重棗般紅臉上立刻有了笑容，道：「和尚好說，我老人家只當二次出世，便沒人認得我了呢？這四個是你的徒孫輩麼？」

耶多克連忙點頭，道：「日後還要請南宮大俠多加教導。」

南宮毅笑道：「豈敢，今後要多管束，休要沾汚布達拉宮聲名。」

耶多克這裏躬身應是，烏扎克那裏竟能站了起來，却不敢再有絲毫凶態，垂手低頭退往一旁。

耶多克悚然動容，又躬下了身。「多謝南宮大俠。」站直身形，又道：「南宮大俠折節枉顧，俠駕蒞臨布達拉宮，不知……」

這是誇功的機會，雙殘豈肯放過？哈連堂忙自說道：「老朽兄弟天大榮寵，特請南宮大俠蒞臨加盟，共襄盛舉，已幸獲南宮大俠賜以千金一諾。」

這何異如作夢？耶多克神情大動，瞪目結舌脫口一聲驚喜輕呼，飛快轉身揚喝：「速速稟報法王，快去！」

黃衣四尊者那敢怠慢，應聲掉頭如飛而去。

然後轉向西域雙殘，道：「請兩位老施主將車子押往後宮，貧僧這就敬陪南宮大俠登山。」

面對大喇嘛，西域雙殘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應了一聲，向着南宮毅雙雙拱手，押車由岔路而去。

適時一陣嘹亮鐘聲由布達拉宮劃空響起。

耶多克神情一肅，忙向南宮毅躬身擺手：「法王已準備迎迓俠駕，南宮大俠請。」

這位大魔頭居然也客氣起來，南宮毅搖頭一笑，道：「強賓不壓主，我老人家高坐鞍上已屬失禮，怎好……」

耶多克正色說道：「南宮大俠何須客套？論輩份、論名聲，貧僧只有給南宮大俠牽馬的份兒，怎敢再僭越先行？」

這番和尚確也深諳拍馬屁三昧，其實，說起來也不算太肉麻，若在昔年，他能見這大魔頭一面都算天大榮寵。

南宮毅笑道：「你推我讓，何時方了，說不得我老人家只好托大了。」

策動坐騎，當先直上。

未消片刻，已抵布達拉宮。

只見布達拉宮前那一片廣潤的平地之上，站立着近百黃衣喇嘛，個個神情肅穆，全場鴉雀無聲。

爲首一名黃衣喇嘛，年紀不過四十左右，身材頎身，膚色白皙，長眉鳳目，膽鼻方口，寶像莊嚴，顧盼生威，隱隱有一種不同凡人的超拔氣質。

這位黃衣喇嘛之後，緊隨着八名身軀高大，威猛絕倫的黃衣喇嘛，目光烱烱如冷電霜刄，極爲懾人，一望便知是一流密宗高手。

八名黃衣喇嘛之後，是十二名年紀輕輕的黃衣喇嘛，說年輕也足有三十出頭，看樣子也是一流好手。後面，是一衆年事頗高的大喇嘛，再後，便是布達拉十二殿三十六壇主持喇嘛，最後，才是身份較次的喇嘛。

可以說布達拉宮上自法王，下至喇嘛，高手雲集，精華盡出，陣容浩大，聲威極壯。

還有那未出的近千密宗高手不算，單憑這廣場上的陣容，已足以震動的天下，沸騰四海，將宇內鬧個天翻地覆，難怪中原武林側目，從不敢輕捋虎鬚。

這是布達拉宮迎賓大禮，饒是南宮毅他輩高名重，也不便失禮怠慢，五十丈外，身形平射，輕飄飄地落在山道上，然後，行雲流水，邁步行進。

他看起來步履緩慢，可是，身後的耶多克却竭盡了身法，才勉强能跟個不即不離。

五十丈距離在南宮毅脚下，那只是轉瞬之間。

來至近前，耶多克肅穆恭謹，爲雙方互相介紹。

站在最前面的黃衣喇嘛，當然就是上千密宗心目中的神聖領袖：阿旺藏塔法王，却不料他如此年輕。由寒暄中，南宮毅更獲悉這位領袖上千密宗高手的阿旺藏塔法王，絲毫不諳武技，但却是無所不通、胸羅極其淵博的飽學之士。

後者雖不爲怪，前者却令人詫異。

儘管法王是神職，這位法王也必有其過人之處。

南宮毅發現，這位法王有着絕高智慧。

寒暄已畢，阿旺藏塔法王復命身後八大護法、十二近侍、大喇嘛、各殿壇主持，一一見禮。見禮畢，然後與南宮毅並肩行入正門大開的布達拉宮，直往中心正殿讓客，備極隆重。

除了八大護法、十二近侍及一衆大喇嘛外，其他喇嘛沒資格進入正殿，連靠近都犯禁律。

法王，高坐寶座，南宮毅座在其右，左邊還空着一個位子，不知留給那位身份高的人。

八大護法、十二近侍恭立身後，一衆大喇嘛則分立於正殿兩旁，連個座位都沒有。

坐定，阿旺藏塔法王第一句話便道：「請國師。」

國師？這尊號不壞。

南宮毅神情微愕，正殿外已響起一陣清越玉磬雲板聲，此落彼起，連綿不斷，由近而遠。須臾，一陣輕微步履聲由遠而近，隨着步履聲，正殿中飄然走進一位身材瘦削面目陰沉的黑袍老者。

南宮毅一見這位黑袍老者，立刻離座而起，笑道：「我道國師是那位高人，原來竟是你百里老兒，早知你在此尊爲國師，我說什麼也不會來。」

黑袍老者一變，旋卽冷冷說道：「老夫只當法王又請得那位，却不料是你這位昔年故交，南宮老鬼，久聞你已物化多年，難不成那是訛傳？」

南宮毅道：「你百里相這不是廢話？我若物化多年，豈能此刻寃家路窄地站在你面前？再說，你百里相都未伸腿瞪眼，我又怎捨得撒手塵寰？」

這黑袍老者赫然竟是那渾宇內第一奇才夏夢卿都感窮於應付的昔年師門長輩，恨天翁百里相。

只聽他冷哼一聲道：「你老兒口舌陰損，不改當年。南宮毅，你不在天外天做你那偎紅依翠的神魔，二次出世，莫非也不甘寂寞？」

南宮毅淡淡笑道：「彼此，彼此，你都能下得西崑崙，我何獨不能出得天外天，百里老兒，適才你擺什麼臭架子，說！」

顯然，南宮毅是指他未出外迎接。

百里相目光冷峻，看了他一眼，道：「憑你南宮毅也配。」

南宮毅笑道：「我不配誰配？智囊大和尚？」

百里相臉色倏變，越發陰沉，狠狠盯了南宮毅一眼，沒有說話，大步行向左邊空位坐下。

阿旺藏塔法王好修養，這才開口說道：「二位認識？」

百里相道：「數十年故交。」

南宮毅一面落座，一面說道：「百里老兒，何不說七十年寃家對頭？」

百里相雙目暴射冷電，薄怒說道：「南宮毅，老夫已非昔年性情，你最好少惹我。」

南宮毅揚眉笑道：「沒什麼了不得，大不了再打上一架，記得麼？百里老兒，昔年你我最長的一架，打了個七天七夜？」

百里相似懶得答理，默然未語。

南宮毅却微微一笑，轉向了中座阿旺藏塔法王：「我雖非爭名奪利之人，但有一事却不得不事先弄個明白，法王將如何安揷我這加盟之人？」

阿旺藏塔法王道：「不敢待慢，願請南宮大俠委曲副國師一職。」

「不幹，不幹。」南宮毅皓首微搖，道：「恕我違命，南宮毅豈能屈居百里相之下。」

百里相雙目一瞪，就待按椅而起。

阿旺藏塔法王已然擺手笑道：「南宮大俠有何高見？」

南宮毅淡淡笑道：「豈敢，南宮毅與他百里相天生寃家對頭，數十年來，惡鬥連連，一山難容二虎，請法王明智抉擇。」

百里相再次色變，難得他還能忍。

阿旺藏塔法王微皺長眉，說道：「一時瑜亮，不分軒輊，本座好不爲難。……」

話鋒微頓，抬眼望了望南宮毅接道：「難道南宮大俠非要本座忍痛捨一麼？」

「那倒不必。」南宮毅道：「只要他百里相讓出正位改就副座，南宮毅可以容他。」

百里相忍無可忍，厲聲說道：「南宮毅，就憑你那些不成氣候的鬼門道，也想喧賓奪主？老夫勸你趁早打消這無恥念頭。……」

南宮毅突然一笑截口說道：「百里相，高明誰屬，有待公論，何須妄動肝火？身爲國師，理應知已知彼，才有破敵佳策，我請問，滿虜之動靜如何？」

百里相冷然答道：「問得幼稚、膚淺。滿虜固守北京，企圖……」

「够了。」南宮毅大笑揮手，道：「要以你這大國師運籌帷幄，不但節節必敗，事事無成，恐怕連布達拉宮也保它不住。宇內武林以那有第一奇才之稱的黃口小兒夏夢卿爲首，滿清朝廷則以神力威侯傅小天率上將八員，鐵騎三千，集結峨嵋，奇兵雙出，分頭並進，不日來攻；這緊急重大之事，你都懵懂無知，蒙在鼓中，還有臉稱得什麼國師？」

此言一出，非只百里相動容，便是阿旺藏塔法王與一衆喇嘛也都爲之震動，阿旺藏塔法王更是鳳目凝注，問道：「南宮大俠，這消息可眞？」

南宮毅正色說道：「敵我間事豈同兒戲？老朽不敢無中生有。」

阿旺藏塔法王轉頭看了百里相一看，未再開口。

這一眼，却看得百里相老臉一陣臊熱，道：「南宮毅，這消息你怎麼知道？」

南宮毅冷冷笑道：「這是天機，恕我不便奉告，知己知彼，方能百截百勝，這一點我就比你高明，你還有何請可說？」

百里相一躍而起，神色猙獰，作勢欲撲。

南宮毅視若無覩，冷笑又道：「你若不服氣，何妨當着法王佛駕，就藉這殿內一丈之地，公開做一場不帶火氣的比試？」

南宮毅居然當衆挑戰，百里相豈肯示弱？立即點頭：「數十年來，你我惡鬥不下百場，何在乎增添其一？好意見，南宮老兒，你且說如何比試法。」

南宮毅慢條斯理，緩緩地說道：「不忙，咱們先小人後君子，醜話先說在前面，這場比試以正國師寶座爲彩，你贏，我再無話可說，情願爲副國師，從此俯首聽命，我贏，那只有委曲你百里相坐坐副位，如何？」

百里相被激得白眉倒挑，雙目暴射凶芒，將頭再點，怒笑說道：「南宮毅，你我一言爲定，說吧！」

南宮毅微笑說道：「像你我這等人物，若比什麼軟硬輕功，兵刃掌脚，那是俗不可耐，我想變個新鮮花樣可好？」

百里相冷笑說道：「花樣是越新鮮越好，但求盡興，我無不奉陪。」

南宮毅目光微轉，緩緩笑道：「我們也學學古人，附庸風雅一番，七陣見輸贏，題目是『書畫琴棋詩酒花』，每陣以其一，互相比試。」

這題目稱得上新鮮，阿旺藏塔法王與一衆大喇嘛悚然動容，無不頗感興趣地互相注目，準備靜觀這兩位蓋世魔頭一較高下，俾飽眼福，以廣見聞。

百里相雙眉微挑，陰陰笑道：「書畫琴棋詩酒花，的確既新鮮，又還雅緻絕倫，可是南宮老兒，今日你我這場比試，只是在考較功力……。」

南宮毅截口說道：「本來就是要你我把數十年功力修爲，溶化在這七樣事物之中。」

百里相傲然點頭，立即傳令準備文房四寶、琴棋酒花等物。

他吩咐方完，南宮毅又轉注阿旺藏塔法王微笑說道：「爲求公正，比試不可無評判，敢請法王……」

話猶未完，阿旺藏塔法王已然微笑說道：「本座絲毫不諳武技，怎好做公正評判，擬請八位大喇嘛勉爲其事，南宮大俠意下如何？」

大喇嘛各具密宗絕學，布達拉宮頂尖高手，做個評判，應無問題，南宮毅欣然點頭。

阿旺藏塔法王立刻點出耶多克等八位大喇嘛，擔任評判。

適時，比試所用諸物送到，花是兩盆秋菊，酒是泥封的兩罈，文房四寶、琴、棋等物，質料竟均不俗。

劣。

安排好之後，南宮毅拈筆而起，選的是一枝羊毛毫巨筆，微蘸墨汁，然後在自己所坐那張石椅背上，振筆而書，寫得是：

「名傲八荒笑四海，天外天中一神魔。」

好大的口氣，不但寫出自己的名號來歷，且將數十年縱橫宇內、睥睨武林之豪蹟一筆帶出。

寫完，向着百里相微笑擺手：「百里老兒，你只夠資格坐坐副座，所以我將這隻石椅題字相贈，望請笑納。」

百里相擧目一看，立刻心神震動，微皺眉鋒。

原來，這聯語般十四字跡，上聯隸字，下聯草書，筆畫奇細，字體極小，但仍不失蒼勁古樸、龍蛇飛舞，每一筆均如利刄，鐫入椅背，整整齊齊。

一枝羊毫巨筆，竟能寫出這般細小佳字，而且貫注功力，鐫入那堅逾鋼鐵的石椅背上，稱得上是高絕二字。

百里相深富心機，略一審視之後，隨卽冷冷笑道：「南宮老兒，看不出你竟具此神筆，百里相受此厚贈，敢不做還李之報？」

持筆濡墨，也在自己所坐椅背上信筆大書，他寫得是：

「非我莫屬！」

可謂針鋒相對，南宮毅要他讓位，他却來個非我莫屬。

書罷，擲筆負手冷笑。

南宮毅擧目看去，不禁也微微動容，大笑說道：「百里老兒，有你的，鐵畫銀鈎，雄健無倫，一筆兼疏秀、飛逸、綿密、奇縱四家神韻，高明、高明，我南宮毅有點相形見絀，自嘆不如。」

這位大魔頭恨天翁百里相果然有一手，他那非我莫屬四字，竟分眞草隸篆四體。

八位大喇嘛一陣低低議論之後，由耶多克揚聲下了判語，他道：「二位鶴舞鴻飛，難分軒輊，這第一陣應爲平手，不分勝負。」

聞判，南宮毅含笑頷首。百里相冷笑不語。

第一陣書上平手，第二陣是畫，南宮毅微笑說道：「八位評判異常公平，第二陣你百里老兒先請，南宮毅敬觀妙筆。」

這是禮，也是理，更因爲天外神魔生性高傲，不肯在這第二陣再佔先。

百里相根本懶得說話，陰森一笑，取出一張宣紙，提筆就畫，畫得竟是他天外神魔南宮毅的半身像。

雖無丹汞塗出他那重棗般一張紅臉，但鬚髮根根，一筆不苟，栩栩如生，傳神已極。

南宮毅眉鋒微蹙，搖頭失笑，遂也取過一張宣紙，投桃還李，以牙還牙，也將他恨天翁百里相瘦削陰沉容貌，幾筆勾出。

兩張宣紙同時送到了評判手中，八位大喇嘛圍攏細審，數議難決。

南宮毅一旁開口笑道：「諸位，畫，講究筆法、意境，很難！畫像更難！能否傳神固屬重要，維妙維肖才是高手，畫天外神魔，就要像我南宮毅，點墨之差那便不能說畫得是我，諸位請以畫對人，百里相由頭至胸，毫髮不缺，而我南宮毅唇上鬚間的一點黑痣，他却沒有畫上如此，勝負豈非立判？」

八位評判如言照做，果然發現百里相畫漏了南宮毅一點黑痣，那點黑痣正如南宮毅自己所說，部位在唇上鬚間，隱隱約約，不是竭盡目力，特別留心，斷難看出。

而百里相的那張畫像確是毫髮不缺，一絲兒也不差。

筆法不相上下，南宮毅却因心細如髮，目力敏銳，佔了上風，只那麼一點點，頗有取巧之嫌。

耶多克立刻下了評語，高聲宣佈：「第二陣，南宮大俠得勝。」

南宮毅勝而不驕。

百里相的臉色有點難看。

兩陣賽過，一平一負，恨天翁落了下風，當然，還有五陣，現在下斷語未免過早，究竟鹿死誰手，正座誰得，尚難預卜。

第三陣是琴。

百里相也頗不失大方。其實，他也一樣的高傲，絕不肯佔人便宜，向着南宮毅冷然抬手道：「南宮老兒，這一陣由你先來，百里相洗耳準備靜聆琴音妙韻。」

南宮毅取過一具七絃琴，在正殿中央，面外盤膝坐下，神色略趨肅穆凝重，指尖輕撫，一縷清越琴韻劃空響起，如風入松間，泉流石上，令人俗念全消，心神空靜。

百里相忽然叫道：「南宮老兒，我聽不出這是何曲，難不成閣下自度？」

南宮毅手不離絃，點頭微笑：「南宮毅浸注此道數十年，每嘆知音之難遇，却不料你百里老兒竟是我之子期？指尖堪慰也。」

琴音越來越曼妙，適時，奇事也生，先是空中傳來一陣鳥雀噪鳴，接着成羣鳥兒飛落塵埃，齊集正殿大門之外，寂然無聲，不飛不動。

密宗絕學雖稱玄奧，但這將畢生功力凝化琴音，空中聚鳥，却非在場高手任何一人所能效爲。

就在阿旺藏塔法王與一衆喇嘛悚然動容之際，南宮毅倏然收手，琴音一住，羣鳥散飛，南宮毅目注殿外，輕笑揚聲：「二鳩三雀。」

指尖突挑琴絃，「錚！」「錚！」兩聲脆響，羣飛中五隻鳥兒疾墜而下，落地後又展翅飛去。

在場諸人除不諳武技的法王外皆一流高手，誰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的確是二鳩三雀。

南宮毅一笑而起，衆喇嘛相顧失色。

百里相沒有任何表情，走過去原地坐下，指不落琴，反指向殿外，木然說道：「南宮老兒，你先把地上那根羽毛拾起，免得稍時亂了雙目，混淆不清。」

南宮毅神情微震，循揚注視，果見一根細小雜色羽毛隨風微動，立悟自己眞氣玄功尙無法由心所欲，加以控制，才會擊落鳥雀羽毛，百里相既能指出，那表示他必有把握，看來這一陣恐怕危險，淡淡一笑，道：「百里老兒這回也細心了，想必是吃虧學了乖，拾起倒不必，只要稍時不見第二根羽毛，南宮毅認輸就是。」

百里相未再開口，手撫處，琴音起，他這琴音與南宮毅適才所撫迥然不同，鐵馬金戈，奔雷馳電，隱隱有殺伐之聲。

南宮毅聽得皺眉說道：「百里老兒，南宮毅二次出世，凶殘性情已隱斂不少。你那暴戾之氣怎地有增無減？恨天可以，恨人也無可厚非，莫非你還要恨上無知扁毛飛禽？」

百里相冷哼說道：「南宮老兒，你二次出世，在性情方面確實變得前後判若兩人，令我難信是那七十年前凶狠毒辣的天外神魔……」

這句話，竟使得南宮毅神情微微一驚。

喇嘛們，全神貫注於琴音之中，百里相面向殿外，自然誰也未曾看到南宮毅的異樣神情。

「不過，你性情大變，那是你的事，老夫我却不願在出家人面前假慈悲！」依然故我地繼續撫琴。

南宮毅赤臉上有了笑容，沒有說話。

散飛的羣鳥，又集殿前，這回是羽毛觳觫，縮爲一團，竟然流露畏懼之態。

又片刻，百里相默默收手，緩緩站起，面色猙獰陰狠，負手退立一旁。

怪事。琴音既住，羣鳥依然縮立殿前，寂然不動。

南宮毅目光微掃殿外羣鳥，突然一嘆說道：「這第三陣南宮毅承認落敗，百里相，禽鳥何辜，你何其忍心？」

百里相陰陰說道：「天外神魔居然也是菩薩心腸，天大笑話！南宮毅，老夫昔年殺人無數，手下向無活口，區區幾隻鳥兒算得了什麼？莫要忘了百里相做事只求達到目的，從來不擇手段。」

衆喇嘛這才恍悟殿外羣鳥皆死於琴音，外表絲毫無傷，臟腑已爲琴音盡碎，鳥死而不倒，足見百里相眞氣玄功已可由心所欲，加以控制，要比南宮毅高了半籌。

出家人心性本應慈悲，豈料衆喇嘛竟神色不變，無動於衷。

南宮毅又是一陣暗暗感嘆。

高下既分，南宮毅也已自認落敗，這一陣無須再加評判，百里相技高爲勝。

局面，是平一，勝負各一，算起來仍是春華秋實，難判雌雄。

還有四陣，第四陣是棋。

棋無先後之分，應是兩人對坐而弈，但黑白之道，極費神思，短時間內無法較出勝負，題目是由天外神魔出的，他不能不想個辦法，略一沉吟，向着百里相笑道：「百里老兒，我有意將這棋字一陣，移於七陣之末，最後再較高低，免得時間倉促，彼此難有佳著，也可免耽誤太多時光，如何？」

百里相皮肉不動地道：「老夫頗有同感，就聽你的，且把這詩字提前，改在第四陣，但這詩字最難揉入武功，也最難判出勝負，老夫請教，你我是如何比試法？」

南宮毅道：「這一陣題目該由你出，怎麼比試，我毫無意見，你老兒看着辦吧！」

百里相嘴角浮起一絲詭異笑意，道：「老夫博聞强記，過目不忘，常人難及，若出了題目，你老兒可別說老夫有意刁難，恃能欺你。」

南宮毅大笑說道：「論到了你出題，那有何法？我只有認了。老兒，你儘管放心大膽出題，越奇越難越妙越好，南宮毅自信絕不比你差。」

百里相臉上詭異笑意更濃，陰鷙目光凝注南宮毅，道：「豪語驚人，那麼，南宮老兒你聽着，老夫要跟你比比背誦詩句……」

背誦詩句？這位南宮毅絕世奇才，書讀萬卷，學富五車，對他來說，那形同兒戲。

他微微一笑，道：「百里老兒，你莫非腸枯腦乾，想不出絕妙奇難的好辦法來？」

百里相冷冷笑，道：「南宮毅，你且慢自傲，不必驕狂，候我片刻。」

話鋒微頓，隨即向居中高坐的阿旺藏塔法王拱手說道：「敢請法王借手稿一用。」

阿旺藏塔法王呆了一呆，笑道：「塗鴉之作，怎敢貽笑大方？」

話雖這麼說，他到底仍向一名近侍揮了揮手。

那名近侍躬身而退，稍時，雙手捧着一疊素箋，飛步而回，恭謹異常地高舉呈上。

阿旺藏塔法王接過來略一翻閱，隨手遞給了百里相。

百里相接過一疊素箋，選了其中一首最長的從軍行，其餘的又遞還了那名近侍。

百里相拿着那首從軍行，向南宮毅叫道：「南宮老兒，你且過來。」

南宮毅已能猜出個大概，心知百里相捨古取今，更就近取詩，用意只是要取用一首二人完全陌生，從未讀過、看過的詩，這樣比試過目不忘，背誦詩句誰也討不了便宜。將頭微點，笑吟吟地走了過來。

百里相將手中素箋送至南宮毅眼前，只一晃，立刻收回，道：「看見了麼？你我各過目一遍，然後背誦，但老夫要說明一點，由尾至頭，須倒着背，能一口氣背完，不落一字，不錯一字者爲勝，如何？」

背詩不難，無如將一首完全陌生的長篇從軍行，過目一遍，由尾至頭倒背，一口氣地不漏一字，不錯一字那可就太不簡單了。

此言一出，滿殿動容，連智慧高深的阿旺藏塔法王都張口瞪目。

南宮毅眉鋒雙皺，搖頭說道：「絕妙奇難，百里老兒，看不出你還能想出這般高明辦法來，高，高，高，難，難，難，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百里相面上微有得色，冷然說道：「你若怕難不願……。」

「且慢！」南宮毅忽一搖手，笑道：「百里老兒，莫自作聰明，誰告訴你我不願了，這，難不倒我，你我誰先過目？」

百里相道：「這佔不了便宜，誰先過目都一樣。」

「那麼……。」南宮毅瀟洒擺手，道：「百里老兒，你先請。」

百里相細目雙翻，道：「南宮毅，爲避嫌疑，你站遠些。」

南宮毅大笑說道：「百里相，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飄身退後。

百里相立刻凝神投注，將一雙目光緊緊地盯在手中素箋上，片刻之後始吁了一口氣，把詩稿遞與南宮毅，閉目不語。

南宮毅微笑接過詩稿，只一展視，不禁抬起頭來，深深地看了阿旺藏塔法王一眼。

阿旺藏塔法王報以微笑：「雕蟲小技，不合高才，有瀆法眼，南宮大俠斧正。」

南宮毅鄭重說道：「法王忒謙，今之班馬，壓倒元白，雖李杜不稍讓。」

阿旺藏塔法王朗笑說道：「過獎，過獎，南宮大俠謬讚，本座愧不敢當，化外之人，勉强擧步，倘如南宮大俠之言，豈不天下無詩，氣煞古人。」

很顯然地，這位法王也頗以才氣自矜。

南宮毅不再說話，收回目光將手中這篇字字珠璣的從軍行，由頭至尾看了一遍，然後交與八位評判，向百里相道：「百里老兒，你先背抑或是我先背。」

百里相睜開雙目，道：「老夫從不佔人便宜，也給你片刻時光默誦，老夫先背。」

百里相倒不失光明磊落，南宮毅暗暗點頭，笑道：「請吧，百里老兒。」

百里相未予答理，隨即張口揚聲，開始倒背從軍行。

這老魔頭的確厲害，果然過目不忘，竟能朗朗不絕地將一篇從軍行由尾至頭一口氣背完，隻字不差。背完，目注南宮毅傲然而立。

百里相這一篇從軍行由尾至頭滾瓜爛熟，背得立驚滿殿，輕嘆四起，目光齊集一點，要看他天外神魔南宮毅是如何地在這倒背詞上顯奇能。

南宮毅神色泰然，微微一笑，鏗鏘朗音立刻冲口而出，居然背得比百里相還快、還穩、還熟。連百里相都聽得細眉連軒，目閃奇光，滿殿喇嘛更是駭然相顧，驚嘆奇才。

背完，耶多克肅然下判，發話說道：「這一陣兩位均能倒背詩句，雖然南宮大俠背得較快、較穩，但未事先言明，應與勝負無關，所以這第四陣貧僧等判爲平局。」

百里相聞判不語，臉上微泛陰森笑意。

南宮毅拊掌大笑說道：「理應如此，理應如此，判得好，判得好。」

轉向百里相微笑又道：「這第五陣我僭越佔先了。」

語落，舉掌虛空遙拍，兩罎美酒其中之一泥封盡碎，然後張口一吸，濃香四溢，一線酒泉飛投口中。

轉瞬間，一罎美酒告罄，南宮毅竟神采依舊，毫無酒意。

驀地，他鳳目一睜，精光如電，右掌微抬，食指直伸，一線酒泉自指端飛出，直投罎內。

天外神魔果然功力高絕，這一手凝氣吸酒，歸本還原，不由口中，改由指端逼回，非有一甲子修爲辦它不到。

這雖然也稱絕奇妙奇難，但在恨天翁百里相眼中，却是易如反掌吹灰，他自然可以照樣施爲。

評語判下，這一陣仍是秋色平分。

南宮毅神色依舊，百里相臉上有了些不安，另外，還有猙獰怒色。

七陣已過其五，至今猶是平局，稍時七陣過後，南宮毅若是落敗，就要屈居副座，可是法王本來委以的就是副座，說起來，似乎不太丟人。

反之，倘使他百里相不幸輸了，那就要讓出正位，改坐副座，這個跟頭栽的可就太大，也太以丟人。

再說，正副座位比起那數十年聲名，究竟仍屬次要，這七陣，爭的是國師寶座何異比聲名高下？輸了，幹不幹國師還無所謂，大不了一走了之，可是這落敗的紀錄却永遠難以磨滅。

請問，百里相他如何不急，怎能不氣？

急氣歸急氣，功力歸功力，那絲毫勉强不得，技高一着，不怕輸，功差半籌，想不輸都不行。

這一陣，該他百里相出題。

他在兩盆秋菊之中，信手擕下一朵黃花，默默地，走出丈外，轉身振腕輕拋。

才一出手，花瓣立脫，一團黃光飛舞，但飛出數尺倏地一合，仍是黃花一朵，分毫不差地落在原來花梗之上，而且斷梗之處，密接無痕，恍若天生，依舊似未摘之前。

絕、妙、奇、難，心眼手法，俱臻化境，神乎其技。

盡管法王在座，正殿肅穆，衆喇嘛也不禁看得失聲大叫，嘆爲觀止。

百里相却是臉上毫無表情，冷冷看了南宮毅一眼，默然袖手。

南宮毅蠶眉微皺搖頭笑道：「百里老兒，你這不是要我當場出醜麼？沒辦法，只有勉爲其難了。」

走過去，也摘了一朵金菊，和百里相並肩而立，慢吞吞地將那朵金菊花瓣一一摘下，平置掌中，看了又看，突然張口一吹，將片片花瓣與那光禿禿的花蒂吹得凌空亂飛。

然後他却不慌不忙，出掌虛空微揮，散花應掌而合，也落回原梗之上。

但就在那朵完整無缺的金菊，落回原梗的刹那間，南宮毅突然聳肩笑道：「百里老兒，這一陣是我輸了。」

舉殿方自一怔，百里相已然陰陰答曰：「南宮老兒，你放心，勝負雖重，百里相却要保持個光明磊落風度，你這朵菊花，雖然其中有一片花瓣斜而不正，不及我那朵整整齊齊，一如原來，但你憑口吹氣比百里相以手送勁爲難，所以這一陣仍應爲平手。」

南宮毅不禁暗暗點頭，頗感心折，微笑說道：「百里老兒，你我且莫爭論，評人自有公正判語，且聽聽八位大喇嘛怎麼說。」

八位大喇嘛早在百里相發話之際，便已將南宮毅那朵菊花仔細端詳，果然發現其中有一片花瓣微微向外斜出，不似百里相那朵與先前一般無二。

如單憑花朵判勝負，顯然南宮毅技差半籌，可是百里相說的也是正理，一陣議論之後，耶多克下了第六陣判語，道：「各有長短巧拙，第六陣如百里大俠之言，應判平局。」

六陣賽過，雙方仍是難分軒輊，那麼勝負關鍵該落在最後這局棋上了。

這回，該由南宮毅出題，棋雖對弈，談不上什麼題不題，可是他有話說，望着百里相一笑說道：「百里老兒，你我於此道均頗不俗，誰也不願妄自菲薄，說起來，應該當之大國手而無愧，對麼？」

「那是自然！」百里相毅然點頭，道：「不過，少跟我繞圈子，有話快說。」

顯見得，他情緒有點不安，說話也有點不耐煩。

心情，最影響靈智，思路一閉，便着着紊亂，步步俗拙，下棋最忌諱這一點。

百里相不是不明利害，似乎是控制不住。

南宮毅鳳目飛閃一絲異采，慢條斯理，淡淡笑道：「你老兒急個怎地？莫非太重勝負？老兒，恨天翁與天外神魔有如身外浮雲，能算得什麼？你若再如此我便不敢與你在這第七陣中一決雌雄，你贏了還好，萬一你不幸因一着之差，全盤皆墨，來個羞憤自絕，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南宮毅豈不要負咎無窮……。」

「南宮毅！」百里相神色極爲難看，雙目暴射寒芒，猙獰凶厲，一聲沉喝，說道：「你有完沒有，老夫勸你少逞口舌之利，如今鹿死誰手，尚難預卜，究竟你我到頭來誰會羞憤自殺，那還很難說。……」

「說得是！」南宮毅哈哈大笑，接道：「與其口舌無謂爭，何如盤上決雌雄？百里相，南宮毅最後一句話，你我可要贏得起，輸得起。」

這最後一句話又激的百里相鬚髮微張，目閃凶芒，咬牙狠聲說道：「南宮毅，且莫猖狂，你未必能在棋上勝得老夫，也放寬心，只要老夫差你一着，老夫就立即認輸就是。」

「衆目睽睽，評判當面，那怕你不認！」南宮毅輕笑說道：「話已交待完了，如今你且聽聽我這賽棋之法。」

微頓話鋒，又道：「我適才說過，你我於此道均頗不俗，當知黑白之間，極費神思，棋要逢了敵手，

眞正對弈起來，恐怕三天三夜也難分出高下，怎好多就誤時光？八位評判也沒那麼多工夫，故此我想出了個速戰速決的辦法，咱們各以五十子爲限，每落子前之思考不得超出十數，五十子完，就盤上形勢優劣判勝負，如何？」

僅僅五十子已屬太少，每落子之前之思考又不得超過十數，豈非更難？

南宮毅出此刁題，那表示他可以做得到，人家做得到，他百里相何獨不能，怎可示弱？

事實不容他多猶豫，只有爽快點頭，一口承諾，道：「南宮老兒，使得，你就是再減十子，百里相也慨然奉陪。」

南宮毅毫不饒人，飛快接口，道：「奉陪是一回事，憑你百里相三字也該有這個膽。不過，勝負那就很難說了。」

百里相神色剛變，他却轉身取過了棋盤，平放地上，盤膝坐於一端，故做未見。

百里相恨得牙癢癢地，色厲神獰，狠狠的盯了他一眼，冷哼坐下。

八位評判也走過來坐於一旁，由耶多克負責數數。

雙方佈局因應，細運淸謀，勾心鬥角，各逞機鋒，就在這一方棋盤之上，展開一場罕見的劇烈搏鬥。

黑白交落，每一子無不是精闢高着，看得衆喇嘛個個驚服，敬佩無以，耶多克有幾次竟入了神，忘了數數。

僅僅五十子數，却費了這兩位蓋世魔頭的半日工夫。

最後一子落下，南宮毅大笑站起，不等評判，便即向着盤坐未起的百里相說道：「百里老兒，非你棋不如我，實過於緊張，心緒難寧之過也，一着之差，先機盡失，如今若之奈何？只有委屈你坐坐副……」

座字尚未出口，百里相突揚厲叱：「住口。」

戟指南宮毅，鬚髮俱張，目眦欲裂，鋼牙連挫，狠聲說道：「南宮毅，你休要癡人說夢，驕狂得意，老夫豈肯屈居你下。二次出世，滿懷雄心，却不料因一時大意，敗在你手，令人好恨！你若不死，老夫此生絕不再出西崑崙一步。」

話落，目中凶燄狂噴，狠注南宮毅，一閃出殿，騰空疾射而去。

衆喇嘛大感意外，愕然失色。

南宮毅似早在意料，望着百里相逝去處微笑不語，一雙鳳目中却閃漾着一絲寬心，喜悅異采……。片刻之後方緩緩轉過身形，向着阿旺藏塔法王拱手說道：「南宮毅所爭只爲名位，本欲一正一副雙輔法王，共圖大事，未料南宮毅這位數十年老友性情如今變的這般剛烈，老友既去，南宮毅負疚含愧，至爲不安，何顏再留？擬就此請辭……。」

阿旺藏塔法王雖不諳武技，但也知深淺，適才七陣比試，曠絕神功，有目共覩，自覺高出他密宗絕學多多，所有布達拉宮頂尖高手相形黯然難望項背，心目中早將這兩個大魔頭視若神仙，敬如天人，依爲最穩固的靠山，百里相含恨而去，那是來不及下座挽留，只有忍痛，已失北斗，他如何再肯失去這位泰山？故而不等南宮毅說完，便連忙下座堅挽，急形於色，誠懇之情溢于言表，緊握南宮毅一雙修長玉手，道：「南宮大俠，請聽本座一言，比試既屬公平，南宮大俠何咎之有？二位本本座之管采蕭曹，今本座已折一股，奇痛未消，南宮大俠何忍於痛上加痛，再萌去意？百里大俠既去，國師之位已懸，本座願拜南宮大俠爲相，請鼎功相助，俾成大業，更請從此勿再言去。」

說着，強拉南宮毅至國師正位，雙手將他按下，然後肅然躬身。

法王神職，身份尊貴，禮雖僅止於此，但已經是天大重禮。

南宮毅連忙起避，正色說道：「法王豈非要折煞老朽？武林中人最重承諾，感法王錯愛，老朽只有從命，由今日起，法王大業一日不成，老朽便一日不萌去意。」

這個靠山算是牢了。

阿旺藏塔法王面上難掩心中欣喜之情，立命殿中大喇嘛重新拜見大國師。

拜見完畢，阿旺藏塔法王揮手命一衆大喇嘛退出正殿，僅留身後八大護法、十二近侍，要和這位國師做一席密談。

國師要運籌帷幄，殲敵於掌握之中，是以，所談難免對敵佈陣之策，行軍用兵之道。

阿旺藏塔法王胸羅淵博，似乎是有意要考考這位國師。

那知不試還好，一試之下，這位武林大魔頭竟然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使得自許胸羅萬有的阿旺藏塔法王瞪目張口，驚詫欲絕，佩服的無以復加，舉止言談，越發地必恭必敬，簡直就覺得這位大魔頭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國，百年難遇的奇才。

其實，這位大魔頭本來就是奇才。

密談稍歇，阿旺藏塔法王提出南宮毅早先所言中原武林與滿朝兵馬驟集峨嵋，不日來攻事，請教却敵之策。

南宮毅似胸有成竹，智珠在握，腦中早有却敵之策，聞言目注法王，捋鬚笑道：「法王，能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老朽對彼已略知大概，對己却一竅莫明，敢問法王，布達拉宮有多少位密宗一流高手。」

阿旺藏塔法王絕口不提幾個月前在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玉簫神劍之下，所蒙受的重大損失，那損失雖不足以影響全局，但不可否認地削弱了布達拉宮一部份雄厚實力，略一沉吟，僅道：「南宮大俠若只問一流高手，布達拉宮中不下數百。」

南宮毅微笑說道：「請法王給老朽一精確數字。」

阿旺藏塔法王道：「兩百有餘。」

雖不算太精確，也湊和了。

南宮毅點頭又問：「布達拉宮共有多少位習武喇嘛？」

阿旺藏塔法王道：「習武喇嘛勉强可上六百。」

南宮毅再點頭，道：「但不知大食人供與布達拉宮多少火器？」

阿旺藏塔法王一驚反問。「這……南宮大俠怎麼知道？……」

南宮毅淡笑接道：「法王貴人多忘，老朽是和西域雙殘兩個後生一路來此，而且是他們請老朽加盟義舉。」

阿旺藏塔法王變色說道：「這種機密竟敢輕洩，幸好所遇只是南宮大俠，要是別人那還得了，非予嚴懲不可。」

他才要揮手傳諭，南宮毅已然揚眉笑道：「洩一機密便足覆沒全軍，按說該重罰，無如法王若是以此責之，老朽將何以自處？於老朽顏面不太好看，再說，他二人在老朽威迫之下，爲保全十車火器也是萬不得已，可否看老朽薄面，姑饒初犯？」

西域雙殘如若在場，應該是感激零涕。阿旺藏塔法王神色稍霽，笑道：「有南宮大俠緩頰，本座豈可不從？」

這位大國師還眞有面子。

南宮毅稱謝說道：「法王尙未賜下答覆。」

阿旺藏塔法王「哦！」地一聲，笑道：「本座險些給氣忘了，大食人所供火器只有百支。」

南宮毅眉鋒微微一皺，道：「聽法王之意，好像還嫌不够。」

阿旺藏塔法王笑道：「火器犀利，血肉之軀絕難抵禦，數量越多豈不是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這句話聽得令人直能毛髮悚然，不寒而慄。

看來，這位法王是量大而毒甚的君子，丈夫一流，好心腸。

南宮毅神情微震，凝目不語。

阿旺藏塔法王似有所醒悟，連忙笑道：「南宮大俠萬勿介意，本座指的只是滿虜。」

南宮毅身爲漢人，這解釋聽來應該悅耳，孰料他竟這麼說：「法王誤會了，對敵人慈悲便是對自己殘酷，凡阻碍義擧者，應一概視爲仇敵，卽是漢人，殺之何妨？老朽之意只不過覺得百枝之數已足够應用，加上布達拉宮兩百一流高手，六百習武喇嘛，老朽只消稍運智謀，準必盡殲來犯頑敵。」

阿旺藏塔法王點頭未語，不知是頗感意外，震懾於這位大魔頭比他猶狠毒三分的心腸，抑或是由於略同的英雄之見而深表佩服。

他未說話南宮毅却不閑着，想了一想，又問：「請問法王，布達拉宮現可住有大食人？」

阿旺藏塔法王搖頭道：「沒有，爲避人耳目，他們只有遠駐在大漠。」

原來住在大漠。

南宮毅微微頷首，道：「他們倒好，準備坐享其成了。」

阿旺藏塔法王道：「南宮大俠錯了，大食人供火器，布達拉宮出人手，這是理所當然。」

南宮毅笑了笑道：「話雖這麼說，對敵交鋒難免沒有死傷，人命關天，區區火器能值幾何？老朽以爲他們佔足了便宜。」

阿旺藏塔法王微微一笑，道：「南宮大俠有所不知……現在爲時尙早，到時候南宮大俠自然會瞭解一切。」

他話鋒轉變得很快，似有難言之隱，也可見他頗為機警謹慎。

南宮毅雖然已是國師，但是這位法王認為還沒有到他了解全盤機密的時候。

南宮毅何等老練？察言觀色，心頭了然，不再追問下去，立刻轉移話題道：「作戰，先求鞏固根本，根本不固，談不上攻敵，不知法王對布達拉宮有沒有做一番周密佈置。」

阿旺藏塔法王笑道：「布達拉宮上下從來各有職守，無如那是平時的一般防範，本座認為那不太適合目前情勢，似有重新佈署的必要。」

南宮毅雙眉微軒，道：「難道百里相未……」

阿旺藏塔法王道：「百里大俠剛剛蒞臨布達拉宮不過是數日工夫，所以尚未加調整，南宮大俠莫非準備要……。」

南宮毅接口笑道：「老朽雖有此心，一時却不敢冒失，還是等法王認為有必要時再說吧！」

乍聽起來，他是要候命行事，實際上，他是借題發揮，不啻表示為免動人猜疑，他不敢再那麼積極。

阿旺藏塔法王一方霸王，何等精明？當然聽得出來，他還眞不敢惹怒這位大魔頭，翻臉動手舉寺無敵那且不說，恨天翁已去，絕再請不到他，倘若這位天外神魔再一怒拂袖，這等高人再上那兒去找？布達拉宮實力豈不大打折扣？

萬一不幸，他老先生再反過來相助中原武林者或滿清朝廷一臂，布達拉宮不更是自招禍患，泥菩薩過江之餘，還談什麼舉事？

臉上一紅，頗為窘迫地赧笑忙道：「南宮大俠萬勿誤會，想必是本座口齒笨拙，辭未達意，無心得罪之處……」

「豈敢！」南宮毅淡淡笑道：「老朽尚非這般不明事理、不識大體、量小之人，老朽來得突然，自知

難免惹人猜疑，法王多謹慎一點，總是好的。」

阿旺藏塔法王一張白淨臉漲得通紅，大窘囁嚅，笑得好不自然：「南宮大俠怎仍耿耿難釋？本座已明心跡，非敢對南宮大俠有所猜疑，實詞未達意，出於無心，再說本座既拜南宮大俠為國師，委以重任，也斷無不信任之理，南宮大俠若再見責本座，本座……。」

囁嚅半晌，竟不知如何接下去才好。

南宮毅似已釋然，微微一笑，旋即正色說道：「法王也請勿誤會，老朽適才之言也是言之由衷，出自肺腑。說實在，老朽二次出世，只不過是不甘寂寞雌伏，欲將宇內鬧個天翻地覆，並非想要幫助什麼人，若不是事逢湊巧，布達拉宮與老朽有同一心意，老朽不比百里相，就是請也請不來，老朽今受西域雙殘之邀，加盟義舉，本的是初衷，乃出自誠意，法王既又委以重任，彼此就該推心置腹，互掬肝膽，法王待我以誠，用我以信，老朽不遺餘力，竭盡棉薄，如此合作無間，方能有所成，否則何異為書掣肘？老朽既不能盡展所能，也不敢放手行事，義旗未舉，先起內鬨，老朽無法想像後果如何……。」

阿旺藏塔法王靜聽之餘，臉色刹那數變，緩緩垂下頭去，好一會兒，才猛然抬頭，肅然說道：「南宮大俠所責極是，本座知過了，更多謝當頭棒喝，盡退冥頑，願借南宮大俠一句話，從此推心置腹，互掬肝膽，合作無間，共圖大業。」

南宮毅微笑不語，阿旺藏塔法王却突然目注一名近侍，揮手沉喝：「速取本宮形勢詳圖。」

那名近侍應聲而去。

南宮毅鳳目中飛快地掠過一絲異采。

適時，阿旺藏塔法王又道：「本座先命人取來本宮形勢詳圖，請南宮大俠過目，俾便了解全貌，然後再請南宮大俠到各處看看，對本宮佈署重新做一全盤調度……。」

話猶未完，那名近侍已手捧一個方型的檀木盒，疾步入殿，雙手呈上法王。

阿旺藏塔法王接過檀木盒，順手打開盒蓋，取出一卷紅絲繩細紮的犛牛皮。

打開這卷犛牛皮，平舖石桌之上，布達拉宮全境赫然在目。

這是一張平面圖：布達拉宮因山勢而建，佔地極廣，其中，十二殿卅六壇，千間僧舍，各處門戶，險要要塞，舉凡亭、台、樓、榭，無不盡在圖上，毫髮不遺，纖細畢見，一目絕難瞭然，非得費上三五天工夫不可，稱得上是一張極爲詳盡的詳圖。

阿旺藏塔法王不厭其詳，指點說明。

南宮毅全神貫注，頻頻頷首。

這兩個人一講一聽，足足用去頓飯工夫才略稱詳細地把這張布達拉宮全圖看完。

阿旺藏塔法王捲起犛牛皮，放好之後，將檀木盒隨手遞向南宮毅：「請南宮大俠代爲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南宮毅不接，道：「此圖不啻爲布達拉宮命脈，關係重大，極爲緊要，還是請法王妥爲收藏，老朽用時再向法王討取不遲。」

阿旺藏塔法王並未收手，道：「就因爲它是布達拉宮命脈，太以重要，敵方又不乏武林高手，隨時有來犯之虞，爲防潛入偷襲，盜竊此圖，所以本座才請南宮大俠代爲保管。」

這是理，也很誠懇，更表現充分的信任。

但是，南宮毅仍堅拒不接，他說的也很有道理，他說：「法王明鑒，非老朽推卸責任，不敢負責，一旦戰事開始，老朽就要來往巡視，指揮殲敵，甚至不免親自出手，到那時，實無法兼顧此圖，倘若置於身上，萬一因奔馳交手失落，老朽萬死事小，舉事之根本重地事大，法王羣龍之首，自當全力維護，戒備密嚴，所以此圖仍存法王身邊才是萬無一失，最安全的辦法，事關整個大局，還請法王收回成命。」

不錯，唯有他法王的身邊，才是最保險的地方。

阿旺藏塔法王略一沉吟，未再堅持，收回了手，仍將檀木盒交給了那名近侍。

接着，傳下令諭，命大喇嘛耶多克陪着國師視察全境。

南宮毅在大喇嘛耶多克的前導下，足足費了半日工夫才將布達拉宮全境視察完畢。

他發現，布達拉宮所以被中原武林稱爲龍潭虎穴，聞風色變，側目裹足，是有它的道理，龍潭虎穴四字不但當之無愧，恐怕還嫌不够。

布達拉宮險勢天生再加上近千密宗高手的嚴密佈署，簡直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固若金湯，無法撼動。

滿清朝廷縱然動員上萬鐵騎，若不能出邪致勝奇兵，只怕也無可奈何。

同時，他還發現布達拉宮被稱爲龍潭虎穴、銅牆鐵壁的另一道理。

那就是，不是武林一流高手，你進不了布達拉宮，甚至可以說根本近不了它百丈以內，即或能進得布達拉宮，若無絕頂功力，進去就別想再活着出來。

所以，滿清朝廷那神力威侯傅小天率將八員，領兵三千不日來犯之舉，實不足慮。

唯一可慮的是以那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爲首的那些武林頂尖高手。

他身爲國師，職責所在，理應預謀防範，更求殲滅來敵。

黃昏時光，南宮毅才在耶多克的陪同下，踏着暮色雙雙走了回來。

回來後，再度謁見法王，陳述他的視察經過，並一一說出他的意見。

一直到了初更，南宮毅才行辭退。

阿旺藏塔法王早爲南宮毅準備了一間幽雅淨室，在一名近侍前導下，穿畫廊，越石階，過重殿，來到了布達拉宮西角。

這地方是布達拉宮的最高處，那間幽雅淨室就靜靜地建在一堵石壁之前，旁繞蒼蒼古木，一片寧靜。室爲石砌，四壁皆有窗戶，室頂高高的懸着一盞八角琉璃燈，燃的不知何物，不過絕非藏人慣用的油脂。

室內，佈置得點塵不染，陳設簡單雅緻，除了一張軟榻，桌、椅及一干應用之物外，別無其他東西。南宮毅看得很滿意，頻頻點頭之中，法王近侍躬身告退。臨走還指着桌上一隻玉磬敬告國師，如有使喚，請敲此磬，自有小喇嘛聽候差遣。

法王近侍走後，南宮毅上了門，一人獨坐燈下，苦思却敵之策。

由几上取過一張頗大的上好宣紙，由筆架上拈下一枝狼毫，濡墨凝神，想想畫畫，畫畫想想，由那才起的輪廓看來，他赫然畫的竟是日間所見的布達拉宮詳圖。

這位天外神魔果然智慧高深，記憶超人，常人三五日難看詳盡的那張詳圖，他在那不過頓飯工夫中，竟然全入腦海。

他畫這做什麼？

他眞是個熱心人，在這時竟猶自不寐地獨坐燈下，研究他那高絕的佈署，却敵的妙策，他是眞不打算讓那來犯的漢滿人馬走脫一個。

二更才過，他已將另一份布達拉宮形勢詳圖草草畫就，雖說草草，可也一筆不苟，不信可以拿那張原圖比比看，除顏色不同外，其餘分毫不差，簡直就是一張複製圖。

南宮毅，對他自己的傑作相當滿意，擲筆吁了一口氣，目注紙上仔細看了又看，然後，又拿起狼毫，圈圈點點，想必是將他那費了一番大心思的重新佈署預先排於紙上，明日面呈法王過目，或者明日按圖佈署，也可免臨時再費周章。

圈點好後，又仔細的看了一遍，這才將筆放回架上，把那張繪就，更加嚴密佈署的布達拉仿製詳圖，摺了又摺，疊成半個巴掌那麼一塊，小心翼翼的揣入懷內。

對了。這玩意兒是要放好，否則萬一遺落了，那還得了。

放好了圖，他面上帶着一絲令人難以捉摸的笑意，緩緩站了起來。

夜色，已近三更，手抬處，室頂燈火倏然而滅。

今夜沒月色，室內室外一樣地黯黑……。

這位天外神魔南宮毅，有時候的神情舉止，令人有點莫測高深之感。

第二天一早，晨曦才照上布達拉宮背後的孤峯。

驀地，鐘聲響動，劃破晨間的寂靜，直透長空，聲聞數里，縈繞不絕。

布達拉宮近千喇嘛，所有密宗高手，齊集寺中央一片廣場之上，個個垂手肅立，寂然無聲。

南宮毅高高地站在一塊巨石之上，面對衆喇嘛，朗聲聲傳令，分配人手，重新佈署，簡單扼要，有條不紊，恰當已極，他要將布達拉宮佈署得滴水難進，敵方難越雷池一步。

皓髮銀髯，蠶眉鳳眼，面如重棗，迎風卓立，恍若天神下降，幾疑漢壽亭侯關老爺重生，神威極爲懾人。旁邊，端坐着阿旺藏塔法王。

近千密宗高手，瞻仰了這位大國師神采風範，有的是首次，有的是第二回。

不管是首次抑或二回，都有着同樣的感覺，那就是這位大國師要比前一位那陰森逼人、望之生寒的大國師高明得多。

可能是昨日擔任評判，大飽眼福的八位大喇嘛走漏了消息，透露了親眼目覩，罕世無儔的那場正殿較技。也許是阿旺藏塔法王端坐在上。或者是聽了這位大國師那神奇妙絕、高明無匹的佈署。再不就是這位大國師威態懾人。

衆喇嘛領命得令之際，神態極爲恭謹，眉宇間的神色，是發自肺腑的無限敬服，再也看不到一絲往日洋溢充塞的桀驁凶殘神色。

發令完畢，衆喇嘛領命而去，刹那間走的一乾二淨，廣場上除法王背後那八大護法、十二近侍外，再難見半個人影。

南宮毅面帶微笑，恭請法王巡閱那已經調整過的重新佈署。

阿旺藏塔法王不聾不瞎，何況他自己更是個胸羅淵博的奇才。

適才的一切，他都沒有放過，熟讀兵書，深通略韜的他，自覺渺小得可憐。

他只有一個感覺：奇才，也有大小之分。這位大魔頭、大國師，竟有經天緯地之才，不讓任何一位古人，人間少有，地上無雙，這塵寰，委屈了這位天外神魔。能請得這位蓋世魔頭，不啻是請到了興周姜子牙，佐漢諸葛亮，實在是本座有幸，布達拉宮當興，滿清朝廷，氣數已盡。

破例棄榻不坐，與大國師把臂走下巨石。

但，南宮毅由始至終並未取出他昨夜費了一個更次工夫，所繪的那張加了佈署的布達拉宮形勢詳圖。難不成他又全部入了腦中？既能憑他那超人智慧全部記下，又何必花那麼工夫，漏夜不寐地畫圖？可能，他已經呈交給阿旺藏塔法王了。

全境巡視完畢，天色已近正午。

阿旺藏塔法王發現，如今的布達拉宮與昨夜以前的布達拉宮已不可同日而語，防衞的力量，已陡然倍增。休說是滿朝的幾員上將，數千雄兵，中原武林的一流高手，便是滿朝一半兵力也無可奈何。根本既固，自然便無後顧之憂，可以放心大膽地謀求攻敵。

南宮毅一路侃侃陳策，所云皆動於九天之上的致勝奇兵，勢若破竹，無往不利，當者披靡。陪着阿旺藏塔法王由寺中直登孤峯，他要法王居高臨下，俯覽全境，看他一演佈署，試試威力。

此時的阿旺藏塔法王，雄心勃勃，溢於眉宇，卓立不坐，傲視脚下。

南宮毅則立於身旁，揮旗飄飄，發號司令。

令旗展處，火器四鳴，高手齊出，擧寺皆動，微疵難尋，天衣無縫，威勢難當，兵機叵測。

一陣操練，又費了半日工夫，直到日落西山，晚霞滿天，才鳴金收兵。

布達拉宮成了銅牆鐵壁，衆喇嘛足抵數甲兵。

自此而後，布達拉擧宮上下，對這位大國師敬若神明，視如天人。

阿旺藏塔法王更是言必聽，計必從，機密不隱，大事共商。

都認爲這位大國師勝於先前那位千百倍，可是誰都不知道天外神魔在功力上稍遜了恨天翁半籌。

那日的正殿較技，南宮毅只是智取恨天翁，並非力挫百里相，憑得是機智而非功力，只消細研那七陣輸贏，不難醒悟。無如，連那八位密宗一流高手的評判都蒙在鼓中。

□　□　□

這一天，是七月三十。

在那萬道金光的晨曦下，峨嵋金頂之上，環坐着一大堆人。

朝霧半開，恍若輕紗，露珠未退顆顆晶瑩，此時的峨嵋益顯靈秀，金頂觀日出，奇景天生，這些人，該是詩人墨客風雅士。細看不是，却是三山五嶽、四海八荒的武林人物。

算算人數上百。全都是當今宇內的一流好手，俱皆武林精英一時之選，鋼鐵般的陣容，聲勢之浩大，能震動天下，沸騰四海。

本來，錯非這武林頂尖高手，焉能登得上金頂絕峯？

武林甚多風雅士，難不成他們也雅興登臨，來這金頂觀日出？不錯！

他們一個個神態悠閒，盤膝面東，望着天邊那輪漸漸爬起的紅日，眼睛眨也不眨，誰也未說話。似是爲這自然的奇景，吸引得入了神。

觀日出，看的是一瞬間的那輪紅日，等它爬高了，就沒看頭了。

羣雄神似自太虛而返，神色顯得無限滿足，却又有點意猶未盡，吁了一口氣，這才緩緩收回目光。

日出，沒看頭了，總不能默默地悶坐着？於是，打開了話匣子。

老一輩的歸老一輩的，小一輩的歸小一輩的，小一輩的永遠不願意跟老一輩的在一起，假如都圍坐一堆，舉止言談之間，那很拘束。好在，金頂地方不小，看過了日出，很自然地立刻分成了兩堆。

老一輩之中，最放蕩形骸、豪邁不羈的是丐幫五老，九指追魂蒼寅，所以，蒼老五先開了口，那是近乎調侃的笑罵，是向着一位身材頎長的青衫老者：「端木老兒，怎麼樣？上次蒼老五要你那寶貝兒子帶給你的話，沒錯吧？出來晒晒太陽，憋久了會發霉，大清早看日出，既飽眼福，且神清氣爽，地是靈秀峨嵋金頂，人是精華畢集，無殊羣英大會，這不比你躲在那長年難見天日的不歸谷裏貪戀溫柔，偎紅依翠，享盡人間風流好得多？」

這位身材頎長的青衫老者，長眉鳳目，五綹長髯迎風拂動，神態飄逸，舉止瀟洒，正是那名震武林的不歸谷谷主端木長風。

端木長風是眞名士，他的風流，舉世皆知。不歸谷中釵光鬢影，選盡天下美色，爲人亦俠亦魔，介乎正邪之間，行事一憑好惡，從不管毀譽褒貶，也從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但是他似乎也獨對這位風塵異人感到頭痛，窮於應付，聽了這令任何人都會臉紅的話，他却不在乎，捋髯笑了笑，道：「臭要飯的，你擠眉弄眼，鬼叫個什麼？天風甚大，小心閃了舌頭，我這不是出來了嗎？」

蒼寅冷哼一聲，佯怒說道：「那怕你不出來，老要飯的想好了，這回峨嵋之會，要再見不到你的鬼影兒，老要飯的就要請准夏少俠，跑趟不歸谷放起一把火把你的鬼窩燒個精光，看你能躲到幾時。」

老一輩的相顧失笑。

端木長風聳肩攤手，笑道：「有本領你臭要飯的只管請，我雖怕定了你，可是我那隊煞是厲害的娘子軍，雌老虎可沒把你臭要飯的放在眼內，她們也見不得生人，要是粉拳玉腿拆散了你這身老骨頭，你可別怪我端木長風事先沒打招呼。」

老天眞們閧然大笑，皓首神龍齊振天幸災樂禍，微瞇一雙老眼，斜瞥蒼寅，嘿嘿笑道：「這回臭要飯的可吃了癟，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生平就見不得娘兒們，那就像耗子見了貓，躲都沒地方躲。」

又是一陣閧然大笑，蒼寅老眼一瞪，尚未說話。

突然一聲輕笑，他身旁一位身形瘦小的老化子咧嘴笑道：「齊老兒，你搞錯了，我家老五怕的只是無鹽嫫母凶婆娘，可不怕花不溜丢、嬌滴滴的小娘兒們，像端木老兒那羣鶯鶯燕燕，我家老五一見準酥了骨頭，拚着被拆也要往不歸谷裏鑽。」說話的，是丐幫四老，活報應仇英。

這一來，何止閧然？簡直捧腹，尤其齊振天，他笑的更起勁兒。

蒼寅哭笑不得，老臉一紅，挑眉瞪目，怒罵說道：「好老四，你竟敢吃裏扒外，窩裏反地幫老猴兒計算我，這種朋友交不得，乾脆拆伙算了。」話落，伸手便抓。

活報應仇英笑聲中瘦小身形滴溜一轉，橫移數尺，躲得遠遠的。

蒼寅毫不放鬆，一聲怒罵，方待追撲。有人說了話，那是個矮胖老叫化。

「老五、老四、別鬧了，那麼大把年紀，當着年輕晚輩的面怎好意思？也不怕難爲情。」

矮胖老叫化，是當今天下丐幫幫主，笑彌陀宮天玄，丐幫五老雖然情逾手足，四個老天眞對這位老大却畏懼三分，蒼寅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在這位老大面前，他發不了脾氣，起不了橫。

那裏敢違悖？乖乖的坐下，指着活報應仇英罵道：「老四，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只要避過老大，就有你的樂子受。」活報應仇英也拍拍屁股走了回來，嘿嘿笑個不停。

這一陣鬧劇歇止，少林掌教大悲禪師，看着眼前靈秀峨嵋，偶有所感，凝住了臉上的笑容，輕輕地嘆了口氣。

諸老微微一愕，蒼寅忍不住詫聲發問：「老和尚，你煞的什麼風景？好端端的嘆的那門子氣？」

大悲禪師白眉微軒，淡淡笑道：「諸位可記得七年前少林、武當聯手峨嵋，衞護三聖遺寶之事？」

諸老微微點頭，齊振天道：「少林、武當不惜一切，只求三聖遺寶不淪魔刼，爲天下蒼生，挑鬥羅剎教主公孫忌及羅剎五君、十二侍。這壯舉，武林同欽，永鐫人心。」

大悲禪師苦笑道：「說什麼武林同欽，道什麼永鐫人心，提起來貧衲汗顏無地，羞愧欲絕，那次若非夏少俠隱身守護，及施援手，神功驚退羅剎諸魔，只怕少林、武當不但無法衞護三聖遺寶，就是二派本身也難倖免覆滅之禍。」

事實的確如此，昔年峨嵋護寶，若不是夏夢卿大展神威，三聖遺寶必淪魔刼不說，他少林、武當兩派十餘高手就別想再下峨嵋。

蒼寅道：「老和尚，你難不成有所感觸？」

大悲禪師低誦佛號，道：「蒼老檀越說得不錯，貧衲感觸良多。」

蒼寅白眉微揚，道：「老和尚，何妨說來聽聽。」

大悲禪師微一搖頭，道：「徒亂人意，不談也罷。」

蒼寅還想再問，端木長風突然笑道：「蒼老五何奈太不識趣？老禪師不過觸景生情，偶有所感，更勘破了一層而已，你還問個什麼？」

蒼寅老眼雙翻，怒聲說道：「端木老兒，誰問你啦？你這豈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那兒吃草去？你神氣什麼？別自作聰明，老要飯的就不相信不如你……。」

話未說完，大悲禪師肅然截口說道：「阿彌陀佛，蒼老檀越不必做意氣之爭，悟之一字，絲毫勉強不得，此不關智慧，只因蒼老檀越非我門中人。」

蒼寅道：「這句話不錯，你殺了我，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剃光了頭去當和尚，老要飯的還未吃喝够呢，一無老酒，二無狗肉，這種事老要飯的不幹。」

大悲禪師連忙閉目合十，喃喃說道：「善哉！善哉！」

笑彌陀宮天玄怒目而視，蒼寅猛悟口沒遮攔，垂首不語。

皓首神龍齊振天是有心人，連忙轉移話題，道：「老和尚，三聖遺寶數年未聞下落，你可知究竟現在何處？」

這正是宇內武林都想知道的事，自昔年夏夢卿遠下南荒，訛傳死訊以後，三聖遺寶便從此沒了下落，武林也無人再提，沒人敢問。

大悲禪師緩緩睜開雙目，道：「此事貧衲雖略知一二，但未得夏少俠允准，貧衲不敢輕洩。」

一句話堵住了嘴，誰也不便再問。要在往日，蒼寅非三不管地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無奈今日他老大笑彌陀宮天玄在座，他只有忍住。

驀地，小一輩中有人輕呼：「夏少俠來了。」

諸老聞聲回顧，只見半山雲霧之中飄然馳上一白一黑，兩條人影。

白影，儒衫飄拂，行雲流水，可不正是那位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黑影，是位全身俱墨的英武少年，其他人不認識，武當掌教與武當七劍却不陌生，那是二小之一，僧聖凡凡大師的得意高足霍玄。怪了！怎未見另一小，道聖大木眞人的高足岑參？

轉瞬間，夏夢卿領着霍玄已然踏上金頂，老遠便拱手致歉，道：「夏夢卿因他事躭擱，累各位久等，先請各位海涵。」

任何人也沒一句怨言，各自還禮迎上前去。

寒暄中，夏夢卿爲霍玄引見羣老，霍玄雖然年輕，但却是凡凡大師高足，論輩份，不下少林掌教大悲禪師，所以諸老只敢以平輩之禮相見，霍玄再三堅持不遂，只得作罷。

諸老既見之以平輩禮，這可麻煩了，小一輩的立刻矮了半截，夏夢卿有主張，要大家各交各的。

藉着寒暄，武當掌教無爲道長探問岑參，夏夢卿表示，岑參另有艱鉅任務，不克同來。

寒暄已畢，夏夢卿請老少羣豪依舊坐下，他也很隨便的席地而坐，未等老少羣豪動問，第一句話便說道：「勞累各位不遠千里，夏夢卿至感不安……我請各位今天來此相會，沒有別的事，只是想請各位鼎力相助，共同完成一樁事……。」

蒼寅慨然說道：「老要飯的這批人不敢當夏少俠鼎力相助四字，只知道理應竭盡棉薄，但憑吩咐一句話，蹈湯赴火，萬死不辭。」

夏夢卿由衷感動地笑道：「五老言重，諸位雅愛，夏夢卿受之有愧。」

蒼寅道：「夏少俠萬莫如此稱呼，叫我一聲要飯的，於願已足。」

夏夢卿笑了笑，才要再說。

齊振天突然說道：「諸恕老朽斗膽妄測，少俠這共同完成一樁大事之言，不知是否指的要領導大漢民族，驅逐滿虜，完成復興大業。」

羣豪精神一振，目光齊集一點，屏息凝神，靜等夏夢卿答覆。

夏夢卿微一搖頭，淡淡笑道：「不！我要請各位遠赴西藏，助我盡逐大食人，鎭壓布達拉宮。」

羣豪神情猛震，面面相覷，驚惑欲絕。

夏夢卿星目轉掃，神色一轉凝重，又道：「我知道各位很感意外，也許還不諒解我這種做法，不過我要說明，那就是爲天下蒼生，大漢民族，先攘外，然後再圖復興大計，如今布達拉宮實力已日益坐大，若不趁早予以擊潰，一旦讓他們發動，那勢同燎原，後果將不堪設想，這事急在眉睫，刻不容緩，所以我要請各位鼎力相助，共赴西藏。」

羣豪神色也趨凝重，笑彌陀宮天玄道：「少俠恕老化子插嘴，老化子覺得，少俠此舉等於是反過來幫助滿清朝廷。」

夏夢卿道：「宮幫主說得是，表面上看，的確是如此，而實際上，仍是爲整個華夏，爲大漢民族，宮老請想，布達拉宮密宗高手上千，這不是兵馬所能應付得了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縱然是功力絕倫，神勇蓋世，但獨木難撐大局，設若我們坐視禍勢蔓延而不顧，讓大食人與布達拉宮陰謀得逞，他滿人充其量不過棄位返回東北，到頭來受苦受害的，是否仍是天下蒼生、大漢民族？」

宮天玄默默無語。

夏夢卿話鋒微頓，目光電掃一衆老少豪傑，神色轉變得異常肅穆，口氣也極爲沉痛一字一句地又道：「我知道單憑這幾句話，仍難令諸位釋然，可是諸位要知道，夏夢卿身爲先朝宗室，若不是事不可爲，萬

不得已，我怎麼也不會不予贊助反加打擊，諸位當知道先朝大將軍吳三桂借兵入關引狼入室，這件令人想起便難忍心中沉痛的千古恨事，他只因體事不清，一念之差，鑄下了大錯，山河易幟，神州變色，使先朝淪亡，陷生民於水火，如今布達拉宮陰謀勾結白衣大食之舉，與吳三桂所謂義擧之大不智何殊？能予贊助能容坐大麼？諸位俱皆當今武林明智之士，當應了解夏夢卿一番苦心，諒必不忍再加責難……」

驀地，蒼寅一躍而起，神情激動，振臂大呼：「夏少俠，不要說了，老要飯的明白，他們不去我去，從此跟隨夏少俠，流血流汗，死而後已。」

夏夢卿大爲感佩，星目欲濕，唇邊含笑，尙未說話。

「阿彌陀佛。」大悲禪師猛然站起：「大悲愚昧，謝罪之餘但憑少俠吩咐。」

「無量壽佛。」

老少羣豪跟着先後站起，咸表願追隨身後。

夏夢卿面上浮起了一絲欣慰笑意，也有點激動，道：「事不宜再遲，這就要啓程，中原諸事，不知各位是否已做安排？」

羣豪尙未來得及答話，蒼寅已然搶着說道：「這不要緊，路上找個要飯化子，全都解決了。」

夏夢卿笑道：「既如此，只有偏勞丐幫了……」

率領羣豪掠下金頂。

第二十四章 戰鼓雷鳴動天地

就在夏夢卿與霍玄率領天下羣豪下峨嵋奔西藏的當天下午，另一隊人馬也由峨嵋附近一個隱密之處，悄悄的開拔，目的地也是西藏。

這另外一隊人馬，當然就是由神力威侯傅小天、薛梅霞所率領的八員驍勇將，三千貔貅兵。

爲免惹人耳目，驚動地方，傅威侯下將令，八員上將與三千雄兵分做數批入藏，一律改穿民裝，在拉薩附近卦蘭山會合，沿途不得驚擾民衆，違令者，殺無赦。

威侯將令重如山，誰敢不遵？數路兵馬無聲無色，秋毫無犯的分別開拔，或分幾路，或分先後。

在大軍開拔之際，傅小天伉儷獲得一個意外的驚喜。這個意外的驚喜，是美郡主德怡也適時趕來，表示要跟他夫婦到西藏走一趟，身爲親貴，她也該爲朝廷盡一份力，傅小天勸阻無效，只得由她。

固然。她是想替朝廷盡點力，不過那是附帶的，天知道她眞正的心意是什麼？其實傅小天伉儷也非糊塗人。

神女峯的別後，她沒提。

傅小天伉儷也絕口不問，冰雪聰明的薛梅霞却由美德怡那憔悴的容貌、憂鬱的神色中猜透了八分。

她說不出心中有什麼感受，是什麼滋味。

由峨嵋入藏，這一帶，路很艱難所經大部份是崇山峻嶺，深淵大澗，大雪山、沙魯里山、伯舒拉嶺、

念青唐古拉，莽林重重，極盡險惡。

鴉瓏江、金沙江、怒江激流湍急，鵝毛難浮。

半個月的歷盡艱苦，長途跋涉，終於到了卦蘭山。

薛梅霞究竟出身武林兒女，她還受得了？

可是，美郡主一到地頭就躺下了，一半是由於肉體，一半由於心靈，一向養尊處優的千金，她怎麼受得了。

按說，她早在半路上就支持不住了，無如好強的個性使她咬牙撐着，她不願把自己內裏的脆弱落在傅小天伉儷的眼中。再說，她也不能讓人家為她一人就誤大事，就誤了行程。

兵馬俱皆疲累，又病倒了德怡，傅小天深通將略，當然知道遠來疲兵，不宜即刻作戰，當下傳令休息聽候令諭，一面為德怡延醫，一面派人暗中探聽布達拉宮的動靜。

三天之後，德怡病癒，探馬回報，帶來的消息却令傅小天大吃一驚：布達拉宮請得了高明奇人異士相助，這位奇人異士的像貌，對傅小天頗不陌生，他聽恩師海老人說過，武林中有這一號巨魔：天外神魔南宮毅。

德怡病後體弱，尚不宜多勞動，於是他偕同愛妻，帶着兩個人，輕騎馳出卦蘭山，直奔布達拉宮。

距離布達拉宮不遠處，有兩座小山，傅小天選了其中之一，棄馬步行登山，站在山頂，孤峯上布達拉宮遙遙在望，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看之下，這位當世虎將不由心神震動，暗暗驚駭。

他發現，天外神魔南宮毅不但是睥睨武林的蓋世魔頭，而且居然胸羅略韜，高不可測。

眼前的布達拉宮固若金湯，幾乎無懈可擊。

看着，看着，傅小天一雙濃眉越皺越深，面上的陰霾也越來越濃，顯得心情十分沉重。

薛梅霞雖不諳兵家事，但她可以體會夫婿的心情，由夫婿的憂鬱神色，她揣測出情勢的惡劣，滿懷關切，輕輕地叫了聲：「小天，你……。」

傅小天環目凝神，沒有說話。

薛梅霞接道：「小天，別先挫自己銳氣，自古邪不勝正……。」

傅小天微一搖頭，突然開口：「霞，妳不明白，我不在乎南宮毅是個成名多年的蓋世魔頭，而他居然才可經天緯地，胸蘊數萬甲兵，這就絕不容我忽視，妳看看眼前的布達拉宮，簡直是難以撼動。近千的密宗高手到他手裏幾乎……。」

薛梅霞情知不虛，但她只能婉言安慰，强笑說道：「小天，別把他說得那麼神？他只要不是神，我就不相信他能强過我夏大哥，跟你這位蓋世虎將。」

傅小天微微牽動脣角，笑了笑，道：「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事實如此，除了夏夢卿之外，傅小天幾曾服過人？夏夢卿他是宇內第一奇才，南宮毅應該不比他强，無如眼前布達拉宮高明的佈置，竟證明南宮毅的胸羅和夏夢卿不相上下，大清朝廷突然有了這麼一個勁敵，我怎能不憂心而深感觳觫？」

薛梅霞默然不語，但旋即說道：「這些我不懂，也許南宮毅眞如你所說那麼厲害，不過，我有信心，我夏大哥能打垮他，而且必定比他高明。」

按理，薛梅霞不應該對自己的夫婿這樣說話。

傅小天却毫未在意，那是因為他認為各方面他都難望夏夢卿項背，還有，便是他了解自己的愛妻。

點頭說道：「希望如此，可是，這是大清朝廷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不能盡靠別人，自己總要拿出點東西……。」話鋒微頓突然挑起濃眉，環目暴射逼人寒芒：「岳武穆說得好：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我怕個怎地？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戰死沙場，馬革裹屍，那才是為將者死得其所，為大清

朝廷，我不惜粉身碎骨腦漿塗地，出盡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南宮毅再厲害我也要鬥殺他。走，咱們回去。」

豪氣干雲，無比壯烈，拉着薛梅霞，大步行下山去。

岳鍾琪麾下的兩員大將久久才定過神來，互相一眼，齊挑拇指，飛步跟了下去。

□　□　□

夏夢卿與霍玄偕同天下羣豪，未在拉薩落脚，却搭了幾座帳蓬，住在另一座山峯的隱密山坳裏。

由於夏夢卿策劃周到，此處山泉清冷，飲水不缺，食物是由拉薩買來的大批乾糧，飲食都不虞匱乏。

這一夜，初更。

夏夢卿正召集大悲禪師等各門各派的領袖人物，在他那虎帳中，分派人手，共商殲敵大計。

驀地，夜空裏遙遙傳來一聲清越佛號：「阿彌陀佛，老施主何人，請快留步。」

這是首夜擔任警戒的少林十八羅漢，發現了可疑之人，十八羅漢足以擋住來人，所以帳中誰也沒動。

可是怪了，緊接着又是一聲怒叱：「老施主再不停步，莫怪貧僧等要出手得罪了。」

也許來人有眼不識泰山，或者未將十八羅漢放在心上，虎帳中停止了議論，有人站了起來。

突然一陣震盪夜空的大笑，一個蒼勁話聲說道：「和尚別那麼緊張成不？少林絕學擒龍手，老駝子可承受不起，一家人，煩勞通報夏少俠，獨孤奇求見。」

原來是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到了，此老一向那處去了？怎麼等到這個節骨眼兒才來？

諸老鬆了一口氣，互視失笑，隨着夏夢卿迎了出去。

月色下，山坳外，十八羅漢中的兩名大和尚一前一後，陪着一名駝峯高聳的灰衣老者走了進來。

可不正是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

老駝子一見衆人，老遠地便拱手豪笑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老駝子怎麼敢當。」

來至近前，一一寒暄。

蒼寅跟獨孤奇可是一對兒，也是多年的故友，見面就是劈頭一巴掌，手動口不閑，怪叫說道：「臭駝子，你這一向躲哪兒去啦？怎麼一露面兒又不見啦？害得我老要飯的找得好苦，說呀。」

獨孤奇沒躲，讓那一掌拍上肩頭，咧嘴笑道：「蒼老五，你找老駝子何爲？老駝子又沒欠你的。」

大悲禪師插口說道：「貧衲等正爲一直未見老檀越俠駕而深感納悶。」

對這位德高望重的少林掌教，獨孤奇不好再嘻皮笑臉，微斂嘻態，笑道：「老駝子回大漠去了。」

蒼寅瞪目叫道：「臭駝子，好好兒地你又回大漠幹什麼？」

獨孤奇瞇着老眼，笑得很神秘，道：「落葉歸根，老窩兒嘛，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蒼寅老眼不花，滿肚子機靈，一瞪眼，道：「臭駝子，少在老要飯的面前耍花槍，說！幹什麼去啦，有半句不實，老要飯的當場要你好看。」

獨孤奇「哈！」地一聲，道：「臭要飯的你想耍硬的？老駝子不吃這一套。」

蒼寅却也童心未泯，老天眞，刹那間換了一副臉，唱個肥喏，嘿嘿笑道：「臭駝子，咱倆可是數十年的老交情……。」

孰料，獨孤奇一擺手，仰着臉道：「少廢話，也沒用，老駝子軟硬都不吃。」

四周鬨然大笑，蒼寅跳着脚，戟指道：「大沙漠裏的臭駝子，爛草繩，你敢寃我老要飯的，再不從實招來，惹火老要飯的，我打扁你駝峯。」

獨孤奇飛快說道：「謝天謝地，老駝子求之不得，正愁它碍事。」

又是一陣充滿歡愉，豪邁的鬨然大笑。

蒼寅可碰上了對頭寃家，沒了轍，徒吹鬍子乾瞪眼。

齊振天一旁幸災樂禍，嘿嘿笑道：「小鬼碰上了閻王，臭要飯的這回可吃了癟，報應。」

蒼寅立刻轉移了目標，找着出氣筒，指着齊振天鼻子，一蹦老高，扯着喉嚨大駡說道：「齊老猴兒，你敢撿蒼老五的便宜，我拆了你的老骨頭。」

說着，就要動手。

獨孤奇適時說道：「好啦，好啦，都快老掉牙，還那麼沒皮沒臊，收場剎戲吧，要聽好消息麼？走！裏邊兒談去。」

嘴裏雖這麼說，脚下可沒動。

這是獨孤奇穩重處，遊戲風塵、放蕩不羈那是一回事，當着夏夢卿、霍玄與這麼多位身份高的領袖人物，他可不好僭越。

蒼寅聞言收手，道：「臭駝子，眞的麼？什麼好消息？」

獨孤奇道：「正事歸正事，信不信由你，要聽，裏邊兒去。」

蒼寅一副莫可奈何的樣子，聳肩攤手，道：「好吧，臭駝子，你是吃定了我了，蒼老五認栽。」

齊振天道：「那怕你不認。」

這回蒼寅沒作聲。一番謙讓，由夏夢卿與大悲禪師領先進入虎帳。

坐定，獨孤奇未等衆人發問，便自動說道：「老駝子爲何突然悄悄地返回大漠，那是天機，現在不能說，能說的只有兩件事，這是老駝子稱心快意大傑作……。」話鋒微頓，歡愉之情形於色，接道：「這第一件，老駝子日前神不知鬼不覺地做了一樁大事，把幾個纏脚布包頭的大食人全趕走了，一個不剩……」

衆人聞言一震，蒼寅一躍而起，道：「趕走？臭駝子，你沒……。」

獨孤奇笑了笑，截口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駝子到了快伸腿兒瞪眼兒的年紀，不想多造殺孽，況且殺那些東西也汚我雙手，不過，那一頓皮鞭的滋味兒比死好受不了多少。」

別人都未開口，蒼寅又說了話，搖頭說道：「你臭駝子居然改了性情，變得前後判若兩人，生了菩薩心腸，眞是令人難信，令人難信……。」

獨孤奇笑了笑，沒說話。

蒼寅抬眼深注，接道：「臭駝子，你能不能說詳細點兒？」

獨孤奇道：「事情就是這樣兒，你要那麼詳細做甚？」

蒼寅道：「你駝子就沒從他們身上撈點兒什麼？」

獨孤奇大笑說道：「碰上你臭要飯的，老駝子想留點兒都不行，不錯，斬獲良多，第一便是那布達拉宮請來了大幫手……。」

「這不稀罕。」蒼寅道：「大夥兒一到這兒就知道了，是天外神魔南宮毅。」

獨孤奇「哦！」地一聲，笑道：「要飯的吃八方，這可能是你那張嘴問出來，且聽聽老駝子這第二件斬獲，他們有百來枝火器……。」

「這也在夏少俠意料中。」蒼寅道：「臭駝子，我看你趁早別抖了……。」

獨孤奇突然一笑說道：「臭要飯的何必那麼猴兒急？且聽聽老駝子這第三件斬獲，這第三件斬獲便是老駝子適才所說兩大傑作之一……。」目光環掃，嚥了口唾沫，接道：「有了這件斬獲，別看他布達拉宮龍潭虎穴，固若金湯，我老駝子包管一攻即下，不費吹灰之力。」

倏然住口不言。

諸人聞言詫異，蒼寅更是忍耐不住，直起身子道：「臭駝子少賣關子，也別先吹，吹炸了不好看。」

獨孤奇微笑不語，探懷取出一物，伸手遞向夏夢卿。

那只是一張摺叠甚小的宣紙。

夏夢卿打開一看，神情震動，眉宇間陡現喜色。

赫然竟是布達拉宮的形勢詳圖，圈圈點點，所有佈署一目瞭然。

大悲禪師坐得最近，一眼瞥及，悚然動容，立刻高宣佛號，目注獨孤奇，肅然合十，說道：「阿彌陀佛，老檀越功勞第一，有了此圖，何愁布達拉宮攻不下？華夏可保，蒼生有救，老檀越功德無量。」

大概是不好意思，獨孤奇竟然老臉一紅，未作聲。

夏夢卿傳閱該圖，圖到了蒼寅手裏，他凝注良久，然後抬起頭來看着獨孤奇，一片疑惑，道：「老駝子，你應該看得出，這不是原圖。」

獨孤奇點點說道：「不錯！是仿製品。」

蒼寅道：「既是仿製品怎知它實而不虛，怎知這不是布達拉宮一着毒計？」

這是衆人都感疑惑的，只是都不便開口罷啦。

蒼寅與獨孤奇數十年刎頸之交，他却用不着顧慮那麼多，其實，這等大事，爲公不爲私，沒顧慮是對的。

獨孤奇呆了一呆，笑道：「臭要飯的別假公濟私，你想抹煞老駝子的首功？請問。你又怎知它虛而不實，是布達拉宮的一着毒計呢？」

蒼寅慨然說道：「蒼老五不知，可是你駝子也沒把握，一步之差便全盤皆墨，後果令人不敢想像，事關重大，應該愼重。」

這話不錯，獨孤奇張口結舌，作聲不得，半晌方憋出一句：「臭要飯的固然有道理，可是老駝子敢以生命……。」

夏夢卿突然一笑說道：「二位且莫再爭論，這件事我自有主意。」

夏夢卿說了話，誰也不便再開口。

這共商殲敵大計的會議，一直到了快三更方散。

衆人起身出帳之際，獨孤奇也起身告辭。他這告辭，是表示要離去。

衆人聞言愕然，蒼寅却忍不住問道：「臭駝子，你要上那兒去？」

獨孤奇道：「不一定，也許回轉老窩，也許在西藏到處逛逛。」

蒼寅沉下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莫非蒼老五適才得罪了你？」

獨孤奇正色說道：「蒼老五，你我數十年刎頸之交，你就認爲老駝子是那種人麼？這種話也是你該說的麼？」

蒼寅臉一紅，默然不語，但隨卽又道：「那你臭駝子是什麼意思？」

獨孤奇方要開口，大悲禪師已然低誦佛號說道：「阿彌陀佛，目前正是用人之秋，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量，老檀越神威蓋世，一支神鞭足抵十餘少林高手，怎可輕萌去意？」

大悲禪師開了頭，衆人紛紛出言挽留。

唯獨夏夢卿與霍玄微笑不語。

所有目光齊集他一人身上，獨孤奇不由暗暗叫苦，略一沉吟，道：「老駝子多謝諸位雅愛，但是，老駝子仍是要離去，諸位如要問老駝子原因，老駝子只能告訴諸位，老駝子之所以要離去，自然有要離去的道理，別的，恕老駝子無以奉告……。」

夏夢卿這時才道：「老爹不必再賣關子，乾脆說，這地方老爹比任何人都熟，想跑跑腿兒，打聽點消

息，暗探敵情，不很好麼？」

獨孤奇投過感激一瞥，微笑不語。

這回，大家都明白了，未再挽留。

夏夢卿代表衆人送出山坳，執手而別。

獨孤奇走後，夏夢卿回轉虎帳，翻腕自袖底取出一個小紙團，燈下觀看，與霍玄相視而笑。

□　□　□

第二天早上，太陽出山沒多久。

一個風度翩翩的俊美青衫少年，手搖一柄玉骨描金扇，神采飛揚，飄然登上了卦蘭山。

正是那不歸谷少谷主端木少華。

卦蘭山是傅小天領兵駐紮之處，他來這兒何爲？

才上山腳，山道拐角處閃出了兩名佩刀大漢攔住去路，兩個大漢一身黑衣，身材魁偉，頗見威猛。

這兩個佩刀黑衣大漢，確也稱得上明眼人，一見端木少華那超拔氣度，便知爲非常人，左邊大漢一拱手，道：「閣下有何貴幹？」

端木少華任務在身，不敢任性，要在平日，他根本懶得理這兩個滿朝旗勇，還禮笑道：「煩勞通報，夏夢卿夏少俠處來人，求見傅侯。」

想必那岳鍾琪麾下這八員將，三千兵，都聽到過夏夢卿大名，聞言，居左大漢連忙再拱手，道：「請稍等，我這就去通報，閣下貴姓大名？」

端木少華道：「不歸谷端木少華。」

這兩個大漢可能對武林事頗不陌生，「哦」地一聲，同說道：「原來是不歸谷少谷主駕到，失敬。請

稍待通報。」

話落，居左大漢轉身飛奔上山。

須臾，兩名錦袍大漢疾步而至，適才那名黑衣大漢則緊隨他們身後，這兩名錦袍大漢氣宇不凡，英武逼人，一望而知是兩位大員。

端木少華眼力不差，兩名錦袍大漢正是那傅小天向岳鍾琪提借來的八員上將中的兩員。

來至近前，兩錦袍大漢抱拳爲禮，居左那名道：「威侯在半山親迎，特命我二人爲少谷主帶路。」

這個禮不輕，端木少華連忙還禮：「威侯由來過寵，端木少華怎當得起？有勞二位了。」

威侯之上賓，二錦袍大漢焉敢怠慢，略一謙遜，轉身帶路登山，神態舉止，頗爲恭謹。

才近半山，豪笑震天，神力威侯傅小天伉儷雙雙迎下，身後隨侍着另六員上將。

端木少華距一丈駐步停身，恭謹施禮。「侯爺折煞端木少華了，見過侯爺、夫人。」

傅小天大步走過，虎腕雙伸，抓住端木少華兩隻手，無限豪邁，無限眞誠，大笑說道：「端木老弟，咱們是見過數面的朋友，用不着這一套，傅小天能高攀諸位武林奇英那是傅小天的榮幸。」

端木少華微笑未語。

傅小天鬆開雙手，笑道：「老弟我不喜歡咬文嚼字，什麼高軒枉顧，什麼有何教言，我是旣害怕又頭痛，一大早跑來找我，有事麼？」

端木少華雖曾數次瞻仰傅侯神采，但是從未與傅小天有機會交談過，如今才是眞正地領會到這位蓋世英豪，鐵錚奇男的豪邁、熱誠、不羈作風，不禁大爲心折，道：「奉夏俠差遣，特來拜謁。並有機密大事面陳。」

入耳夏少俠，薛梅霞心神震動，脫口說道：「少谷主，夏少俠，他可好麼？」

端木少華連忙回答，自然說夏夢卿很好。

派的是不歸谷少谷主，又有機密大事，傅小天情知重大，接口說道：「老弟，站在這兒不像話，走，咱們裏間談去。」

拉着端木少華，把臂而上。

傅小天的大軍不是全駐紮在山上，三分之二在山下，只有他夫婦和德怡與三分之一的兵將，篷搭在山上。

傅小天的虎帳搭在十餘帳篷中央，這是重地，等閑人近都不能近，端木少華自然例外。

美郡主德怡，早在帳外等候，端木少華與這位大郡主在神女峯下葫蘆谷中有過一面之緣，彼此不算陌生。

葫蘆谷事後，這位絕代巾幗，愧煞鬚眉的膽略、作風，早已贏得天下武林的衷心敬佩。

是故，端木少華不敢怠慢，上前施禮，互相寒暄。

傅小天摒退左右，虎帳中只有薛梅霞與德怡。

坐定，端木少華不等再問，探懷取出一物，雙手遞上傅小天，神色至爲鄭重地說道：「夏少俠日昨巧得布達拉宮形勢詳圖，認爲侯爺可能用得着，特連夜複製一份，命少華面呈侯爺。」

傅小天、薛梅霞、德怡聞言震動，俱皆大喜，傅小天接過那張以宣紙複製的詳圖，濃眉軒動，環目放光，道：「豈止有用，簡直是大大有用，夏夢卿永遠對我是多麼照顧，老弟，回去代我謝了。」

攤開宣紙，略一注目，出聲長嘆，順手遞與德怡：「好厲害的南宮毅，單看這圖上佈置，胸羅已强我傅小天數倍不止，傅小天還爲的什麼將，談的什麼兵？」

一紙佈置，便看得出這位當世虎將無比羞愧，自嘆不如，看來這天外神魔南宮毅果然難鬥。

話鋒微頓，目光投向看圖皺眉、花容失色的薛梅霞與德怡，自嘲一笑，指了指那張圖，又道：「二位請看吧！佈置嚴密，用兵如神，今人難越雷池一步，若沒這張圖，唉！我不敢想像後果。」

德怡沒理傅小天，突然抬眼凝注端木少華，道：「少谷主，夏夢卿，他是怎麼個巧得的？」

端木少華「哦！」地一聲，遂將昨夜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盡逐大食人巧得此圖之事，概略的說了一遍。

聽完，德怡沉吟說道：「我擔心此中有詐。」

顯然，她也是個細心人。

倒並非傅小天與薛梅霞遇事不够謹愼，而是覺得此圖既然是夏夢卿命端木少華送來，那便絕對沒有問題。

他夫婦對夏夢卿有信心，他們以爲，無論什麼事，絕逃不過這位宇內第一奇才一雙神目。

傅小天笑了笑，道：「閣下，妳是說這圖眞假有問題？」

「那倒不是。」德怡搖頭說道：「夏夢卿他不是糊塗人，他要沒把握，不會仿繪一份，讓少谷主送到這兒來，這圖是眞，絕無問題。」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那妳閣下什麼意思？」

德怡未即刻答覆，反問端木少華，道：「少谷主，我剛才似乎聽說，獨孤大俠是盡逐大食人，而並非盡誅大食人，我沒聽錯吧！」

端木少華道：「是盡逐而不是盡誅，郡主沒聽錯。」

「這就麻煩了。」德怡轉注傅小天，道：「你聽見了麼？別說盡誅，只要有一個活口就有大麻煩，我以爲大食人丟了這麼重要的東西，不會不設法通知布達拉宮，傳信兒的辦法很多，假如現在布達拉宮已經

獲悉，而且已經改變了佈置，按圖攻之，後果如何？」

端木少華微笑不語。

傅小天却大笑說道：「閣下，別緊張，妳想到的只怕人家第一奇才早想到了，妳說得好，夏夢卿他不是糊塗人……。」

薛梅霞突然截口答話，話很委婉，道：「小天，德怡是對的，凡事都要小心，何況這等大事？一步落人掌握，後果便令人可怕，更應該愼重，爲什麼不先聽聽少谷主怎麼說？」

一半是理，一半兒安慰德怡，傅小天當然懂，住口不言，微笑點頭，目光投向端木少華。

端木少華這才說道：「夏少俠只請侯爺放心使用，別的沒交待。」

「這不就是了。」傅小天收回目光，道：「聽見麼？二位，少谷主還能怎麼說？」

端木少華面一紅，赧笑說道：「侯爺明鑒，我可是有一說一。」

傅小天大笑說道：「老弟，行了！圖，我敬領，而且絕對照圖謀求對策，對夏夢卿我由來有信心，談別的吧，老弟。」

端木少華笑了笑，道：「布達拉宮有百來枝火器，侯爺要小心對付。」

薛梅霞與德怡臉色一變，齊道：「火器？他們那兒來的火器？」

端木少華道：「白衣大食供給的。」

「好東西。」德怡挑眉叫道：「沒想到他們也有火器，小天，怎麼辦？」

傅小天淡淡笑道：「沒什麼了不起，我也有百來枝厲害的玩藝兒，雖不能及太遠，威力却不見得稍遜火器。」

「什麼？你是指飛雨流星神鬼愁？」德怡訝然發問。

端木少華心頭猛地一震。

傅小天點了點頭。

德怡又問：「夠麼？」

傅小天尙未表示，端木少華已然說道：「恕我挿嘴，侯爺這飛雨流星神鬼愁，不知可是那湮沒了近百年，北溟異人巧手魯班公輸度三大得意傑作之一？」

傅小天點頭笑道：「老弟淵博，正是那玩藝兒。」

端木少華動容說道：「那麼正如侯爺所言，雖不比火器能及遠，唯其歹毒霸道之威絕不稍遜火器，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聽到了麼？」傅小天目注德怡，揚眉笑道：「端木老弟，威名赫赫的不歸谷少谷主，武林俊彥，一流高手，他的話應該不會有錯吧？」

德怡縱然不服，也不便再說什麼。

端木少華赧然一笑，望了望傅小天，欲言又止。

傅小天笑道：「老弟可是想知道傅小天怎有此傷天和的玩藝兒？」

端木少華俊面飛紅，道：「我就知道難逃侯爺神目。」

傅小天道：「這玩藝兒本來是他們幾個大內侍衞的，我把它要過來，找了些有名氣的巧匠連月趕造了百隻。」

端木少華道：「恐難盡善盡美。」

傅小天笑道：「老弟說得是，誰能比得上那巧手魯班？不過，也差强人意，湊和能用了，老弟要不要看看？」

傅小天旣言能用，那便眞是能用，否則他不會派用場。端木少華略一猶豫，紅着臉笑道：「我何止想看？還想向侯爺討取一隻。」

傅小天笑道：「寶劍贈英雄，我沒寶劍，就送個這玩藝算謝謝老弟跑這一趟吧，老弟使用時可要多愼重。」

起身入後帳取了一隻遞向端木少華。

傅小天那最後一句話用意良深，端木少華一點就透，慌忙站起來雙手接過，難掩欣喜地笑道：「多謝侯爺賞賜，端木少華省得，其實，我只是趁這次想以那些密宗高手試試這東西的威力……。」

「老弟。」傅小天微笑截口說道：「我大膽一句，少造殺孽，後福無窮，就是生死大敵，能少殺一個便盡量少殺一個。」

虎將竟做如是語，足見俠骨仁心。

端木少華通體冷汗涔涔而下，惶恐受敎，且謝棒喝。

傅小天道：「老弟，用不着這樣兒，咱們不是外人，否則我不會多嘴。」

端木少華旣感激又感動，施禮告辭。

傅小天沒挽留，擧手送客。

端木少華趁勢又道：「侯爺，夏少俠還命我帶來八個字……。」

傅小天微微一怔，道：「說吧，老弟。」

端木少華微笑道：「站穩立場，各幹各的。」

傅小天鬚髮皆動，縱聲大笑，震盪長空：「好話，老弟，轉告夏夢卿，就這麼辦。」

端木少華才要轉身出帳。

薛梅霞突然輕啓檀口，道：「少谷主，諸位現在住在那兒？」

這句話，德怡也想問，可是被薛梅霞搶了先。

端木少華面有難色，猶豫了一下，毅然笑道：「夫人原諒，夏少俠未曾交待，我不敢輕洩。」

一縷幽怨之情襲上心頭，薛梅霞心酸難受的想掉淚，當着端木少華，她只有忍住，而且還强笑點頭。

德怡何嘗不是如此？甚至心中的失望比薛梅霞還大。

彼此之間，有一刹那的尷尬氣氛。

驀地一聲豪笑，傅小天伸手輕拍端木少華的肩頭，說道：「對，這等於是軍機，老弟，走，我送你下山去。」

端木少華連忙堅拒，並請留步。

傅小天還要送，端木少華又道：「侯爺，您說過，咱們不見外，何必要讓我不安。」

傅小天大笑留步，道：「老弟，依你，咱們布達拉宮見。」

豪語。

端木少華神采飛揚，也做龍吟朗笑，笑聲中，一揖至地，轉身飄然而去。

他這一路下山可眞高興，這一趟沒白跑。

當然，就這麼張口一句話，就這麼輕而易擧的得到武林人人垂涎、夢寐以求的飛雨流星神鬼愁，他能不高興？換誰誰也會欣喜欲狂。

其實，錯非是這位蓋代奇豪的神力威侯傅小天。換個武林人，珍逾性命都來不及，焉肯輕易送人？

本來，誰叫這東西威震宇內，聞之心驚膽戰？

難怪端木少華不住自笑，有飄飄然之感。

這時，在那布達拉宮孤峯之上，高高的站着一堆人。這些人，正是那阿旺藏塔法王與大國師天外神魔南宮毅，背後，是幾位大喇嘛與八大護法。

南宮毅的目光，正遙遙凝注半里外一座山峯，手也指向那兒，道：「法王請看，他們已經來了，足證消息不錯，哼！那想必是夏夢卿那一夥後生晚輩，還高懸前明旗幟。」

阿旺藏塔法王不諳武學，目難及遠，可是他背後幾位大喇嘛與八大護法俱皆密宗一流高手，目力自然不差，他們都可以看到那山峯之上旗正飄飄。

耶多克點頭說道：「南宮大俠說得不錯，旗正懸在山峯之上，白底黑字。」

另一名大喇嘛道：「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那個字是個明字。」

阿旺藏塔法王微微點頭，道：「怎未見滿朝人馬？」

南宮毅道：「三千人不是小數目，傅小天這個人頗稱不俗，他不會駐紮得那麼近……。」

阿旺藏塔法王一笑說道：「只要他們進入西藏，就別想瞞過我們。」

南宮毅道：「他們很有自知之明，老朽以爲他們的目的不在瞞我們，而是另有用意。」

阿旺藏塔法王道：「以南宮大俠高見……。」

南宮毅笑了笑道：「目前還很難斷言，不過，不管他們用意如何，都難翻出老朽手掌心，法王但請放心，老朽自有對付之策。」

這話說得很自負，但阿旺藏塔法王深信不疑。

南宮毅頓了頓話鋒，又道：「他們既然來了兩天了，絕不會長伏不動，老朽以爲今夜他們必然有所蠢動，而且不會是滿虜方面的人，一定是夏夢卿那批自命不凡的後生。」

阿旺藏塔法王道：「怎見得？」

南宮毅笑問：「法王是指前者抑或是指後者？」

阿旺藏塔法王道：「本座二者都想知其所以。」

南宮毅軒眉微笑，笑的很得意，道：「如果老朽推算的不錯，今夜將是烏雲掩月，一片黝黑，任何人都懂得利用這絕佳天候……。」

耶多克插口說道：「既然任何人都懂，那夏夢卿不世奇才，他必也想到我們已有所警戒，那麼他怎會明知故犯……。」

南宮毅突然一笑說道：「大喇嘛，兵家事虛虛實實，也就因爲夏夢卿那後生頗有小聰明，所以老夫料定他今晚必有蠢動。」

耶多克呆了一呆，旋卽醒悟「哦！」地一聲，道：「多謝大國師指點，貧僧明白了。」

南宮毅點了點頭繼續說道：「後者的道理，更容易明白，滿虜方面除傅小天夫婦及那什麼黃毛丫頭的郡主外，均非高來高去的武林能手，試問，這種人他們敢來嗎？傅小天等三人雖武學不俗，但一個身爲主帥，一個是誥命一品的夫人，一個又是嬌貴郡主，他三人斷不會輕易涉險，除此，那不是那批亡命之徒、自命不凡的武林後生是什麼？」

這番話剖理分明，分析透澈，頭頭是道。

這心智，這眼光，常人難及，衆喇嘛大爲嘆服。

南宮毅淡淡一笑，又道：「今夜，無論他們來多少，無我令諭，任何人不得動用火器，老夫不願太早讓他們知道此一殺着。同時也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要他們知道什麼是眞正的龍潭虎穴，什麼才是莫測兵機。我要使他們魂飛魄散，心碎膽裂，引之爲戒絕，不敢再有二次蠢動……。」

阿旺藏塔法王面有笑容，笑得有點陰森、冷酷，衆喇嘛更眉騰凶煞，目射厲芒，個個神色猙獰。

南宮毅白眉一挑，目閃異采，凝注耶多克沉聲傳令：「大喇嘛請代老夫傳令，四位大喇嘛率六殿十壇主持，入夜準備追襲，只要有一人逃出布達拉宮務必追而生擒之，不准走脫一人，不得有誤。」

耶多克偕一衆大喇嘛躬身領命而去。

南宮毅的臉上，浮起一絲令人難以捉摸的笑意。

連阿旺藏塔法王那等智慧絕高之人，也無法窺透這笑意表示什麽……

□ □ □

入夜，陰雲密佈，星月無光。

大地一片黝黑，幾幾乎伸手難見五指。

布達拉宮整個兒的隱於黑暗之中，燈火盡熄，微光了無，莫辨所在，益顯神秘，高深莫測。

四周靜悄悄地，除偶而夜風拂過樹梢，微微帶起一陣沙沙之聲響外，聽不到一絲聲息。

靜得就像死了一般。

二更時分。

驀地，一聲怒叱劃破了寂靜，孤峯猛然一亮，布達拉宮中長虹閃動，十幾道淡黃燈光分由各處齊集一點。

燈光，是特製的巨燈，能成一道的照出老遠。

那一點，是布達拉宮正殿那高高的屋脊之上。

燈光照射下，正殿之上赫然站立着一個英武的黑衣少年，背露刀柄，昂然卓立，威風懾人。

在這種敵暗我明，被逼暴露身形的情況下，黑衣少年竟能神色不變，安詳泰然，且目中冷電輕掃，仰面夜空，縱聲長笑，似龍吟如鶴唳，直破雲霄：「好厲害，好厲害，沒想到你們早有了準備，布達拉宮不愧是龍潭虎穴，如今我既無處可遁，你們有多少上來吧！」

好豪氣、好膽略，這先聲應已奪人三分。

此時，應該是高手齊出暴攻。

或者，暗器滿天疾射猝襲。

豈料大謬不然，黑衣少年語聲落後，不但未出高手，未見暗器，便是連一個人影，一點反應都沒有。

仍是那麽靜悄悄的，一寂若死。

這不是好現象，不是好兆頭。

在這情況下，越是靜，越可怕，越沒反應，越懾人。

絲毫不差！空氣中隱隱帶着令人窒息之感。

按常情，任何人都難免不安，難免懍然。

可是，黑衣少年他似乎非常人，即是非常人就不能以常情衡量之，他表現得大大出人意料。

看。

他濃眉軒動，哈哈一笑，道：「你們既然不出來，那就算了，反正我既來了，也沒打算馬上走，閑着也是閑着，我索性坐下來，咱們耗吧，看咱們誰能耗過誰，我這張嘴可是不大乾淨，你們能憋着，有本事就憋到天亮，誰要先出來誰是龜孫子……。」

這黑衣少年嘴皮可眞損，這下誰還好先出來？

說着，他當眞的一屁股坐在屋脊上。

罵儘管罵，損儘管損，四周仍是沒一點風吹草動。

黑衣少年又開了腔，他聳肩一笑，搖頭說道：「我聽說布達拉宮密宗高手如何了得，今夜特地跑來見

識見識，有道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看來傳聞有誤，令我失望得很。要不然這半天了，怎不見一個鬼影兒？就是看家狗，嗅到了生人氣息，牠也會吠上兩聲，怎麼這人連狗都不如呢？……。」

遠處黑暗中，突然有人一聲冷哼：「後生好刻薄的一張嘴，來人爲老夫擒他下來。」

話聲方落，左前方黑暗中，應聲冒起一條人影，疾如鷹隼，半聲不響，凌空如飛撲至。

黑衣少年目光微瞥，「哦！」一聲，笑道：「請將不如激將，這法兒還眞靈，你不願我說你連狗都不如，憋不住了先出來，那你當定了龜孫子……。」

坐在那兒沒動，抬手微揮，接道：「龜孫子，你不行，換個輩份高的來。」

他這裏輕描淡寫，信手微揮，那條飛掠而來的人影可吃足了苦頭，當胸挨上一股罡風，悶哼一聲，激射退回。

還眞聽話。

黑衣少年露的這一手，立懾全場，也引起了一陣看不見、聽不到的小小騷動，但，剎那寂然。

遠處黑暗中，又傳來了一聲滿含訝異的輕「咦」：「後生，你居然身懷大靜神功，怪不得這般猖狂，這鬼門道瞞不了老夫，後生，你是凡凡和尚何人？」

黑衣少年微微一愕，大笑說道：「料不到布達拉宮也有識貨人，老匹夫，你既然識得大靜神功，當知大靜神功曠古絕今、宇內獨步，你還問什麼？」

暗中人也報以大笑：「好，好，好，算老夫多此一問，後生，你既是凡凡和尚傳人，那最好不過，老夫二次出世，正愁找不到那幾個稱得上老的小娃兒，如今擒了你後生還怕他們不出頭？」

「恐怕你老匹夫要失望了。」黑衣少年道：「家師與兩位師叔已作古多年。」

暗中人「哦」了一聲，道：「那不要緊，老夫找你這後生也是一樣。」

黑衣少年道：「那麼，老匹夫，我就在眼前，你怎不現身？」

暗中人道：「老夫輩高名重，豈肯自貶身分與你這後生動手？你且等着，布達拉宮高手如雲，盡多擒你之人。」

黑衣少年笑得輕蔑，道：「我已經見識過一個了，不怎麼樣。不怕死的你就叫他們來吧……。」

暗中人陡揚冷哼，又是一條人影自左近黑暗中竄起，迎面撲到，身法比先前那個還快。

黑衣少年冷冷笑道：「你第二個出頭，不算龜孫子，不過你也得跟他一樣的給我滾回去。」

剛要依樣畫葫蘆地抬手輕揮，猛覺身後另有五六股凌厲勁氣襲到，所指皆是後背大穴。

「怎麼？出來那麼多。沒用，仍得滾回去，不信且看。」

黑衣少年攻勢不改，前揮一掌，坐勢不變，左掌後拋，飛快拍出六掌，剎那之間他竟連出七掌。

罡風激揚，勁氣飛旋，一陣砰然連響，七條人影悶哼飛退，分別隱回原處，照樣栽了跟頭。

黑衣少年拍拍手，道：「老匹夫，看見了麼？別……。」

暗中人冰冷一笑，道：「後生，你得意太早，適才數人不過是布達拉宮二流高手，如今你且見識見識一流高手大喇嘛，擒人！」

四條高大人影比電還快，分由四方凌空撲到，人未至，四股密宗絕學大羅印，陰柔掌力已然擊抵。

黑衣少年人也是個識貨人，一躍而起，身形疾旋，如飛拍出四掌。

掌力相接，黑衣少年血氣微翻，四條高大人影撲勢只是略略地頓一頓，依然射落正殿屋面上。

那是四個身材魁偉、威猛絕倫的黃衣大喇嘛。

這回未能擊退來敵。

黑衣少年神色微變，虎目寒芒輕掃四喇嘛，笑道：「大喇嘛究竟高明不少，你等且再接我一招。」

話落，人動，身形疾閃，單掌飛襲對面大喇嘛。

這名大喇嘛未敢輕視，功凝右臂，五指如鉤，迎面探出，指透陰煞，銳風絲絲，凌厲絕倫。

他五指剛遞，黑衣少年忽揚輕笑，身形一頓，突然橫飄，電光石火般改襲左側正南黃衣大喇嘛。

這名黃衣大喇嘛一招落空，方一怔神，黑衣少年突然出聲示警，人既光明磊落，招又神奇妙絕：「番禿，你上當了，小心我這一指。」反手一指點去。

這名大喇嘛作夢也未料到他臨去還有這一秋波，才生警惕，足可洞石穿金的指風已疾射而至，再想躲閃爲時已晚，「嗤」地一聲，脅下洞穿一孔，再差分寸，將台穴便要挨上，這條命就別想要了，好險。

與此同時，黑衣少年已和正南那名大喇嘛雙掌之間互換一招，大喇嘛吃了苦頭，掌心被指尖輕輕地點了一下，大喇嘛如被蟲嚙，手臂酸麻，使不上力，抬不起來。

何止羞惱成怒，簡直驚怒欲絕，左臂聚勁，凝足大羅印十成功力，狂揮一掌。

黑衣少年身形滑溜，一招得手，早已轉向正西黃衣大喇嘛，運招如飛，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招式才遞，心頭倏生警兆，正南、正東兩名吃了虧的大喇嘛暴襲而來，陰毒掌力分指腰眼大穴。

看來，這兩個大喇嘛已動了殺機，忘却那大國師令諭中交待的所謂生擒二字，敢抗將令，膽子不小。

黑衣少年忽地揚起輕笑：「番禿們怎這般不知好歹？適才我若不出聲示警，你倆如今焉有命在？指偏一寸，加力一分，只怕你倆就要血濺屍橫。我不希望你倆感恩圖報，至少識點趣嘛。」

口說手不閑，反手兩指分襲而出。

話本不錯，兩個大喇嘛自己心中雪亮，無如強敵當前，國師在側，誰也不敢絲毫鬆勁兒，何況已橫了心，紅了眼，滿腔怒火殺機已燒忘了一切，閃過兩縷指風，悶聲不響，追襲而至。

這下可惹火兒了黑衣少年，冷哼一聲：「都給我滾。」身形又做飛旋，刹那間擊出一招四式。

四名大喇嘛還眞聽話，各自一連退了好幾步才拿樁站穩，正東的那名，差一點栽下屋面，嚇出一身冷汗。

燈光照射下，正殿上屋脊纖細可見。

四名黃衣大喇嘛臉色鐵青，眉倒挑，目圓睜，凶芒暴射，怒焰欲噴，八道狠毒目光凝注中央，木立不動。

顯然，四名大喇嘛是在暗中調息，凝功待發，預備做那凌厲無匹、威猛絕倫的致命一擊。

黑衣少年當然看得出來，目射冷電，一掃身前三喇嘛，冷冷說道：「聽着！我奉命不得傷人，但若被逼，那該又當別論，適才交手我已幾度留情，設若你們妄徒……。」

話猶未完，四名黃衣大喇嘛突然同聲厲喝，撩袍探腕，各掣出雪亮森冷一物，龍吟震耳，白虹怒捲，身形閃動，四道匹練也似光芒吞吐，齊襲黑衣少年。

黑衣少年目睹四物，濃眉倒剔，虎目暴射逼人寒芒，憤怒長笑，聲震夜空，好不驚人。

「你等敢動淬毒軟劍，休怪我心狠手辣，再不留情！」

翻腕疾探肩頭，一道金光冲起，燈光黯然，匹練失色，笑聲中，再做龍吟長嘯，身形冲天拔起，十丈處，怒折而下，直如殞星飛瀉，凌空下擊，但見一片金光，閃電罩向四黃衣大喇嘛。

四黃衣大喇嘛有眼無珠，不識神物，一聲怒叱，挺劍上刺，劍花朶朶，森寒劍氣，迎向金光。

驀地裏，遠處黑暗中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沉喝：「速退，不可輕攖銳鋒，這是佛門至寶貝葉金刀。」

暗中人示驚不謂不快，無奈仍遲分毫。

一陣金鐵交鳴，匹練中斷，激飛冲天，四射沒入茫茫夜空，四喇嘛聞聲覩狀，心膽欲裂，持斷劍就要飛遁。

金光一閃而下，逼近光頭，魂飛魄散，困獸之鬥，孤注一擲已經來不及，只有身形劇顫，閉目待斃。

千鈞一髮，眼看四名密宗高手的黃衣大喇嘛，就要在這前古神兵，佛門至寶貝葉金刀下，落得血噴屍隕，一聲霹靂大喝：「後生住手。」

夜空中白影如電，橫空疾射，一股罡風直襲黑衣少年，震得他身形斜盪，飛出數尺。

這及時而至的一掌，算是把四名黃衣大喇嘛從刀口兒上救了下來，拾回了四條命。

可是貝葉金刀金芒所掃，四名黃衣大喇嘛一襲黃衣由領至襟，仍是被斬裂，胸毛坦露，狼狽已極。心碎膽破之餘，瞥及貝葉金刀，更顫抖暴退不迭。

如今，正殿屋面上，多了一個赤面白髮老者，正是那大國師，天外神魔南宮毅，他面如寒霜，目射威稜，凝注黑衣少年，沉聲發話：「娃兒，你膽子不小，竟敢手持佛門至寶貝葉金刀，跑來布達拉宮逞凶撒野，所幸四位大喇嘛只是虛驚一場，否則老夫適才便已改變生擒初衷，將你立斃掌下，還不速棄刀就縛，難道等老夫二次出手不成？」

黑衣少年虎目烱烱，深注南宮毅一眼，笑了笑，道：「放眼天下能在貝葉金刀下救人，並能一掌把我震退的人不多，布達拉宮中更是絕無僅有，那麼，你老兒想必就是什麼二次出世，不甘寂寞，目下布達拉宮的大國師，天外神魔南宮毅了？」

南宮毅冷然說道：「你娃兒很靈通也很淵博，既知是老夫在此，就該……。」

黑衣少年一笑接道：「就該什麼？南宮毅，我承認宇內你碩果僅存輩高名重，不過那沒什麼了不起，少在我面前依老賣老，就憑你天外神魔四個字想讓我棄刀就縛？你也不怕風大閃了你那根老古頭。」

這黑衣少年的確膽大得可以，不知天外神魔那還有得說，既知天外神魔而敢當面辱罵，就不能不令人咋舌了。

南宮毅霍然變色，但剎那間竟堆起笑容，是獰笑：「娃兒，你膽大得令老夫難信，數十年至今，放眼天下有那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敢對老夫這般說話？老夫許你為第一人，娃兒，你先報個姓名老夫聽聽。」

黑衣少年道：「別在我面前打壞主意，我軟硬都不吃，霍玄。」

原來這黑衣少年竟是霍玄。

南宮毅點點頭，笑道：「不錯，很順耳，有點英雄氣概……。」

霍玄一聲好說尚未出口，南宮毅臉色倏沉，厲聲接道：「娃兒！夏夢卿那後生派你黑夜潛入布達拉宮何為？說！」

霍玄神色微愕，訝然投注，笑道：「老匹夫，你也不差，居然也知道我夏大哥大名……。」話鋒微頓，接道：「你要問我來做什麼，不如反問自己布達拉宮做何勾當。」

南宮毅淡淡一笑，說道：「做何勾當，又待如何？」

霍玄虎目寒芒一閃，沉聲說道：「我要憑掌中一柄貝葉金刀殺盡這些……。」

「閉嘴，娃兒！」南宮毅陡然挑眉輕喝，聲如重錘：「這些什麼？娃兒？小小年紀你懂得什麼？滿虜氣數已盡，合該覆滅，難道你忘了身是漢人，忘了公仇私恨……。」

「老匹夫，你該閉嘴。」霍玄倏揚怒喝，縱聲狂笑，虎目微赤，戟指南宮毅，說道：「南宮毅，這些話你怎好意思出口？少爺我替你臉紅害臊，對你這等助紂為虐的凶殘邪魔，我連罵你都懶得張口……」

「小娃兒，住口！」南宮毅一聲冷喝，怒笑說道：「老夫本有憐才之心，可惜你太不知好歹。何謂助紂為虐，老夫二次出世，原就打算要把宇內鬧個天翻地覆，如今不過改改方法而已，老夫懶得跟你這後生晚輩多廢話，再問你一次，你是乖乖棄刀就縛，還是要老夫親自動手，說！」

霍玄道：「那最好，我也沒時間，你若認為有把握，你就自己動手吧，只要你勝得我掌中貝葉金刀，還怕我不就縛麼？」

「好話！」南宮毅怪笑一聲說道：「娃兒，這是你自找苦吃，並非老夫自貶身份，以大欺小，娃兒，老夫要出手了，小心了。」

未見作勢，身形突然平飄，伸手便向霍玄抓去。

天外神魔果不愧數十年睥睨宇內、正邪喪膽的大魔頭，這普普通通的一式俗招，到了他手上竟奧妙無窮，威力倍增。

霍玄面上輕鬆，心中似也不敢絲毫大意，一斂嬉態，振腕出刀，刀尖直出，逕點南宮毅掌心。

貝葉金刀佛門至寶，前古神兵，別說是刀刄，就是那吞吐金芒也能吹毛斷髮，斬鋼削鐵，何況是血肉之軀？

南宮毅縱然修爲已屆金剛不壞境界，也不敢讓這柄神刀金芒掃中分毫，否則那隻手就別想要了。

冷冷一笑，道：「料不到你娃兒還眞有兩下，凡凡和尚的傳人，是有點眞才實學，比那些自命不凡武林後生强多了。」

手腕忽沉，抓勢不變，反攫霍玄持刀右腕。

這一招，變得快捷如電，那一流高手也難躲過。

霍玄究竟佛聖得意高足，自非一般一流高手可比，咧嘴一笑：「老匹夫，你誇獎。」

也跟着沉腕，刀尖上撩，疾劃腕脈。

應變之快速、高絕令人擊節。

錯非是這位大魔頭南宮毅，換個人定難逃斷腕厄運。

南宮毅鳳目威稜一閃，冷冷說道：「娃兒，好手法，可惜遇上了老夫。」

一偏腕，仍抓霍玄右腕。

霍玄笑道：「誰都一樣，你老匹夫也不見得高明。」

刀尖由上撤下，也取南宮毅右腕。

轉眼之間，這一位蓋世魔面，一位宇內奇英已互換三招，却招招不離雙方右腕，根本未攻其他部位。

誰也未能將誰逼退半步，因爲南宮毅始終未敢輕攫神兵銳鋒，霍玄也始終碰不到南宮毅毫髮。

可是誰都看得出來，南宮毅採取的是攻勢，霍玄是但求自保，只守不攻，更未奢望傷敵。

不管怎麼說，這對天外神魔南宮毅，已經是件大不光采的難堪事，尤其是在這四周衆目睽睽之下。

霍玄傷不了他，按說，那是天經地義，不算丟人。

小孩子嘛，後生晚輩嘛。

南宮毅三招不但未擒下霍玄，而且貝葉金刀仍好端端的在人家手裏，那可是威名掃地，丟了大人。

他竟是成名多年，輩份、功力比宇內三聖都要高的大魔頭，以一個宇內僅存二三的老輩魔頭，竟收拾不下一個小輩娃兒！想吧！

霍玄，他初生之犢，得意還要賣乖：「老匹夫，你這天外神魔四字不過如此嘛！」

南宮毅，赤臉變色，怒極而笑：「小娃兒，你先別驕狂，老夫適才手底下留了情，你再試試老夫這一招。」

話落，手招，依舊是一着抓式。

雖然仍是一着抓式，但此抓式與適才三招大不同，威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中指直伸，四指如勾，閃電攫到。

霍玄何等樣人？他焉能不識厲害？只覺南宮毅這一招面面顧到，罩蓋全身，令他無從招架，即或可以擋得住那一抓，也絕逃不過那蓄勁待發的一指。

看來南宮毅成名非僥倖，話也不虛，若不是他打算生擒，手下留情，霍玄他早就毀了。

霍玄神情猛震，一聲朗笑：「老匹夫，我沒工夫陪你玩兒，告辭。」

身化長虹，疾掠而起，如飛射向夜空。

南宮毅冷冷一笑：「小娃兒，在老夫手下你還想走脫麼？」

如影隨形，鬼魅般飄起追襲而至。

仍未脫出那一抓威力範圍，霍玄大驚，咬牙横心，身形突然右移，倏揚大喝，猛然轉身振腕揮刀。

金虹飛捲南宮毅右臂，人影甫接，南宮毅長笑震天，霍玄却悶哼一聲，身形斜斜飛起半空。

南宮毅才待二次出掌。

驀地，遠遠黑暗中傳來數聲慘嗥，兩道燈光倏滅。

又有人潛入布達拉宮，而且傷了人，毀了燈。

霍玄已經受傷，在衆喇嘛聯手圍攻下，斷難逃脫。衡量輕重，不能顧此失彼。南宮毅厲叱一聲，掉頭撲向遠處。

適時，四周竄起六條黑影，飛撲半空中霍玄。

霍玄目眦欲裂，殺機頓起，揚刀大呼：「殺不盡的番禿，少爺雖受了傷，但對付你們仍綽綽有餘，不怕死的來吧！」

寶刀揮處，金芒暴漲，三條黑影厲呼飛墜。

其他黑影似爲霍玄神威所攝，撲勢一頓，霍玄却乘機金刀再揮，一閃沒入茫茫夜空。

燈光雖來不及搜尋，密宗高手却還能看得到那快如電光石火般，由半空裏掠出布達拉宮的霍玄身影。

可是無大國師令諭，誰也不敢妄動火器，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由頭頂掠過，逃出掌握。

不，不是睁睁的看着，有人追，十餘條黑影疾如鷹隼般躡後追出了布達拉宮，好快的身法。

那是大國師預先安排好的四位大喇嘛及六殿、十壇主持，全是密宗一流高手，絕不容走脫一人。

二十個密宗一流高手，追一個負了傷的人，似有點驚師動衆，小題大作。

這是大國師的安排，想必有他的道理。

大國師算無遺策，布達拉宮內的這一仗，是打贏了。

當然，在他的安排下，布達拉宮外的這一仗也應贏。

霍玄一出布達拉宮，便直奔半里外那座山峯。

他頭也未回，生似不知身後有人追趕一般。

也許是南宮毅那一掌，未擊中重要部位，霍玄雖負了傷，身法之快速，却絲毫未減色。

夜色這般黝黑，當時除了南宮毅與霍玄自已之外，誰也不知道傷在何處，誰也不知道是掌傷抑或是指傷。

毫無疑問的，更沒人知道那是內傷或者外傷。

漸漸的，半里外那座山峯越來越近。

四個大喇嘛知道，那座山峯便是武林羣豪的駐紮地，也就是白日裏看得到前明旗幟飄揚的那座山峯。

追人追到了人家地頭，那還會有好處？

衆喇嘛想停步不追，無如大國師軍令如山，嚴諭不得走脫一人，生擒不了霍玄，如何回去交差？

要命的又是一個生擒，否則對方這少年就出不了布達拉宮，既出不了布達拉宮，何用再追？

窮追不妙，不追又不行，這眞是……。

前面奔馳的霍玄，身法逐漸地緩了下來。

身形有點搖晃，步履也有點不穩。

大國師那一手不輕，他，終於難忍傷痛。

衆喇嘛見狀大喜，不敢出聲，只有互打手勢，加緊步履。

倒並非畏怕武林各大門派高手，而是那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大內、葫蘆谷兩次大展神威之餘悸猶存。

可是怪了，衆喇嘛是怕夏夢卿，霍玄他又怕什麼？怎麼與衆喇嘛一般的閉口疾奔，不出一絲聲息？距山峯已甚近，在這時候呼救求援，應該絕無問題。

他爲什麼不喊呢？

莫非因傷勢過重，怕洩了眞氣，不能開口？

或者是霍玄他天生傲骨，秉性好强，認爲呼救求援是不光采的事？

要是後者，那他就太想不開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生命何等可貴？以一當衆，獨闖布達拉宮，能活着出來，在武林中已屬傲事，受傷那又算得了什麼。

轉瞬間，霍玄近了山口，似再也支持不住，忽地一個踉蹌砰然倒地，那柄貝葉金刀也脫手飛出老遠。

這不是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

衆喇嘛狂喜，如飛掠至，有的縱向金刀，有的撲向霍玄。

手掌還沒碰着刀，沒撲着人。

驀地一聲龍吟長嘯起自山腰，一點白影疾瀉而下，凌空飛撲。

衆喇嘛聞聲抬頭驚顧，有名大喇嘛眼尖，心神一懍，顫聲急呼：「玉簫神劍閃電手，快退！」

衆喇嘛全都是親身經歷過夏夢卿的厲害，掌下亡魂，驚弓之鳥，七字入耳，大驚失色，顧不得拾刀，顧不得擒人，急忙倒射飛退。

衆喇嘛剛動，白影已然射落，未撲衆喇嘛，順勢抄刀救人，停都未停，又復騰射而起，直落山口上。

一隱再現時，人刀俱失，夏夢卿雙手空空，高高的卓立山口上，不言不動。

這一手絕世身法，立刻震懾衆喇嘛，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暗道僥倖。好在夏夢卿旨在救人護刀，假若是……。

機伶連顫，才要再退，忽有所驚覺，倏然回身觀望，禁不心神猛震，霍然變色，行不得也。

周遭數十丈外，成弧形地站着二十餘名僧、道，漸漸地往內逼來，縮小包圍，步履緩慢而沉重，顯然是各個已凝足了功力。

衆喇嘛眼力不差，看得出僧是少林威震天下的十八羅漢，道是武當震撼武林的武當七劍。

少林、武當齊出二十五名一流高手。

少林十八羅漢陣，武當武當七劍劍陣，雖然極爲難闖，但在這二十名密宗一等好手來說，還好一點。

再看這二十五名僧道高手之後的陣容，那就更令人心驚肉跳，神魂搖動了，因爲，這是天下獨一無二的陣容。

地上，也成半弧狀的盤坐着半圈人，這些人，僧、道、俗、丐一應俱全，而且都不陌生。

竟然全是那老一輩的武林奇俠。

少林諸堂主持。

一谷，二堡的谷主、堡主。

丐幫五老現了三個。

……………

人數雖較十八羅漢、武當七劍爲少，但實力却不知較十八羅漢、武當七劍又高出多少。

一道包圍比一道强。一道包圍比一道扎手。

衆喇嘛頗有自知之明，他們甚至有把握衝出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的包圍，却絕難再衝出這二道鋼牆。

何況，高高的山口上，還居高臨下的站着一個夏夢卿。

這兩道包圍的缺口只有一處，那是深不知有幾許的黝黑山口內，那地方更進不得，可是不進去行麼？

分明是佈置好的，讓他們往口袋裏鑽。

明知是個敞開口等着裝人的口袋，逼得你力不從心，不得不往裏進。這一着，好高明，好厲害。

看來，人家是早就預備好了，這才是眞的不容走脫一個呢！凶多吉少，今夜想再回布達拉宮恐已無望了。

照這情形看，夏夢卿他似乎是小題大作，以他的功力，在適才由上撲下時，出手點倒幾個密宗高手，應該不算太難，一次不能全把衆喇嘛放倒，還有二次、三次……。

那他又何必這般精銳盡出，都派上用場？

這委實是一時令人難以想透。

可能，他有他的主意。

宇內第一奇才嘛。這樣做，想必錯不了。

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縮至距衆喇嘛三丈停步不進。

山口上，夏夢卿朗聲發話：「諸位，眼前的情勢，諒不必我多作贅言，我沒惡意，只是想屈駕數日，等你們法王醒悟時，我自當恭送諸位回去，如果諸位不願意釀成流血事件，請諸位進我山口，我當以上賓之禮相待……。」

話，雖然難免威迫，可是很委婉，也很誠懇。

其實，這應是天大的意外，天大的便宜。

若按布達拉宮的作爲，對付霍玄的手法，夏夢卿把他們一個個斃於掌下都不多，以夏夢卿的功力，目前的形勢，殺他們也應該很簡單。

話是這麼說，衆喇嘛臉上微露詫異之色，却無一人動，更無一人答話。

是不信？

是不甘束手就縛？

看起來兩者都是。

夏夢卿像看透了一切，轉笑一聲，又道：「諸位，夏夢卿由來話出如山，一言九鼎，諸位不應信不過我，再說，我待諸位如上賓，更不能說諸位是我階下之囚，這種事，我夏夢卿不屑爲之。那麼諸位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彼此遠無冤，近無仇，所以成水火敵對之勢，那是你們法王一人糊塗，與諸位無關，夏夢卿但找禍首，不願多傷無辜，更不願在眼下釀成刀兵相見的流血事件，這和我二次遠來西藏的心意一樣，只要你們法王一點頭，彼此便相安無事，我立刻就走，否則我敢斷言那是布達拉宮自取滅亡，是故，我希望你們法王別逼我，現在諸位也別逼我，諸位如不聽我爲息事寧人，好言好語相勸，眼前諸位難脫我掌握是事實，只要一動手，我便不能再待諸位如上賓，那才眞正是階下之囚，事關諸位自己，我希望諸位能明智選擇。」

這一番話，確實深深地擊在衆喇嘛之心坎上，也曾有一瞬間的微微動搖，只可惜，那桀驁凶殘的性情害了他們。

再說，喇嘛心目中只有一個法王，阿旺藏塔法王是他們唯一心悅誠服的活神，除了神職法王，無人能

駕馭他們。

要有，那是畏，而不是服。

衆喇嘛木立若死，仍不言不動。

夏夢卿突然縱聲大笑，聞之驚心動魄。「諸位，我空有平和心，奈何諸位無動於衷，不顧合作。有道是：佛門廣大，不渡無緣之人。又道是暮鼓晨鐘，難醒執迷之輩。看來今宵事非口舌所能解決，既然動手在所難免，我就不得不惜流血的請各位入我山口了。」

擧手微揮，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又動，一步一步再逼近，脚下踏在那滿地沙石上，沙沙作響。

外圍的武林諸老，仍然盤坐未動。

空氣凝結了，寂靜如死，靜得令人微感不安，靜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除了偶而幾聲夜風呼嘯，拂動衣袂，呼呼輕響，十八羅漢、武當七劍步步留痕所發聲響外，別的聽不到一絲聲息。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

距離，一寸一寸地接近。

轉瞬之後，將是一場罕見慘烈、石破天驚、足使風雲色變、草木含悲的中原、密宗高手大搏鬥。

敵我搏鬥難免有所死傷，這一塊地上，將不知要洒多少血，横幾具屍，令人不恐卒覩……

截雲密佈，腥風血雨！

驀地，一聲霹靂般大喝，人影閃動，衆喇嘛四散掠起，各取一人，袍袖猛揮，攻出一掌。

「阿彌陀佛。」少林十八羅漢之首慧空和尚高宣佛號，十八羅漢、武林七劍二十五隻手掌齊抬，回擊一掌。

砰然連聲，砂石激揚，雙方各自退身，一步而止。

這一掌，試出了功力高低，單打獨鬥，半斤八兩，難分軒輊，衆喇嘛未能擊潰包圍。

衆喇嘛個個雙眉軒動，目閃凶光，一名大喇嘛揚聲沉喝，衆喇嘛不約而同，聚集一處，四十隻袍袖猛展，一股排山倒海般狂飈勁氣，飛捲慧空和尚。

這一着，高、狠、毒、絕兼而有之，慧空和尚功力再高，他也擋不住二十個密宗高手的聯手齊攻。

這一來，何異慧空和尚一人獨對二十名密宗一流高手？

擋不住，只有躱。

慧空和尚神情一震，身形横移左閃，掌風擦着身旁捲過，立刻現出缺口，衆喇嘛把握這轉瞬即失的不再良機，飛掠衝來。

倘若就這般容易地被人衝破，十八羅漢陣也稱不上威力無倫，震撼宇內了。

衆喇嘛快，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更快，慧空和尚閃身掠回，立補空隙，二十五人閃電繞動，各攻出一掌。

這一掌非同小可，十八羅漢用的是禪門無相神功，武當七劍也用上了輕易不露的太清罡氣。

這佛、道兩家絕學，等於滙成一股，衆喇嘛擧掌回擊，被震得血氣翻動，連連退身，不但未能衝出包圍，反而又落回正中央。

這高、狠、毒、絕的一着算是白費了，衆喇嘛領教了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的厲害，頓時震住。

但，旋即，一名大喇嘛揚聲再喝：「事不得已，動兵刄，闖！」

二十名密宗高手撩袍掣出軟劍，銀蛇條條，飛捲而出。

慧空和尚雙眉一挑，目射奇光，一聲暗滲佛門獅子吼的洪鐘般佛號，羅漢出戒刀，七劍仗竹劍，振腕

迎上。

雙方一觸卽開，武當劍術高絕，享譽百年，當者披靡，六名喇嘛右臂衣破肉裂，鮮血涔涔而下。

而十八羅漢、五位大和尙戒刀由中而斷，刀尖散落一地，雙方各有損失，顯見得喇嘛們損失較重。

傷臂、斷刀，雙方均視爲莫大恥辱，喇嘛色厲猙獰，和尙動了眞火，沉喝起處，閃身再搏。

各加功力，各出絕學，這第二次接手，全是殺着。

只消等雙方接手，就有非死傷不可。

眼看就要血肉橫飛，慘劇促成。

適時，穿雲龍吟長嘯劃空響起，一道白虹由高高山口上疾射而下，廻空電閃，快捷無匹。

只聽一陣錚、錚脆響，銀星四射激揚，衆喇嘛悶哼飛退聚爲一團，各望掌中斷劍，作聲不得。

白虹斂處，夏夢卿面如寒霜，星目暴射逼人神光，負手卓立場中，衣袂飄揚，直如天神下降。

這曠絕神功、天人之技，立卽震懾全場。

衆喇嘛噤若寒蟬，面色如土。

夏夢卿則雙手往前一伸，冷冷說道：「諸位，我說過，不願見流血事件釀成，若非我及時出手，雙方都難免死傷，諸位更可能全部躺在此處，上天有好生之德，修爲不易，生命無價，諸位就當眞是這般執迷不悟，非至血流屍橫不干休麼？」

人家兩手空空，以一雙肉掌摶犀利白刃，自己二十柄緬鋼打造的百練軟劍全部折斷，還有什麼顏面再言武？

四名大喇嘛喟然長歎，擲劍不語。

這表示很明顯，剩下的六殿十壇主默默然紛紛丟下斷劍。

夏夢卿淡淡一笑，擺手說道：「雖經搏鬥，此乃人之常情，沒有一個人不到絕望最後關頭會甘心放手的，所以，我不怪諸位，仍是初衷不改，待各位如上賓，請。」

話剛落，一名喇嘛跺脚咬牙，突然抬起右掌，如飛拍向自己的天靈，竟要自絕當場。

衆喇嘛援救不及，驚怒交集，不忍卒睹，連忙閉目。

夏夢卿倏揚輕笑：「大喇嘛，在我眼前想自殺都不大容易。」

虛空一指飛過去。

那名喇嘛手臂應指而垂，雙目凶毒光芒狠注夏夢卿。

一名大喇嘛適時怒喝：「塔什圖，法王要你這麼做麼？」

那名喇嘛身形機伶一顫，凶態倏斂，垂下頭去。

那名大喇嘛冷哼一聲，轉向夏夢卿正色說道：「適才事乃閣下親眼目睹，還望閣下遵守諾言，否則貧僧等當立卽自絕。」

看不出這些凶狠的喇嘛們，倒是那麼剛烈。

夏夢卿一笑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夏夢卿從來如此。」

那名大喇嘛不再多說，黯然地領着衆喇嘛行向山口，低着頭，閉着嘴，好不淒慘。

夏夢卿淡淡一笑，跟着行了進去。

十八羅漢與武當七劍唯恐有詐，仍未放鬆，包圍圈漸漸向內縮小。

外圍的諸老輩奇豪這才紛紛站起，跟在後面向山口行進。

山口，還站着一個人，他望着緩步行進來的衆喇嘛，回身輕笑，向着身後暗影中低低說道：「小霍，有你的，這齣戲閣下唱得妙絕之至。」

暗影中，有人答口說道：「好說，少谷主閣下，你那討來的飛雨流星鬼愁沒派上用場，不覺得遺憾？我替你惋惜。」

站在山口上那人笑道：「小霍，別高興，若非夏少俠有諭，我早用上了，雖然手癢難耐也只得忍了，時候多着呢。」

暗影中那人說道：「我懂，你等着吧，這種有傷天和的玩藝，只怕我夏大哥永遠不准輕易使用，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兒。」

「那是夏少俠俠骨仁心。」山口上那人說道：「不過，我一點都不愁這玩藝兒用不上，別忘了，番禿們有火器，夏少俠只是不准輕易使用，小霍，你該懂，輕易二字何解，那並非絕對不准，對嗎？」

暗影中那人答了一個字：「對。」

山口上那人道：「這不就行了麼？小霍，說眞的，你覺得南宮毅那老匹夫如何？眞難鬥麼？……。」

暗影中那人道：「怎麼？你有意思？」

山口上那人說道：「聞名不如見面，我倒眞想鬥鬥他。」

暗影中那人哼了一聲，笑道：「端木老兄，我勸你省省心，免了吧。令尊只有你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他還要等你接衣鉢，繼香火呢！」

「小霍！」山口上那人說道：「我說的是眞的。」

「我說的也不假。」暗影中那人說道：「適才要不是憑着貝葉金刀就難接他第二招，要不是我見機得早，跑得快，南宮毅又另有牽掛，不能分身，我就非留在布達拉宮不可，碎燈傷人引南宮毅的是蒼五老，他可能跟南宮毅朝了面，不信你何妨去問問他？」

「問他？」山口上那人聳聳肩，苦笑說道：「你這是存心整我，我見了他就頭大，不用張口，他非把我罵個狗血噴頭不可，算了，我寧可相信你。」

話聲方落，山口上突然飄上一人，話聲蒼勁，道：「是誰在背後數說我老要飯的？」

說曹操，曹操就到，比請神還靈。

山口上那人一聲不響，撒腿就跑，如飛掠了下去。

暗影中，傳出兩聲輕笑。剛飄上那人，似又好氣又好笑，笑罵說道：「小子，溜得太慢了，我老要飯的瞧見你了，沒做虧心事兒，你跑個什麼勁兒？今晚好好睡，明兒個再跟你算賬，我要不拔了你那根舌頭才怪。」

山口下，沒回音，想必那人早溜得無影無踪。

暗影中那人却接口說道：「五老，跟南宮毅朝了面麼？」

「沒有！」剛上來那人說道：「老要飯的本想見識見識天外神魔到底怎麼個神法，可惜夏少俠不准，他交待只許溜，不許打。」

暗中人「哦」地一聲說道：「這倒出我意料之外，好在機會多得是……。」

剛上來那人截口說道：「以後就沒勁兒了，老要飯的就喜歡黑摸黑，打混仗，東給他一巴掌，西給他一腿，這才過癮，怎麼樣，小霍，傷，要緊麼？」

暗中那人笑道：「多謝五老關懷，我躱得快，肩膀上挨了一下，不重。」

「那沒關係，剛才你那一手差點兒沒嚇癱我，若不是夏少俠告訴我得快，老要飯的早出手了。」剛上來那人說道：「記住小霍，老要飯的向來是點滴必報，不管是恩是仇，挨的這一下有機會可要討回來。」

「那是自然。」暗中那人笑道：「五老放心。這一下小霍不會白挨。」

「對！哎！對了小霍。」剛上來那人說道：「老要飯的想起一件事，剛才夏少俠凌空下擊的時候，我

老要飯的似乎瞅見他手裏白光一閃，等着了地却又兩手空空，老要飯的一直納悶至今，小霍，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兒麼？」

「五老眼神兒好。」暗中那人說道：「別人都沒瞧見，獨您瞧見了，那是小岑的玄玄寶鈎，夏大哥他故弄玄虛，落地就揣起來了。」

「乖乖。」剛上來那人輕呼一聲說道：「三聖遺寶現了兩件，這下番禿們有樂子了，小霍，你可知道那根蟠龍玉杖在誰手中？」

暗中那上說道：「我東郭師叔沒有傳人，所以那根蟠龍玉杖暫時由我夏大哥保管，他預備要代我東郭師叔收徒。」

上來那人說道：「有眉目了麼？」

暗影中那人道：「有，不過目前我夏大哥還沒有決定。」

上來那人道：「可以說給我老要飯的聽聽麼？」

「這是天機。」暗中那人笑道：「我夏大哥一直在觀察那人心性，五老恕我暫時不便洩露。」

「這關子賣得對。」上來那人說道：「東郭先生，絕學失傳了可惜，但絕不能輕易草率找個人接了衣鉢，否則寧可讓它失傳……。」頓了頓話鋒，接道：「小霍，你去睡吧，這兒由老要飯的接替，明兒個咱們還得大拼上一場呢，不養養精神不行。」

暗中那人問道：「五老，明的，暗的？」

上來那人說道：「明的，活報應仇老四已經下了戰書。」

暗中那人道：「這八成是我夏大哥的主意。」

上來那人道：「你怎麼知道？」

暗中那人道：「他做事向來如此。」

上來那人道：「不錯，夏少俠就是這麼一位值得欽敬的人物……。」

「五老。」暗中那人突然一笑說道：「明兒個，您是什麼……。」

上來那人笑接道：「蒼老五只能充個搖旗吶喊的小嘍囉、賤骨頭，不堪大用，你要讓我掛帥，那等於要我這條老命。」

暗中那人失笑說道：「那是您五老不求……。」忽地壓低了聲音說道：「五老，有人向山口來了，好快！」

上來那人冷哼說道：「老要飯的聽見了，我倒要看看這是那個兎崽子這麼大膽，小霍，你先別出來，讓老要飯的一人兒瞧瞧。」

話落，一條黑影由山口上疾掠而下，一閃沒入黝黑山口內，緊接着山口內響起一聲蒼勁沉喝：「什麼人，站住。」

「…………。」沒回聲。

山口內，又響起蒼勁話聲，這回是破口大罵：「兎崽子，你要再不站住老要飯的可要……。」

「蒼老五！」距山口數十丈外夜色中，有人沉喝：「給我閉上你那張吃慣了殘粥剩飯的臭嘴，睜開那雙老狗眼，瞧瞧是誰來了。」

話聲，聽得山口上暗影中的霍玄一樂。

只聽山口內蒼寅「哦」地一聲，啼笑皆非地道：「原來又是你這臭駝子，老要飯的碰上你，算是倒了八輩子霉，你來幹什麼，又有斬獲了，早不開腔，蒼老五還以爲是會走路的死人呢！」

來人却又是那大漠駝叟無影神鞭獨孤奇。

此老行動怎麼突然變得這般神秘起來？

就這一句話工夫，孤獨奇話聲已由山口內響起：「臭要飯的，快死的人了，幹什麼老是這麼損？積點陰德不行麼？這回你臭要飯的可說對了，老駝子正是又有斬獲，走，給我駝子前面帶路，駝子要見夏少俠面陳機密。」

兩位風塵異人想必已碰了頭，黑黝黝的山口內傳來拍、拍兩巴掌，不知誰打誰，適時聽蒼寅說道：「小霍，這兒交給你了，老要飯的去去就來。」

霍玄尚未答應，山口內又傳上獨孤奇話聲：「怎麼，霍少俠在上面麼？」

霍玄應道：「駝老，霍玄在此，恕我不能接駕。」

「好說。」獨孤奇道：「一家人何須客氣，少俠忙着吧！」

隨卽寂然，黑黝的山口內不復再聞聲息。

山口上下，似乎是靜不了。

一條人影輕捷地又掠上霍玄站立處，說道：「小霍……。」

霍玄話聲訝然，道：「你怎麼還沒睡？」

那人道：「睡不着，出來陪陪你。」

原來，正是端木少華去而復返。

其實，蒼寅要不是離開了，他仍不敢復返。

「睡不着？陪我？」霍玄笑道：「老兄，不是吧。大概是有什麼心事吧，有道是：心緒不寧，寢食難安我瞧你八成是……。」

「小霍，」端木少華道：「別瞎猜，沒那回事。」

「老兄。」霍玄道：「霍玄的機靈雖比不上小岑，可是這點你還瞞不了我，我勸你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有事乾脆說。」

端木少華沒說話。

霍玄又道：「不說是麼？那成。要出主意，求幫忙，你可別找我。」

「何必呢？小霍，自家兄弟。」端木少華沉不住氣了，道：「其實，也沒什麼。說來說去我是想進布達拉宮瞧瞧。」

「那簡單。」霍玄道：「找我夏大哥商量去，只要請得將令……。」

「你這不等於沒說？」端木少華道：「我要是能這麼做不就沒事了？」

霍玄道：「那也簡單，我給你出個主意，偷偷的溜走。」

「小霍。」端木少華苦笑說道：「別尋我開心成麼？走了我還敢回來麼？夏少俠軍令如山不說，單我爹他就非剝我的皮不可……。」

身後突然有人接口，連笑帶罵：「小子，這回你可跑不掉了吧，不是你老子，是我老要飯的要剝你的皮……。」

端木少華想跑，無奈脖子上上了一道鐵箍，有心無力，溜不得也。

那是蒼寅，他笑罵接道：「小子，老要飯的鬆手了，你可別跑，跑了聽不到好差使，你可別怪我。「

霍玄掉頭說道：「五老，駝老呢？」

蒼寅道：「走了，由山後走的。」

「那麼，五老，什麼好差使，有我的份兒麼？」

蒼寅「哈！」地一笑，接着低低說了幾句。

霍玄突然笑道：「去睡吧，老兄，這回包你睡個好覺。」

一聲輕笑，一條人影如飛掠下山口……。

□ □ □

翌日早上，約莫辰牌時分。

一支隊伍浩浩蕩蕩地出了山坳，穿過草原，爲首一人高擎大明旗幟，大纛直指布達拉宮孤峯。

擎旗的是丐幫五老，九指追魂蒼寅。跟在後面的是夏夢卿，少林掌教大悲禪師，武當掌教無爲道長，不歸谷谷主端木長風，天龍堡堡主齊振天，朝天堡，五莊莊主……，四寨寨主……，丐幫幫主宮天玄，少林諸堂主持，……幾幾乎全是老一輩的武林羣俠。

年輕一輩的霍玄、端木少華、四大金剛、十八羅漢武當七劍……等人，則未在隊中。想必是被派擔任留守。

適時，布達拉宮孤峯之下，也靜靜地排列着一支隊伍。

爲首的，是兩個人——阿旺藏塔法王高坐錦椅，大國師天外神魔南宮毅則坐於左邊一張錦椅上。

阿旺藏塔法王身後是八大護法與十二近侍。再後，是幾十位大喇嘛。最後，是以黃衣四尊者爲首的三十名身材高大的壯年喇嘛，每個人均身背一支以黑布包裹的棒狀物。

布達拉宮的諸殿、壇主持及那二流密宗高手則一個不見。

當然，布達拉宮也得有留守人手。

草原上，靜悄悄的，除了夏夢卿領導的武林羣豪，步履所及，草聲沙沙外，再難聽到別的聲息。

不知怎地，今天沒有風，草原上的空氣顯得異常沉悶，竟有點像暴風雨前的那片刻寂靜一般。

夏夢卿所領導的這支隊伍，漸漸行近那支布達拉宮孤峯下的黃衣隊伍，相距十丈停住。

夏夢卿跨前一步與九指追魂蒼寅站個並肩，目光如電，輕掃衆喇嘛，停在阿旺藏塔法王身上，朗聲發問：「閣下想必就是布達拉宮阿旺藏塔法王，請過來答話。」

阿旺藏塔法王沒動，也未答理。

南宮毅却離座走前，冷冷地看了夏夢卿一眼，道：「你就是那號稱宇內第一奇才的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

夏夢卿沒答覆，淡笑說道：「你大概就是那二次出世，不甘寂寞，要將宇內鬧個天翻地覆的天外神魔現居布達拉宮大國師要職的南宮毅吧？」

南宮毅臉色一變，道：「後生，你好大膽，敢直呼老夫名諱。」

「你也不差。」夏夢卿以牙還牙，道：「夏夢卿三字也不是任何人均可……。」

「住口！」南宮毅突揚怒喝，鬚髮微張：「夏夢卿，你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休說是你這黃口孺子，就是智蒙和尙他也不敢對老夫這樣說話，不要看你是什麼宇內第一奇才，老夫可未將你放在眼內。」

「彼此！」夏夢卿神色泰然，笑道：「夏夢卿也沒在乎什麼七十年前的什麼蓋世魔頭。」

「好東西。」南宮毅勃然大怒，瞋目咬牙，閃身欲撲。

阿旺藏塔法王突然插口說道：「南宮大俠何不能暫做小怒？」

南宮毅怒態一斂，笑道：「說得是，何必跟這些插標賣首之人一般見識？……」

微頓話鋒，臉色一沉，接道：「後生，你站穩了聽着，戰書是你下的，老夫欲藉這一戰，附帶地向你索還你昔日闖宮傷人血債……。」

「無論那一筆，我一概接着。」夏夢卿微笑說道：「戰書是我下的，別的我不便再表示意見，是單打是羣毆，任憑你布達拉宮量力選擇。」

「這本由不得你。」南宮毅冷冷說道：「在戰端未啓之前，老夫有一樁事要問你，你把布達拉宮二十位大喇嘛如何，說！」

夏夢卿淡笑說道：「夏夢卿不是蛇蝎小人，他們毫髮無傷，個個被待若上賓。恐怕要比在布達拉宮裏都舒服……我奇怪你爲什麼……。」

「老夫不傻。」南宮毅冷笑截口說道：「今日雙方精銳盡出，會戰於此，老夫何必忙於昨夜一時，你應該覺得，今早派人乘虛，要比昨夜容易得多。」

他料定夏夢卿必然震驚，豈知夏夢卿出他意料，不但未曾震驚，連臉上顏色都一絲未變，反而笑道：「我早料想到你會出此一着，我留了人。」

南宮毅雙目寒芒一閃，道：「別忘了你是精銳盡出，縱有留人也難當……。」

夏夢卿一笑說道：「你如自認高明，我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他們被救走了。」

這種安詳神態，反令南宮毅莫測高深，暗暗狐疑，但現在沒時間容他多想，冷冷一笑，才待張口。

夏夢卿已然又揚輕笑，說道：「南宮毅，你問完了麼？」

南宮毅臉色再變，似强行忍住，道：「老夫問完了。」

夏夢卿道：「那麼，你現在且聽聽我的……。」

俊面一沉，目注黃衣四尊者等三十名喇嘛接道：「南宮毅，你敢是自知人力不戰，要憑火器取勝。」

阿旺藏塔法王神情一震，面上掠過一絲詭異驚詫之色。

南宮毅却坦然直認不諱，道：「別激老夫，老夫做事向來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說得是。」夏夢卿道：「對敵人慈悲不得，也無須講求手段，不過，我懷疑這區區火器能否派以用場，能否收效。」

南宮毅道：「那你等何妨試試看？」

夏夢卿笑道：「稍時戰端一啓，機會多得很，其實，想不試都不行。」

南宮毅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夏夢卿沒理他，淡淡一笑，目注阿旺藏塔法王：「閣下，我有一句忠言相勸，不知閣下願不願聽？」

阿旺藏塔法王不失一方霸主風度，微笑頷首，道：「本座洗耳恭聽。」

「好說。」夏夢卿道：「閣下睿智，當不至忠言逆耳……我聽說喇嘛敬法王，忠貞不二，法王也視之如子弟，此言可實？」

阿旺藏塔法王道：「事實如此，毋庸置疑。」

夏夢卿微微點頭道：「那麼，我以爲喇嘛敬服法王，忠貞不二，是因爲法王有值得敬服忠貞之處，法王視喇嘛如子弟，也應秉摯愛眞情，也卽俗話所謂：以心換心，互掬赤誠。可對？」

阿旺藏塔法王點頭說道：「不錯。」

夏夢卿道：「今閣下欲逞一己之私，陰謀勾結白衣大食，惹動刀兵，被大食人操縱，爲大食人賣命，驅喇嘛作戰，不顧犧牲子弟性命，不顧布達拉宮基業，我不知這是否就是法王對子弟的摯愛眞情，是否卽是法王值得敬服忠貞之處……。」

阿旺藏塔法王臉上一紅，半晌未能答話。

夏夢卿微微一笑，又道：「有道是：飛鳥盡，良弓藏。法王以爲他日一旦大事得成，大食人會擁法王登基，這種想法，我認爲太以天眞，智慧高深如法王者，我不知怎會有此天眞想法，卽或大食人眞如諾言擁法王登了基，古來多少傀儡皇帝，那一個不被人家牽着鼻子？那一個不等於賣國求榮？那一個又有好下場？法王出家高人，出家人怎忍陷生民於水火，淪蒼生於痛苦？縱或飛鳥能被弋盡，大食人過河拆橋，藏

了已失利用價值的良弓，禍已噬臍，法王懊悔還來得及……」

阿旺藏塔法王一張白淨的臉漲得通紅，仍無辭以對。

夏夢卿神色一轉凝重，正色又道：「今貴我雙方對峙於此，滿朝神力威侯，傅小天按兵左近，軍機叵測，當此慘烈戰端一觸即發之前，夏夢卿仍願本上天好生，息事寧人，誠懇進幾句忠言，作戰沒有不流血的，絕不可能沒有死傷，法王與我或有私怨，但談不上公仇，如此雙方何必拋頭洒血苦苦爭鬥，使得血流漂杵，屍伏盈野，不可收拾？我無意威脅法王，但夏夢卿有把握做小部份犧牲，能換得布達拉宮所有，甚至可以兵不血刃，立使法王就範，不過那是暴力不能使人心服，所以，不到最後絕望關頭，我不會採取這一步聚，夏夢卿願以性命擔保，此時只要法王肯點一下頭，賜以千金一諾，夏夢卿不但立刻率衆回頭，而且我還可以讓傅小天就此收兵，利害備陳，言盡於此，請法王三思，做一明智選擇。」

一番話，聽得衆喇嘛俱皆動容，阿旺藏塔法王臉色由紅轉白，且隱透陰鷙狠毒之色，雙目猛睁，突然說道：「閣下這番話確乎深深打動本座之心，可是，閣下能還我活生生的十大高手及近百喇嘛？」

很顯然地，他避實就虛，扯上了夏夢卿與布達拉宮之間的仇怨。

夏夢卿一笑說道：「我說過，法王與我之間或有私怨，但那絕談不上公仇，法王難不成就爲此私怨而勾結白衣大食與兵？倘若果眞如此，那好辦，請找我夏夢卿一人了斷即可。」

阿旺藏塔法王臉又一紅，道：「本座認爲那沒有什麼兩樣，遂了大心願還怕這小小私怨不得報？閣下無須再枉費唇舌。」

夏夢卿臉色一變，尚未來得及說話。

阿旺藏塔法王已然目注南宮毅狠聲示意：「請南宮大俠率衆殲敵。」

這一句，不啻說明勸和無望，啓了戰端。

南宮毅忽地縱聲狂笑：「後生，這你應該閉上口，死了心吧，有什麼高着快快使出吧……。」

夏夢卿星目暴射寒芒，冷笑說道：「那當然，事既無可挽回，夏夢卿無須再有顧慮，告訴你那主子，大食人已盡被我逐出大漠，後援已斷……。」

「胡說。」阿旺藏塔法王神情劇變，霍然站起。

「信不信由你。」夏夢卿冷冷笑道：「法王如若認爲能等得後援，何妨等等看。」

是氣、是驚，阿旺藏塔法王身形暴抖，猛揚厲喝：「殺敵！」揮手前指。

未等南宮毅再傳令，衆喇嘛紛紛獰笑，飛撲敵陣。

與此同時，八大護法與十二近侍保着法王退上山脚。

大戰觸發，夏夢卿一聲不響，飛取南宮毅。

這兩位老少絕世高人剛接上手，草原上已展開一場空前慘烈的混截，爲近百年來武林所罕見。

九指追魂蒼寅首擋敵鋒，鬚髮暴張，以旗柄當槍，大喝一聲一名黃衣喇嘛慘嗥倒地，血洞直透後胸。

一招殺敵，仰天大笑，奮起神威，再撲敵衆。

他這裏得手，另外一方兩聲狂呼，兩個黃衣喇嘛同時死在大悲禪師少林絕學鐵掌下。

可是，五莊四寨的九位莊寨主，却也躺下了三位。

一上手便是血腥，怎不令人觸目心驚？

夏夢卿與南宮毅三招秋色平分，第四招未演，遠處，驀地傳來一聲霹靂大喝：「老弟，這老匹夫讓給我。」

震天豪笑聲中，神力威侯傅小天如天神下降，疾掠而至，手持八寶銅劍，衝入戰圍，一時慘呼四起，血肉橫飛，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銳不可當。

傅侯神威立震全場，就在微一心悸神怔之刹那間，五名黃衣喇嘛又狂噴鮮血，倒地身亡。

那是端木長風、齊振天、宮天玄、仇英、無爲道長各傷一敵，而齊振天的龍頭杖却生生被震斷成兩截。

傅小天揮動銅劍，直奔至夏夢卿身旁，夏夢卿一面動手，一面淡淡笑道：「侯爺，忘了？你我各幹各的，侯爺怎好……。」

傅小天倒掄銅劍，背後一名企圖偷襲的黃衣喇嘛臂折腿斷，他却若無其事地雙軒濃眉笑道：「不錯，老弟，我沒忘。你瞧，我的人來了一半，你對付人，我對付火器，老弟，閃開些，讓我見識見識這位七十年前便已威震宇內的天外神魔。」

也不管夏夢卿答應不答應，銅劍往背後一揷，鐵掌翻飛，逕取南宮毅胸腹大穴，一上來便是殺着。

夏夢卿不便以二對一，說了一聲：「侯爺小心。」轉身而去，

一名黃衣喇嘛首當銳鋒，被他虛空一掌劈上左臂，鮮血激射，生生斬斷。

南宮毅信手一揮，輕易還招道：「你就是海老兒唯一傳人，傅小天？」

傅小天笑道：「不錯。」震天指飛襲而出。

南宮毅冷哼說道：「這是海老兒震天指，可惜遇上了老夫。」

單掌橫截，震天指所向無敵，這回竟然失效，他接着又道：「傅小天，你只帶來一半人，那一半人可是由你那略涉武學的妻子率領，企圖乘虛偷襲布達拉宮？」

傅小天被他那一掌截得心驚，挑眉笑道：「你還不算太糊塗，我不讓她涉險，但是她不肯聽。」

斜斜一掌，飛斬南宮毅右臂。

這一掌，天外神魔沒放在眼內，但這句話，可把南宮毅嚇白了臉，神情猛震，暴喝說道：「傅小天，你……你怎敢……。」

跺脚閃身，一掌逼退傅小天。

適時，草原上，數十喇嘛遠遠奔來，其中有人揚聲大呼：「南宮大俠請速返宮，他們另外還有人乘虛偸襲……。」

那是大喇嘛耶多克的聲音。

這說明，夏夢卿沒派人留守，諸小輩奇豪已……。

驀地，孤峯上傳來一陣火器鳴聲，布達拉宮緊接着沖起幾聲龍吟般長嘯。

南宮毅暴揚厲喝，二次揮掌，逼得傅小天退了三步，騰身而起，掠向孤峯，半空中再揚聲急喝：「八大護法護衞法王，退！」

身形如電，疾閃而逝。

情勢危急，八大護法那敢怠慢，與十二近侍保着阿旺藏塔法王急急後退，奔向布達拉宮。

羣龍無首，衆喇嘛慌了手脚，鬥志毫無，不敢戀戰，紛紛轉身飛退，倉惶狂奔，好不狼狽。

有道是：兵敗如山倒。一點不差，退逃中，又躺下了好幾個，眞有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夏夢卿振臂傳令，蒼五老大纛展動，要乘勝追擊，直搗黃龍。

傅小天也不落後，揮動銅劍，帶來的一半人馬喊殺衝去，排山倒海，洶湧捲上孤峯。

刹那間，草原上一片空蕩、寂靜。

只剩下鮮血遍地，橫屍到處，殘肢斷腿，慘不忍睹。

第二十五章 恩怨情愛一夢中

草原上激戰方竭，布達拉宮四周又展開了另一場激烈的戰鬥。

喇嘛們困獸之鬥，歹毒暗器、火器一時齊出，黃光滿天砰然四鳴，這一着果然厲害，羣豪躲閃得快，仍難免部份皮肉微傷，滿朝兵將行動較緩，立刻倒斃了大片，慘呼、呻吟，到處可聞，此落彼起。

南宮毅既已退入布達拉宮，武林羣小及薛梅霞、德怡所率半數兵將危厄可慮，令人擔心。

夏夢卿與傅小天想雙雙衝入布達拉宮施以援手，竟一時莫可奈何。非他，犀利火器實在難擋。

傅小天急橫了心，殺紅了眼，傳令動用飛雨流星神鬼愁以毒攻毒，然後怒揮銅劍，疾騰半空，飛撲布達拉宮數丈高的圍牆，如怒龍下降，如天馬行空，神威大展，三個手持火器的喇嘛喪膽亡魂，未來得及發射，已被他震天指虛空連點，三顆頭顱登時粉碎。

三個喇嘛剛應指畢命，一陣喋喋怪笑，兩條人影疾如鷹隼，鬼魅般由另一處牆垛掠起，雙撲半空中的傅小天。

那是西域雙殘兩個凶魔。

傅小天存心誅除，八寶銅劍飛掃猛磕，雙殘怎擋得住這盡展所學的千鈞神力之擊？難逃噩運，慘嗥兩聲，上半身骨骼盡斷，斷線風箏般墜落地上。

雖然喪了身，可也擋住了傅小天的衝勢，傅小天被雙殘擊出的兩股掌力震得身形微微一窒，才要再提

眞氣，撲進布達拉宮，一眼瞥見地上九指追魂蒼寅雙臂鮮血涔涔，似無力再撐住大纛。

大纛豈容倒下？按說不關他的事。但傅小天竟大喝一聲，斜飛而下，右掌銅劍一揮，襲向一名乘危偷襲的喇嘛，左臂虎腕輕舒，一把扶住大明旗幟，道：「五老，鬆手，讓我來。」

蒼寅却道：「侯爺身爲當朝大員，怎好……。」

傅小天大笑說道：「此時那顧得了這許多，五老鬆手。」振腕搶過大纛，轉身搏敵而去。

蒼老五大爲感佩，鬚髮俱張，叫了聲：「多謝侯爺！」奮不顧身，猛撲左近喇嘛。

正在此際，一陣慘呼，高高圍牆上一衆喇嘛突然身形冲起，外翻落地斃命，火器威脅隨之解除。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立震全場，牆外喇嘛四下飛遁，漢滿兩方正要搶上。緊接着，圍牆上出現了霍玄與端木少華，這兩個人一現身，夏夢卿立即振臂大呼：「退！」

一聲「退」字，武林羣豪紛紛停手不攻。

傅小天呆了一呆，呼道：「老弟……。」

夏夢卿截口說道：「侯爺，布達拉宮內已經差不多了，我不忍趕盡殺絕……。」

話聲未落，圍牆上又掠起十八羅漢、武當七劍……。

傅小天恍然大悟，笑道：「老弟，我由來聽你的。」話完，高聲傳令收兵。

頓了頓話鋒，仰首望着端木少華，又道：「端木老弟，可曾看見拙荊與德郡主？」

端木少華與霍玄及十八羅漢等人一齊飄下。

端木少華道：「夫人與德郡主已由寺後繞過來了，馬上就到。」

傅小天放了心，點頭不語。

夏夢卿却目注霍玄，問道：「小霍，那位法王呢？」

霍玄道：「由南宮毅保走了，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

夏夢卿星目異采一閃，道：「這一戰，布達拉宮元氣大傷，諒他短期內無法再談什麼舉義了，再說，斷了大食人後援，他也興不起風，作不起浪了。」

倏地玉面上起了一陣抽搐，不再說話。

一戰成功，誰不欣喜，無如憶及死者，禁不住個個悲痛，無言低頭，刹那間寂然無聲。

傅小天所率滿朝兵將姑且不算，單武林羣豪就損失了二三十位老少精英。朝天堡主、五莊五位莊主、四寨四位寨主、不歸谷的俊彥、天龍堡的健兒。這是壯烈犧牲的。再看看受傷的九指追魂蒼寅傷了雙臂、皓首神龍齊振天折了龍頭杖、傷了內腑，少林羅漢堂主持大智禪師左臂骨折，丐幫四老活報應仇英眇了一眼。

其他，武當、華山……諸老，都帶點輕傷。

雖然贏得了這一戰，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可觀。

這就是戰果。

突然，九指追魂蒼老五打破沉寂：「各位，人死不能復生，還悲傷個什麼？武林人物過的是刀口舐血生涯，何況人生百年到頭來還是一死？只要死得壯烈，大丈夫何悲一死那在乎早晚？老要飯的認爲他們這樣去了，總比死在那武林中爭名奪利的紛爭要好得多，回去讓少林老和尙做做佛事，連喇嘛們一塊兒超渡吧，諒他們在九泉之下也應含笑瞑目了……。」

勸人家止悲，他說着說着却似有物堵住了喉嚨，連忙低下頭去，舉袖揄拭老淚，雙肩聳動不已。

不勸還好，這一勸更糟，大夥兒頭垂得更低。

良久，蒼寅抬起了頭，老眼猶帶淚漬，又道：「其實，咱們應該很滿足了，老要飯的沒想到布達拉宮瓦解得這般容易，老要飯的本以爲起碼要耗上兩三個月，最少要傷亡過半……。」

齊振天猛抬皓首，道：「要飯的，經你這一提，我也覺得奇怪，布達拉宮是舉世皆知的龍潭虎穴，怎會這般不堪一擊？」

這一來，大夥兒都興起了同感，不過誰也沒開口，只因爲現在沒心情多想，也沒心情談論這些。

夏夢卿與霍玄對望一眼，張口欲言，却似又强行忍住，略一沉吟，剛要揮手示意羣豪離去。

遠遠的，傳來一陣雜亂步履聲，隨着這陣的步履聲，山道拐角處，轉出了薛梅霞、德怡與一衆滿朝兵將，奉旨監視傅小天的四川提督岳鍾琪赫然雜在隊中。

傅小天沒表示驚奇，顯然，岳鍾琪來西藏已非一日，早見過他了。

薛梅霞與德怡倒持着長劍，夷然無傷，衣衫上連一滴血都沒有，這不能不算是奇蹟，天大的奇蹟。

傅小天急步迎上，老遠地便出聲喚：「霞……。」

可是，薛梅霞與德怡却似沒聽見，兩三丈外倏然駐步，嬌靨上的神色是一片惑然、訝異、震驚……。

傅小天一怔駐足，愕然說道：「霞，怎麼啦，妳這是……。」

薛梅霞與德怡沒理他，德怡却轉向薛梅霞道：「霞姐，我覺得夏夢卿不像……。」

薛梅霞目光不離夏夢卿，喃喃說道：「我也看出來了，我去問問他。」逕直走向夏夢卿。

早在薛梅霞與德怡突然駐足，驚愕凝注時，夏夢卿就微微顯得有點不安，此時一見薛梅霞向他走來，臉上的不安神色越明顯、越濃厚，但他仍强笑着迎了上去：「小妹……。」

「住口！」薛梅霞一直逼到夏夢卿面前，冷冷一聲輕喝，木然說道：「你瞞得過任何人，你却瞞不過我，你不是我夏大哥，你是誰，爲何冒充我夏大哥，他如今在那裏？說！」

此言一出，羣豪面面相覷，心想：這位傅夫人是怎麼回事？沒頭沒腦地說出這種話來，莫非是身經劇

戰，過份疲累，神智有點不清……。

心裏這麼想，可是誰也不好說出口來。

本來嘛，夏夢卿明明是夏夢卿，怎會不是，又何來冒充？這豈非笑話，天大的笑話？

傅小天大急，疾步走過，道：「霞，妳這是怎麼啦？他，夏老弟不正是夏老弟麼……。」

薛梅霞沒看傅小天，緊緊盯住夏夢卿，道：「小天，你別管，他的化裝很高明，可是我說過，他瞞得過任何人，却絕瞞不過我，我要當着羣豪揭穿他。」

這話不錯，薛梅霞對夏夢卿認識得的確是最淸楚，任何人難及，傅小天心裏明白，目光轉注夏夢卿，惑然道：「老弟，你……。」

夏夢卿何止不安，簡直有點失措，囁嚅笑道：「侯爺，我不明白小妹她怎會……。」

「住口。」薛梅霞再揚輕喝，嬌靨上已現寒霜，道：「小妹也是你叫的嗎？說。你自己說還是要我動手？」

夏夢卿默然不語，但旋即突然點頭，笑道：「反正現在已沒關係了，還是我自己說吧！夫人，您別生氣。您也看得沒錯，我不是夏大哥。」

羣豪大大震動，紛紛掠了過來。

這還了得，誰敢冒充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

傅小天環目暴睜，尙未說話。

薛梅霞適時說道：「那麼你是誰？」

夏夢卿舉手一抹，取下一張特製面具，笑道：「夫人，我是岑參，小岑。」

露出了廬山眞面目，薛梅霞認得，無爲道長也不陌生，一點不差，他眞是與霍玄並稱二小的大木眞人得意高足——岑參。

薛梅霞、德怡、傅小天，除了霍玄外，俱皆神情狂震，立刻怔住，瞪目張口，作聲不得。

這一來，夏夢卿爲何捨棄他那威震宇內的玉簫不用，峨嵋之會，小岑爲何未與小霍同來全明白了。

猛然，蒼寅一聲怪叫，閃身掠向霍玄。「小霍，你瞞得老要飯的好苦。」

被瞞得好苦的，何只他一人？霍玄聳肩攤手苦笑：「五老，您得原諒，這是夏大哥吩咐的，我也莫可奈何，爲顧全大局，我只有幫着瞞了，其實，我也憋得難受。」

蒼寅大笑，還想問，薛梅霞已問了岑參：「夏大哥，他人呢？」

岑參眨了眨眼，笑道：「夫人，您冒險偷襲，碰到過南宮毅，他如眞是天外神魔，小岑不敢說您能安然退出布達拉……。」

忽然，南宮毅聽說薛夫人率兵乘虛偷襲布達拉宮時，那種震驚的表情，飛快地自傅小天眼前浮起，他大叫說道：「原來如此，哈！我說他怎麼老不盡全力，原來如此……。」

薛梅霞與德怡也明白了，岑參的話不錯，剛才在布達拉宮內的情形的確是很驚險危急，如果不是南宮毅趕到，下令捉活的，她二人早傷在布達拉宮內了。

這一來，什麼小霍夜探布達拉宮受傷，什麼獨孤奇送圖，夏夢卿又毫不猶豫地採用，爲什麼夏夢卿不讓薛梅霞太早跟他見面，布達拉宮爲何這般不堪一擊，片刻瓦解……。

這一切的一切，全都迎刄而解。

羣豪禁不住相顧點頭，啞然失笑。

薛梅霞放下了一顆久懸的芳心，春風解凍，嬌靨上有了笑容，但倏然，她又想起一事，皺眉問岑參，道：「我看見夏大哥保着那個法王，轉眼不見，那他……。」

岑參搖頭笑道：「夫人原諒，這就非我所能答覆了，我也不知夏大哥他往那兒去了，不過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個法王慘了。」

好俏皮。薛梅霞嫣然再笑，微嗔却更喜愛地望了他一眼，沒說話。

傅小天聽得哈哈大笑，一巴掌拍上小岑肩頭：「我也稱你一聲老弟，咱們雖沒見過面，可是我心儀已久，老弟，我瞧你不比夏夢卿遜色嘛！」

岑參臉一紅，赧然笑道：「那是侯爺您誇獎，小岑那敢跟夏大哥比？夏大哥能氣走恨天翁，戲弄喇嘛於股掌之上，小岑却一見面就被人揭穿底牌。」

這句話，又贏得傅小天一陣震天豪笑。

諸事已了，阿旺藏塔法王既有夏夢卿相伴，再加上布達拉損宮失慘重，諒他也再難作怪。

如此，還有什麼可停留的？

於是，兩方分手，各回駐地。

小岑、霍玄偕同武林羣豪，爲不幸犧牲的諸俠收了屍，沒躭擱地出了西藏，取道返回中原。

駐地已不必再去，沒東西了，縱有，也應已被喇嘛們搗毀得一塌糊塗，也沒有用了。

傅小天、薛梅霞與德怡，率領着岳鍾琪等兵將，返回了卦蘭山駐紮地。才進虎帳，一樁事物看得三人頓時呆住了。

桌上，鎭紙下壓着一張信箋。

信箋是傅小天常用的，沒什麼值得奇怪。

可是，信箋上的字跡就不尋常了，十足地令薛梅霞心弦震動，狂草、龍飛鳳舞、極熟悉，是夏夢卿的手筆。

薛梅霞定過神來，當先奔向桌前，以顫抖的心，顫抖的手，輕輕地拿起那張信箋。

信箋上，墨漬未乾，寫得是：

「我尙有一樁大事未了，故又匆匆他去。

爲天下武林，爲釵、佛二寶，爲薛家一門血仇，十日後我將於哀牢斷魂崖與雷驚龍放手一搏，特此奉知。

夏夢卿匆留」

直到現在，薛梅霞才知道父母兄長慘死的一門血仇，是那禽獸不如、滅絕人性的表兄雷驚龍，下的毒手。

她簡直不敢相信，但是，夏夢卿不會騙她，這畢竟是事實，雷驚龍雖然害得她家破人亡，又何異無形中拆散了她跟夏夢卿，等於使得她痛苦一生？

腦中轟然一聲，一陣昏眩，若不是傅小天背後伸鐵腕扶得快，定然會栽倒地上。

她心碎腸斷，悲憤塡膺，嬌靨煞白，目眦欲裂，牙咬得滲血，想哭，沒有淚，也哭不出聲。

信箋，自那雙劇烈顫抖的柔荑中滑落。

好半天，她才憋出了一句：「雷驚龍，你好狠毒的心腸！」

咬牙恨聲，神色之可怕，前所未見。

傅小天跟德怡，適才在她背後已將信箋上的話，看得淸淸楚楚，德怡忙好言慰勸，傅小天却沒說話。

只因爲他的感受與愛妻同，鬚髮俱張，環目暴射懾人寒芒，充滿了怒火、殺氣，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神色比薛梅霞更怕人。

過了一會兒，薛梅霞才在德怡的慰勸下漸漸趨於平靜，傅小天才斂去了他那嚇人的威態。

三個人，兩個呆呆地，德怡也住了口。

但，突然，薛梅霞開了口，道：「走。小天，陪我去一趟，我不能盡讓夏大哥爲我操心勞神，我要手刃雷驚龍，報此血海深仇，慰泉下父母兄長。」

傅小天竟然笑了，不過那是悲甚怒極而笑：「走！這不是妳一人的事，是咱們兩個的事。我要他在我八寶銅劍之下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傅小天可從來沒說過這麼狠的話。

隨即，喚進岳鍾琪，吩咐他領兵先回四川，聽候令諭。做官的，都善於察言觀色，岳鍾琪看出傅侯神情有異，沒敢多問，唯唯而去。

岳鍾琪出帳後，傅小天又轉向了德怡，還沒開口，德怡却先說了話，她表示要跟他伉儷二人一起去。在人情道義上說，她這時不能離開這對夫婦，更何況她還想見上夏夢卿一面。傅小天伉儷不糊塗，德怡自已更明白，她如今已是情不自禁，不克自拔了。

傅小天與薛梅霞不便堅拒，只得點頭，當下收拾細軟，三人三騎，取捷徑直奔雲南。

□　□　□

哀牢，山勢險惡，峯高壑深。

峻峯插天，雲封霧鎖，極盡深邃、陰森之感。

尤其，蜿蜒起伏，連綿百里，山區極廣，古森林遍佈，蒼蒼翠翠，一望無垠，盡多毒蛇猛獸。

這一日中午，天陰得很，哀牢山脚下，馳來了三人三騎。

這三人三騎，是一男二女，男的環目虬髯，身軀魁偉，女的清麗、艷絕，壓倒塵寰。

正是傅小天、薛梅霞、美郡主德怡三人到了。

在山脚下三騎併立，勒馬控韁，仰望深邃、險惡、廣濶的山勢，薛梅霞立刻皺起蛾眉，道：「小天，你瞧，偌大一座哀牢，斷魂崖上那兒去找？」

傅小天和她有同感，濃眉皺得更深，環目凝注雲封霧鎖，不可復見的半山以上，久久才道：「霞，別急也別愁，路是人走出來的，顧名思義，斷魂崖是個崖，而且必極險惡，咱們專找險惡絕崖不就……。」

「閣下聰明人，怎也做此糊塗語？」德怡插口說道：「觀山勢，哀牢險惡絕崖不在少數，斷魂崖是個地方，又沒寫字，誰知道那個崖名爲斷魂？」

傅小天一怔爲之語塞，旋即搖頭苦笑：「厲害，厲害，那麼，閣下，說說妳的高見。」

德怡瞥了他一眼，翻翻美目，道：「我要有好主意早說了，還會等閣下問麼？」

傅小天濃眉微軒，還想再說。

薛梅霞已然搶着說道：「好啦，二位，現在已是第十天中午，倘若咱們……。」

「別忙，霞姐。」德怡猛有靈思，連忙笑道：「我有法子，如果咱們沒來晚，包管靈。」

傅小天惑然投注，薛梅霞却展眉道：「那麼說呀？閣下。」

德怡沒說話，笑了笑，突然仰面長嘯，嘯聲清越如鳳鳴，穿雲透霧，直逼哀牢絕峯。

只要是功力不俗之人，只要在哀牢山區之內，都應該聽得到，而且必爲之驚動。

嘯聲方起，傅小天與薛梅霞便卽雙雙恍然大悟，薛梅霞目射讚佩未語，傅小天已拇指雙挑，說道：「閣下，高明，高明，簡直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嘛。」

「好說。」德怡淡淡笑道：「靈不靈還不知道呢！」

話雖這麼說，嬌靨上却難掩心中得意之情。

傅小天只做未見，收回目光，轉注哀牢，靜待回應。

那知，等了半晌，別說回應，連一絲風吹草動也無。

德怡，有點兒窘。

薛梅霞那清麗的嬌靨上，剛浮起一片失望之色……。

驀地，一聲龍吟長嘯起自哀牢絕峯之上，穿雲透霧而出。

三人精神一振，薛梅霞首先喜呼：「是他，是他，小天，快……。」

傅小天正在辨別嘯聲起處，只一細聽，立刻聽出嘯聲是由最中一座山峯上傳下，飄身離鞍，道：「二位，下來吧！」

其實，他這句話多餘，薛梅霞與德怡早已雙雙飄下。

安頓好坐騎，由登山小道聯袂飛馳而上。

小道羊腸，極爲崎嶇，沿途更是荆棘藤蔓滿佈，頗難行走，兩旁古木參天，蟲蛇起伏，黑暗而陰森。

這雖然難不倒傅小天，薛梅霞與德怡可有點作難，尤其是德怡，她竟然額頭現了汗漬。

費了盞茶工夫才登上半山，三個人整個兒地處於一片迷濛雲霧之中，十丈外幾難見路。

好在傅小天神目如電，他略一辨明路徑，當先又馳了上去。

飛馳間，漸漸地可以聽到峯頂傳來陣陣呼呼之聲，傅小天絕代高手，他立刻聽出那是高手搏鬥所發勁氣罡風，回首輕聲道：「霞，聽見麼？夏夢卿已經跟他動上手了……。」

適時，雲霧中又傳下夏夢卿幾聲清叱。

薛梅霞既驚且喜又悲憤，德怡竟覺得臉熱心跳，當下竭盡所能，加快身法，一口氣馳上峯頂。

雲霧只繞山腰，峯頂反而開朗，鑽出雲霧，眼前陡然一亮，絕峯景物清晰在目，纖細可見。

却看得三人熱血往上一湧，傅小天與薛梅霞簡直四目噴火，悲怒之色現於眉宇。

斷魂崖就在眼前。

那是絕峯近旁，一塊面臨危崖的平地。既稱斷魂，想必崖下是深不可見底的萬丈深淵。

在那平地之上，距危崖不到一丈之處，正有着一白一黑的兩個人影閃電交錯，生死火拼。

那是夏夢卿與雷驚龍，一位宇內奇才，一位蓋世梟雄，武林中，正邪二途兩個頂尖兒的人物。

看情形，兩個人不只是想把對方格斃，甚至是都想把對方逼下危崖，一墜斷魂。

驚險，激烈，驚天動地，鬼哭神號。

雷驚龍已然不支，呈露敗象，一寸一寸地被逼近危崖，不過，他能和夏夢卿頡頏多時已是太以難得。

薛梅霞忍不住忽地脫口嬌呼：「夏大哥。留下他來，我要手刄……。」

傅小天阻攔不及，心頭剛緊。

想必是微一疏神，夏夢卿竟被雷驚龍一掌逼退五尺。

天。雷驚龍轉危爲安，夏夢卿反倒更近危崖。

薛梅霞嚇得花容失色，一機伶，倏然住口。

只聽雷驚龍一聲怪笑，雙出詭異招式，凌厲猛攻。

夏夢卿倏揚怒笑，如電迎上。

薛梅霞與德怡未能看出什麼，傅小天却看得大驚失色突發霹靂大喝：「老弟，使不得！身形別動！「

可惜，晚了。

兩條人影甫接，一聲悽厲慘嗥劃空揚起，那是雷驚龍。但，兩條人影却合而爲一，砰然疾射，一飛數丈，直起半空，足下是萬丈深淵。

這回誰都看得很清楚，雷驚龍臨死凶殘頑强，雙臂緊緊地抱着夏夢卿不放。夏夢卿空有絕世功力，無從施展。

三人魂飛魄散，心膽俱裂，疾掠而出。

傅小天先至，鐵腕探處，「嗤」地一聲裂帛聲響，只扯下了一條雪白衣衫，但，合而為一的夏夢卿與雷驚龍已向着斷魂崖上飛瀉墜落，一閃不見。

斷魂崖下雲霧迷濛，陰風慘慘，深不可見底，什麼也看不見。

縱然是大羅金仙失足跌下，也必粉身碎骨，絕無生理，何況是一個血肉之軀？

德怡嬌靨慘白，怔立無語，搖搖欲墜。

薛梅霞一聲絕望悲呼，縱身便要跳下。

傅小天人雖悲痛欲絕，神智猶清，鐵腕雙伸，死命拉住，薛梅霞掙扎無力，又是一聲凄慘悲呼，往傅小天懷中便倒。

這是悲凄哀絕的人間慘劇。

傅小天與德怡都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千鈞重擊，何況是薛梅霞這個情海斷腸可憐人。

絕峯上，只有那聲聲啼猿般，聞之令人心酸淚下的悲哭，沒有話聲，因為誰也沒開口。

這氣氛，筆墨難以形容萬一。

良久，良久，薛梅霞聲嘶力竭，淚盡血出，斑斑紅淚濕透衣襟，也染上了傅小天胸前。

突然，哭聲竭止，薛梅霞猛然抬頭，嬌靨毫無血色，美目赤紅，面上猶帶着兩行血淚，呆呆說道：「小天，陪我下去看看，我不相信他就這麼走了……。」

傅小天心如刀割，歎了口氣，顫聲說道：「霞……。」

「別勸我，小天，你不去我去。」

傅小天那忍堅拒，只得扶着她走下絕峯，美郡主始終沒說一句話，跟在身後，像失了魂兒。

斷魂崖下，山石嶙峋，到處碎石黃砂。

眼前，一白一黑兩具屍體，不！那不能說是屍體，應該說是兩堆血肉模糊的肉漿，慘不忍睹。

既然是血肉模糊的兩堆肉漿，就無從分清誰是誰，只能由白黑兩襲衣衫上，分辨誰是夏夢卿，那個是雷驚龍。

薛梅霞掙脫傅小天雙手，搶天呼地，撫屍痛哭。

沒有聲，沒有淚，是血，只有血。

血，洒在血上，一般地鮮紅。

猛然，德怡嘶聲狂呼，捂着臉飛馳而去。

傅小天大驚，追之不及，只有呼喚。

然而，德怡却聽若無聞，漸去漸遠，終於不見。

半晌之後，薛梅霞才在傅小天的忍淚慰勸下緩緩站起，手上、身上滿是血漬，分不出她的還是夏夢卿的。

其實，都一樣，她的身體裏，有夏夢卿的血，夏夢卿的身體裏，也有她的血。

又過了一會兒，薛梅霞才木然說道：「小天，我想把夏大哥帶回去安葬。」

神態已然平靜，天知道這平靜後有多大悲痛。

傅小天道：「霞，哀牢，算得天下名山，他奇才蓋世，北京宦海會冒瀆他，我認為不如讓他俠骨英名永埋此幽谷。」

薛梅霞顫動着失色香唇，欲言又止，點了點頭。

傅小天不再說話，找了一塊較平之地，八寶銅劍翻飛，硬生生地鑿了兩個坑。

薛梅霞道：「小天，你也打算埋雷驚龍？」

傅小天收起了八寶銅劍，婉言說道：「霞，人死一了百了，恩怨全消，我們怎忍心埋一棄一，讓雷驚龍……。」

俠骨柔腸，這才是大英雄本色。

薛梅霞點頭說道：「好吧，他應愧見泉下我父母、二兄。」

說罷，親手捧起夏夢卿那一堆衣衫、血肉，放入坑內，然後，又收拾了雷驚龍殘骸。

傅小天看得心中好不難過，暗暗旣敬且佩，雙手堆土，頃刻營就兩墳，又揮掌如刀，削下兩片石塊，震天指下石屑紛飛，兩塊墓碑各立墓前。

安葬完畢，薛梅霞走至夏夢卿墓前，嬌軀一矮倏然跪下，忍痛含悲三拜，口中是喃喃自語的顫抖聲：「夏大哥，梅霞負你太深，欠你良多，此生報答無望，但求來生結草啣環……。」

傅小天也開了口，虬髯抖動，環目赤紅：「老弟，你就這樣走了麼？你何忍丢下我們？老弟，英雄並立於世，傅小天今生就服了你一個，我原以爲在各爲立場的龍爭虎鬥中，倒下去的是我，却不料你竟先我而去，而且是這般的去法。老弟，蒼生怎麼辦？大漢民族怎麼辦？天下武林怎麼辦？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你含恨而歿，傅小天從此孤獨，這世上對我還有什麼意思？老弟，答我一聲，老弟，答我一聲……。」

聲淚俱下，涕泣泗流，好慘！

「夏大哥，你聽見我跟小天的話了麼？爲什麼不答應一聲？你知道我跟小天就在你眼前麼？……」

「夏大哥，從此天人永相隔，再想見你一面都不能，夏大哥，爲什麼？爲什麼？你想看看梅霞麼？夏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我明白，往日，爲什麼我們不能多見幾面，爲什麼，夏大哥，你能告訴我麼……」

「夏大哥，你一生勞碌，都是爲了別人，爲了梅霞，你可曾爲自己打算過麼？你爲什麼不替自己多想想？爲什麼？夏大哥，看看梅霞吧，她就在你眼前，夏大哥……。」

「老弟，造物何其弄人，爲什麼要讓梅霞處於你我之間？爲我們你先我們而去？這難道就是天意麼？冥冥蒼天就只會爲人間添造慘事麼？老弟，天妒奇才，我替你不平，老弟，可惜我無力，否則我會把天搗碎，恨，老弟，令人好恨。」

「老弟，我等於奪了你的梅霞，不是爲了我倆，你不會就這麼撒手塵寰，去得這麼慘，這麼不值得，老弟，這等恩情債，你要我怎麼還，老弟，老弟……。」

「夏大哥，梅霞所以趕來，只爲了要看看你，只爲要手刃血仇。却不料趕來爲您送終，夏大哥，你就這麼走了，你來得突然，去得突然，夏大哥，我這是置身一場惡夢之中麼，是麼？夏大哥，告訴我，我是在惡夢中，這不會是眞的，夏大哥，夏大哥你讓梅霞怎麼受得了啊……。」

「夏大哥，今生我負了你，捫心羞愧，本當早死，可是我不忍丢下小天，跟兩個孩子，夏大哥，兩個孩子中有一個是你的骨血，我怎能忍心？可憐的孩子，他竟不能來爲你送終，他始終未能見你一面，你也始終沒能看看他，這是誰的罪過，誰的罪過，蒼天何其忍心……。」

「夏大哥，今生，我只有以餘年伴着小天，撫養兩個孩子，撫養你的骨血，來生我再伴你，夏大哥，來生……。」

「老弟，聽見麼，還有你的孩子，憶卿，你何以忍心丢下他母子？而，老弟，你畢竟就這麼去了，老弟，安息吧，憶卿，我視同已出，我會替你好好照顧梅霞跟你的孩子，老弟，放心去吧，老弟……。」

「夏大哥，這裏沒有香燭，只有我跟小天兩個人、兩顆心，等明年，明年今日我會帶着憶卿……帶着香燭，夏大哥，每年今日我都會來看你，無論如何，我都會來……。」

這是傅小天與薛梅霞的心聲，但只是一部份，要說的，該說的，太多了，太多了，想必，夏夢卿泉下英靈當能體會。

薛梅霞一慟幾絕，最後才在傅小天極力數度慰勸下，依依不捨地站了起來，兩膝是泥，渾身是血，衣衫零亂，烏鬟蓬散，哀哀欲倒。

傅小天心痛如絞，强忍滿腔悲憤哀痛，扶着愛妻緩緩離去，薛梅霞數步一回首，她想死，她想……。她只覺自己要爆炸了，她怎忍心拋下她夏大哥孤零零地一人在此幽深絕谷，她認爲自己應該永遠在這兒陪着他，無如……。

走到了谷口，薛梅霞突然停步轉身。

傅小天道：「霞怎麼？」

薛梅霞答得哀怨凄絕：「小天，等一會兒，讓我再看夏大哥一眼。」

這句話賺人眼淚，眞情流露，多麼深刻。傅小天險些忍淚不住，心中一酸，忙柔聲說道：「霞，回去吧，還有明年，明年我們再來，年年我們都會來的，走吧！」

薛梅霞良久良久才道：「夏大哥，梅霞走了，你……。」

餘話沒出口，化爲兩串血淚無言垂下，顫抖着緩緩轉過嬌軀，一雙依偎人影漸漸消失不見。

一陣陰風過處，吹起滿谷沙石。

這人跡罕至的幽深絕谷之中，只剩下兩堆新土，伴着它的，只有慘慘陰風，迷濛雲霧，好不凄凉。

一位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就這麼無聲無息的走了。

生與死，有多近，不過一剎那間，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灘血肉，一坯新土。

曾幾何時，宇內第一奇才玉簫神劍閃電手夏夢卿叱咤風雲，縱橫宇內，領袖四海，睥睨八荒。

曾幾何時，夏夢卿他俠骨柔腸，劍膽琴心，贏得天下武林一致欽敬，贏得天下武林同聲讚佩。

而如今，這些都已成了南柯一夢，過眼烟雲，留給人的，只是那不可磨滅的記憶。

這記憶，將永遠鐫刻於人們的心靈深處。

□　□　□

這一天，傅小天偕同形妻返抵了帝都，首先到德貝勒府中，美郡主德怡沒見回來。

夫婦倆懷着一顆不安的心情回到了神力侯府。

開門恭迎的，是黑衣護衞任燕飛，背着夫人，任燕飛呈給傅小天一個小包裹，只說是丐幫北京分舵的人送來的，並請傅侯千萬別讓夫人知道。

這，引起了傅小天的疑心，當晚避着薛梅霞，一個人打開了包裹，包裹裏，有三樣東西。

那赫然是紫鳳釵、綠玉佛，另外還有一封密封着口的信件，信，寫明是傅侯親啓。

字跡很娟秀，似出自女子手筆，他詫異、急不可待地拆開了信，抽出了信箋，信箋上寫着：

「侯爺，雷驚龍確已伏誅，夏少俠却未曾眞死，復興大計未竟，社稷猶待匡復，他怎能就此死去？

再說，一位蓋代奇才也絕不會無聲無息地就此殞落。

他所以這麼做，是爲了侯爺、夫人跟他自己。他早在第一次蒙召進入侯府時，就覺得夫人得夫如此，尚復何憾？您是人中英傑，勝過他百倍，由以後諸事，他更覺得他只要留在這世上一天，夫人她便難免分心。

固然，侯爺超人，知她、知他，不會責怪，但夏少俠敬重侯爺，怎好騷擾侯爺伉儷間幸福生活？

所以，他才安排了斷魂崖一戰，讓夫人親眼看着他死去，並親手加以埋葬，讓她永遠死了這條心。

他萬不得已，您知他，諒必不會怪他狠心。

如今，他牽掛已了，將當眞人簫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但他不寂寞，還記得嗎？侯爺，中州第一樓頭人？那非關情愛，那只是一種憐憫。

這是小倩幾生修來的福緣、莫大榮寵，從此小倩將永遠跟着他。

他並非遁世，只是將全力致力於最大心願，不願瞞您，侯爺，那是復興大計，只要夏少俠一日在世，他便一日不放棄這神聖使命，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也許，在他有生之年無法完成這一艱鉅任務，但侯爺，大漢民族，子子孫孫，永繼不絕，還有別人。不過，到那時，爲自己民族而起干戈龍虎鬥的，已非侯爺跟他，當然您跟他再不會有立場衝突，有所影響彼此這份交情了。

夏少俠命我送上釵、佛二寶，我又轉請丐幫北京分舵歸其原主，請侯爺務必妥爲收藏，萬勿使其再淪魔刼，爲彼此都好。更請侯爺將此事永埋心中，勿輕洩於任何一人，尤其夫人。

二位營墓時夏少俠也在場，夏少俠讓我告訴您，一切他領受了，大恩大德，願來生再報，謹祝相偕白首。

聶小倩百拜」

傅小天鬢髮顫動，環目含淚，仰望長天，似哭又像笑，喃喃說道：「我本就不信蒼天太狠，老弟，你這是何苦……」

（下册完）

花　　神

□司馬遼太郎著　　　林宛如譯□

□全書二冊　　定價：00元□

所謂「花神」，就中文意義而言，就是「主宰花開之神」。在幕府末年至明治維新這段動盪變遷的革命時代裡，由一個平凡的村醫躍變成討幕軍司令官，在明治維新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他的生命却又像倏然而逝的彗星，這人就是日本近代兵制的創始者——大村益次郎，他可說就是這個時期應運而生，主宰革命花朵開放的「花神」。

這部書是以大村益次郎個人一生的功業爲經，那段革命時期的歷史爲緯，交織而成的；中間穿插了大村與荷醫之女井禰的一段含蓄、眞摯的戀情，讀來使人迴腸百轉。這不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說，也是一部生動的傳記。

■臥龍生小說專輯■ —套最受歡迎的武俠鉅著

本社已購得臥龍生作品全部出版權，並將於近期內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㈠飛燕驚龍（全套三部）定價 360元

㈡玉釵盟（全套四部）定價 440元

㈢翠袖玉環（全套四部）定價 480元

㈣絳雪玄霜（全套四部）定價 480元

㈤金劍鵰翎（全套四部）定價 480元

㈥岳小釵（全套四部）定價 480元

㈦天香飈

㈧神州豪俠傳

漢麟出版社圖書目錄

臥龍生小說專輯

飛燕驚龍	三部全	360.00
玉釵盟	四部全	440.00
翠袖玉環	四部全	480.00
絳雪玄霜	四部全	480.00
金劍鵰翎	四部全	480.00
岳小釵	四部全	480.00

獨孤紅武俠小說

鐵血・柔情・淚	三部全	210.00
大野遊龍		70.00
龍爭虎鬥	上下冊	140.00
血花・血花	上下冊	160.00
斷腸紅	三部全	240.00
劍花紅	上下冊	160.00
雪魄梅魂	上下冊	160.00
江湖路	上下冊	160.00
玉釵香	上下冊	240.00
紫鳳釵	上下冊	240.00

秦紅小說專輯

冷血十三鷹		80.00
第七把飛刀		100.00
俠歌		100.00
西出陽關一劍客		110.00
九龍燈	上下冊	160.00
無雙劍	三部全	240.00

慕容美武俠小說

燭影搖紅		排印中
天殺星	三部全	270.00
十八刀客		排印中
解語劍		排印中
金步搖	三部全	240.00

高庸武俠小說

野渡		70.00

蕭逸民初俠義小說

搏命揚子江		50.00
京滬線上		50.00

司馬歷史小說

悲歌		排印中
新桃花扇		80.00
上林春	（紫玉釵之一）	100.00
長干行	（紫玉釵之二）	100.00
玉釵寒	（紫玉釵之三）	100.00
瀟湘月	上下冊	160.00
遊俠列傳		60.00
刺客列傳		60.00
劍客列傳		80.00
日落紫禁城		60.00

司馬俠義動作小說

沙灘上的兇手		排印中
雪鷹		排印中
牧野雄風		60.00
塔里木風雲		80.00
故都風雨	上下冊	100.00
北雁飛	上下冊	100.00
漠野英豪	上下冊	120.00
風雲		50.00
迷失的愛神		60.00
罪惡之園		60.00
謎中謎		90.00

司馬紫煙武俠小說

紅粉干戈		排印中
新月劍	四部全	320.00
浪子燕青	三部全	240.00
八駿雄飛	上下冊	160.00
天馬行空	上下冊	160.00
彩鳳飛		80.00
金玉盟		60.00

柳殘陽武俠小說

鐵血俠情傳	三部全	240.00
鷹揚天下	上下冊	140.00
山君		70.00

獨孤紅小說專輯之二

紫鳳釵 下冊

獨孤紅 著

出版者・漢麟出版社
發行人・李碧雲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二六號
總經銷・漢麟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三五一五〇七〇
郵撥帳戶・一〇七五八五
印刷者・合源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
電話・五四一六六三九
定價・（下冊）新台幣一二〇元
港幣一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出版